
武俠世界
第37年
28
$20.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東方宙先生所著的「寶馬迷城」。巫賢善相馬，武功亦高，他率領七人前往塞外爲英武侯挑選純種蒙古馬，英武侯接到他的飛鴿傳書後，估料三個月之後，他心愛的八匹神駿蒙古馬必能運到，詎料苦候四個月，人馬音訊俱杳，祇好再派侯府客卿吳生財等三人前往大漠……東方宙先生撰著的故事奇離新鮮，欲知吳生財等人如何沙漠尋馬，究竟他們在沙漠之中有何遭遇？巫賢等八人爲何杳無音訊，八匹寶馬却被人在邊塞拍賣場拍賣？欲知究竟，請閱東方宙先生所著的故事。

*　　*　　*

本期選刊麥莉雷先生撰寫的「論劍風雲」，禪空和尚主持的峨嵋金頂比劍，究竟蘊藏甚麼陰謀？麥美倫先生所著的「巴黎鐵塔」又代表甚麼意義呢？兩篇小品文均值得一閱，請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方平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大醉俠」，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鄭　光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4.11.24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28期

（總號188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侯府客卿 沙漠尋馬

寶馬迷城

新派武俠奇情鬥智故事／東方宙・文 可飛・圖

午間，一個使人懨懨欲睡的下午。

英武侯裴少聰卻是無法睡得着，雖然大廳之內，早已放了幾塊冰塊，由兩個小廝拉着那牛皮風撥，把寒氣涼風煽向英武侯，但他仍是煩燥不安。

站在旁邊的楊總管，忍不住的道：「侯爺，好熱呀！」

侯爺望了他一眼，道：「廢話！」

楊總管道：「下屬正想聽聽侯爺的話。」

「甚麼話？」

楊總管道：「使侯爺心裏煩燥的話。」

侯爺道：「你怎知我心裏煩燥？」

「屬下看着小少爺長大，怎會不知！」

侯爺似欲言又止。

楊總管向那兩個小廝道：「你們先出去！」

兩個小廝應命出了外面。

楊總管道：「屬下洗耳恭聽。」

侯爺道：「半年之前，我派巫賢帶七個人到蒙古，選了八匹純種的蒙古馬回來，這事你早已知道？」

「屬下知道。」

「三個月之前，我接到飛鴿傳書：蒙古馬現正運回京中，傳書回來的，是負責選馬及運馬回來的巫賢。」

楊總管道：「巫賢有相馬的本領，武功也很不錯，由他去蒙古選馬，再護送馬匹回來，是個上上人選。」

「可是，自那飛鴿傳書回來之後，巫賢與馬匹都沒有進一步的消息，依我估計，由我收到傳書那日開始計算，三個月之內，馬匹一定可以回到侯府，結果如何你當然知道。」

「是的，並沒有馬匹回侯府。」

「巫賢等人也再沒有消息，於是，我上月再派人北上，找尋巫賢的下落，今日我接到了消息。」

「找到巫賢？」

侯爺搖搖頭。

「找到了馬匹的下落？」

侯爺點了點頭，卻又覺得不對，又再搖頭。

楊總管並沒有追問，因為他知道侯爺想講的，一定會講下去，而且，侯爺並不喜歡別人自作聰明。

侯爺道：「並沒有巫賢的踪影，但卻有八匹純種的蒙古馬，在邊塞一個大拍賣場內拍賣。」

「怎麼了？」楊總管似乎聽得並不十分明白。

「雖是邊塞地區，但仍算是中原，很少有純種蒙古馬出現，並且




馬也剛好是八匹。」

「侯爺懷疑……」

「是的，我懷疑有人劫了巫賢的八匹蒙古寶馬，然後在邊塞大拍賣場內拍賣。」

「有誰吃了豹子膽？」

「本侯正想知道。」

楊總管道：「如果這事屬實，那是一種挑釁的行為。」

「正是！」

「會不會是巫賢？」

「監守自盜？」

「有這個可能。」楊總管道。

「不過，一直沒有巫賢等人的踪影，如果他監守自盜，他為何要飛鴿傳書回來？」

「也許他故意如此，免得侯爺找他晦氣。」

「照理他不會監守自盜，我派他去選馬，馬運回來，已有一大筆酬勞，而且，如果他選的是上上好馬，當馬匹押運回來，我更會重重打賞。」

「既是如此，他不會如此做。」

「另外一點，卻使我百思不得其解。」

「甚麼事竟會令侯爺也想不通？」

「八匹寶馬，怎會無端端失踪，殺死八匹馬容易，收藏卻是難，還有更艱難的，是送到邊塞大拍賣場拍賣，其間工夫，實在令人難明。」

「是的！」楊總管道。

英武侯裴少聰越想越是煩燥，搔首抓耳，甚是不安，楊總管連忙走到牛皮風撥處，大力煽了幾下，想讓冰塊寒氣吹到英武侯身上。

可惜這些寒氣無法使英武侯冷靜下來。

楊總管道：「侯爺，為甚麼不找府中的食客來談談？所謂養兵千日……」

「用在這一朝？」

楊總管再沒有多言，因為他知道，無論甚麼決定，都應由侯爺自己下決定。

英武侯道：「近日有甚麼異人來府？」

「既然來投靠侯爺的，大都自認是有本領的人，異與不異，還要由侯爺來考察。」

楊總管退出了大廳，英武侯裴少聰此時似乎感覺沒有那麼煩燥。

英武侯裴少聰年紀並不大，祇是四十來歲，不過，他早年被派鎮守邊疆，一守便是十年，聖上念他離鄉別井多年，讓他回到京中，與家人團聚。

但英武侯卻是孑然一身，並沒有家眷，而且親屬也不多，楊總管可以算是他至親，因為他由小看裴少聰長大成人，往邊疆鎮守之時，他也是伴着裴少聰，因此，他很熟

悉裴少聰為人，更知他的脾氣與喜好。

英武侯府十分大，但住在其中的人並不多，裴少聰自小過慣軍旅生活，愛好熱鬧，因此，他招了一班食客回來，一來為他解決一些日常難題，二來好使府中熱鬧些。

來投靠英武侯府的人，並沒有甚麼苛刻條件限制，祇要你認為自己有一技之長，便可以入住，入住時間，卻是長短俱可，沒有人干涉。

不過，英武侯府，門高屋大，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條，那些太過衣履不整，骯髒不羈的，都會被楊總管暗示或明示，趕離英武侯府。

平日，英武侯空閒的時候，喜歡出外狩獵，楊總管便找幾個懂得狩獵的陪同而行，有時英武侯卻喜歡在江上釣魚，他也會找幾個熟悉水性的陪同，一來安全，二來也保證侯爺不會空手而回。

有時英武侯卻喜歡觀人比武，楊總管便找幾個武功高强的，在侯爺面前較量，有南北功夫；有摔跤摔角；有刀槍劍戟，十分熱鬧。

但英武侯也有靜的一面，有時他想下棋，楊總管便立刻傳召那些懂棋藝的人前來，有些來陪英武侯下象棋，有些下圍棋，倒是樂也融融。

當然，當英武侯喜歡喝酒之時，那便有更多的陪客，飲酒猜拳，觀花賞月，甚至吟詩作賦。

英武侯是武人出身，但自小也讀過聖賢之書，學問雖並不精通，但比起那些江湖浪人，當然好得多，那些人聽到英武侯吟出詩句，作出對聯，無不讚嘆，這也使英武侯大樂一番。

英武侯裴少聰的愛好時常多變。

當他鎮守邊關之時，見過一種蒙古馬，那種馬矮小而有點肥胖，貌不驚人，但跑起來，卻是速度驚人，而且非常有耐力，他非常喜歡這種蒙古馬。

他還鄉之時．本想帶幾匹回來，但一時間，無法找到純種的蒙古馬，也因回鄉之時，帶有很多物品，再帶幾匹馬回來，更是痲煩，因此並沒有帶回。

今年年首，他又想起那種蒙古馬。

恰巧有個食客，名叫巫賢，是個非常懂得相馬之人，與英武侯談論起來，十分投契。

巫賢主動請纓，要往蒙古草原，為英武侯尋找幾匹純種的蒙古馬回來。

英武侯當然高興，派他往蒙古去，既是為滿足心頭之好，自然不會待薄巫賢。

他並且告訴巫賢，如果找到合他心意的蒙古馬，自會重重打賞。

巫賢當然是悉力以赴。

巫賢選到馬匹之後，來到邊關，為使英武侯放心，也預報喜訊，便飛鴿傳書給侯爺。

英武侯日夕在府內等候，本來，三個月以內，一定可以回到，但一直盼了四個月，卻再沒有消息回來。

八匹蒙古馬失踪了，巫賢也失踪了。

最令英武侯不安的，竟然有一些剛從邊關回來的軍士，告訴他在邊關馬匹拍賣場內，有純種的蒙古馬拍賣，而且數目剛巧是八匹。

這些馬向來並沒有在中原出現過，雖然在邊關，與蒙古也有一萬八千里之距，也從來沒有蒙古馬出現，可是，這一次竟有蒙古馬匹拍賣，數目又是八匹。

世事又豈會如此湊巧？

這時，楊總管已回到大廳，跟隨他身後面的，有三個人。

楊總管道：「侯爺，屬下帶了這三位客卿前來。」

三人拱手，同聲道：「侯爺！」

這三個食客，年紀都是二十來歲，打扮卻完全不同，最矚目的是當中一個，一身錦袍，像個員外；另外兩個，其中一個身穿勁裝，一望而知，是個武夫；一個卻是儒生打扮，看來是個讀書人。

楊總管道：「請三位自我介紹一下。」

當中那個身穿錦袍，有些肥胖，像個員外的搶着道：「在下姓吳，名生財，本是個生意人。」

英武侯聽了道：「無生財，怎可做生意！」

衆人聽了，都笑了起來。

吳生財苦着臉道：「先父起這個名字，本是希望我做生意生財，可惜他忘記了我們的姓。」

衆人見他苦着臉模樣，忍俊不禁。

「先父本來預算人們叫我生財，生財生財，這樣做生意，一定一本萬利，貨如輪轉，盤滿砵滿……」

這人倒也滑稽。

吳生財又道：「可惜，人們叫我之時，總是連着我的姓氏，這才變成無生財，無生財！」

英武侯道：「我叫你生財。」

「謝侯爺！」

「你有甚麼本領？」

「在下不敢在侯爺面前說本領，我懂計數。」

「計數，有甚麼用？」

「當然有用，人一出生，便要開始計較，計得精的，一生衣食無憂，計得差的，一生衣食也愁。」

英武侯道：「舉個例子來說明。」

吳生財道：「侯爺，譬如懂得計算八字，知道那一個時辰出世最佳，一天十二個時辰，如何配合你八字，豈不是一條最最淺顯也最艱難的數？像侯爺你計得精明，一出生便是將軍之公子，聰慧過人，文韜武略，英明神武。」

「好極，吳生財……不，生財，你祇是在拍我馬屁而已，我生平最憎人家巧言令色。」

吳生財立時改了另一副面孔，道：「侯爺生性剛直，正氣凜然，不喜訶諛奉承，實在是人中龍鳳，在下吳生財佩服不已。」

裴少聰聽了，忍不住微微笑起來。

其實這一番話，比剛才那幾句甚麼聰慧過人、英明神武，更是大拍馬屁。

怪不得有人道：「天下甚麼都穿，祇有馬屁不穿。」

吳生財又道：「侯爺，你是懂計數的人。」

侯爺當然不會否認。

吳生財道：「八個人加八馬匹，應該是甚麼？」

侯爺想了一會，道：「八個人是八個人，八匹馬是八匹馬，怎能加起來？」

吳生財不言，一臉嚴肅。

侯爺突然問那兩個仍未有機會發言的人，道：「你們可知？」

兩人想了又想，卻又不想搖頭，以免失威。

侯爺卻道：「生財，你又怎麼計算？」

「八隻怪物。」

「為甚麼？」

「八個人騎上八匹馬之後，便變成有兩個頭、兩隻手、六條足……你說是否怪物？」

原來他所指的是，當一個人騎了上馬之後，便會有一個人頭，一個馬頭，便成了兩個頭；人，自然還有兩隻手；人的兩脚加上馬的四脚，便是六脚。

侯爺忍不住讚道：「生財，你好聰明！」

吳生財立時道：「侯爺誇獎！」

侯爺本來對這貌不驚人，既像個莊稼漢，又像個生意人的吳生財本來是沒有甚麼好感的，但聽他口齒伶俐，思想快捷，既有急才，又有詼諧的談話之後，而今也立時改觀過來。

侯爺道：「生財兄，你知我召你們入府，為的是甚麼事情？」

吳生財道：「楊總管提過，略知一二！」

「那麼，你有本領為本侯辦這事嗎？」

「本來沒有！」

「本來沒有，是甚麼意思？」

「我本身並沒有甚麼奇技異能，因此並沒有甚麼本領為侯爺辦這事，但而今有這兩個大哥，卻又完全不同！」

吳生財望着二人，道：「侯爺，容在下介紹二位，」他望着那邊，身穿勁裝，肌肉虬突，一臉嚴肅的人，又道：「這位是李崇義李兄！」

李崇義連忙向侯爺拱手。

「另外這一位……」吳生財望着那位文質彬彬、一臉秀氣，身穿儒生長袍的漢子道：「這位是喬羽喬兄！」

李崇義與喬羽二人，自跟着楊總管進來，謹見侯爺後，一直被吳生財佔盡風光，並沒有機會說話，心已是大不謂然，不過，吳生財倒是個玲瓏剔透的人，他知道甚麼時侯，自己出鋒頭，甚麼時候，也要讓他人亮相風光。

喬羽也向侯爺一揖，道：「學生向侯爺問安！」這人果然一派書生本色。

侯爺道：「楊總管既然推荐兩位前來，自然有他的道理……」

李崇義接口道：「在下粗略識武藝，北上尋人尋馬，自信可為侯爺解憂！」

侯爺打量着李崇義，一言不發。

李崇義立刻拱手道：「在下獻醜！」

只見他仍然站在原位，屹立不動，突然，雙掌挺出，打向那懸在半空的風撥。

風撥是用牛皮所做，懸在冰塊之上，竟然受了他的掌力，開始一搖一擺。

當李崇義再運功出掌，只見那風撥搖擺越來越快，撥動了寒冰發散寒氣，立時，滿室皆凉。

侯爺也是見多識廣，道：「好！這劈空掌能使風撥搖擺，比硬生生隔空傷人，又高了一着！」

李崇義道：「侯爺誇獎！」他收了掌，橫眼看了身旁的喬羽，似乎有些挑戰的味道。

喬羽笑道：「侯爺，這劈空掌，我也懂！」

「好極，喬先生既懂，你也表演一下！」

喬羽並沒有收腹挺胸的發掌，只是輕描淡寫的把左手一揚，然後右手又再一揚。

只見那風撥，也被他雙掌震動，前後搖擺，雖然並沒有李崇義那麼大的勁道，但風撥仍搖動，撥得各人感到凉風陣陣。

李崇義道：「這根本不是劈空掌！」他說完此話，便要出手。

喬羽立時道：「李兄，在下佩服李兄可以憑空發勁隔山打牛，但這一次，李兄目的在搖動風撥，我使的並不是劈空掌，而是『相思比

情長』，也一樣使風撥搖動，目的相同，效果也是一樣！」

侯爺奇怪的道：「喬先生，你使的是甚麼『相思比情長』？」

喬羽道：「侯爺，這個名稱，只是在下附庸風雅，弄了個好聽的名字，所謂『相思』，其實是『雙絲』，兩條非常細的絲索！」

他雙手一扯。

這時，侯爺才看清楚，原來喬羽並不是使用甚麼功夫勁道，而是雙手射出了兩條隱約可見的絲索，絲索之上，有個非常小的鐵鈎，鐵鈎鈎着風撥，喬羽一拉一放，風撥便前後搖動。

侯爺心想：「如果是比試武功，這似乎是有取巧之嫌！」

喬羽似乎看透了侯爺心意，道：「侯爺，李崇義兄的劈空掌的確厲害，不過，我這『相思比情長』……」

侯爺立時明白，接口道：「喬先生的輕巧暗器功夫，也是一絕！」

喬羽道：「侯爺過獎！」

侯爺也說得對，喬羽這一手功夫，看似不及李崇義，但如果作爲攻擊敵人，效果相同。

李崇義劈空掌可以隔空殺人，喬羽的雙絲比情長暗器，不但可以殺人，而且還可以殺人於三十丈之外，只是視乎他的雙絲有多長！

李崇義臉上沒有甚麼表情，但他畢竟是個硬橋硬馬的鐵漢，心中實在看不起這喬羽的雕虫小技。

雖然，李崇義並沒有說出口，但是，喬羽倒是一清二楚，知他心意。

喬羽道：「學生知李兄還有超人技藝，可否讓在下以及侯爺開開眼界？」

李崇義正想表演一下，聽他這麼說，當然是求之不得，道：「好極！」

他看看這大廳，大廳十分寬敞。

李崇義突然看見左邊一角，有一條粗藤斜放着。

楊總管也看到，立刻道：「這些下人，眞不知如何工作，竟留下這……」

李崇義立時道：「好極，這粗藤正好用！」

原來這條粗長藤，是下人用來抹高處屋角塵埃之用，李崇義正想過去。

吳生財十分機靈，一竄過去，已把那粗藤拿了下來，交給李崇義。

「謝謝！」

吳生財道：「在下能爲李兄效勞，榮幸之至！」

這條粗藤，比一般棍長得多，藤雖是韌，但一長便有點梗，如果當作棍使用，並不容易控制。

李崇義道：「喬兄是斯文人，我想用個斯文的方法……」他又望望四周。

那邊長桌上，放滿了紅燭。

李崇義道：「侯爺，可否借紅燭一用？」

「當然可以！」

吳生財道：「李兄要一排紅燭？」

「是，一排十八支！」

吳生財已走到長桌之前，把十八支紅燭，一一排在桌上，道：「十八，實發，好意頭之極！」

紅燭排妥，吳生財問道：「要點亮嗎？」

李崇義道：「讓我來！」

吳生財祇好離開長桌。

只見李崇義，把那長藤一抖，本是柔軟無力的長藤，立時堅硬起來，他再一抖，不知他究竟用了甚麼手法，只見那桌上，一排十八支紅燭，立時亮了起來。

吳生財驚呼：「好！」

侯爺也道：「好功夫！」

李崇義又再將長藤一抖，虎虎生風。

喬羽也忍不住道：「李兄這一手，包含內家功夫，外家功夫，剛柔並重，佩服佩服！」

李崇義拱起雙手，作了一個謙虛之狀，其實他內心十分驕傲。

侯爺也擊掌再讚道：「好功夫！」

李崇義又再把長藤一抖，虎虎生風。

喬羽道：「李兄，如果你要弄熄紅燭，倒不如由小弟效勞，如何？」

李崇義道：「這小事何勞喬兄？」

李崇義並不想喬羽又利用他這紅燭表演來表現自己。

侯爺却並不這麼想，他當然想看看喬羽又有甚麼辦法，表演他身懷絕技，因此，立道：「好極，喬先生怎樣弄熄紅燭？」

李崇義聽了，無奈的放下長藤，不過，他仍是心有不甘似地，把長藤再舞幾下，那些藤風，把紅燭上的火光，吹得欲熄却又再亮。

其實，這也是另外一番功夫。

要弄熄火光，只要用勁，把長藤震動，勁風自然會弄熄火光，但要做到紅燭欲熄，却又再亮，那並不容易，這一下勁力的控制，拿揑準繩，非有一番造詣，實在不易有如此效果。

喬羽也不心急，他讓火光再度燃亮穩定，才慢慢走到那長桌前面。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

突然，他一躍而起——竟然飄身而過那排紅燭之上，紅燭被他鞋

底擦過，一一熄滅！

這一身輕身功夫，實在是匪夷所思。

衆人正要喝采，却是來不及。

因爲喬羽已過完了紅燭，紅燭亦已完全熄滅，可是，他人又回身，鞋底又再擦過每支紅燭。

紅燭立時又亮了。

喬羽穩身於地，他好像很辛苦似地，猛然吹了一口氣，立時，亮了的紅燭，已再熄滅！

這一下功力，實在使每一個在場的人都看呆了。

第一，鞋底擦過紅燭，紅燭再亮，已是奇觀。

第二，看他似喘氣般吹了一口氣，一口氣便可以吹熄所有十八支紅燭，這份內力，實高不可測！

還是吳生財打破了緘默，拍手道：「喬兄眞是神仙中人也！」

這話，說得極其高明。

說喬羽武功好，那是貶了李崇義，說李崇義武功好，却又表揚不了喬羽技藝超凡。

但用「神仙中人」，既可讚美喬羽技藝，但那也並不一定是讚他眞材實料，因爲「神仙中人」也可以使用法術、邪門之道。

喬羽道：「李兄，其實我武功勁力，萬萬不及李兄！」

這話實在出乎李崇義意料之外，因爲剛才那一番表演，早已搶盡他的風頭，而今却又如此說。

喬羽拿起了他的鞋子，道：「我飄身過紅燭，弄熄火光，相信只要懂輕功的人，是輕而易舉的！」

話雖如此，要踏在紅燭之上，却又不弄斷紅燭，也不推倒紅燭，這一身輕身本領，實在過人！

喬羽續道：「我再回身，點着紅燭，其實我用了一些巧妙手法……」

想不到喬羽竟自揭竅門。

「我鞋子底部，擦了一些燐鹽，一經磨擦，便會生火，因此，我再燃紅燭，並非我武藝到家，內功厲害！」

如果不是他自己拆穿，在場的人也不知道。

本來，李崇義對喬羽並沒有甚麼好感，有道是：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對方技藝，勝自己一籌，無論如何，表面雖是若無其事，內心却是總有不服。

而今，他說出自己用巧妙表演，那即是說明他武功並非高明過對方。

侯爺知道，這些漢子，可以出來行走江湖，也敢來投靠侯府，當然有自己一手絕技，對這兩人，既想辦法表現自己，又不會得罪對方，這一番爲人道理，也甚佩服。

侯爺立時道：「兩位功夫都是非常厲害！」

兩人同道：「侯爺誇獎！」

吳生財插口道：「侯爺，我呢？」

「我早已讚揚過你！」

「是，我眞沒有記性，但人總希望有人多讚一聲！」

喬羽道：「生財和氣，和氣生財！」

李崇義道：「生財生財……」他似乎一時之間，無法想出一句適當的話，來好好讚揚吳生財。

吳生財却接口而道：「發你財財！」

侯爺聽了，笑道：「今日大家這麼高興，楊總管，快吩咐下人，擺下酒筵讓我們四個人，好好喝一杯！」

楊總管應命，走了出去。

侯爺道：「李兄、喬先生、吳兄請。」

吳生財聽了，作其受寵若驚之狀。

侯爺知他是在惺惺作態，也不加以理會，道：「李兄，你武藝高强，內家以及外家功夫，在江湖之上，相信沒有幾個人及你，如果是找到我的人和那些馬，你要用何武功，把人馬奪回來！」

李崇義道：「多謝侯爺賞識任用！」

侯爺又道：「我知江湖風波險惡，有時單靠蠻橫幹勁，也並不一定可以解決問題，但喬先生，亦文亦武，機智聰慧，却又懂得收斂風頭，爲人爲己，留一條後路，這種智慧，也非常人可及！」

「侯爺誇獎！」

「天下並沒有十全十美之人，喬先生，若李兄遇到難題，你幫忙思考；李兄，若喬先生遇到强敵，你可助他解開重圍。那麼，我那些人馬，一定指日便可回！兩位的意下如何？」

兩人同時拱手道：「多謝侯爺提攜。」

李崇義先向喬羽長揖道：「願喬兄相扶！」

喬羽也深深一揖，道：「願李兄相助！」

侯爺道：「好極，好極，你二人合作，文武皆齊俱備，一定可以完成任務！」

這時，吳生財似乎受了冷落。

吳生財站了起來，似欲離開。

侯爺道：「生財兄我還沒有說到你！」

「願聽侯爺訓誨！」

又一招拍馬屁，不過，雖然明知，也欣然受落。

侯爺續道：「生財兄，李兄與喬先生二人，各有優點，這方面你可知？」

吳生財點着頭，但不語。

「不過，他們各有所長，都會

擇善而固執，你却是個圓通之人，若他們之間，有不圓通之處，由你在旁插科打諢，我相信可助事半功倍之力！」

「多謝侯爺指點！」

「那你三人要好好合作！」

吳生財立時深深一個鞠躬，幾乎及地，道：「望兩位大哥提攜！」

喬羽道：「客氣客氣！」

李崇義道：「多多合作！」

吳生財又想離去。

侯爺道：「你難道仍不滿意？」

「不！」

「那你爲甚麼似還要離去！」

「喲！我想幫一幫楊總管。」

「侯府中有很多僕工傭婦！」

「我去比較好一些，因爲那是侯府珍藏的美酒，由我去搬，比較安全一些！」

衆人都笑了起來，原來吳生財好酒，這一招，既滿足了他有品嘗美酒之欲，也避開了剛才沒有理他的尷尬。

這時，楊總管已來，並捧有一大罈酒，吳生財立時過去，接了過來。

僮僕早已擺開了筵席，四人入座。

侯府果然有珍藏美酒，大家都喝得十分愉快。

侯爺道：「李先生技藝過人，說到喝酒，看來也是個海量之人！」

李崇義道：「那裏，那裏！」

侯爺又道：「喬先生，你也是有個有海量之人！」

喬羽道：「那裏，那裏！」

吳生財知道，侯爺是個喜歡較量之人，剛才喬、李二人已作過一次比較，侯爺似是意猶未足，他似乎還想看看二人酒量。

吳生財立時道：「酒在那裏？」

衆人笑了起來。

吳生財道：「既然酒在這那裏，兩位何不較量一下，這一次不用文鬥，不用武鬥，來個酒鬥，如何？」

「怎麼個鬥法？」兩人齊問。

「鬥酒鬥喝得多，那無意義，因爲喝得多，却立時醉了，那有甚麼用？」

「你想如何比？」侯爺也感興趣。

吳生財道：「鬥飲得多杯，這當然要鬥，然後，鬥耐久不醉，可試出眞功夫！」

侯爺道：「好極，這主意實在不錯。」

李、喬二人，似乎並無所謂。

於是，兩人先乾三杯。

當然，三杯是無所謂，不過，他們之前已喝了一些，再喝下去，果眞要看耐力。

侯爺道：「再來三杯！」

三杯過後，兩人仍沒有甚麼反應。

倒是侯爺心中不服，他知道自己侯府這些珍藏佳釀，是非常醇和烈，普通人六杯之後，定有些醉意。

吳生財看着二人喝了六杯。

兩人依然沒有甚麼反應。

這次輪到吳生財生疑，吳生財表面渾渾噩噩，其實他也是機伶過人。

他一看喬羽喝酒的姿勢，已明白了七分，祇見他稍爲用袖一遮，才把酒喝下。

再看李崇義，他是眞正的喝下，雖沒有甚麼特殊反應，但吳生財一望他脚下，却已見了端倪。

原來李崇義脚下之處，已是一片濡濕，原來他用上乘內功，把他喝下的酒，從小腿之處，利用汗孔，把酒逼了出來，那麼，他大有可能眞是千杯不醉！

再看喬羽，依然臉有紅色。

不過，吳生財也發現，他在弄花樣。

吳生財對侯爺道：「侯爺，你猜誰人可勝？」

侯爺道：「難猜，難猜，你呢？」

「我猜是兩人不分勝負！」

「爲何？」

吳生財並沒有回答侯爺，反而向二人道：「李兄、喬兄，你們都勝了！」

兩人齊問：「爲甚麼？」

「李兄，你有本領，容我說出如何？」

李崇義道：「你看到？」

「如果看到，道了出來，你會惱我嗎？」

李崇義道：「不會！」

「好極，侯爺，你看李兄的脚下之處，可有酒味？」

侯爺低頭一看，嗅道：「有酒味！」

吳生財道：「李兄能以內力逼出酒來，可以千杯不醉，對嗎？」

李崇義道：「好眼力！」

「這種功夫，我想在江湖之上，沒有幾個人可以做到，對嗎？」

李崇義並沒有回答，但臉有得色。

喬羽道：「那麼，我又如何？」

吳生財道：「你是天生妙手。」

「飲酒與我手，有何相干？」

「有，你懷中有個小桶！」

「桶？」喬羽故作詫異。

「對，你飲酒之時，稍爲捲袖，那時，酒已盡傾入小木桶之內，如何會醉？」

喬羽笑了。

不過，侯爺却似不信，道：「他懷中有木桶？」

吳生財道：「是的，你看！」

他想出手，但喬羽已自己把懷中小木桶拿了出來，果然，這小小木桶已盛酒一半。

喬羽道：「侯爺，其實這祇是個小小掩眼之法，可是，却逃不過生財兄之眼，以前，很多江湖人，玩雜耍、變法術，可以空中取水，也是身藏一個木桶，我用這法，與李兄鬥酒，其實也是改變了那雜耍手法而已！」

「好極，你們二人俱沒有勝！」

「那麼誰勝了？」吳生財問道。

侯爺道：「那當然是你勝了！」

吳生財非常得意，道：「我勝了，可有獎品？」

侯爺道：「有！」

「獎甚麼？」

「要你喝光所有的酒！」

吳生財大喜，因爲他才是大獲全勝，大讚好酒。

＊　＊　＊

翌日，三人帶齊了足夠的配備，離開侯府。

裴少聰是個非常懂得用人之人，竟親自送三人上路，並道：「願你們找回巫賢，也找回馬匹！早日回來。」

三人同道：「咱們當悉力以赴。」

他們騎馬從侯府出發，過了黃河，再奔大漠。

進入大漠之前，他們在一個小鎭客棧投宿，向掌櫃打探入大漠之路徑，也請教他入大漠的方法。

掌櫃是個半蒙半漢之人，對大漠非常熟悉。

掌櫃一聽他們要入大漠，頓時搖首道：「你們這身裝備一入大漠，全無用處！」

李崇義道：「怎會，這些都是我們精心選配的！」

掌櫃道：「單是你們的衣裳，便無法在大漠生存。」

喬羽道：「我們既有禦寒的披毡，也有薄薄衣裳，任它大漠冷暖，也無問題。」

掌櫃道：「不，你們太多衣衫，反而會誤事，你們見過大漠中的人？」

三人均搖頭。

「你幾時見他們勁裝緊衣？」

吳生財道：「沒有。」

「那你見過他們穿甚麼？」

「一些寬袍大袖的衣服！」

「對！寬袍大袖，才是大漠的衣裳！」

「爲甚麼？」

「如果你們不信……」

「我們信！」吳生財道。

「那麼，你們先去換衣裳！」

「去那裡換？」

「去找一間蒙古人所開店舖，裏面有一切過大漠的用品，如果找到一個嚮導，三隻駱駝，才可以上路！」

這並不算是個難題。

他們三人，來到一間蒙古人所開的店舖，買了三套寬袍大袖的蒙古人衣服，還戴上蒙古人習慣的頭巾，三人立時換上，我看你一眼，你看我一眼，一齊大笑起來。

那些蒙古人，却不知三人在笑甚麼。

他們又再向蒙古人請教，購了繩索、羊皮水袋等物。

「你們有駱駝嗎？」

蒙古人笑道：「你們要去市集才有！」

三人來到市集，祇見有幾隻瘦駱駝，原來，這個月份，氣候太熱，駱駝都變瘦了。

不過，三人有足夠銀両，結果也可以找到三隻較好的駱駝，不過價錢却要雙倍。

最後，他們又想找一個嚮導。

吳生財便問那些蒙古人。

「甚麼時候入大漠？」總是這樣問。「今天或明天？」

那些蒙古人聽了，立刻搖頭便走。

再多問幾個，也是如此。

他們忍不住拉着一個，問道：「爲甚麼不去？」

那蒙古人用生硬漢語道：「這些日子，不要說人，便是駱駝，也不想入大漠！」

「雙倍價錢？」

那蒙古人依然搖頭。

「三倍？」

那蒙古人仍然搖頭，不過，却停了下來，道：「你出三倍價錢？」

三人猛地點頭。

「我介紹一個人給你！」

「好極。」

「不過，我也並不一定保證他肯去。」

「爲甚麼？」

那蒙古人並沒有回答，不一會，那蒙古人果然找來一個瘦削的蒙古人。

「他是個非常出色的大漠嚮導。」

吳生財道：「我們出三倍價錢請你！」

「好極，我去。」

「甚麼時候起程？」這人漢語倒也並不錯。

「今天或明天？」

「不……也好！」他答應得有些勉强。

於是他們先附了一半訂金，那人道：「你們在客棧等我，我一會便來，與你們出發！」

那嚮導離去。

喬羽忍不住問那人，道：「爲甚麼這個亞斑肯去？」

「因爲他欠了人的賭債！」

「啊！」

那蒙古人補充道：「他不去是死，去也是死，才肯博一博！」

三人聽了，才知道，這個時候入大漠，是死路一條，不過，酬金已付，行程又已定了，冒死也要上路。

不久，亞斑回來，還帶了自己的一匹駱駝來。

「你自己帶駱駝？」

「當然。」亞斑道：「沒有牠，我也沒把握，尤其是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有甚麼不同？」

「熱，大風。」

「沙漠甚麼時候也是熱，也是有大風。」

亞斑道：「並不一定，年終與秋後，會比較好一些，這個時候，單是熱死，並不奇怪！」

三人以爲亞斑故意言過其實，出言恐嚇。

第二天清早，四人出發。

李崇義、喬羽與吳生財三人，都沒有騎駱駝的經驗，他們都以爲騎駱駝和騎馬，應該沒有甚麼分別。

可是，一上駱駝，便知道不對勁。

三人武功不弱，對於平衡身體，當然是沒有甚麼大問題，對於把持韁繩，他們也很快便習慣把握，最令他們不耐煩的，便是那三隻駱駝，好像沒有吃飽，慢吞吞的，一步一步，似是不大想動似的。

不過，他們知道，也許這是駱駝的特性，是需要忍耐一下的。

可是，亞斑在前面，那駱駝卻似非常生猛，亞斑根本不用拉韁繩，似是不用怎麼控制，那隻在他胯下的駱駝，卻走得很起勁，也快他們很多。

這時，天氣清涼，一陣微風吹來，大家還感到有些寒意，幸好他們都穿上蒙古裝，衣裳略厚，而且寬袍大袖，也十分舒服。

亞斑在他們前面，足有二十丈之外。

吳生財道：「爲甚麼我們坐的駱駝走得這麼慢？」

「畜牲如此，有甚麼辦法。」李崇義道。

喬羽道：「你懂加快嗎？」

吳生財道：「我看也沒有甚困難！」他以騎馬的方法，把腿一挾。

可是，那駱駝似全無反應，仍是一步一步，慢吞吞的，好像沒有感覺。

吳生財以爲這駱駝皮厚，沒有感覺，於是，雙腿又再一挾，以催促駱駝。

那駱駝似乎沒睡醒似的，吳生財有點惱火，雙腿不再是用力夾，而是大力一踢。

這一踢果然見了效！

駱駝突然一躍，然後向前奔跑，那速度實在超過了吳生財的想像。

幸好他身手也算敏捷，一手持着韁繩，一手抓着駝峯，才沒有掉了下去。

駱駝一直跑，超過了亞斑。

這時，吳生財想拉慢駱駝，可是，那畜牲卻並不聽話，仍然瘋狂往前跑，而且，在跑步之中，故把身體左右搖擺，意欲把他拋了下來。

吳生財拚命抓着，一時之間，眞不知如何是好，他想大叫，卻不想在他們面前出醜，可是，如果不叫，雙手力盡，結果會被拋下來，那才更醜。

於是，他大叫：「救……」可是，那個「命」字卻如何也說不出。

雖然吳生財愛作插科打諢，但他仍然愛面子。

不過，有時面子也欲顧不能，他大叫：「救命！」

亞斑聽了，立時一挾駱駝，追了上來。

「怎麼了？」

「快……快……」

「你現在已經很快了！」亞斑道。

「快……快叫這畜牲停下來！」

「啊！你想這……」

「這畜牲不聽話……」

「不，生財兄，這駱駝懂性，你不尊重牠，叫牠畜牲，牠祇會越跑越快，不受控制！」

「那怎麼稱呼才對？」

「叫駱駝哥哥吧！」

吳生財也顧不得甚麼面子，立時道：「駱駝哥哥，駱駝哥哥，請你慢一慢！」

亞斑那時已與他的駱駝靠近，俯身一拍，那駱駝似乎聽到了命令，果然慢了下來。

吳生財又再叫道：「駱駝哥哥，慢……慢！」

這時駱駝更加慢了，一步一步，回復開始時候那個模樣。

他們慢慢的走了一會，吳生財稍爲喘定。

李崇義與喬羽也追了上來。

李崇義道：「生財兄，你騎駱駝的騎術不錯！」

喬羽也道：「既跑得那麼快，又怎麼慢了下來？」

吳生財道：「我剛才是向你們示範，騎駱駝與騎馬是絕不相同的！」

「有甚麼不同？」

「騎駱駝要有愛心！」

「愛心？」兩人異口同聲道。

「當然，你尊重牠，你愛牠，那麼，駱駝哥哥便會尊重你，愛

你！」

兩人聽了，忍不住笑了起來。

吳生財對亞斑道：「你說是不是？」

「是，當然是。」

「你們聽聽，這位騎駱駝高手也如此說。」

喬羽向亞斑道：「駱駝果眞有靈性？」

亞斑點點了頭。

李崇義道：「那麼，我們怎樣告訴牠，跑快一些？」

亞斑並沒有回答，祇望了吳生財一眼。

吳生財立時明白，道：「你們祇要叫一聲駱駝哥哥，那便會快的了！」

兩人笑了起來，並不相信。

吳生財望了亞斑一眼，亞斑似乎明白他的心意。

於是，吳生財一清喉嚨，道：「駱駝哥哥。」

亞斑連忙在吳生財那駱駝身上拍了一下，那駱駝果然快了起來，走在衆人之前。

吳生財回頭望望二人，十分得意，又道：「如果你想慢一些，你祇要……」

他又望了亞斑一眼，但亞斑在後面，無法直接幫他，不過，亞斑用手輕撫那駱駝的頭。

吳生財立時明白，也依樣畫葫蘆，輕撫駱駝頭，那駱駝竟然眞的慢了下來。

吳生財更爲得意，等他們走上來。

李崇義道：「生財兄，果然聰明！」

喬羽也道：「你這畜牲果有靈性！」當他說這話之時，尤其是說到「畜牲」二字，望了吳生財一眼。

亞斑看在眼中，道：「喬兄，你不相信？」

喬羽並不回答，他看不起亞斑。

亞斑道：「如果你不相信，你也可以試試看！」

喬羽並不理會。

吳生財道：「你不敢？」

喬羽聽了，道：「我怎不敢？」

「那你試試好了！」

喬羽立時道：「駱駝哥哥！」

那駱駝卻紋風不動。

喬羽道：「我早已說過不可能！」

亞斑道：「你再試一下！」

喬羽又再叫道：「駱駝哥哥！」

那駱駝依然不加快，亞斑思索找尋原因，一會，他有所發現地道：「我知道原因了！」

「甚麼原因？」喬羽問。

「我想，你年紀比牠大，你不能叫牠哥哥！」

「那叫甚麼才對？」

「那叫老弟好了！」

喬羽實在不相信，祇好叫道：「駱駝老弟！」可是，說也奇怪，這麼一說出口，駱駝竟然加快了腳步。

亞斑也把駱駝追近，道：「你再叫一聲！」

「駱駝老弟！」

那駱駝果有靈性，又快步走，而且越跑越快，直到喬羽控制不了，他大叫：「停！」

駱駝那肯停？

駱駝跑時，躍高竄低，似欲把喬羽拋下來。

吳生財見了，心中大樂，因爲喬羽當時暗地看不起他，不相信他會駕馭駱駝，自己雖然表面沒有甚麼，但心裏總是不舒服，而今他也被駱駝拋上拋下，心中大樂。

喬羽又叫：「停！」

亞斑知道玩笑不能開得太大，道：「你要叫老弟停，才可以！」

喬羽這時，再無選擇，祇好大嚷：「老弟停！」

那駱駝果然停了下來。

這一切都看在李崇義眼中，他知道這個亞斑，確是個控制駱駝的高手，他不單可以控制自己的駱駝，連別人的駱駝也可以加以控制。

亞斑跑上前來，道：「你信了嗎？」

吳生財也上前，道：「也不由你不信！」

他望了喬羽一眼，喬羽祇是眼望前，不再多言，他祇望了亞斑一眼，表示感激。

亞斑祇是微微一笑。

李崇義道：「我們還是慢慢的走！」

亞斑道：「對，大漠無盡無涯，慢慢走才好！而且，我們有很多時間。」

他似乎在試探衆人的意見。

李崇義道：「不，亞斑，其實，今天我們匆匆起程，還沒有把任務告訴你。」

「有，你們要橫過大漠！」

「是的，不過，我們在橫過大漠時，要做一些事情，你明白嗎？」

「我不明白！」亞斑直截的回答。

「爲甚麼不明白？」

「因爲橫過大漠已經是一件十分艱辛的旅程，你還可以做些甚麼？」亞斑問。

「譬如找一羣人！」

「找人？」亞斑笑了起來。

「你笑甚麼？」吳生財問。

「我笑……我反問你一個問題，我沒有見過海，你們呢？」

「見過。」

「你們漢人有一句話，大海撈

針，對嗎？」

三人都同時點頭。

亞斑道：「大漠也是一樣！」

「不過，我們可以提供一些線索！」

「甚麼線索？」

「八個人，騎着八匹馬！」

「八個人在大漠之中騎八匹馬——死定了！」

「爲甚麼？」

「第一，馬匹根本不適合讓人騎在沙漠走。」

「不過，他們是運馬回來！」

「那麼，大有可能，他們騎駱駝而趕馬！」

「對，大概如此。」

亞斑道：「那比較好一點。」他頓了一頓，又問：「那是甚麼馬？」

「蒙古馬！」

「啊，那更加好一點！」

「爲甚麼？」

「因爲蒙古馬較爲適應沙漠。」

李崇義道：「不過，他們在回中原途中，八人八馬，同時失踪！」

「爲何失踪？」亞斑問道。

「也不可以說全部失踪。」

亞斑似乎十分感到興趣。

李崇義道：「八個人至今不知下落，可能死在大漠，也可能被人捉了，因此，我們可以說八人失踪。」

「蒙古馬呢？」

「這個月初，聽說有人在邊塞馬場拍賣。」

「拍賣蒙古馬，很少見。」

「就因爲如此，我們相信，這些蒙古馬，便是我們想運回中原的八匹，而且數目一樣，那有這麼湊巧的事？」

亞斑點頭道：「對！」

「那你看法怎樣？」

「表面看來，十分簡單，那八個人被殺，八馬被劫！」亞斑不假思索地道。

喬羽也接口道：「眞是這麼簡單？」

「當然不是，因爲殺人易，劫馬却難。」

吳生財道：「殺人也非易！」

「爲甚麼？」

「因爲那八人武功高强。」

亞斑道：「如果在中原，那是實話，但在大漠，却並不！」

李崇義道：「你認爲在沙漠之中，武功不管用？」

「不，武功高强，當然可以自衞，不過，如果被熟悉大漠的劫匪劫去，他們會避重就輕。」

喬羽道：「你的意思是，他們可以利用沙漠的環境，可以把任何武功高强的人，置之於死地。」

「對！」他頓了一頓，又道：「在大漠之內，可以利用的東西極多。」

「水？」吳生財道。

「水，是致命的一擊，但還有很多，例如駱駝。」

這一點似乎不用再加以解釋，但亞斑仍然道：「我剛才與三位大爺玩了一玩，我控制駱駝的本領，屬於低微那一類，那麼……」

「那些高手呢，不可以想像？」吳生財道。

「對，不可以想像，還有，風沙、迷路、地勢……這些東西都可以一一利用，不熟悉大漠情形的人，根本沒有反擊的餘地。」

三人都明白，亞斑並不是出言恫嚇。

亞斑又道：「劫馬却難。」

「怎會難？殺死了人，劫走馬匹，輕而易舉。」

「不，馬匹受驚，在大漠亂竄，也是一發不可收拾，怎能把馬保存下來。」

李崇義道：「換一句話來說，那些劫匪，不但熟悉大漠形勢，也知道蒙古馬的特性。」

「對！」

「那麼，你對大漠中常出現的劫匪，有所認識？」

「我不知道，我祇是個嚮導。」

李崇義道：「亞斑，你是聰明人，早已知我們用三倍人工請你作嚮導，並不是單走過大漠那麼簡單。」

「我知道！」

「因此，我希望你盡力而爲，因爲我們的獎賞可能比你那筆酬勞還要多。」

「我並不是個貪錢的人。」亞斑道。

吳生財道：「不過，你需要錢。」

亞斑道：「你怎知道？」

「我當然知道，一個好賭之人，那個不需要錢？」

亞斑有點慚愧道：「我不再賭了。」

吳生財道：「你仍需要錢。」

「要錢作甚麼？」

「要錢娶一個老婆，養十二個仔女，還要築一間屋，一間大屋。」

「爲甚麼要一間大屋？」亞斑問。

「如果屋不夠大，怎樣可以養十二個仔女？」

亞斑聽了，也笑了起來。

李崇義與喬羽，也忍俊不禁。

吳生財這麼說笑，倒把氣氛弄得好些。

李崇義道：「依你估計，有甚麼力量，可以殺八人，劫八馬？」

亞斑低頭，沉思了一會，嚴肅的道：「可能有三幫人，有這個本領。」

三人問道：「那三幫人？」

「其實大漠之內，行商旅客衆多，攔途截劫，到處都有，不過，最近比較活躍，而且有些聲名，我可以想到三個，但並不一定是他們所爲。」

「這個當然，那三幫？」

亞斑道：「蛇鼠一窩，見即成禍。」

「那是甚麼？」

「蛇鼠是兩個殺人不眨眼的兇徒。」

「第二幫呢？」

「五行蠍子現，牛頭馬面見。」

「見到五行蠍子，便像見牛頭馬面一樣？」

「對！生財兄，你眞聰明。」

「都是殺人不眨眼——是五個人？」

「是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五隻蠍子。」

「第三幫？」

「雌雄盜。」

「兩個人？一男一女？」

「我不知道，不過，這是近年大漠之中，崛起最快，殺人最多的傢伙。」

「究竟他們模樣如何？」

「沒有人見過。」

「怎會？」

「因爲見過他們的人，早已死了！」

「那麼你們怎知有此雌雄盜？」

「也又有可能是以訛傳訛，並不一定有其人，不過，一提起這雌雄盜，人人都怕！」

三人聽了，沉默起來。

亞斑道：「我祇是說說，並不一定是這些人所做。」

李崇義道：「希望不是他們。」

走了一會，吳生財見衆人似乎有些不舒服，他便道：「好熱呀，最好找個地方歇歇！」

亞斑道：「對了，快近午時，整個下午，我們不要走路，否則會被晒乾。」

「我們躲在那裏？」

「前面有一個森林，暫時可以躲一下。」

於是，四人繼續上路，過了半個時辰，更覺得熱，幸好森林在望。

這個森林不大，倒也可以容納十人八人。

他們先把駱駝拴在林外，四人入了森林之內。

在樹蔭之下，果然清涼得多。

亞斑找了個位子坐下，並把自己的長袍覆在頭上面，吳生財最善模仿，也把長袍覆上。

原來蒙古人的袍子有這個妙用，長袍覆在上面，就像走進了一個小小的帳篷。

吳生財道：「亞斑，你們族人眞聰明。」

「也並不，祇是適應環境而已。」

李崇義與喬羽，也學二人，果然覺得更爲清涼。

李崇義道：「亞斑，我們的侯爺，在那八人失踪之前，收過他們的飛鴿傳書。」

「飛鴿傳書？那應該近關口。」

「你怎知道？」

「因爲關口有個驛站。」

「那麼，如果他們被劫被殺，那應該是離開驛站之後，對嗎？」

「對，那應該是這一條路，由我們這裏到那個驛站之間，如果他們死了，應該可以發現他們屍體。」亞斑道。頓了頓，又補充道：「如果沒有大風沙，而他們屍骨又被棄置的話，不難發現他們。」

喬羽道：「如果他們被殺，就算屍骨不存，也應該有點線索留下。」

亞斑道：「希望如此。」

李崇義道：「那麼，我們沿途小心察看，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衆人有了一個目標，安心下來。

吳生財拿起水袋，往口裏灌。

亞斑道：「生財兄，你應該知道水爲財。」

「當然知道。」

「在大漠之中，水比財更爲重要，因此要好好利用，喝水祇喝一口。」

「對，那是大富由天，小富由儉。」

「你明白最好。」

吳生財道：「如果眞是沒有水，那又如何？」

「死！」

「我說是死之前，還有甚麼辦法？」

「也有，第一，是想一想有梅子。」

一提梅子，吳生財立時有生津的感覺。

「有效嗎？」亞斑問。

吳生財點了點頭道：「也不能一直望梅止渴呀。」

「第二個方法，找水！」

「那裏找？」

「有時那些駱駝會帶路，因爲，駱駝自己渴。」

「由我自己找，不可以嗎？」

「當然可以，但我可以，你不可以。」

「我不服。」

「你怎知那裏有水？我在大漠生活了十多年，那些水源都在我腦袋之內。」

「我仍不服！」

「如果我離水源太遠，我也有個方法集水。」

「集水？集甚麼水？」

「集這空氣中的水，你有油紙嗎？」

「有……」吳生財從行李中拿了一張油紙出來，道：「我拿來躲一下雨用的。」

「你把這油紙，撐在沙上，尤其是在清晨，或者在黃昏，天氣較涼，把油紙用竹枝撐起，等一會，可能有一滴清水出現。」

「一滴清水有甚麼用？」

「當你口渴之時，一滴水便有如楊梅甘露，可以暫時把你性命延長。」

「再沒有水呢？」

「有最後一個辦法，但希望你沒有機會試。」

「甚麼辦法？」

「殺！」他輕聲的說道：「駱駝！」

「殺甚麼？」吳生財道。

亞斑連忙把他的嘴巴掩住，道：「不要大聲說，讓牠們聽到，牠們會十分惱怒的。」

吳生財不敢多說。

亞斑道：「牠們體內的血，可以暫時為你解渴。」

「不過，沒有了牠們，以後怎樣？」

「牠們死了，也宣佈自己的死亡。」

吳生財與亞斑越說越投契，也學了不少大漠內生存的智識。

他們睡了一會，近黃昏之時，吃了一些乾糧，然後又再上路。

晚間的沙漠，又有另一番景象。

這夜，天色清朗，萬里無雲，滿天星斗，好像對每一個人在眨眼。

他們走了兩個時辰，天氣漸覺寒冷，他們束緊袍子，才覺沒有那麼寒冷。

忽然，亞斑道：「可能有大風，我們找個背風的地方，然後打個地洞。」

「怎樣打洞？」

「跟我來，依我所做。」

亞斑找到一個山丘的背後，然後在山丘下用手掘開沙，掘至可藏自己，便跳了下去。

他們三人也依他的辦法，幸好這地方的沙，十分鬆散，很容易掘開。

當四人坐入自己所掘的洞中，不一會，大風果然吹起，這一吹起，本是一片澄明的天空，立時暗了下來，星月無光，迷濛一片。

幸好他們背風，又在地洞之中，否則，這一場風沙，他們若沒有亞斑指點，也不知能否躲過。

直到天亮，風才停了下來，在這段時間，他們半睡半醒，總算休息了一夜。

天亮時，一切平靜，他們才再從地洞走出來，三人見了面，互相訴說夜間風沙吹過的情形，形容得非常可怕，但亞斑却沒有說半句話，便已上路。

看來這些風沙吹襲，祇是家常便飯，不值一提。

他們騎着駱駝，繼續上路，那些駱駝，已見慣風沙，牠們也沒有甚麼特殊反應。

每到了正午，又再停了下來，避過酷熱，黃昏又再起行，這樣行走了兩天。

沿途上，三人都注意觀察，看看有沒有那八人八馬的蛛絲馬跡，無奈那些地方，日夕有風沙吹起，就算留下痕跡，已早已被風沙吹散了。

屢遇兇險　同伴毒斃

那日黃昏，他們看到遠處有一些破屋子。

亞斑道：「小心，前面那些破屋，不知會不會躲藏着一些賊匪。」

「賊匪？他們在這地方打劫？」吳生財問，語調似乎不大相信。

亞斑道：「是的，不過，而今不是旅客經過的旺季，也許並沒有，不過，總之一切小心為上。」

李崇義與喬羽二人，小心翼翼，緊握武器。

亞斑站在那間破屋的前面，道：「這地方以前應是一座皇宮。」

「皇宮？」吳生財道：「我實在看不到有甚麼皇宮痕跡。」

「當然不是你心目中那種皇宮，不過，幾百年前，這地方是個小鎮，相當繁榮，這一列房屋便是當時統治者所居住的，本來是有十多廿間，但經過一段時日，祇剩下這唯一的一間，另外俱是頹垣敗瓦。」

吳生財下了駱駝，道：「我先進去看看。」

既然有人請纓，李崇義與喬羽也沒有異議。

亞斑道：「小心，一不對勁，便快出來。」

吳生財心想：「這地方連鬼影也不多見一隻，還有甚麼賊匪？」

他挨着門口內進。

一入其內，倒覺十分涼快，因為外面實在太熱，這裏有瓦遮頭，似有風吹過。

吳生財也非常小心，叫道：「請問有沒有人？」

聲音在這破屋中迴响，並沒有人回應。

他大着膽子，走前兩步。

黑暗之中，他似乎看到兩點光，可是，這兩點光，眨眼之間，隨即消逝。

他又再走入兩步。

忽然，他又見到另外兩點光，這兩點光，帶有綠色光芒，在這黑暗之中，特別顯眼，不過，當他想再看清楚之時，那兩點綠色光芒，又不見了。

吳生財感到一陣寒意，剛才那麼大膽，請纓進來的勇氣似乎消失了。

他伸手入懷，拿出了火摺子。

看來這破屋之內，有一些沙漠動物躲在這裏，若在火光之下，一定無所遁形。

他拿着火摺子，正想把火摺子點亮。

突然，他感到有一隻手——似是手，却又不似是手的東西，按着他的手背。

他立時把那東西撥開。

可是，他一撥開，却又不能再觸摸那東西。

他以為是錯覺。

於是，他又想點火。

手背立時又有一隻手似的東西，阻着他拉火引——這一次，他的感覺更為清楚——這是一隻手，但並不是一隻普通的手。

那手是冰冷的，並且十分粗糙，好像滿是魚鱗似的，這一次，吳生財不知為甚麼，突然大膽反手一扣，想把那手扣着。

可是，一扣落空，甚麼也扣不着，但他仍然踏前一步，手又再扣，但依然落空。

吳生財可以肯定，前面一定有人，不過，這人竟可以一避再避，看來這人武功也是不弱。

他回心一想：「若果是人，這人定武功高强。」可是，他這時却有另一個想法：「若果不是人……」

這想法令他全身泛起寒意，他不敢再上前，馬上回身便走。

可是，那隻冰冷的手，却一手搭着他們的肩膊，使他不能再多走一步。

他立時把手一格，想把那手格開，那知道，他手一擊，那冰冷的手便離開，不讓他的手臂打到。

吳生財立時飛身向門口而去。

他一邊走，一邊號叫道：「有鬼呀！」

他拚命跑出那門口。

可是，這個時候，整間屋子却亮了起來，吳生財回過頭來，祇見亞斑、李崇義與喬羽，三人手持火把，站在他的前面。

「鬼？有甚麼鬼？」喬羽問道。

吳生財道：「剛才有一隻鬼手。」

亞斑問道：「你怎知是鬼手？」

「那手既粗糙，又冰冷。」

「拉着你？」李崇義道。

「對，他拉着我。」

「你為甚麼不反扣他，把他拉着？」

「我反扣過，可是，扣了兩下，也扣不着。」

喬羽道：「那鬼倒也懂武功。」

李崇義道：「不要理會這膽小鬼，我們四處看看。」

喬羽也不再理會吳生財，兩人持着火把，四處搜索，吳生財心中實在不好受。

反而亞斑上前道：「我相信你！」

「相信甚麼？」吳生財反問。

「有鬼！」

這話使吳生財又一次遍體生寒。

忽然，李崇義叫道：「你們快來看。」

喬羽一馬當先，吳生財與亞斑也跟着前去，祇見在李崇義的火把之下，有一堆人骨。

「這堆人骨並不是古老的骸骨，而是……」

「死了不久？」

「沒有可能，骨上無肉，也沒有甚麼臭味！」

亞斑道：「這屋內較為乾燥涼快，而且這些人骨半埋在沙下，不會發臭也不出奇。」

「不過，怎會完全沒有了肉？」

「吃了？」

「甚麼？被人吃了？」

「不，可能是被沙漠內的動物，沙鼠、沙蛇、蟻、蠍子，甚麼東西也可以來吃。」亞斑道。

喬羽忽道：「你們看！這手骨之上，似有一個箭鏃。」

他俯身拾起。

吳生財道：「小心，看似有毒。」

「咦？」李崇義似又有發現：「你們看這是箭羽！」

原來在這堆骨之中，有一支斷了的箭羽，祇剩下短短的一截。

李崇義道：「上面有字——英武侯府。」他再看一遍，又道：「沒有看錯，的確是英武侯府！」

「是巫賢那班人的？」

吳生財道：「不，如果是巫賢那八個人，他們祇會用箭射人，怎會用箭射死自己？」

「對，這班人被巫賢手下射殺。」

「那麼這些是甚麼人？」

「當然是劫殺巫賢等人反被射殺。」

「那麼這些是甚麼人？」

「當然是劫殺巫賢與他手下的人。」

「那麼……你們都是英武侯府來的人？」聲音來自衆人的後面。

他們聽了，立時轉過身來。

站在他們前面有兩個人，一高一矮。

那個高的，包着頭巾，成了一

個三角形的形狀，臉孔發青，木無表情，身體十分瘦削，更顯得高。

吳生財最注意他的那雙手，他那雙手，他是佈滿了魚鱗，看來，剛才在黑暗之中，幾次與他接觸的，應是這個怪人的手。

另一個人，却是異常的矮而胖，似縮在這高瘦怪人的身旁，他身穿一件黑色的皮裘，毛茸茸的。

在這天時，竟穿一件皮裘，實在有點不可思議，那人最令人注意的，是他臉上兩撇老鼠鬚。

這人簡直像隻肥老鼠。

李崇義道：「我們是英武侯府人，那又如何？」

那高瘦怪人並沒有回答，祇是望望腳下那個老鼠一般的人，道：「殺？」

那老鼠模樣的人回應道：「殺！」

他們立時便向四人攻來。

那高瘦的人，向前飛，攻向四人。

而那矮的，向四人下盤攻去。

亞斑武功最弱，未及走避，已然中了一招，倒在地上，動彈不得。

李崇義護着全身，雙掌挺出，打得那高瘦的人不敢猛攻。

喬羽也用雙腿，踢得那個似鼠的人，不敢再攻。

獨是吳生財，見二人一動，便即退後，因此，他沒有發招，也沒有受傷。

李崇義道：「我們都是英武侯府派來的人，不過，我們不殺無名之輩。」

喬羽也道：「報上名來！」

那高瘦的人嘿嘿的笑了起來，道：「那麼你們可站穩了沒有？」

那矮似老鼠的人也道：「我怕嚇怕你們膽子。」

吳生財道：「我們都是嚇大的。」

那高瘦的人道：「蛇鼠一窩。」

那矮似老鼠的人接口道：「見即成禍。」

立時，三人都抖擻精神，這兩人正是「蛇鼠一窩」，進入沙漠之前，他們便已聽亞斑說過。

李崇義道：「你們殺了英武侯府的人？」

高瘦的「蛇」怒道：「你們殺人，反而說我們殺人？肥鼠，殺！」

肥鼠應道：「殺！」

二人攻上，李崇義與喬羽二人，立時接招。

吳生財一手拉開了亞斑，躲在一處較為安全處，才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李崇義與喬羽聽了，不知是好氣還是好笑，集中精神，應付這「蛇鼠」二人。

高鼠招式凌厲，一竄一啄，皆向二人要害攻去，而肥鼠也配合他的攻勢，猛攻二人下盤，使他們顯得應付高蛇的招數，應付不了肥鼠下盤攻勢。

不過，李崇義與喬羽，皆非弱者，他們不但招式凌厲，暗含勁道，一時之間，四人勢均力敵。

吳生財見亞斑一臉痛苦，便問他道：「你傷了甚麼地方？」

亞斑道：「脚！」

吳生財看看他右脚，似是折了，便立刻在他腿上按了一些穴道，亞斑的痛苦才稍減。

這時，李崇義與喬羽，似乎已明白了「蛇鼠」二人招數，他們招式雖狠，但欠缺內力。

對於這種人，李崇義最明白不過。

他對喬羽道：「以慢打快！」

喬羽雖然與李崇義並不是師兄弟，但同是學武之人，一點即明。

他也以內力困着二人。

「蛇鼠」二人，一向以快打慢，而今遇着這二人，却反背其道，以慢打快。

漸漸，「蛇鼠」二人，有點不耐煩。

這不耐煩，正是弱點顯露之時。

高蛇突然一個飛身。

李崇義猛退。

高蛇以為自己這一招式得逞，那知道，李崇義猛退之後，一個矮身，然後雙掌由下而上。

這掌力道雄渾，早已是蓄勢待發。

「啪」的一聲，高蛇整個人飛了起來，而喬羽也趁肥鼠未出招之時，從旁發一招，這一招打在半空橫飛的高蛇身上！

高蛇連中兩招，且中要害，「哇」的一聲，吐了一口鮮血。

肥鼠也被吐出來的鮮血沾上，心中更驚，轉身便走，可是，喬羽一直目不轉睛盯着他，那會給他機會。

他一步上前，再一手抓住了他的腰，肥鼠反抗，已經太遲，喬羽已點了他的「章門穴」，他整個人軟軟的倒在地上。

果真是「蛇鼠一窩」，一同倒在地上。

吳生財看着二人把這兩個古怪高手打倒在地上，忍不住拍起手來，誇讚二人！

「你拍甚麼手？」李崇義有點氣惱道。

吳生財道：「為你們擊倒這蛇鼠一窩——見李喬而撒尿鼓掌！」

這句話一出，兩人也忍不住的笑了起來。

喬羽道：「我們既然已把這蛇鼠一窩，打倒了，下一步功夫，輪

到你了！」

吳生財道：「輪到我！我可以做些甚麼？」

喬羽道：「侯爺派了你跟我們出來，當然認為你有足夠的剿敵殺人的能力，為侯爺立功，你義不容辭！」

吳生財道：「這個當然，不過……」

李崇義道：「不要再來甚麼不過，這兩個傢伙，交了給你，讓你好好盤問，他們是否殺人劫馬？」

吳生財本想再推搪，但聽他二人口氣，似非要他出馬不可，當然，用意是叫吳生財出醜多過其他！

吳生財道：「兩位大哥既然這麼看得起在下，在下義不容辭，當仁不讓，一夫當關，萬夫莫敵……」

這時，躺在地上，受了脚傷的嚮導亞斑，發出了呻吟聲。

吳生財立時道：「我還得看看亞斑！」

喬羽道：「不，亞斑只是皮外之傷，你還是先問問這一蛇一鼠！」

吳生財無奈，上前輕輕踢了「肥鼠」一脚，問道：「肥鼠，是你們殺了那班人，劫走那些蒙古馬？」

肥鼠叫道：「我們怎會殺了他們，你們一進來，已發現枯骨，是英武侯府的人無端追殺這些人！」

「這些人與你們有何關係？」

肥鼠並沒有回答。

吳生財又再問：「你是他們的首領？」

肥鼠依然不語。

吳生財又再問，可是，肥鼠好像啞了一般，不肯多回答一句。

吳生財氣極，用力一脚踢向肥鼠。

肥鼠「唷」的一聲，叫了起來，却依然不答。

吳生財見這個肥鼠不說，還有那高蛇，他便一脚踢在高蛇身上，高蛇已是半昏迷狀態，吃了這一脚，只能「嗯」的一聲回應。

「你是殺死我們英武侯府的人？」

高蛇又再嗯的一聲。

「你承認了？」

高蛇依然是「嗯」了一聲。

吳生財無奈，只好回過身來，對李崇義與喬羽道：「兩位大哥，你們都聽到了，他們承認了殺我英武侯府的人，劫我們馬匹！」

喬羽道：「這些都是你說的，我們並沒有聽過他們說些甚麼！」

李崇義道：「我也只聽到他們『嗯嗯唷唷』的，他們並沒有答過你甚麼呀。」

吳生財道：「兩位大哥，我吳生財盡力盤問……他們不答，我也是無奈！」

喬羽道：「無奈？那麼你自己回去好了！」

李崇義其實一直也討厭這個吳生財，這人除了插科打諢之外，還有甚麼用處？

李崇義道：「對，你可以回去，告訴英武侯，我們出師大利，殺了『蛇鼠一窩』！」

吳生財道：「叫我……我回去？」

喬羽道：「你不回去，在這裏礙手礙脚。」

吳生財十分憤怒，想不到這兩個傢伙，竟然在這個時候，用這小小功勞，在難為自己。

吳生財實在是無計可施，無話可說，正在沉吟之際，只道：「人生山水有相逢……兩位大哥，後會有期，日後也好相見！」

喬羽道：「咱們是山，還是你是山？」

李崇義道：「咱們是水，還是你是水？」

吳生財被他們這一問，却也無從作答。

喬羽見吳生財那副可憐的臉孔，道：「好了，念你也是侯爺派出來，那麼，你去殺了這人吧！」

李崇義道：「對，先殺肥鼠吧！」

吳生財道：「好極，好極！」

他自忖肥鼠已被點中了穴道，半癱瘓在地上，殺這人當然是易事。

不過，他這一次估計錯誤！

當吳生財一轉身，想拔刀殺肥鼠之時，那知道肥鼠突然一個翻身，反客為主，抓了吳生財！

原來肥鼠在他們揶揄吳生財之際，暗中運功，解開了穴道，當吳生財轉身過來，穴道已解開，他一閃身，反抓住了吳生財！

肥鼠道：「想殺我？你們兩人勿動，否則，我先殺此人！」

喬羽與李崇義也想不到有如此局面，他們都握起了刀，想來攻殺肥鼠。

可是，吳生財在他手中，一時之間，却不知下手好還是不下手！

肥鼠已一手扯着吳生財，往後一退，又道：「你們再多逼進一步，我先殺他！」

喬羽忽然哈哈一笑起來，道：「殺，你先殺他！」

李崇義道：「這人對我們無用，你先殺他，免得礙手礙脚！」

肥鼠抓到了人質，却是無用，一時之間，也不知何是好。

吳生財道：「鼠大哥，鼠大哥，不要殺我！」

肥鼠道：「不殺你我怎逃走？」

「殺了我你也逃不了！」

「但多一個人陪我也好！」肥鼠

拉着吳生財，想從另一個小門口逃生。

他拉着吳生財，吳生財發出殺猪般的叫聲。

躺在地上的亞斑，看見他實在可憐，而吳生財一直也對他不錯，這時，見無人幫他，叫他心中實在不忍，隨手在身旁拾起了一塊石子，擲向肥鼠。

也是吳生財好運，這一擲，亞斑竟然擲中了肥鼠的眼角處，痛得他閉起了眼睛！

他一揩眼角處，只覺鮮血淋漓，心中大驚，已顧不得去抓吳生財，吳生財當然趁着這個大好機會，滾了開去，而李崇義與喬羽二人，也立時趕來，兩人左右夾攻，肥鼠當然逃不得。

肥鼠左右受了一刀，身上痛極，突然，他右手一揚，只見一陣閃光。

喬羽與李崇義二人，因爲是面對肥鼠，被這突然一擲，只覺身上幾處，已中了肥鼠的暗器。

吳生財因爲靠近肥鼠，而且倒在地上，並沒有受到這一陣不知是甚麼名堂的暗器。

亞斑也躺在地上，也避開了這一擊！

喬羽怒極，竄上前來，一刀向着肥鼠胸口插去！

李崇義想阻止也來不及。

肥鼠中刀，叫了一聲，死前仍然掙扎，並且滾了幾下，滾到吳生財身邊。

吳生財驚駭，想推開他，可是肥鼠似是在臨死前一抓，不理是甚麼東西，只是拚命的抓住吳生財。

這時，一直半昏迷的高蛇，却發出了一些聲音，叫道：「肥鼠，肥鼠……」

李崇義與喬羽以爲他要攻二人，轉身一看，只見高蛇似乎也中了暗器！

「是鼠尾針，鼠尾針……」高蛇狂叫。

喬羽道：「是鼠尾針又如何？」

高蛇並沒有回答他，只是繼續狂叫：「鼠尾針，鼠尾針，肥鼠，肥鼠，你爲何死也要叫我陪你，在陰曹地府，仍要蛇鼠一窩？」

他伸手亂抓，抓下臉上一些小針，小針胡亂跌下，跌在高蛇一些傷口之內，不及一瞬，他整一個人已再無力掙扎，雙眼突出！

喬羽上前一看，叫道：「劇毒！」

李崇義也上前，道：「鼠尾針有劇毒！」

這時，兩人回過身來，只見吳生財仍在死命的推開肥鼠，但肥鼠仍抓住他。

不過，吳生財儘管忙亂，但他仍然聽到喬羽與李崇義兩人大叫「劇毒」，他自忖：「鼠尾針是肥鼠撒出，那麼解藥定在他身上！」

於是，他一面推開肥鼠，一面在他懷中搜索，搜了一下，發現了一個小扁瓶，他也不理會甚麼，把小扁瓶納入了自己懷中。

他終於推開了肥鼠，慢慢站了起來，不住地喘氣。

喬羽與李崇義這時，已感到臉上發痳，知道中了「鼠尾針」的劇毒，兩人是江湖老手，怎會不知這些是致命的劇毒？

他們上前，往肥鼠身上搜索，可是，甚麼也搜不到，兩人面面相覷。

却見吳生財這時喘息已定，好整以暇。

喬羽道：「生財，你沒有中針？」

吳生財道：「皇天庇祐，避過此劫！」

李崇義道：「亞斑，你呢？」

亞斑道：「也沒有！」

「有沒有這鼠尾針的解藥？」李崇義問道。

亞斑道：「我怎會有？」

「這些是沙漠獨有的毒，你懂沙漠……」他越來越覺得，半邊臉也痳了。

喬羽也有同樣的感覺，叫道：「亞斑，你一定知道，你一定有……」

亞斑道：「我知，我知，我當然知道！」

「快給我們！」

「我只是知道，這種毒入了人體，過不了十二個時辰，不過我沒有解藥！」

「十二時辰？」李崇義道。

「那麼，我們在十二個時辰之內，可以到甚麼市鎮，甚麼地方？」喬羽問。

亞斑想了一想，道：「無論我們向東南或西北走，十二個時辰之內，仍然走不出沙漠……」

「甚麼？那麼我們沒有得救了！」喬羽道。

「我們死定了！」李崇義道。

亞斑道：「你看，這個高蛇，被鼠尾針的毒一入傷口之內，立時死亡！」

「我想這肥鼠身上一定有解藥！我早叫你，不要那麼魯莽，一刀便殺死這死老鼠！」李崇義道。

喬羽道：「我怎知他會放毒針？」

李崇義道：「枉你自稱老江湖，這些下三濫的功夫，也預防不了！」

喬羽笑道：「你也說過自己在刀口上舐血，走過大江南北，你又可曾預防得到？」

兩人身上中毒，還在互相推搪責任，互相責怪對方。

吳生財道：「你們互相責怪也沒有用的了！」

「你認爲我們應怎樣做？」喬羽問。

吳生財不言。

李崇義道：「生財兄，有甚麼好提議？」

「你們問我？」

兩人點頭。

吳生財道：「我這人無用，建議也是無用！」

亞斑道：「生財兄，我想你有辦法。」

「我怎會有辦法？」

「平時你頭腦靈活，一定有辦法！」

吳生財道：「對，亞斑，其實我應該先謝你，如果不是你擲那塊石頭，我早已喪身在肥鼠刀下！」

「不用多謝！」

「我這人沒用，碍手碍脚！」吳生財道。

喬羽與李崇義一聽此話，知道吳生財心不愉快，是因爲兩人曾經對他的奚落。

「生財兄，你大人有大量，怎麼會怪咱們！」李崇義很想堆起笑臉，但臉上再無笑容，因爲他整個臉也痳木了。

喬羽也道：「我們那時祇是說笑！」

「說笑？」

「當然，當然，生財兄不是十分喜歡說笑？」

「對了，我喜歡說笑，不過，我從來沒有把人的尊嚴用來說笑！」

喬羽也堆不出笑臉。

吳生財道：「你要我說出建議，對嗎？」

兩人同道：「對，對！」

吳生財道：「亞斑，他們還有多少時間？」

「十一個多時辰。」

「甚麼地方也趕不及去了！」

「趕不及了！」

「那麼，我建議你們掘一個洞！」

「掘甚麼洞？」

「當然是埋你們骸骨的洞！」

兩人聽了，立時有些心寒之感。

吳生財道：「亞斑，你熟悉沙漠，在甚麼地方掘洞最好？要風水好的地方！」

亞斑道：「周圍都是風沙，那有甚麼好地方！」

「那麼，我也沒有辦法！」

喬羽與李崇義二人，知道吳生財利用這大好機會，來報那一番奚落之仇，不過，祇要他能發洩心頭之恨，那麼，他一定有辦法。

喬羽道：「生財兄，我們該死！」

李崇義也道：「生財兄，大人不記小人過！」

「我是大人？不，兩位才是大人，我想走了……」

「走？往那裏去？」

「回到有山有水的地方！」

「山水？」喬羽不明他話裏因由。

吳生財道：「對，有山有水，呀，我記起了，你們是說過，甚麼……有相逢？」

喬羽道：「山水有相逢。」

吳生財立時高興地道：「對，正是這話。」

李崇義也想起，他們曾利用這山水有相逢之話，對吳生財嘲諷奚落。

李崇義道：「生財兄，我們知道，天下之間，山水總有相逢，這次，我們又相遇了。」

「你是山還是水？」

「我山水不如！」喬羽道。

「我連山水也不配！」李崇義道。

吳生財聽了，大笑起來，道：「其實，我也不是一個記仇的人！」

「不是，不是。」

「生財兄大人有大量！」

「你要救救我們！」

「你是我們再生父母，再世眞人！」

吳生財聽了，似乎有點滿意，道：「這才像人話！」

「是的，是的，生財兄，你高抬貴手！」

「生財兄，咱們還有一番事業要闖，還要找出殺人劫馬的兇手！」

「我不是說生財兄你一人不能成事，但有了我們兩個幫手，一定事半功倍！」

「生財兄，我知你爲人正義，絕不會見死不救！」

「生財兄，救救咱們！」李崇義一向是赳赳武夫，說話永遠是有一句，便是一句，絕不會說甚麼多餘之話，而今竟是聲淚俱下。

吳生財也覺得，得回好處需回首，道：「我們以後還要合作？」

「當然。」

「我們要互相合作？」

「不，我們都尊你爲大哥！」

吳生財道：「那也不用，我祇要大家不分大小，爲英武侯賣命，找回馬匹，立個功勞，也就是了。」

「好極，好極！生財兄，解藥呢？」

吳生財自懷中掏出那個小扁瓶，道：「張開口！」

兩人仰起頭來，張開了口。

吳生財打開了小扁瓶，倒了一些藥液入二人口中。

兩人衹覺一陣清涼，而那清涼的感覺，自喉嚨問一直往下而去。

過不了一會，臉上那痲木感覺已失，這解藥果眞有靈效，再過一個時辰，身上那些煩燥不安的感覺，亦已消除，兩人從鬼門關繞了一週回來，對吳生財這人，有了另一番看法。

他們在這破屋中休息了一晚，幸好外面那四隻駱駝，仍然沒事，可再上路。

不過，在上路之前，他們在那破屋之中，研究了一番，開始對失人失馬之事，理出了一些端倪。

他們三人互相討論之後，發覺這事與他們開始的推斷，有些出入。

開始之時，他們以為由巫賢帶領的人馬，遭沙漠內的牛鬼蛇神劫殺，結果是人被殺死，馬被劫去。

然而，在這破屋之內，發現了英武侯府的箭鏃射人殺人後，換句話說，並不是沙漠中有人攻擊他們，反而是他們攻擊沙漠中的牛鬼蛇神。

那麼，沙漠中的牛鬼蛇神是誰？

要找那些沙漠牛鬼蛇神，應該去那裏找？

亞斑提議先往關外拍賣馬匹的地方一看，先找到有關馬匹，再盤問那些有關的當事人，自然有眉目。

亞斑受傷的腿，用幾枝枯枝，綁紮之後，也可以行動自如，於是他們決定出發。

* * *

亞斑領着他們，先來到一個綠州，備足了水，駱駝也喝飽了水，才上路去。

四人多天未有洗浴，身上的氣味，連自己也嗅到了，於是，大洗一番，身心舒暢。

照亞斑的估計，到馬匹拍賣場，有八日的路程，一路上仍是風沙不絕，也會路過一些小型綠洲。

走了兩日，遇到了一次風沙，他們三人，有了在沙漠遇風沙的經驗，倒也不覺得是甚麼一回事。

在路上，李崇義與喬羽對吳生財態度也大為改善，不過，因吳生財為人有些嬉皮笑臉，兩人總無法與他溝過。但亞斑與吳生財，却一邊走，一邊談，有說有笑，日子也並不難過。

那日，他們又遇到了一個奇景。

見沙漠下雨！

沙漠也有下雨的時候，不過，並不常見。

正在走路之時，竟然有一點水滴中了吳生財的臉，他道：「下雨了。」

話未說完，果然多了兩三顆雨滴，接着，便是一陣雨灑了下來。

太於酷熱，有這一陣雨，當然沒有人會避雨，反而是歡迎還來不及。

大雨點又再灑下。

喬羽道：「沙漠也有雨？」

亞斑道：「當然有，不過很少！」

李崇義道：「也許是我們好運！」

四人索性停了下來，讓雨水灑向他們，不單他們欣賞這雨，連駱駝也覺非常愉快，不停地叫，繞圈踼起一些水花。

可是，過不了一陣間，雨停了。

本來是濕透的沙粒，過了一會，很快乾了。

喬羽低頭，看到沙上出現了很多昆蟲，道：「亞斑，怎會有這麼多蟲？」

亞斑道：「是的，沙漠表面看來，一片荒蕪，其實有很多生物，不過，因為酷熱、缺水，牠們都躲了起來，而今大雨灑過，沒有那麼熱，蟲也出來喝水！」

他們繼續向前，打算在前面找一些背風的地方，休息一下。

吳生財坐的那變駱駝，忽然叫了一聲。

騎了這隻駱駝多天，吳生財已熟習這駱駝，牠很少大叫，忽地叫了一聲，他正想安撫牠一下，那知道，駱駝突然無力，跪了下去。

這一跪，把吳生財也拋了下來。

吳生財站了起來。

亞斑道：「發生了甚麼事？」

吳生財道：「我也不知，這傢伙太累了吧？」

亞斑也下了駱駝，上前看看，不看尤可，一看之下，他臉色倐然變了。

「甚麼事？」吳生財問。

亞斑道：「快把你們駱駝拉開！」

喬羽與李崇義知道，亞斑並不會隨便亂說話，立時欲把駱駝拉開些。

可是，雖拉開，但仍來不及。

喬羽所乘的那一匹駱駝，首先倒下，喬羽也因而跌在地上，不過，他身手敏捷，立時穩住身子。

亞斑道：「喬兄，勿動！」

喬羽不知發生甚麼事，但他依亞斑所言，動也不動。

接着，李崇義那匹駱駝也掙扎了一下，又倒了下來，李崇義也穩身於沙漠上。

亞斑依然那句：「李兄，勿動！」

李崇義也依言，呆站在沙上。

氣氛十分緊張，但他們三人都不知道，緊張之情，來自何因。

吳生財等三人面對「五行蠍子」，只好奮勇而戰……

亞斑那隻駱駝，本來離得最遠，但這時候，也向天嘶叫一聲之後，也倒了下來。

四隻駱駝，先後倒斃，前後也不及一盞茶的工夫！

究竟有甚麼東西，能令這四隻龐然大物，在這一瞬間死去？衹有亞斑知道。

亞斑神色十分緊張，道：「三位，你們千萬不要亂動——先望你們前面，是否有着一隻紅色的東西？」

吳生財道：「是紅色的，有一雙鉗子。」

喬羽與李崇義也看到了。

「是火熖蠍子！」

「火熖蠍子？」

「對，你們勿動，牠們視力極差，但活動極為迅速，衹要你們一動，牠便向你竄來！」

「駱駝是被牠毒死？」

「相信是的！」

三人聽了，寒氣自心中升起。一隻那麼大的駱駝，竟然可以在不及一盞茶工夫，倒斃地上，那麼，假若鉗子刺在人的身上……

三人打了一個寒噤。

亞斑道：「一共有八隻！」

三人慢慢環視，果然，圍着他們的，一共有八隻紅色的火熖蠍子。

亞斑道：「牠們已毒死駱駝，暫時不會再攻擊其他不動的東西，不過，你們若動，牠們一樣會攻擊。」

三人那敢再動。

吳生財道：「我們這麼不動，也不是辦法！」

「那要看我們造化！」

「造化？」

「如果牠們不想再毒人……」

忽然，有一隻火熖蠍子移動，但並不是向着他們圈內，而是向着圈外。

「牠們走了？」

「多謝皇天！」

另外幾隻蠍子也開始向着圈外而去，漸漸，牠們離開了四人，向前去了。

過了不久，八隻火熖蠍子，已在沙中消失。

四人見了，才吁了一口氣。

亞斑用手揩了額上涔涔而下的汗水，道：「不知是我們命大，還是牠們喝飽了駱駝的血……否則，我們四人，將是無一倖免！」

吳生財道：「眞是那麼厲害？」

亞斑道：「你剛才不是親眼見到，我們所騎的駱駝，不是好端端的，還滿精神爽利的，那知不消一瞬間，便倒在地上，長眠不起！」

吳生財伸伸了舌頭。

喬羽道：「這種就是甚麼赤紅蠍子？」

「是火焰蠍子！」

「在沙漠常見？」

「不，並非常見……其實這些蠍子，並非如此赤紅，而是經過……」說到這裏，亞斑突然臉色大變。

李崇義道：「亞斑，你怎麼了？」

亞斑道：「你不提起尤可！」

喬羽道：「提起，我提起甚麼？」

「那些赤紅的蠍子！」

衆人聽了，也不明白。

亞斑道：「那些蠍子，並非天生如此紅色，是經人餵吃一些好像是硃砂……才會如此。」

「才會如此毒，還是才會如此赤色？」吳生財問。

忽然，喬羽與李崇義同時也明白了，道：「你……你說，那些蠍子……」

「那些蠍子有人養的？」

亞斑點點了頭，本來是已乾的額頭，又有汗水涔涔而下。

吳生財道：「有人養又如何？」

亞斑想解釋，但不知是害怕，還是心急，祇道：「那是五行蠍子……是五行蠍子！」

「甚麼五行蠍子？」喬羽問。

吳生財道：「是否你說過的，甚麼五行蠍子現，牛頭馬面見？」

「正是。」亞斑似乎不想再解釋下去，道：「快走！」

「走？駱駝都死了！」

「駱駝死了，你的腿還沒有死！」

亞斑已不再理會他們，大踏步而走，看來，他實在想一步而離開這裏。

衆人見他如此，祇好也大步跟隨。

在沙漠上徒步走，並不是易事，因爲沙粒鬆軟，脚會陷入沙內，再度提起，非常費力。

不久，他們看見前面有幾棵樹。

亞斑道：「前面有個小棗林，我們可以歇息一下！」他說完便加快了脚步。

來到棗林，亞斑已經筋疲力竭。

三人隨着而來。

沙漠到處都是熱氣騰升，來到這裏，有樹木的青葱氣息，連呼吸也覺舒服一些。

吳生財坐在亞斑身旁，問道：「爲甚麼你這麼緊張？」

亞斑道：「那赤色蠍子……我已說過，並非一般蠍子，而是有人餵養的！」

「那又如何？」

「你剛才難道沒有見到？」

「見到了。」

「那些蠍子，先刺斃了駱駝，然後圍着我們四人，虎視眈眈！」

「對了，那些蠍子，爲甚麼不來刺我們！」

「我想……五行蠍子，根本便在附近！」

「五行蠍子在附近？」

「是的，那些蠍子，先包圍我們，然後退却，牠們是接到命令的！」

「蠍子懂得接受命令？」

「如果你日夕用最好的東西餵牠們，甚麼東西也懂得接受主人的命令！」

「如果當時……」吳生財開始感到事情的嚴重，有些口窒窒地道：「假如有人下令，八隻蠍子攻向我們……」

亞斑道：「我們將是死無葬身之地！」

喬羽與李崇義聽到了這句話，也走了上來，問道：「甚麼死無葬身之地？」

亞斑不想再加以解釋。

吳生財道：「他說那些蠍子是經人餵養，並且懂得聽人命令，假若當時那些蠍子的主人，一下命令，我們便是死無葬身之地！」

「對，當時我看那八隻赤紅色的蠍子，嚴陣以待，蓄勢待發，就像在等候一個命令……」

「下令的人是五行蠍子？」

亞斑點點了頭。

喬羽道：「那麼，當時他們可能在我們附近？」

「所以我才拚命的跑！」亞斑道。

「我們來到了這裏，才比較安全一些！」

亞斑道：「並不一定！」

「我們已跑了這麼遠！」吳生財道。

亞斑道：「你們不熟悉沙漠，以爲跑到自己筋疲力盡，一定跑了很遠，其實並不，因爲你們不懂跑，跑沙漠特別吃力，但跑得並不遠！」

「那麼……」喬羽道。

「他們可能在附近？」李崇義接着道。

亞斑祇點點了頭。

這時，吳生財忽然驚叫起來。

衆人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原來吳生財走近了那些棗樹，看見樹上有些棗，想摘來吃，却見到……

「棗子上有蟲！」吳生財道。

亞斑道：「棗子上有蟲，也值得這麼大驚小怪？幾乎被你嚇死！」

不過，吳生財仍繼續道：「還有……還有……咦！怎麼從沒有見過這樣顏色？」

「甚麼顏色？」

「黃色的蠍子？」

「甚麼？」亞斑幾乎彈跳了起來，道：「你沒看錯吧？」

「不錯，你看……」吳生財指着不遠的地下，並不是指着棗樹。

亞斑也看到地上那隻黃色的蠍子。

「來了，來了！」亞斑似是自言自語。

「甚麼來了？」喬羽問。

李崇義也問：「來了甚麼？」

「五行蠍子！」

忽然，四周起了一陣風沙，四人躲在棗樹旁，不過，這陣風沙很快就過了。

風沙過後，棗林外面，多了五個人影！

五個人穿着五種不同顏色的衣服，紅黃綠白黑。他們的衣服，並不與中原相同，既像蒙族，却又像他們自創一格的衣服。

五人面前，都有一隻蠍子。

紅黃綠白黑，居然是五色不同的蠍子，衣服與蠍子，顏色一樣，非常調和的配搭。

亞斑道：「你們終於來了！」

那穿紅色衣裳的人道：「要來的總是要來的！」

「你們便是五行蠍子？」吳生財問。

那穿黑色衣裳的人道：「你還問？」

穿黃色衣裳的人對亞斑道：「你是嚮導？」

亞斑點點了頭。

「那不關你的事情！」

亞斑道：「那我……」

「還不走？」黃衣人道。

亞斑聽了，滿臉感激道：「謝謝！」

本來，亞斑的脚傷仍然沒好，但而今他有逃命的機會，甚麼也不管了，健步如飛。

吳生財叫住他，可是，他甚麼也聽不到，轉瞬之間，消失在沙漠之內。

吳生財、喬羽與李崇義三人，被這「五行蠍子」包圍着。

「你們是五行蠍子？」吳生財想不出有甚麼好說，又再重覆這句話。

「五行蠍子現，牛頭馬面見，你們沒聽過？」那穿紅衣的人問。

「聽過。」吳生財道。

「我們死定了？」吳生財問。

穿黑衣的人道：「當然。」

吳生財道：「我看有些誇張！」

在這個時候，連他自己也不知爲甚麼會說出這一句話來。

五人聽了這話，反而大笑起來。

吳生財奇怪的問道：「你們笑甚麼？」

黃衣人道：「在這沉悶的沙漠中，居然聽到一兩句笑話，實在好笑！」

吳生財道：「笑話，我有很多笑話，你們想聽？」

紅衣人道：「不想！暫時不想。」

「想聽甚麼？」吳生財接口問下去，因爲他不想停下來，沒說話，恐怕他們會有所行動。

「你們是甚麼人？」

「我們是……」吳生財本想巧立名目。

可惜，李崇義似乎覺得英武侯這個名字，在沙漠之內仍有威力，便接口道：「我們來自英武侯府！」

「英武侯府？與巫賢有關？」黃衣人問道。

「巫賢也是英武侯府派出來選馬的！」喬羽道。

黑衣人對紅衣人道：「那沒有錯了！」

吳生財問道：「錯甚麼？」

紅衣人道：「殺！」

吳生財叫道：「殺？殺我們，爲甚麼殺我們？」

五人並沒有回答。

他們五人，本已有一隻同色的蠍子在他們跟前，在他們對話之際，五隻蠍子並沒有動過，不過，而今紅衣人說了「殺」字之後，五隻蠍子開始動了。

牠們祇是把那對鉗子舞動，然後一步一步迫近三人，三人看到五隻不同顏色蠍子，早已起鷄皮疙瘩，而今見五隻蠍子朝他們而來，更是不寒而慄。

三人祇好背對背而立。

五隻蠍子更一步一步迫近。

吳生財輕聲道：「亞斑說過，在蠍子面前，不要亂動，否則……」

他這話未說完，李崇義已經動了。

李崇義前面是一隻黃色的蠍子，他實在不相信這一隻蠍子，動作會快過他，因此，他不理會吳生財的警告，一手拍下。

這一拍下，既狠且準。

如果是人，也會腦漿迸裂。

可惜眼前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隻蠍子，而且是一隻訓練有素的蠍子！

他一掌拍下，沙塵四起，可是，蠍子已不在他掌下，而在他手背之上。

他再想揮手甩去，祇覺一陣刺痛，蠍子並沒有被揮去，雙鉗已螫入他的手背上。

李崇義狂叫了一聲倒地。

他的臉本來是紅潤的，但轉眼之間，已無血色，再一眨眼，却變成了黑色。

「你們還不信？」

喬羽已怕得不能言，全身發抖。

吳生財在這時候，居然還能搭腔，道：「信甚麼？」

「信那句話！」

「甚麼話？」

「五行蠍子現，牛頭馬面見！」

吳生財道：「信了，信了。」

紅衣人道：「好極，你不會再說謊話了！」

「甚麼撒謊？」

「巫賢在那裏？」

「巫賢仍在人間！」吳生財道。

黑衣人道：「你這人死在旦夕，仍在耍花樣！」

「殺！」

吳生財立即道：「我並不是說謊，其實，我們三人入沙漠正是找他，我們還以爲他死了。」

「死了？」黑衣人道，隨即又道：「停！」

那些蠍子本來慢慢的向着二人爬來，也立時停了。

「你！」黑衣人突然指着喬羽，道：「你說！」

喬羽已怕得面無人色，因爲李崇義被蠍子刺着，不及一瞬間，便已魂歸極樂，這個恐怖的印象，實在使他無法忘記。

「我……我說……」他一邊說，一邊戰抖，而且，尿正從他褲襠流下來。

俗語說：嚇至撒尿！

這事竟然發生在喬羽的身上，喬羽平日也是充滿英雄氣概，想不到如今，落得如此田地。

死亡實在可怕，沒有人可以在死亡面前逞英雄。

「快說！」黑衣人又再催促。

喬羽道：「說甚麼？」

「巫賢在那裏？」

「在……在……我不知在那裏。」喬羽因爲實在太驚慌，根本不知說些甚麼才好，可是，他說出兩個「在」字，黑衣人聽起來，卻像是他知道巫賢在甚麼地方，卻又不想說的模樣。

紅衣人道：「你還不說，便要隨你同伴而去。」

喬羽這時，頭腦已經空白一片，想說謊也沒有這個能力，祇能結結巴巴地道：「在……在……」

黑衣人怒極，喊道：「殺！」

那紅色與黑色蠍子似乎聽到了命令，向着喬羽一步一步迫近。

那種恐怖的情形，非親歷其境，絕對難以感受得到，喬羽看着蠍子，一步一步逼近，人已變得瘋狂。

突然，他似乎已不懂甚麼危險，一腳便踏在黑色的蠍子上面。

這一踏是出盡了九牛二虎之力。

那知道他並沒有踏中黑色蠍子，一時之間，不見了那黑色蠍子，卻看到那紅色的蠍子，已撲上了他的小腿之上，並且狠狠地用鉗子螫入他的小腿的肉內。

喬羽狂叫一聲，大力用腳亂甩，希望把蠍子甩開，可是那蠍子有如附骨之蛆，任他如何用力，也是揮之不去。

他再用手，可是，腿已痲木，已不能再支持身體，他倒了下來，便用手拍。

那知他一拍，不但沒有拍到那紅色的蠍子，反而讓另一隻黑色的蠍子，躍了上來，雙鉗一緊，黑色的鉗子螫入了他手臂的肉內。

一隻蠍子的毒，已可以在一瞬間殺死一人，而今是兩隻，喬羽連最後一個字也沒有說，便全身發黑，倒在地上，再也沒有掙扎。

吳生財看着這情形，知道自己再無倖免之理，他已閉上了眼睛，打算任由那些蠍子爬上來。

「好了，好了！」紅衣人道：「你還不說？」

「說，我甚麼也說，巫賢失踪了，我說的是實話，我爲甚麼要騙你們？」

「他有帶過甚麼回去？」黃衣人首次開腔。

「帶過甚麼？他根本沒有回過中原。」

「你說他沒有回過中原，不過，他曾經過這一段路，這也是我們五兄弟在這裏埋伏等他的原因。」

「他搶走了些甚麼？」

「百毒香花！」黃衣人道。

「爲甚麼要告訴他聽？」白衣人道。

「怕甚麼？你看這人，傻頭傻腦，說話不知眞假，嬉皮笑臉，怕他甚麼？」

「百毒香花是甚麼？」吳生財問道。

「你不要理會，有沒有見過巫賢？」

「沒有，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們出來找他，是因爲他沒有把蒙古馬運回去，可是，蒙古馬卻在邊塞的拍賣場賣了。」

「怎麼，這人竟是大膽如此。」黑衣人道。

「我早已說過，一早給他一隻蠍子嘗嘗，好讓他死去，免了我們尋寶的這麼多麻煩。」黃衣人道。

「我想找到巫賢之後，一切都會明白。」吳生財道。

「那麼，你打算往那裏找他？」黑衣人問。

吳生財道：「我們想直到邊塞拍賣場，那裏有蒙古馬拍賣過，自然有人委托拍賣場拍賣，那麼，找到那個拍賣場的老闆，甚麼也知道了。」

「對，這是個好辦法。」紅衣人道。

黑衣人道：「他們不說呢？」

黃衣人道：「給他們一隻蠍子嘗嘗便可以了。」

「對！」四位綠白黑紅衣裳的人，對同黨這個做法表贊成，並且下了決定。

黃衣人道：「這傢伙如何處置？」

「這人也沒有甚麼用，讓他自生自滅。」綠衣人道。

「這人傻頭傻腦，生在人世也多餘。」

「不能讓他自生自滅，否則，那個巫賢，忽地使出甚麼詭計，弄得我們鷄毛鴨血。」

「好了，不用再多說話，讓我們的蠍子再喝一次飽。」黃衣人道。

綠衣人也道：「是的，我那隻也好想喝一頓飽。」

黃衣人面前那隻黃色蠍子，綠衣人面前那隻綠色蠍子，似乎甚懂人意，高舉兩隻鉗子，祇要他們主人一下命令，他們便會撲向吳生財。

紅衣人道：「好！」

紅衣人用一個竹筒，把紅色蠍子收了，另外黑衣白衣兩人，也用竹筒收了黑白兩隻蠍子。

這時，地上祇剩下黃綠兩隻蠍子正直直的望着吳生財。

吳生財本來是站着的，這時，卻慢慢的坐了下來。

綠衣人道：「你不怕？」

「怕甚麼？」

「當然怕蠍子。」

「怕，我當然怕。」

「但你沒有發抖，也沒有撒尿！」黃衣人問道。

「啊！那是因爲我知道這些蠍子的厲害，我怕，我發抖，我撒尿也無補於事，因此，我也不發抖了。」

黃衣人問道：「那你爲甚麼不站着，要坐下來？」

「站着是死，坐着也是死，那麼，我認爲坐着比較舒服，因此便坐下等死。」

兩人聽了，都笑起來。

「你這人很有趣。」

黑衣人道：「不要再說了。」

黃衣人道：「殺！」

綠衣人也道：「殺！」

黃綠兩隻蠍子開始爬行，向吳生財而來，吳生財已明白「殺」字之後，蠍子才動。

這時，他有點福至心靈，「殺」其實是一個命令，蠍子聽到這命令，便立時行動。

既然有命令，可以令蠍子動，當然也有命令令蠍子停止進攻。

剛才，他們對付喬羽與李崇義之時，似乎也用過，不過，他一時之間太害怕，卻無法記得清楚。

吳生財看着移動的蠍子，腦筋也轉動得特別快，突然叫道：「我眞有一些關於巫賢的……」

黃衣人與綠衣人兩人同時道：「停！」

兩隻本是耀武揚威的蠍子，都立時停住。

吳生財看在眼內，「停」是個停止的命令。

黑衣人道：「你說，還有甚麼關於巫賢的？」

吳生財抓抓了頭，道：「我……我一時又忘記了。」

黑衣人怒道：「你作弄我們，想死快一些嗎？」

「殺了他再說，免夜長夢多。」白衣人下令。

於是，黃衣人又道：「殺！」

綠衣人也道：「殺！」

黃綠兩隻蠍子又開始動了，吳生財看來是雙目閉起，接受死亡，其實他雙目並沒有緊閉，開了一條小縫，這小縫足以看清楚兩隻黃綠蠍子一舉一動。

兩隻蠍子，越來越近。

吳生財暗中估計，兩隻蠍子都在他手掌可及的範圍內之時，他輕聲道：「停！」

兩隻蠍子，居然立時停了。

吳生財想也不用再想，雙掌同時拍下，兩隻蠍子因不動不知躲避，變成了一堆綠醬，另一堆是黃醬。

然後，他便奮身向森林的另一邊竄去。

這一變化實在是出乎五行蠍子的意料之外。

綠衣人與黃衣人望着地上兩攤蠍子醬，一時之間，竟然呆了起來。

白衣人反應倒也很快便恢復，叫道：「休想走！」

紅衣人與黑衣人也立時飛竄上去，三人又把吳生財包圍着了。

吳生財殺了兩隻蠍子，以爲可以逃出生天，那知道，他的輕功不及這白、紅與黑衣人。

吳生財道：「請饒我一命！」

三人嘿嘿的笑了起來。

黑衣人道：「你殺了兩隻蠍子，你還敢向我們求饒？」

「我不想的！因爲沒有辦法。」

紅衣人道：「我們也不想的。」

「我眞的不想，但因爲……」

白衣人道：「我們很久沒有看過有人在我們面前慢慢的死去。」

「對，用最慢的方法。」黑衣人道。

三人立時，從懷裏拿出了竹筒。

黑衣人抖出了一隻黑色的蠍子，紅衣人抖出一隻紅色蠍子，白衣人那一隻，卻是白得透明的。

「殺！」三人齊聲道。

這三隻蠍子，尤其是白得透明的那一隻顯然與剛才吳生財所見的又是不同。

這三隻，體積較小，但行動更爲敏捷。

吳生財這一次並不害怕，因爲他早已知道叫「停」，蠍子便會停下來。

於是，當蠍子稍近，他便叫道：「停！」

可是，這三隻蠍子却沒有反應，依然急行。

吳生財又叫：「停！」

三隻蠍子反而加快了步伐，很明顯，這一個「停」字，並不是適當的命令。

那三個人也立時叫了起來。

黑衣人道：「一本通書未必可以看到老。」

白衣人道：「聰明反比聰明誤。」

紅衣人道：「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吳生財已經不知他們在說些甚麼了，因爲三隻蠍子正一步一步迫近。

黑衣人道：「我這隻小黑子，經我精心訓練，刺人之後，會在二十四個時辰之後才死。」

白衣人道：「我的這隻白雪公主，會在二十個時辰之後，才毒性發作。」

紅衣人道：「我這隻紅天霸，功力稍次，會十個時辰之後才死。」

吳生財聽了，心才稍爲放了下來，因爲最厲害那一隻「紅天霸」，也要十個時辰之後毒性才發，那麼，十個時辰之後，也許有奇跡出現也說不定。

黑衣人道：「在這十個時辰，你的『紅天霸』會有甚麼表現？」

紅衣人道：「在這十個時辰內，每隔一盞茶時間，便會抽搐一次，一直抽搐十個時辰而死。」

白衣人問道：「黑老大，你那隻在二十四個時辰之內，又有甚麼表現？」

黑衣人道：「我這一隻比較可怕一點，在這二十四個時辰之內，中毒之人，會全身潰爛，一直到了二十四個時辰之後，全身將會沒有一處皮膚是好的。」

「嘩！這麼厲害！」

黑衣人道：「你那『白雪公主』又如何？」

「我那隻『白雪公主』生殖力特强。」

「中毒與生殖，又有何關係？」兩人齊問。

「白雪公主咬人之後，注入蠍子的卵，卵隨血液入人體之內，二十個時辰之內，這些卵子在中招之人體內孵化，那時他身體內滿佈小蠍子，小蠍子會破膚而出，那時，他將死無完膚！」

三人同時嘿嘿的笑了起來。

吳生財聽了這三人對話，才知道拍死那兩隻綠、黃蠍子，實在大錯特錯，換來的是受更苦的酷刑！

黃衣人綠衣人呆了一會，也衝了上來。

黃衣人道：「我要親手爲我的蠍子報仇！」

黑衣人道：「不用了，你看他慢慢死去，甚麼仇也報了！」

三隻蠍子：「白雪公主」、「紅天霸」與「小黑子」已越來越近。

吳生財自忖必死無疑，竟然大膽起來，用雙手去趕那三隻。

他的手中，仍有那兩隻死去蠍子的肉醬，想不到，又有一個奇蹟出現了！

三隻蠍子，被他雙手一揚，竟然立時退後。

那三人見了，也覺奇怪。

吳生財見自己雙掌似有一些用途，又再揚起雙掌，似要拍下那三隻蠍子。

三隻蠍子，立時轉身便跑。

那三人叫道：「殺，殺，殺！」

可是，三隻蠍子並不聽命，仍然逃跑，却被吳生財一擊而斃。

三人大驚，紛紛後退。

吳生財這時整個人精神了，他這一雙滿是黃、綠蠍子肉醬的手，竟然可以把三隻更厲害的蠍子也嚇怕了。

換句話說，他這一雙掌，豈不是比那三隻打死了的蠍子更爲劇毒？

那五個一生玩弄蠍子之人，看到這情形，如何不急？

吳生財知道，如果比較武功，自己一定不及五人，不要說是五人，可能一人也不能敵得過，可是，而今有了這一雙毒掌，情況可能大大不同。

爲了能夠死裏逃生，他仍要賭一賭運氣。

他一竄上前，向那個黃衣人打了一掌，這一掌是他畢生九成功力。

黃衣人被他這突如其來的攻擊，打個正着，被震開了五丈之外。

可是，毒掌却並無任何用處，毒性並不能把他掌力加强。

黑衣人見他這樣，已立時下了殺他之心，他上前，一聲也不響，一掌打出。

這一掌，却被吳生財閃過，但掌風極其厲害，他一時站不穩，倒在紅衣人身旁。

紅衣人一脚踏着他，道：「你們不親手爲蠍子報仇呀！」

黃衣人與綠衣人上前。

吳生財躺在地上，被紅衣人用

脚踏着，全身動彈不得，只要兩人上前，一人一脚，他再無僥倖之理。

黃衣人先出一脚。

吳生財一見脚動，伸手一抓，這一抓，把黃衣人的小腿上抓破了，他狂叫一聲。

綠衣人發現這一變故，脚稍慢了，不過，他仍然一脚蹴下。

吳生財又再一抓，綠衣人的小腿，也沒有避過，他也立時狂叫一聲。

紅衣人踏着吳生財，看得眞切，怒道：「你這人……」他怒極，一脚蹴下，吳生財痛極，昏了過去。

黑衣人白衣人連忙扶起了綠衣人與黃衣人。

紅衣人上前，看見二人臉色，道：「快，快，這人指甲有了二隻蠍子混合之毒，毒指甲箝入了二人肉內，快，快，走……」

死裏逃生　發現迷宮

黑衣人與白衣人各自背起了黃衣人與綠衣人，紅衣人看見二人臉色突變，他是個專用蠍子毒的人，怎會不知這毒厲害？

他甚麼也不再理，催促二人趕路。

轉瞬之間，五行蠍子，已走得無影無踪。

可憐的吳生財，受了紅衣人一脚，這一脚蹴在他胸口氣門之上，氣被一窒，整個人也無聲息了！

吳生財不知昏睡了多久。

當他醒來的時候，只見滿天星光，他想用手揩揩眼睛，可是，雙手似無知覺，無法把手提上來。

於是，他看看雙手。

不看猶可，這一看嚇得他整個人也跳了起來，因爲他那一雙手，竟然腫了起來，有如兩隻猪蹄！

吳生財想叫，喉嚨却不能發出任何聲音，他以爲是濃痰梗塞，拚命咳了幾下，不但不能咳出甚麼，連咳嗽的聲音也沒有。

他竟然被毒啞了！

他掙扎起來，只覺雙肩非常沉重，因爲雙手實在太大，壓得自己幾乎無法站起來。

幸好雙腿還有力，行走仍然沒有問題，這實在是不幸之中大幸。

吳生財向來是個嬉皮笑臉的人，到了這時候，他也笑不出來了，不過，他仍是一個樂觀的人。

性命仍在，一切仍有希望。

他覺得有些肚餓，於是，走近那些棗樹，用口咬下吃得到的棗子，暫時解決了飢餓之苦。

過了一段沙漠的日子，吳生財知道，自己在沙漠之內，生命其實十分脆弱，有時比不上一隻小昆虫，何況自己雙手中了毒而腫脹，而且連聲音也被毒啞了。

最重要還是找個蔭涼之所，或者索性離開這沙漠，否則這樣下去，不單雙手腫脹，甚至雙脚連全身腫脹，那時死了也沒有人來收屍。

看來而今是夜半時份，要上路也就這時候，否則，天一大亮，太陽出來，那時又是酷熱非常，舉步艱難。

他與亞斑十分投契，在閒談之中，學懂了不少有關沙漠的知識。

起步之前，他望望天空。

那明亮的北斗星，豈不正掛在那邊澄明的天空之上？那邊是北方。

照理如果回去，那應循南方而去，不過，他們來了沙漠，已差不多一個月，應是在旅程的中段，換句話說，繼續往前走到邊塞地區，是需要一個月的時間，回到關內，也同樣是一個月。

如果這樣回去，甚麼也沒有帶回去，只帶回兩隻腫脹的手，一個啞巴，有甚麼面目再見侯爺？

而且，在這一個月內，雙手之毒可能蔓延至身體其他部份，未到侯府，早已毒發身亡。

這些蠍子毒，只有沙漠才有，那麼，解毒的藥物，也應在沙漠才能找到，回到關內，反而找不到藥物。

於是，他下了决心，繼續向北，向邊塞地區而去。

他走了個多時辰，天已發亮。

忽然，他看見不遠之處，似有一些帳幕，那可能是沙漠內的牧民，也可能是一些商旅。

多見一些人，也許自己中毒有救，他加快了速度，來到這個有帳幕的地方。

那些帳幕，非常殘舊，而且附近並沒有人，照理這些帳幕應該早被大風吹走，可以留存至今，是因爲扎帳幕的地方，是凹下去的，因此，大風吹不到。

附近有一些青草，他想起亞斑的話，有青草的地方，附近一定有水源。

想到水，吳生財才覺得非常口渴。

他在青草附近找了一會，果然發現了一些小水潭，水潭之內，有清泉自地下滲出來。

吳生財不理甚麼，先喝了幾口。

這些清泉，自地下流出來，非常清潔。

喝過了水，頭腦也較爲清醒，他環視四周，才發覺這地方大概以前是個河床，因爲地勢變動，河流乾涸，形成了這一個低陷的地方。

他再往那些帳幕內看，竟然發

現帳內有一些羊皮袋，袋內有一些發了酵的乳酪。

假若在平日，這些非常羶味的乳酪，吳生財多嗅一下也會作嘔，但在此時此刻，竟成了他的珍饈。

乳酪對人體有益，而且可使人精力充沛，再多喝一些水之後，比吃一頓白飯或者一個饅頭還要好。

吳生財無意清清喉嚨，竟然可以發出聲音！

他再大聲叫了一下「……呀……呀……」這個下陷的河谷，竟有了回應。

「我沒有啞！」吳生財大聲地叫道。

原來他雙手中毒，身體極爲缺少水份，喉嚨便變得異常乾涸，因此才無法出聲，並不是中毒而啞了。

這時，已近正午了，日頭很毒，他不能再行走，索性躲在其中一個帳幕之內，休息一下，避過了這日頭，才再作打算。

不知不覺，他在帳幕之內睡着了。

吳生財作了一個好夢，好夢正濃的時候，却被一陣沙沙的聲音所吵醒。

他張開了眼睛。

只見前面不遠之處，有一條長約三尺的帶子在蠕動，不，不，那不是帶子，而是一條發出了「沙沙沙沙」聲音的蛇，那蛇在蠕動，並且昂起頭來。

那蛇頭三角而扁平，吳生財知道，這不是普通的蛇，而是沙漠中特有的毒蛇。

據亞斑說過，若被這種蛇咬了一口，深呼吸一下之後，便會立刻死亡。

被這種蛇咬過，無藥可救，其實並非沒有藥物可以解這種蛇毒，而是根本沒有時間。

吳生財立時把身體蜷縮起來。

蛇並非看向他，而是向着另一堆黑色蠕動的物體，這時，他才看清楚，那堆黑色的東西，竟然是一堆小鼠！

他遇見五行蠍子之前，遇到「蛇鼠一窩」，可是，而今，却眞是有蛇有鼠！

但並不是和諧共處的蛇鼠一窩，而是那條蛇正向那窩鼠攻擊。

那窩鼠一共有五隻，五隻小鼠，似是剛出世不久，連眼睛也未全開。

不過，牠們雖看不見，却感到自己生命的危險，牠們互相靠近，介圖要避開蛇的攻擊。

對於蛇來說，眼前是一頓豐美無比的食物！

牠開始進攻，昂起的蛇頭一竄，眼看一口便可咬到了一隻小鼠！

那知道，蛇頭突然被一隻大鼠一撲！

蛇極敏銳，頭縮了回去，立時，一條大蛇便與這一隻大鼠始大戰起來。

蛇昂首，鼠在左標右竄，一時之間，勢均力敵，不分伯仲，看得在一旁的吳生財也覺得驚心動魄。

過了一會，蛇鼠各無所得，但大鼠似乎已露了弱點，因爲牠記掛在那窩中的五隻小鼠。

蛇也看到了這弱點。

蛇開始轉移了目標，三下攻向大鼠，第四下却掉頭偏向小鼠。

大鼠更大爲緊張，索性跑到小鼠跟前，呵護小鼠。

那蛇突然噴出了一些毒霧。

吳生財立時閉了呼吸，因爲這毒霧大有可能連人也毒死。

那大鼠却是避無可避。

不及一瞬，大鼠已倒在小鼠身旁。

那蛇再昂首，發出沙沙沙的聲音，擺明自己是一個勝利者。

吳生財心想：「這蛇可惡，用的只是旁門左道！」

大鼠只是倒下，仍有知覺，她拚命保護小鼠，仍是力不從心。

那蛇昂首了一會，蛇頭一伸，一口便咬了一隻小鼠，不用咀嚼，小鼠已被吞下。

可憐的大鼠，眼看得自己的小鼠被蛇吞下，自己却是無能爲力。

大蛇却是越發得意。

蛇又再把頭一伸，另一隻小鼠又到牠的口中。

大鼠全身顫抖，吳生財看在眼內，也覺可憐。

一隻，又再一隻，五隻小鼠，無一倖免，那大鼠眼看這情形，全身哆嗦。

可是，那蛇似乎意猶未盡。

牠向着大鼠，伸着舌頭，似乎還要把這大鼠也吞下去，吳生財自忖道：「人心不足蛇吞象！」

他這時頓起了同情之心。

可是，大鼠見兒女已全被吞噬，反而平靜起來，大鼠閉上了眼睛，身體不再哆嗦。

吳生財却不值大蛇所爲，他微微移動了身體。

這一移動，也發出了沙沙的聲音，吸引了那蛇的注意，他本想移近那蛇處，幫大鼠打牠一把，那知道，却惹來了一身禍。

蛇竟然轉向吳生財。

吳生財心中道：「糟糕！是非祇爲强出頭。」

那蛇已向他移來，也發出沙沙的聲響。

這蛇厲害，吳生財早已知道，幸好這時，這蛇腹中已吃飽了五隻小鼠，還未消化，身體略爲有些遲鈍。

不過，就算遲鈍，也快來到。

蛇在吳生財跟前，停了下來，昂首吐舌。

吳生財舉起了雙手，向着那蛇打去，他那雙手，肥大得像豬蹄，好像是一打下去，那蛇竟然縮開，害怕，吳生財一擊不中，再擊一下，竟然打中那蛇。

那蛇不知爲了甚麼原因，竟沒反抗，吳生財一擊中的，再擊又中，這樣打了幾下，那蛇頭已變得稀爛。

怎會如此容易？

開始的時候，吳生財也覺得奇怪，後來，看看自己雙手，原來已經發黑，可能是毒氣非常嚴重，而且他已沒有甚麼感覺，因此重至自己也不知道有多重，所以才把那吃飽的蛇，一打而擊斃。

大鼠見了這情形，不斷在吳生財面前，發出「吱吱」的聲响，似乎在表示感激他爲自己報却殺子之仇。

吳生財也不理會，身體也覺疲倦，眼皮漸漸非常沉重，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昏迷，或是入了夢鄉。

他不知睡了多久，醒來之時，大鼠仍在他的身邊，好像在守護着他。

吳生財道：「大鼠、大鼠，你快回你老家吧，小鼠已死，多留無益，如果再有另一條蛇來，我也救不了你的了，走吧！」

吳生財看看雙手，發覺雙手已再沒有那麼腫脹，整個身體，也立時輕鬆起來。

「爲甚麼會這樣？」

他看看那大鼠，大鼠一直在他身旁，在矇矇矓矓的感覺中，似乎有東西在舐着他的雙手，難道這是大鼠報恩的所爲？

他不敢肯定，伸手摸摸那大鼠，那大鼠又竟然不躲避，讓他輕輕撫摸。

這些老鼠，並不是普通的老鼠，既然有本領在這沙漠生活，當然會與其他鼠類有不同之處，假如這大鼠舐去了他雙手的毒，這倒也是好心得到好報。

他起來，走出了帳幕。

這時應是接近正午的時份，外面非常熱，吳生財看看四周，寂靜一片，但遠處却似乎有風沙吹來。

他早嘗過這些風沙滋味。

那些風沙，來得極快，吳生財快步走入了帳幕，不過，仍然伸頭出來，看看這一陣風沙來的情形。

這一看，他竟看到了一個奇景。

大風吹過，這河谷內本是平靜的沙，突然被吹起了——一層一層的沙被吹起，幸好他所處的帳幕，並不是當風之處，並沒受到破壞。

風越吹越勁，這河谷的沙，一層又一層的被吹起，過了一會，河谷亮露出了一個大缺口。

這缺口之下，似乎有一個通道。

吳生財看得眞切，那些通道，下有階梯，可惜這個時候，風仍很大，沙土亂飛，無法爬過去看看。

這些階梯會通向那些地方？

再過一會，風向竟然逆轉，這一次，風沙向着吳生財這一邊吹來，他不能再在帳幕口處看外面。

他躲回帳幕之內。

風沙之下，沙沙有聲，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外面的風聲才停了下來。

那隻大鼠，首先鑽了出去，過不了一會，立時又回來，滿身是沙。

吳生財道：「怎麼這麼多沙？」

大鼠吱吱地叫。

吳生財當然不知牠表示甚麼，於是，他也走到帳幕口處，一推開帳幕，祇見沙如泉水湧入，幸好並不太多，一會便停了下來。

他拉開帳幕，祇見外面的情形，竟然完全改變過來。

本來是一個低陷的河谷，而今却滿是沙，所有帳幕都不見了，而他所躲藏的一個，地較不當風，才剩下來沒有被風吹去。

而沙已把帳幕埋了一半，怪不得大鼠出去，也要鑽沙而出，弄得滿身是沙。

吳生財心想：「幸好風在這時停了，否則再吹一會，沙也會掩蓋這帳幕，把我活埋了。」

沙雖然多，但非常鬆軟，吳生財推了幾下，已經可以推出一條路，他走了出去。

外面整個沙漠也都平靜了下來，祇不過他再看不見這河谷，因爲一切凹下去的地方，早已被沙填滿了。

他想看看剛才在風沙中出現過的一刹那的缺口，可是，一切都沒有了，一切都埋在沙的下面。

他用手掘下去，可是，沙這麼厚，雖是鬆散，却無法在短時間之內掘開。

忽然，在這平靜的環境之中，不遠之處，又起了一陣風沙聲。

吳生財自言自語道：「又吹過來？」

風並沒有吹來，但那黑影却越來越近。

一片灰黑色的風景之中，突然多了五個顏色——紅黃綠白黑。

吳生財突然驚怕了起來。

那五行蠍子怎麼在這場風沙之後，竟又追到來了？

不錯，五行蠍子又再在他眼前，他要躲已躲不了。

黑衣人道：「我早知他會躲在這裏。」

「黑大哥猜得不錯，來，動手吧！」白衣人叫道。

黃衣人、綠衣人與紅衣人立時動手，他們並不是向吳生財攻擊，而是各自掏了竹管出來。

紅衣人道：「你這人殺我們五色蠍子，就讓你好好嚐一下五色蠍子殺你的滋味。」

原來這五行蠍子，無端被吳生財打死了幾隻他們認爲是無價之寶的蠍子，心下怒極，却又害怕他那雙發腫的手，不敢貿然親自下手殺他。

不過，不殺了他，他們五人無論如何也下不了這一口氣，於是，趕回老家，拿他們的看家本領出來。

他們的看家本領，當然又是蠍子。

他們五人，各自把五色斑爛的蠍子從竹筒之內倒了出來，並不是一隻，而是一羣。

五色蠍子，像一隊五個不同顏色的軍隊，移向吳生財，嚇得吳生財冷汗直流。

他知道，他之所以有本領殺了他們的蠍子，全靠一場亂打亂撞，而且最大的功勞，應該是那兩隻黃綠蠍子被吳生財打死之後，那些肉醬混成了另一種毒，這種毒才使其他蠍子遲鈍起來，他才有機會擊斃其他蠍子。

而今手不再腫脹，那兩種蠍子肉醬混合而成的汁液，亦早已乾了，這如何可以再嚇走那些蠍子。

而且，這一次的蠍子，再不是一隻，而是一羣，一共是五羣，足有五十隻以上。

這五十隻蠍子，非常生猛，移動迅速，已來到吳生財眼前。

他縮入帳幕之內。

不過，他躲不了一會，突然，「蓬」的一聲，整個帳幕已被五個人，一人一掌打翻了。

吳生財在了無遮擋的沙中，眼巴巴看着蠍子前來。

他想走，但可以走到那裏？

他已被五人所圍困，逃向任何一方，也會被他們截下來。

他們要爲五色蠍子報仇，並不想親自動手，而是要以牙還牙，讓其他蠍子毒死吳生財。

這時，吳生財已自忖必死無疑。

可是，那大鼠却仍在他身邊。

對於蠍子，吳生財雖未被蠍子所刺，但看着牠們前來，已是全身起疙瘩，可是，大鼠却完全不怕，牠在吳生財前面，走來走去，似乎十分高興。

蠍子已越來越近。

大鼠立時搶了上前，一口咬下，竟然可以一連吞了三隻，蠍子本是標前，極有陣容，而今被大鼠一口吞下三隻，陣勢立時完全亂了。

有些依然向前，但大部份已轉身。

大鼠又再撲下，一口一口吃下，又再吃了差不多十隻以上的蠍子。

紅衣人怒道：「殺這鼠！」

黑衣人也道：「先讓我來！」

可是，這大鼠這時並不是站定，牠似乎越吃蠍子，越覺好味，左邊一竄，右邊一標，大口大口的吃着。

這時，蠍子已知大難臨頭，變得再沒有主意，也是亂標亂竄。

黑衣人看清楚，一竄而上。

大鼠突然昂起頭來，那白森森的牙齒，滿是蠍子的肉醬，一時之間，發出一陣極度腥羶難聞的氣味，還有一種中人欲嘔的感覺。

黑衣人不敢下手。

這大鼠吃了五色蠍子，本來應該立時中毒身亡，而今不單沒有死去，反而以森森白齒嚇人。

最重要的一點，這大鼠的身體既有蛇毒，也有蠍子毒，以毒攻毒，反倒起了相剋作用，因此牠並沒有中毒。

而且牠牙齒却留有劇毒，如果被他一噬，那還了得？

黑衣人退後。

紅衣人問道：「黑老大，怎麼了？」

「這鼠有異，吃了五色蠍子，牠怎能吃了五色蠍子而不毒發身亡？」

吳生財聽了，心中有些明白，這隻大鼠，爲了感激自己殺死那蛇，竟在他睡夢昏倒之時，拚命舐去他雙掌上的毒，這毒入了大鼠體內，非但並不毒死牠，反而使牠身體有了抗毒的特別能力。

吳生財蹲了下來，搔摸那大鼠，並道：「咬他們！」

大鼠似乎會意。

一轉過身來，便撲向牠最近的黑衣人，黑衣人猝不及防，立時被大鼠咬了一口。

黑衣人大叫，一手拍下，但大鼠機靈，一閃身已回到吳生財的身畔。

黑衣人想追上來，却是力不從心，他想叫，却連叫也叫不出來，便倒了在地上。

好毒！

紅衣人走上前，扶着黑衣人，他祇覺黑衣人全身冰冷，他立時拉開黑衣人衣衫，一看之下，竟然不敢再扶黑衣人。

他是個使毒的大行家，何嘗不知黑衣人中毒，但中的是他未曾中過的劇毒，這叫他如何不驚？

黃衣人也上來。

紅衣人道：「站開！」

吳生財看到他們的情形，心裏有數，那時，大鼠又再盤繞在他脚下。

吳生財撫了牠幾下，又道：「咬！」

大鼠非常機靈，轉身又是一竄，向那名黃衣人一標，祇見黃衣人想避，但也是避不了，又被大鼠咬了一口。

黃衣人雙手胡亂地拍，拍不到大鼠，反被大鼠追得暈頭轉向，倒了下來。

在這一段極短的時間之內，兩人被大鼠咬到，便立時倒了下來。

此時吳生財站了起來，叫道：「你們三人，快說出曾見過巫賢的情形，否則，我叫大鼠咬你們！」

那紅綠白三人，站在那裏，不知怎樣才好。

大鼠似有助威之意，在吳生財跟前，走來竄去，並且發出「吱吱」的叫聲。

綠衣人道：「你勿亂來！」

吳生財道：「快說！」

「那姓巫的，來到這河谷，便失踪了！」

「失踪？這大片河谷，一望無際，怎會失踪？你在說謊！」

「那姓巫的，殺了我們一些兄弟，我們怎會放過他！」

「巫賢殺了你們兄弟？」

「那是我們族人！」

原來這五行蠍子，是沙漠中的一族人的首領，相信他們也不是甚麼好人，也是在沙漠上搶劫商旅一族的人。

「你們搶了他的蒙古馬？」

「我們也是看準他有這八隻寶馬，我們才下手！」

白衣人道：「綠精，你與他說這麼多有甚麼用？」

吳生財又蹲了下來，一撫大鼠，叫道：「咬！」

大鼠又再撲出。

這時，最近大鼠的是那個一直沒有作聲的紅衣人，他一見大鼠撲來，他便立時退後。

大鼠並沒有放過他，又再奮力追前。

紅衣人再一躍，躍到白衣人背後。

大鼠已追上，白衣人這時便在大鼠面前，大鼠不再猶豫，一撲而上，咬了白衣人大腿一口。

白衣人狂叫，拚命甩開大鼠。

大鼠被他這一甩，竟然被拋到綠衣人身旁，他還來不及躲避，又被大鼠咬了一口。

兩人不同時間被咬，却幾乎同一時間倒了下來。

而今，只剩下紅衣人。

吳生財叫道：「回來，回來！」

這大鼠竟然明白他的意思，一跳一躍的回到他的身前，似是十分馴服。

紅衣人站在那裡，全身哆嗦。

在這一段短短的時間內，看着四位同伴倒了下去，那種感受，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吳生財道：「老兄，只剩下你了！」

紅衣人道：「你老饒命！」

吳生財道：「想不到我不久之前向你們求饒，而今反而你向我求饒，眞是人生變幻無常。」

紅衣人道：「是，是。」

「你還是好好告訴我，否則……」

「我說，我說，那日我們追到這裏，八匹寶馬，還有八個騎士，可是在一瞬間，八人與八馬都消失了！」

「你在說夢話？」

「不，我並不是說夢話，八人八馬，來到了這河谷，一陣大風沙之後，八人八馬就失了踪影！」

吳生財看他表情，知道他並不是撒謊，不過，這話却是荒謬之極。

怎會八人八馬，來到這河谷，轉瞬之間，便失其所踪？

紅衣人道：「我也知道是荒謬，不過，那是事實！因此，我們五行蠍子，也一直在沙漠之上查探。」

「因此，遇見了我們？」

「是的，凡是那個姓巫的到過的地方，我們希望可以再度遇見他們！」

「有沒有再遇到？」

「沒有，只見你們四人！」

「爲甚麼你們又來河谷這裏？」

紅衣人道：「一來這河谷底下有我們要尋找的東西，我們需要的『百毒花香』被巫賢的人搶走，我們定要追回。二來我們要追寶馬。三來這是你出邊塞必經之地，而且我們也要來報……」

「報仇？我殺你們蠍子？」

那紅衣人唯唯諾諾，不敢再說。

「事情眞是這樣？」

紅衣人道：「是的，是這樣！」

「而今只剩下你一人了！」

「是的，是的！」

「唉！」吳生財突然嘆了口氣，又道：「我們四個人一齊入這鬼沙漠，而今也只剩下我一人！我體會那種痛苦，你走吧！」

紅衣人聽了，實在是喜出望外。

「讓我走？」

吳生財正想回答。

「不，你不可以走！」這並非吳生財的聲音，而是一個非常嬌滴滴的聲音。

一個女人，也是一個嬌滴滴的女人。

她站在兩人不遠之處，不過，她在甚麼時候出現，兩人都不知道。

紅衣人立刻循聲回望，他看見了那個女人，似乎十分驚惶。

吳生財也望過去。

這女人不只嬌滴滴，而且一身白衣，與這個風沙大漠非常不協調，不過，這女人似是不食人間烟火。

是個神仙？

那女人輕移玉步，來到紅衣人身前，並且道：「啊，我來遲了！」

紅衣人道：「你……你……」

「你當然明白我在說些甚麼。」

「你……」

白衣女人向吳生財道：「這位好漢，你竟代我殺了這四隻蠍子！」

吳生財道：「他們與妳有仇？」

白衣女子點點頭道：「不過，幸好，還留一個活的，我要這一個！」

「你要他作甚麼？」

「我要挖他的心肝出來！」

「為甚麼？」

「因為他們曾用蠍子毒，毒死我們一家人！」

紅衣人道：「怎算是你一家人？」

「就算不是一家人，也是一族人！」

「你也想搶……」

白衣女子不讓他說下去，轉身向吳生財道：「好漢，這紅色蠍子藥毒，讓我來收拾他。」

「我說過放了他！」

「好極，你放了他，我可以拿下他！」

「如果他與妳有仇，我也不管。」

「好極，謝謝你，好漢！」白衣女人回轉身來，那紅衣人立時奔走。

一竄極快，因為要逃命，那會不快！

可是，白衣女人比他更快，而且是後發而先至，落在他的前面。

紅衣人雙掌挺出，白衣女人避過。

兩人就在吳生財不遠之處，拚鬥起來。

白衣女人武功明顯在那紅衣人之上，不過，她似乎是並不想立刻把他置於死地。

也許，他們仇恨極深，不想一下子結束了紅衣人的生命，那豈不是便宜了他。

紅衣人亦自知武功不及對方，用了豁命的方法，與白衣女子週旋，這一下豁命的打法，却又似乎達到一定效果。

白衣女子稍退，不過，她又隨即撲前，這一退一進，紅衣人實在料不到她會這樣，白衣女子已一手把他反扣過來，再一用力，紅衣人已跪了下來。

白衣女子道：「紅蠍子，你還是說吧！」

紅蠍子惶恐地道：「你要我說些甚麼？」

「那些馬！」

「甚麼馬？」

「蒙古寶馬！當然是蒙古寶馬！」白衣女子發出很怪的笑聲。

「我們跟你們豈不是一樣？我們追到這裏來的時候，寶馬不見了！」

「想不到你臨死之前，還是這麼口硬，這對你有甚麼好處？」

紅蠍子緘口不言。

白衣女子道：「我想你還是要吃些苦頭才說！」

紅蠍子道：「不要，不要……」

他的聲音非常恐懼，看來他是知道，白衣女子所謂「吃些苦頭」並不是那麼簡單。

白衣女子格格一笑，道：「如果你不想吃苦頭，那麼，你好好的說！」

紅蠍子道：「我沒有甚麼好說——不過，如果你要堅持我說，我也只好這樣說：我們追到這裏，本來那些人馬都在我們視線之內，可是，那陣狂風過後，人馬都不見了，我們來到這裏，眞是甚麼也不見了。」

吳生財本來對他們之間的說話，並不明白，但聽到這裏，似乎有了一些端倪。

看來五行蠍子曾經追過巫賢的手下與及寶馬，而這白衣姑娘也追過，當然，他們之間追及巫賢的，時間有些不同，但五行蠍子却曾經追及，不過，來到這河谷之時，却不見了巫賢與馬匹的踪影。

「在人馬失踪之前，有過一陣風？」白衣女子問。

「是的！在沙漠之內，隨時也會有狂風刮起，也許……」紅蠍子想說下去，不過，自覺所說的並沒有多大道理，白衣女子也不會相信，因此，並不再說下去，顯得有些吞吞吐吐。

「說下去！」白衣女子厲聲道。

「我說出來，妳也不信！」

「說！」

紅蠍子道：「也許那陣風，可能是龍捲風，把他們的人和馬，一起捲到幾千里之外！」

「有這個可能？」

「我不敢說，你也在沙漠生活多年了，有甚麼事情會不可能？」

白衣女子似是無話可說。

但聽在吳生財的耳朵，却有另一番意義。

他想起那陣狂風，昨夜他曾看過那一陣狂風，把整個河谷內的沙吹起了，露出了一個缺口，缺口之下，似有階梯通道，如果他們的人馬到此，遇上了這陣狂風後，為了躲避追捕，入了這缺口也說不定。

人馬齊入這地洞，豈不是更是更危險？

不過，巫賢被人追殺，只想逃避，飲鴆止渴也不足為奇！

白衣女子正在思考紅蠍子這一番話。

突然，紅蠍子覺得她反扣的手勢稍鬆，翻了一個大觔斗，然後雙腿一撐，竟然把白衣女子狠狠地撐倒了。

白衣女子猝不及防，倒了在地上，揚起的一片沙土，弄得不知南北西東。

紅蠍子有了這個大好機會，當然是不再遲疑，向前跑去，轉眼不知影踪。

白衣女子怒極，也追上去，轉眼亦不見她踪影。

吳生財等了一段時間，仍不見白衣女子來，也不見紅蠍子再出現，想不到無端在這裏，可以找到有關巫賢與馬匹的消息與線索。

人生際遇奇妙，庸人反倒很多時候有厚福。

這時，那大鼠在他脚前盤旋，有時挨着他，顯得十分親熱。

吳生財看着牠，道：「大鼠呀，大鼠，你救了我，我眞不知怎樣報答你才好。」

大鼠在他脚前，吱吱亂叫。

吳生財俯下身來，撫摸大鼠，大鼠似是十分歡喜，竟然爬上他臂上，一直上到他肩膊之處，伏在他肩膊之上。

吳生財自言自語道：「既然甚麼朋友也沒有了，有隻大鼠陪伴，也不錯。」

他走到河谷之處。

那陣大風沙曾把這沙土翻捲了起來，又再把沙土塡滿，因此沙土十分鬆軟。

他來到那個缺口的地方，他撥開沙土，却無法找到缺口眞正的所在，他再用手挖下去，雖然挖得比較深一點，但旁邊的沙土又塌了下來。

吳生財心想：「要找到那個地洞缺口，一定要找些工具，才可以掘得深些。」

他走回帳幕之內，希望可以找到一些工具，找了一回，居然讓他找到了一把鏟，還有一些掘泥的尖鋤。

有了這些工具，自然是事半功倍。

他一直掘，到了午間，索性躲在沙洞下面，休息了一段時間，待黃昏日落時，又再往下掘。

這樣掘了一晝一夜，漸漸他發現一些較為硬的石塊，接着便是一個山洞。

他的努力並沒有白費。

他一邊掘土，那隻大鼠在沙土附近竄來竄去，有時會弄塌一些沙土，不過，對吳生財來說，並沒有多大騷擾。

忽然，那大鼠走了過來，對他不斷「吱吱」的叫，吳生財俯身下來，讓牠上肩膀，可是，大鼠却不上，仍在吱吱的叫。

吳生財立時知道，有些不大對勁。

他抬起頭來。

這時他已掘了差不多有二十多尺深，有三至四個人那麼高，下面的泥土有些濕氣，因此比較堅固一些。

他這一抬頭，却看到一個人。

他以為自己眼花，低下了頭，用手揩擦了雙目一會，再抬頭望上去。

他並沒有看錯。

那的確是一個人，一個男人。

怪不得大鼠一直在吱吱亂叫，原來牠懂得為他看守，既有陌生人來，牠便通知主人。

吳生財道：「請問閣下是誰？」

那人並不回答，祇是問道：「你掘甚麼？」

「沒有甚麼！」

「有寶藏？」那人道。

吳生財道：「我希望有！」

「好極，你一個人掘也太辛苦，我來幫你，好不好？」

他雖然在徵求吳生財的意見，其實人已同時飄下。

那大鼠伏在吳生財肩膊，有些焦躁不安。

那人雖然在滿臉沙塵，仍是十分俊朗，而且有點面善。

吳生財道：「你怎會一個人在沙漠裏？」

那人反問道：「你又怎會一個人在沙漠，而且還在這裏挖地洞？」

吳生財道：「我是個找寶的人！」這話是順水推舟。

那人道：「我也是來尋寶！」

那大鼠又發出吱吱叫聲。

吳生財用手撫摸大鼠，道：「不用怕，是個好人！」

那人笑道：「你怎知我是個好人！」

吳生財道：「我不知，不過，你既然下來幫我掘——那邊還有一個尖鋤，你掘下去！」

那人也不猶豫，拿起尖鋤，一下一下掘下去。

「咦，果然有些不同——你有藏寶地圖？」

吳生財道：「沒有！」

「你騙我！」

「我騙你甚麼？」

「既然沒有地圖，你爲甚麼處處不掘，却來掘這個地方？」

吳生財想說，但對方畢竟是個來歷不明的人。

「你是誰？」

那人依然不答，不過，他放下了尖鋤，坐在沙土之上，並從腰間掏出了一包東西。

吳生財也不理會他。

不過，當他把油紙包打開之後，吳生財則無法不理會他，因爲那陣香氣。

是肉的香氣。

吳生財不知多久沒有吃過肉，其實，這幾十天以來，他祇嚐過葉子的味道。

單是這肉的香味，也讓他整個人精神起來。

吳生財怔怔的望着那人手上的肉。

那人笑了一笑，遞了一個似雞腿的東西給他，吳生財立時伸手去接，不過，那人又把鷄腿收回。

吳生財顯得異常尷尬。

那人道：「我知道你掘寶藏，我來分你一杯羹，說來並不合理，不過，我給你食物，你把寶藏分一些給我，這樣，較爲公平，也算合理！」

吳生財望着那鷄腿，垂涎欲滴，那會計較甚麼，笑道：「合理，合理！」

那人遞了一隻鷄腿給吳生財，吳生財接過，大口大口吃下。

站在他肩上的大鼠，似乎也不安，在他肩上，爬來爬去，好像也想吃。

吳生財撕了一塊肉，遞給大鼠，大鼠也一口吃下。

那鷄腿轉眼已祇剩下鷄骨。

那人又再從背後，掏出了一個扁平的羊皮袋，道：「喝些水？」

「好極，好極！」

那人突然又重施故技，把水袋收回，道：「你知道在沙漠裏，水比黃金還貴！」

「知道！」

「那麼，我黃金也給你，我可以分享你得的寶藏，那是合理？」

「合理至極！」

他伸手要那水袋，那人也沒再作弄他，把水袋給他，吳生財骨嘟骨嘟地喝了幾口。

他還用手，接了一些水，讓大鼠也可解渴。

「你和這大鼠很好？」

「是我救命恩人！」吳生財道。

吃飽了之後，吳生財整個人也精神起來，過去幾日，奔來跑去，實在祇剩下半條人命，而今，他似一個重生的人。

吳生財回復了他詼諧的本性，道：「我叫吳生財！」

「吳生財？好名字。」

「你呢？」

那人仍支吾。

吳生財道：「我們既成伙伴，沒有理由連你姓名都不知！」

「是的，我叫欽陽！」

「陰陽？」

「不是，是欽，欽佩的欽！」

「這個姓倒是很少人姓！」吳生財道。

「你的名字也很少人有！」

「不，叫生財的人極多，但剛巧姓吳的，倒是少！」兩人都笑了起來。

欽陽道：「那我叫你財兄！」

「好極，我叫你陽兄！」

「財兄，你究竟在掘些甚麼？」

「我要掘一個地洞！」

「你怎知這裏有一個地洞？」欽陽問。

「我親眼看見過的！」

「甚麼？你怎會見過，這地方足有二十多尺深，你怎會看過？」

「那天晚上，一陣狂風，把所有沙土也吹起來了，露出這裏有一個地洞！」

「一陣狂風？」

「對，那陣狂風，實在罕見！」

「地洞之下，有甚麼？」

「我見有階梯引領而下。」

「下面是甚麼？」

「我就是想知道！」吳生財道。

欽陽滿臉疑惑之色，不過經過吳生財這麼解釋，他似乎也明白了一些事情。

吳生財望着他的表情，覺得他奇怪極了，忍不住問道：「陽兄，我見過你沒有？」

欽陽不答。

「那麼，你見過我沒有？」

欽陽却點點頭。

吳生財覺得十分有趣，問道：「你甚麼時候見過我？在中原？」

欽陽搖搖了頭，道：「你跟那五行蠍子打鬥之時，我見過你！」

「你一直在旁？」

欽陽點點了頭。

「爲甚麼你那時並不出現？」

「因爲碰到五行蠍子而能繼續生存的人，我沒有見過，那麼，我出來幫你，也沒有用！」

「五行蠍子眞是那麼厲害？」

「你沒有聽過，五行蠍子現，牛頭馬面見！」

「有，不過，現在却是他們去見牛頭馬面，並不是我！」

「你好幸運！」

「幸虧多得這大鼠幫忙！」吳生財一邊說，一邊撫摸大鼠，大鼠已成了他的寵物。

「爲甚麼這大鼠對你這麼好？」

「因爲我曾爲牠報了仇！」

欽陽道：「那麼，你是好心有好報了！」

吳生財道：「你也是在追踪巫賢？」

欽陽道：「巫賢？」

「你不要在我面前作態，大家既是伙伴，又何必隱瞞，對你我也沒有好處！」

欽陽想了一下，道：「對，我一直追踪巫賢，巫賢是個中原的大官？」

「不，他祇是英武侯府中的一個食客！」

「英武侯府的食客？」欽陽似乎並不明白。

吳生財道：「英武侯是中原一個有功的大臣，你可明白？」

欽陽點點了頭。

「食客，就像我一樣，爲英武侯出力的人！」

「你也是食客，你來找巫賢？」

「是的，他爲英武侯找到八匹蒙古馬，却沒有回去，人沒有回去，馬也沒有回去，馬却出現在邊塞的大拍賣場，因此，我們才來找他！」

「你以爲他會怎樣？」

「我不知道，可能是他被人劫殺，既死了，也沒有了馬匹。」

「還有其他可能？」

「有，他可能把馬匹賣了！」

「賺很多黃金？」

「我相信是，不過，總比不上回去覆命好，英武侯一向待食客不薄，他會重賞。」

「他不回去，自然有原因。」

「你似乎知道？」吳生財突然這一問，令欽陽一時之間，不懂如何作答。

吳生財也是個聰明人，觀顏察色，也知道這人對這事情知道不少，祇不過他並沒有說出來而已。

「好了，我們繼續掘！」

欽陽沒有異議，兩人掘了一個時辰，地洞已現，並且看見有階梯引領向下。

「下去？」吳生財道。

欽陽不動。

吳生財也害怕，把大鼠放了下來，推牠先走進洞內，大鼠也不怕，竄了下去。

不一會，大鼠又再回來，在吳生財脚下，吱吱作響。

「看來沒有甚麼問題！」吳生財道。

「好極！」

欽陽仍然讓吳生財先行，吳生財也不計較，慢慢沿階而下。

石洞之下，竟是異常的寬敞，走了幾步，但覺有微風，既有風，地洞之下，不會使人窒息。

他們兩人都放心下去。

大鼠在前引路，欽陽在身上拿出火摺子，並在洞內找到一些枯枝，用枯草紮了起來，做了一個簡單的火把。

下了石階，竟是一條十分寬敞的路。

大鼠跑在他們前頭，突然又跑了回來，在吳生財前面吱吱亂叫。

「看來大鼠有所發現。」吳生財道。

他們走了一段，聞到了一些異味。

「是的，小心一點！」

吳生財一眼望去，竟是一個屍體，這屍身十分乾燥，並沒有腐爛。

「是侯府的人！」吳生財道。

「你怎知道？」

「你看，他們的衣着！」屍體之旁，仍有一些兵器。

吳生財找了一把，道：「你看！」刀柄之上，尤有「英武侯」三個字。

「他們死了沒有多久，看來祇有三幾個月。」

「爲甚麼不腐爛，不臭？」

「因爲這是一個非常乾燥的地洞，而且十分陰涼，屍體不會腐化。」

他們又走了一段，又再發現另一具屍體，同樣是英武侯府中的人。

換句話說，失踪了的巫賢手下，都死在這裏。

再走一段，發現了幾個屍體，他們都曾經發生過打鬥，身體都有致命的刀傷或是劍傷。

「他們打鬥過？」

「爲甚麼打鬥？」

欽陽看了一下地洞的形勢，道：「他們從那邊出來，你看，尤有些足印，然後，來到這裏，打鬥開始，不，可能是繼續。」

吳生財也十分同意這個忖測。

「那麼，那邊一定有一些甚麼東西，令他們互相毆鬥起來，那邊有些甚麼東西？」吳生財道。

「過去看一看便知。」

兩人加快脚步，轉入了另一個地洞，未到之前，他們已看到一陣一陣的紅光，自洞中透出。

兩人不敢亂闖，等了一會。

欽陽道：「你還是放大鼠入內。」

吳生財也覺有理，把大鼠推了入內。

大鼠入了一會，又再走出來，似乎並沒有甚麼東西，足以威脅牠的生命。

兩人大着膽子上前。

他們一入那洞，立時呆了，並且雙手掩目。

慢慢，他們把手拿開，看着那眼前一匹馬，一匹全身通紅，會發光的馬。

是的，是一匹全身通紅，發出紅色光芒的馬。

這匹馬與普通馬一般高大，紅色的光芒，向四方發射，是因為牠全身鑲滿了紅寶石。

兩人慢慢走近。

他們都沒有作聲，因為他們實在看得目瞪口呆，兩個口都張得大大的，那能說話？

一匹全身鑲滿紅寶石的馬。

吳生財上前，輕輕摸那些寶石，每顆實石都有指頭那麼大，顆顆通紅，顆顆完美。

寶馬，這眞是寶馬，這才是寶馬。

吳生財一直在欣賞這匹寶馬，並沒有注意欽陽。

欽陽也是呆了一陣，不過，他隨即清醒過來，他知道這是一匹名副其實的寶馬，擁有這一匹寶馬，價値難以估計。

欽陽已暗地抽出了一把緬刀。

吳生財抬頭，祇見欽陽臉露兇光，他欲躲避，欽陽已一刀劈過來。

吳生財猛退，道：「你做甚麼？」

緬刀非常柔軟，一劈之下，嗡嗡作响，振耳欲聾。

「這馬是我的！」欽陽道。

「是你的？是我的！」吳生財道。

欽陽不再理會，一刀一刀的劈過來，吳生財祇能以手中火把，左右護着自己，然後猛退。

那大鼠左竄右竄。

看來，昔日那些英武侯府的人來到這裏，也是看到了這匹紅寶石寶馬，打鬥便由此而起。

吳生財武功不及欽陽，而且他手上有緬刀，已把吳生財迫近石牆。

他已退無可退。

欽陽眼露兇光，便要一刀劈下。

可是，他突然狂叫了一聲，蹲了下來，手中的緬刀，也丢了在地上。

吳生財也不理會，拾起了刀，對着欽陽，祇見他蹲在地上，捂着小腿。

但他的手指間，却有血湧出。

大鼠這時，走向吳生財跟前，吱吱亂叫。

吳生財這時才恍然而悟，道：「大鼠，你又救了我一命。」他伸手讓大鼠上了他的肩膊。

吳生財再提起緬刀，一步一步走近坐在地上的欽陽。

欽陽小腿十分痛楚，叫道：「財兄！財兄！」

吳生財一刀劈下。

欽陽驚叫了一聲，但並沒有受傷，吳生財天生了一副好心腸，並沒有眞的劈向欽陽。

不過，緬刀極軟，這一劈劈不中他，刀風却碰了那人的頭髮，一拉之下，欽陽竟是一頭散髮。

欽陽不是一個男人。

吳生財有些愕然，再小心一看，叫道：「我早說過妳面善，妳便是那之前來的白衣女人。」

欽陽並不作聲。

「想不到妳是個女人，你扮男人倒也十分相似。」

欽陽低下頭來，看着她受傷的小腿，似是自言自語道：「這一口可咬得深……咦？」

「怎麼？」吳生財問道。

「你這鼠？」

「我這鼠對我極為忠心，而且……」

「我想問你，你這鼠有毒？」

吳生財道：「我相信有。」

「為甚麼你相信？」

「因為牠會吃了很多蠍子。」

「蠍子？五行蠍子的蠍子？」

吳生財點了點頭。

欽陽臉上立刻變色，她再看看小腿，那小小的傷口已呈現一片瘀黑。

她急忙撕下了一些衣衫，把小腿的傷口上部綁緊，然後問道：「你有沒有解藥？」

「沒有。」

「牠眞的吃了蠍子？」

「是的。」

「那麼，我是死定了。」欽陽道。

吳生財道：「那我也沒有甚麼法子，除非……」

「除非甚麼？」

「除非找着五行蠍子，他們才有解藥。」

「他們？他們已死了四個，只剩下一個又不知逃到甚麼地方。」

「是的，還有一個紅衣蠍子。」

「被我追得他狼狽而逃，看來他比我好不了多少。」

「這……這我不知道了。」

欽陽再看小腿，那包紮的效果並不大，大腿已腫得很厲害。

欽陽非常焦急，竟哭起來。

「妳哭甚麼？」

「我哭？」欽陽大發雷霆。

吳生財也覺得自己問得多餘。

「你可以救我嗎？」欽陽突然放軟了聲調。

「救妳？其實我還未清楚妳是誰？」

「我，我是欽陽。」

「人如其名，亦陰亦陽？」

「對，我自小是個陰陽人，也常常用男裝出現，間中也用女裝，很多人以為我是兩個人，所以沙漠之內，稱我是『雌雄盜』。」

「你一個人——對，我也聽過嚮導亞斑說過，你們兩人，不，祇是一人，『雌雄盜』與『蛇鼠一窩』、『五幻蠍子』齊名，同在沙漠橫行，而今我都一一見了。」

「你好運！」

「怎麼說我好運？」

「很多人祇見過其中之一，早已魂歸極樂，而你全見過。」

「『蛇鼠一窩』已死，『五行蠍子』也祇剩下紅蠍，妳……而今是剩下妳。」

「我？我也要死了。」

吳生財道：「其實，妳知道我來此的目的？」

「知道。」

「我是英武侯府來的人。」

「這點我知。」

「我是來尋巫賢，他為英武侯找到了八匹蒙古寶馬，正想帶回中原英武侯府，却在半途人馬失踪，可是，不久之前，八匹馬出現在邊塞的拍賣場，但所有人，包括巫賢也不見了。」

「你找到了甚麼人？」

吳生財搖了搖頭。

欽陽嘆了口氣，道：「生財，你的確是個走運的人，我也快死了，我把我知的事情告訴你。據我所知，當巫賢領那八匹馬入沙漠之時，『蛇鼠一窩』、『五行蠍子』與我，其實都在虎視眈眈。」

「奪那八匹寶馬？」

「是的，那八匹寶馬，是世間罕見，可能，拍賣之時，所得的錢並不太多，但是，凡是愛馬的人，一見了便愛不釋手，而且總想據為己有。」

「那麼可愛？」

「是的，尤其是八匹一起的時候，那種威武雄壯的氣概，實在難以形容。」

「你看過那八匹寶馬？」

欽陽點了點頭。

「你們想下手劫取？」

欽陽也點了點頭，續道：「我們一起追踪，這八匹馬雖在惡劣的沙漠環境之下，仍然跑得非常快。」

「馬匹怎能適應沙漠？」

「巫賢有銀兩，有最佳的設備，他甚至可以架起帳幕，讓馬在內避開毒太陽，也有大量的水。」

「他們可敵得過你們？」

「八匹馬上有八個高手。」

「高手？」

「並不是中原的高手，而是蒙古僱來的高手，他們馬上功夫了得，摔跤功夫了得。」

「結果呢？」

「那天晚上，我們追到這個河谷。」

「發生了甚麼事？」

「所有人、馬匹，在一場狂風沙之後，完全失踪，那實在神奇之極，八匹馬十六個人，怎會無端失踪，直到我見你發現這地下通道，我才稍為明白。」

「他們都入了這地洞之下？」

「當我追踪你而下來之時，仍不甚明白，但在甬道之內，看到那些屍體，才全明白。」

吳生財把整件事件，在腦海中總結一下。

當晚的情形是，巫賢領着八匹馬，一直避開那三大惡勢力的追踪，一直來到這河谷，看來是避無可避，突然，刮起了一陣狂風。

那一陣狂風，正如吳生財在帳幕中所見，所有沙土盡被狂風捲起，現出了那個地洞，於是，他們不理一切，人與馬匹，齊入洞中。

因此，當他們再追踪而至，完全不見人馬，再在附近多番搜索，依然不見，成為了一個大失踪之謎。

這些人與馬匹，入了地洞之後，當然是見到那匹紅寶石的馬，這匹寶馬與那八匹寶馬相較，又顯得大有分別，他們放棄了眞馬，而開始爭奪那匹紅寶石馬。

吳生財道：「我不明白，那八匹馬，後來又怎會出現在拍賣場，怎會如此？那八匹馬照理也應在這地洞之下！」

欽陽似乎沒有理會這問題，只道：「你而今完全明白了嗎？」

吳生財點了點頭。

欽陽却忽然笑了起來。

「你又笑甚麼？」

欽陽並沒有回答。

「你這人倒好怪，忽然哭，忽然笑！」

「我根本是個怪人，陰陽人，男不男，女不女！」

「怎會如此？」

「也許，天生如此，也許是……」

「甚麼？」

「我並不是人養大的！」

「是甚麼養大？」

「狼！」

「狼？你是狼人？」

「也可以這麼說，不過，我十來歲，又給人救了出去，但在狼的世界裡，根本沒有男女之分。」

「其實，你是個男人還是女人？」

「我覺得我應該是個女的！」

「我看你應找個大夫看看。」

欽陽道：「找大夫？我們還有出去的機會嗎？上面是整個河谷的沙，我們再有機會出去嗎？」

吳生財聽了，也覺心頭沉重。

欽陽又再道：「就算可以出去，我也沒有命——唯一可有安慰的，便是有你相陪。」

「有人陪你死，你便算了？」

欽陽再看看自己的腿，又沒有笑容，因為，她的腿又再腫大，黑氣更重。

「如果你有得救，那又如何？」

「有得救？你說過你沒有解藥！」

「我有一個辦法，你想試嗎？」

「當然想試！」

「我爲你把毒血吸出來！」

「你？」

「我曾經中過了蠍子毒，而且雙手也染上了蠍子的肉醬，本來是一定死的，但結果沒有……」

「那麼你肯爲我把毒吸了出來？」

吳生財不經意地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欽陽喜極，道：「生財，你叫我如何感激你？」

吳生財並沒有甚麼表示，他走近欽陽，不過，那大鼠却似乎煩躁不安。

吳生財道：「不用擔心，大鼠，我救她一命，她以後也再不會害我了！」

他又撫摸了大鼠幾下，大鼠才安靜下來。

於是，吳生財低下頭來，把欽陽小腿上的瘀血，一口一口的吸了出來，然後吐在地上。

不一會，欽陽感覺到身上也舒服起來，小腿浮腫已褪，她十分感激地道：「生財，我眞不知怎樣謝你！不過，大恩不敢言謝……」

吳生財道：「不要多說，你還是好好休息一下，腿傷好了之後，我們還要一起去看看有沒有出路！」

「好極！」

吳生財突然感到十分疲乏，他找了一處比較乾爽的地方，躺了下去，不及一刻，已睡着了。

大鼠非常忠心，在他身旁守護着。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才醒了來，只覺自己的臉上，有點痛的感覺，他用手一摸嘴唇，嚇了自己一跳，因爲他的嘴唇已腫大起來。

他走過去，欽陽仍然睡着。

他推醒了欽陽，道：「你看我！」

欽陽張開了雙眼，一見吳生財，也嚇了一跳，躍了起來，道：「你爲甚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眼前的吳生財，簡直不成人樣，他雙唇腫大，大到連眼睛也被擠成一條線似的。

「你中毒？」

「中了你小腿上的毒！那怎辦？」吳生財問。

「我不知道，我沒有解藥！」欽陽站了起來，她的小腿沒有事了，行動自如。

吳生財道：「欽陽，你救我！」

「我怎麼救你？」

吳生財也覺得這個要求也沒用，不過，當他再摸摸自己的臉龐，也忍不住道：「欽陽，你說過要多謝我救了你一命……」

「不過，我實在沒有辦法，而且……」她不再說下去，出了這個石洞。

吳生財心下大怒，此人眞無人性，自己救過她一命，而今自己有難，她却一走了之。

他躺在地上，非常憤怒，但過了一會，回心一想，此人是狠所養大的，俗語謂狼心狗肺，怎會救人，怎會報恩？

想到這裏，他反而覺得不應再激動。

躺在地上，百無聊賴，自忖道：「難道我過了這麼多關都不死，竟然要死在這河谷下的石洞裡。」

忽然，他想起大鼠。

大鼠一直在他身旁守護，爲甚麼而今却又不見了，難道這畜牲見我臉腫如猪頭，也嚇走了？

吳生財扮「吱吱」的叫了兩聲，並沒有反應，大鼠不知走到那裏了。

一時之間，吳生財感到心灰意冷。

地底寶馬　永埋沙中

在這迷迷糊糊之間，他不知是睡了，還是毒發而至昏迷倒了，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

當吳生財張開雙眼之時，只覺有些東西在他臉上蠕動，但自己看不到甚麼東西。

臉上腫脹加劇，連眼睛張開時，也看不見東西。

不過，臉上幸而還有一絲的感覺，好像有螞蟻在臉上行走似的，他用手一摸。

一摸之下，竟然發覺是一團毛茸茸的東西——大鼠。

「吱吱——吱吱——」

他聽見了大鼠的聲音。

在他臉上走來走去的並不是螞蟻，而是大鼠，只不過是因爲他臉上腫脹，感覺不靈，才覺得像有螞蟻在行走。

大鼠在他臉上咬了咬，然後又再用舌舐那些傷口，漸漸，吳生財開始有感覺。

過了半個時辰，他再摸摸臉，發覺腫脹已經消褪了。

大鼠又再救他一命！

吳生財自感又再一次，死裡逃生，他忽然想起，身上還有一個羊皮袋，袋內有水。

他倒了一些水出來，先讓大鼠喝了，才倒了一些在手上，擦擦臉孔。

登時，吳生財清醒過來。

他看見地上，還有一些皮袋，打開一看，原來有幾個好像是饅頭的東西，非常堅硬，不過，中間部份，仍可入口。

原來這又是大鼠的傑作，牠不知在甚麼地方，叼了這些袋子回來。

忽然，吳生財想到，外面那些屍體，身上可能還帶有食物與清水。

於是，他站起來，雖覺頭昏眼花，不過，站了一會，慢慢恢復正常。

他走出石洞，大鼠走在他前面，好像要引路，而且越走越快。

吳生財叫住牠，牠也不理會，只好加快脚步，追了上去。

忽然，大鼠在另外一個石洞口之前，停了下來。

「怎麼？」

大鼠吱吱亂叫。

吳生財聽了一下，發覺附近似有呻吟之聲，他不覺自言自語道：「欽陽？」

大鼠又再吱吱而叫，似乎是催促他跟來。

再走一段，來到洞門處，却見一片耀眼光芒，這光芒四射，使人雙目爲之一眩。

他快步上前一看。

他幾乎睜不開雙眼，因爲一隻黃金大馬，倒在地上，光芒自其身上發出，使人不敢迫視。

呻吟聲音更響。

吳生財慢慢走進那石洞，那隻黃金大馬倒了下來，這隻大馬與眞馬一般大小，如果眞用黃金鑄造，那價值……吳生財不敢想下去。

不要說價值，單是重量也不少。

他慢慢走近，呻吟聲更響，原來在馬肚之下，壓着了一個人！

那人似乎非常衰弱，連呻吟聲也極微弱。

吳生財立即上前，只見那人一頭長髮，叫道：「你是欽陽？」

欽陽聽到有人叫她的名字，掙扎道：「救我！」

原來她被壓在馬肚之下。

「你怎會被壓？」

欽陽沒有答他，只道：「快移開金馬，我快要被這金馬壓死了。」

吳生財用手推推那龐大的金馬，那馬是實心的，他一人之力，如何能推動？

不過，吳生財仍然再試，推了一次又一次，金馬却是紋風不動。

「快想辦法，否則我要死了！」

吳生財上前，只見她臉如紙白，因爲痛苦而扭曲了，有些可怖。

「想我救你？」

「我也知道——其實，你也不會救我的了，生財！」

「爲甚麼？」

「因爲我實在太……」欽陽找不到一個形容詞，來形容自己。

「你忍耐一下。」吳生財並沒有記那舊仇，他又再試推金馬，一無所動。

他看看地下，地下是一些石灰質的地層，忽然，他想到，如果掘開一些地，欽陽便可以出來了。

他想了一會，那個在洞口處還有尖鋤，他一言不發，離開了這石洞。

欽陽叫道：「你救我，生財，你救我！」聲音充滿了痛苦。

吳生財不顧而去，欽陽也沒法再怪責他，自己不仁在先，那有甚麼話好說！

可是，過了不久，吳生財竟又回來，他帶了一個尖鋤，在她身體旁邊開始掘地。

石灰質的岩層相當容易掘，掘了幾下，已現了一些裂痕，再掘下，有更多裂痕。

漸漸，地下有了一個空間，欽陽被金馬所壓的痛楚也減了，再過一會，雙腿可移動。

「生財，我不知怎樣報答你！」

「你早就對我說過這話！」

「你也不用這麼怪責自己。」

「我不是人！」

「你！你的臉好了？」

「那要多謝大鼠！」

他又再在另一邊挖下去，漸漸，已成一個凹形缺口，欽陽已不再被金馬所壓。

再挖深一些，欽陽已可以移動。

吳生財助她，慢慢的拉了她出來，不過，欽陽在這匹金馬壓下之時，已被壓斷了骨頭。

此時，兩人總算舒了一口氣。

「你怎會被這馬壓着？」

「我……我離開你之後，我在這地下洞中亂闖，這地下有無數的路，引向無數的房間，結果，我來到這一間房間，竟見有一隻全用黃金鑄成的大馬！」

「這大馬實在重！」

「我高興起來，一躍而上，那知道，我看見了黃金像發狂一樣，竟把金馬推倒了。」

「推翻了也壓不到你！」

「我因興奮過度，向另一邊滑倒了過去，當我滑落地，金馬恰恰也壓在我的身上！」

「是報應！」吳生財道。

「對，是報應，貪心的報應！」欽陽頓了一頓，道：「生財，我以後不會再恩將仇報了！」

「看看以後如何再說。」

欽陽這一次身體受傷，並沒可能會這麼快便好，她祇能躺在地上。

「這金馬價值不少！」吳生財道。

「我看比那紅寶石馬還要貴！」

「貴有甚麼用？」

「我們可以搬它們出去……」

吳生財嘆了口氣，道：「我們也不知怎樣出去，你還說要搬這兩匹馬出去？」

欽陽也知，吳生財說的是實話。

生命也可能沒有了，還要甚麼寶馬？金馬價值再高，那又如何。

吳生財忽然嘆息道：「唉！我這個名字，眞是……」

「有甚麼問題？」

「我叫生財，這次找到了這兩匹寶馬，眞是應了生財之義——不過……」

「不過甚麼？」

「不過我姓吳，果又應驗，吳生財，無生財，果然是見甚麼，也是見財化水！」

「那又未必！」

「原來你比我還樂觀！」

這時，大鼠又再吱吱大叫。

欽陽很害怕，因爲他怕那鼠毒。

吳生財道：「大鼠，你又發現些甚麼？」

大鼠走出了洞門。

吳生財不理會牠，與欽陽談了一陣閒話，那知，不一會，大鼠又來，又在他跟前吱吱叫。

「帶我去甚麼地方？」

欽陽道：「你跟牠去，這大鼠機智機靈，而且天生感覺比人還要好，你跟牠去，可能找到出路！」

吳生財聽了，也覺得有道理。

他跟着大鼠，跑出這石洞，過了很多甬道，大鼠祇往前跑。

「你要帶我往那裏？」

他一直追着。

不一會，吳生財祇覺自己入了一個八陣圖，已不知那處是回路，那處是去路！

忽然，大鼠在一間洞口停了。

這洞口較爲寬敞，他走近，祇見一片藍光。

「紅光、金光，而今是藍光？」他自言自語。

大鼠見他趦趄不前，反而走到他脚後推他。

吳生財一步一步入內，藍光並不刺目，但越來越見光芒，終於，他眼前一亮。

一匹與眞馬一般高大的藍寶石馬！

吳生財走近，伸手撫摸這藍寶石馬，祇覺一片冰涼，那閃爍的藍光，並不眩目，却有攝人心弦的感覺。

大鼠在石洞之內，仍然吱吱作響。

吳生財感到自己心口怦然而動，他實在需要冷靜一下，他盤算着：「我已見過一匹紅寶石馬、一匹黃金馬，而今是一匹藍寶石馬，一匹已是價值連城，而今是三匹！那價值……」

他不敢再想像下去。

大鼠又再竄了出外面，吳生財祇好跟着。

大鼠又再作嚮導。

吳生財不禁問道：「大鼠，你又帶我去看甚麼寶馬？」大鼠不懂回答，但頻頻回首，示意吳生財跟着。

這一次，吳生財一面走，一面注意到那些不同的甬道，這些甬道，有闊有窄，間中有些地方，也有一些骸骨，他好奇上前一看，用手一摸，那些骸骨便立刻化成了灰，看來，很久以前，也有人來過，而且死在這裏。

吳生財爲人忠厚，弄碎了別人的骸骨，連忙下跪合什，道：「莫怪小子，莫怪小子！」

他一直跟着大鼠，又來到一個石洞，洞內透出了綠色的光芒。

吳生財道：「是綠寶石？」

他的估計沒有錯，一尊與眞馬一樣高大的綠寶石馬，站在這石室的中央。

淡淡的綠光芒，非常柔和。

吳生財已見過了三匹寶馬，再見這一匹，那種興奮的感覺已經沒有這麼强烈。

馬身上每一顆綠寶石，都是那麼晶瑩透澈，沒有瑕疵，實在叫人嘆爲觀止。

吳生財走近馬前，輕輕撫摸。

「我在作夢？」他自言自語道。

他實在忍受不住，大力咬着嘴唇，他痛極而叫了一聲，又再自言自語道：「不是做夢，不是做夢！」

四匹，一共是四匹了！

這地底石洞，還有多少匹這麼價值連城的寶馬？他實在不敢想像。

接着，大鼠又再帶他走，穿過了不少錯綜複雜的甬道，又再看見一匹用黃晶石砌成的寶馬。

「還有？」吳生財問大鼠，大鼠不懂作答，但仍然吱吱亂叫，向着前面跑去。

吳生財不想再走了，多了幾匹這些寶馬又有甚麼用？

一來是帶不出這迷城，二來口渴了，肚餓了，對着這些無價寶也沒有用處，也不能飽肚，也不能活命。

想到肚餓，他立時感到腹如雷鳴。

他忽然自言自語道：「我這時反而希望看見一隻用饅頭或者生蒸包砌成的寶馬！」

他又想起欽陽，看來她已休息了一段時間。

不過，大鼠並沒有放過他，依然要領他前去，吳生財不動，大鼠竟咬着他的鞋子、衣角，定要他跟去。

吳生財老大不願意，但又無法阻止那大鼠，祇好又再跟來。

他跟着大鼠走。

這一次，大鼠的步伐似有些異樣，剛才，無論走在甚麼甬道上，牠都是勇往直前，肆無忌憚，但這一次，牠似乎十分小心。

吳生財正在覺得奇怪。

大鼠又再停在一個石洞洞口，並且不作聲。

吳生財上前，祇見那個房間，一片漆黑，並不像剛才所發現的房間，滿室寶石的光芒透出。

大鼠不再踏入這石洞一步，祇伏在洞口。

吳生財覺得十分奇怪，反而想進內一看。

他走前，大鼠竟爬上了他的腿，直上了他的肩膊，然後，非常安靜地伏在他的肩膊之上。

吳生財心知有變，但仍然忍受不了他的好奇心。

他心想：「難道裏面有一匹黑寶石馬？」

黑寶石，他不知世上有沒有這種寶石。他一邊想，一邊一步一步走向洞口。

當他一踏入洞內，已覺有一陣一陣的陰風吹來。

不過，他並不害怕。

當他再踏入一步，當然，他感到一陣强勁的力量，自石室之內發出來。

他停了下來。

可是，當他還沒有再想下一步應該怎樣做的一剎那，另一股强大的力量，又再從石室之中發出來。

這一次，他再無法穩身下來，整個身體，像斷了線的風箏，被强風吹到外面，「砰」的一聲，撞在石牆之上，才停了下來。

吳生財覺得渾身痛楚，不過，他仍然站了起來。

大鼠已不在他的肩膊之上，他也不再理會大鼠，牠自己早已懂得如何保護自己。

吳生財又再往洞口走去，這一次，他不再大踏步的入內，反而是側身靠着石壁而行。

又一股力量，自洞內而出。

不過，這一次並沒有波及吳生財，他仍貼着石壁，迅速進內。

這石室內竟然有光！

光自洞頂透入，形成了一條光柱，射在一匹寶馬的身上，這馬果然是全身發黑，不過，在光線之下，黑得發亮，並與以前他見過的紅寶石、藍寶石、綠寶石，甚至黃晶石的馬匹，不遑多讓！

發亮的黑色，不單美麗，而且同樣攝人心弦！

突然，一個人影自馬的後面躍出，嚇得吳生財叫了一聲，倒在地上。

那人長髮長鬚，躍起之時，髮鬚與衣袂飄飛，然後向他飛來，像鷹擊長空！

吳生財倒在地上，翻身一滾，以爲一定可以避過，那知道那人動作極快，一落地上，撲不着吳生財，立即再撲，雙臂有如鷹爪攫出！

這一次，吳生財避無可避。

他右臂被抓，痛入心脾！

他忍不住叫道：「救命，救命！」

那人聽了他說話，反而放了雙手，並把他推向另一角，吳生財料不到有機會脫身，連忙一滾，再站了起來，向洞口撲去！

那知道，那人極快，一躍而過橫空，落在石洞口，比吳生財還快！

吳生財見他攔在洞口，並不氣餒，連出六招，希望以快打慢，迫他讓開。

那人並不讓路，並與他打起來。

吳生財武功也不算弱，打起來與他的爲人一般，古靈精怪，十分刁鑽！

那人招數繁多，他內力比吳生財高很多，不過，他知道吳生財內力不及他，他並不以內力欺人。

兩人在洞口鬥了一會，這人邊逼吳生財進洞內，吳生財無奈，退入洞內。

洞內有光柱射入，較爲清楚對方容貌。

這人長髮長鬚，衣衫襤褸，但五官端正，而且也不太老，祇不過是長髮長鬚，沒有梳理，令人覺得他是個老人的模樣。

那人又一招緊迫一招。

吳生財連接了幾招，竟然又一輪反攻，這樣又過了百多回合。

那人見久攻不下，開始用掌，而每一掌都發出一些力量，直逼吳生財。

吳生財接了兩掌，祇覺胸口翳悶，心知再鬥下去，也是不及這人。

他武功不及人，因此祇有一個想法：「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於是，他開始繞着那匹黑馬而走，好像與那人捉迷藏，他祇希望，騙過那人，走到洞口，然後一走了之！

不過，那人也似早知他的心意，總是不讓他接近門口，當他稍爲接近，又再用掌迫他進內。

再鬥了五十個回合，吳生財自覺汗流浹背，知道這樣打下去，自己會疲倦至死。

突然，吳生財停了下來。

那人本是一掌劈下他的天靈蓋，那知道吳生財一停，他的掌也凝在半空。

吳生財看着他，問道：「爲甚麼不劈下來？」

那人反問道：「你爲甚麼停下來？」

「我自知武功不及你！」

「不及我爲何不閃避？」

「但我最後也會給你折磨而死，那我爲甚麼還要打下去，你一掌劈下，打死我好了！」

「你想死？」

「困在這地方，不想死也不行！」

「但我又不讓你死！」

「爲甚麼？」

「因爲我也困在這裏！」

吳生財靜了下來，端詳那人一會，才道：「你是誰？我見過你沒有？」

那人又看着吳生財，半晌才道：「你……你是……」

「我是吳生財。」

「你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

「當然我是一個人，你也是一個人，請問，閣下高姓大名？」

「大名？我沒有名……我也許有的，不過，我忘記了，我忘記了，我是誰？我是誰？」

這人不斷問自己，面容有些扭曲。

吳生財覺得這人好像有些問題。

當那人停了下來，吳生財問道：「你可有……」

「我有，我有……我有黃金馬、紅寶石馬、藍寶石馬，還有黃寶石馬，這一隻黑寶石馬，也是我的。」

原來這人早已在迷城之內走過，並且知道這迷城之內，有這些寶石馬匹。

「所有都是我的，你知道嗎？」

「知道。」吳生財知道這人有些瘋癲，絕對不能刺激他，否則後果堪虞。

「我在這裏，見過很多人。」那人道。

「這地方仍有人？」

「有，那些跟我進來的，都是活生生的。」

「他們呢？」

「死了。」

「死了？怎死的？」

「因爲他們跟我爭寶馬，我便殺死他們。」那人一邊說，一邊望着吳生財，那雙眼睛，露出兇狠的光芒。

頓了一頓，那人又道：「你爭不爭？」

吳生財連忙道：「不，不，我不要那些寶馬。」

「好極，那我不殺你了。」

「你怎會來這地方？」

那人聽了這問題，臉上露出茫然的神色，半晌才道：「我記不得……我記不得……我甚麼也記不得了。」

吳生財道：「你冷靜一點，慢慢想。」

那人果然冷靜下來，又過了一會，才道：「有很多人追我，有一高瘦，一個肥矮的人追我。」

吳生財心想：「難道是『蛇鼠一窩』？」

那人又道：「後來有更多人，那些人很怪，穿着五色衣裳，那個人，竟然穿着一件大紅袍，像個鄉下的大姑娘……」他竟然大笑起來。

吳生財心裏道：「那自然是五行蠍子了。」

「他們帶着一些人，不過，那些人無用，而那五個五色衣裳的人很厲害。」

「他們追踪你，追你作甚麼？」

「我有馬。」

「馬？這些寶馬？」

「不，是蒙古寶馬，我有八匹，也有七個手下，還有蒙古高手一人爲我騎一匹。」

「他們呢？」

「死了！」

「怎會死了？」

「他們本來十分聽我話的，不過，來到這裏，他們竟不再騎我的蒙古寶馬，反而來爭這些發光馬。」

「那麼，那些蒙古馬呢？」

「我不知道，牠們也許走了。」

「走？走到那裡？」

「我怎知道？」

「你爲甚麼不追回牠們？」

「那些蒙古馬雖然貴，但我知道，牠們也不及這些有寶石的馬，我寧願要這些寶馬。」

這人一時說這些寶石馬匹是發光馬，一時又說這些是寶馬，看來他神智實在有些不清。

「你殺了那些人？」

「我並不想，開始之時，他們要我分，人人有份，我想過，人人有份也沒有問題，但後來，他們連我這一匹也要了。」

「這匹？」

「是的，這匹黑馬，我最心愛的。」

「結果呢？」

「他們聯手要殺我。」

「那你……」

「當然是還擊，他們幾人，武功怎及我？」那人得意地笑了，然後又道：「好了，他們都死了，我可以據有這裏所有的寶馬。」

吳生財知道，這人說來輕易，輕描淡寫的，但在這一次的爭持中，打鬥之激烈，最後全都死在他手下，其中過程，實在可說是慘不忍睹。

「你沒受傷？」

「沒有，不過，我被他們打了一下，我祇覺滿天星斗，然後，我醒來，在這匹黑馬身旁。」

原來這人痴迷，是頭部受了重擊的一掌所致。

吳生財道：「我知道你是誰了。」

「我是誰？」

「你是巫賢。」

「巫賢？甚麼巫賢？」

「你姓巫，巫師的巫，賢是聖賢的賢，你是由英武侯府出來的。」

「英武侯府？那是甚麼？」

「英武侯府！」吳生財也覺得這樣解釋下去，對於而今這個巫賢來說，也是多費唇舌，他繼續道：「你被派往蒙古選馬。」

「選馬？選甚麼馬？」

「那些蒙古寶馬，結果你找到了。」

「對，我找到，我找到這許多許多的寶馬了，這些寶馬，完全都屬於我，一切都屬於我的。」

「不是這些馬，而是一些會跑的馬。」

「會跑的？」

「那些馬去了那裏？」

巫賢仍是一臉的茫然。

過了一會，才道：「本來，我與那些人騎馬進來，對，對，那是活生生的馬，不過，進來之後，我們發現這些閃光的馬，我們都不再喜歡那些會跑的馬了。」巫賢又似陷入了回憶。

吳生財也不說話，不想把他的思維打亂，不過，巫賢想了很久，仍然沒有辦法說清楚。

吳生財想了一會，道：「巫賢，我帶你去見一個人，也許你可以回憶一切。」

「見人，見甚麼人？」

「你來！」

巫賢有些猶豫，不過，他仍然跟了吳生財去，可是，吳生財一出那個石洞，眼前歧路極多，他根本不是何去何從，幸好大鼠又及時出現。

大鼠眞有超人認路的本領，祇見牠毫無猶豫的，帶着他們經過了一條又一條的甬道，來到那黃金馬處。

欽陽經過了一段時間休息，原來吳生財去看各處的寶馬，也費了近三個時辰。

當他來到，欽陽便叫道：「生財，你往那裏去了？」

「你看，我帶了一個人來。」

欽陽腿仍受傷，她有些害怕，道：「誰？這地洞之內，還有甚麼人？」

「你看！」

他拉了巫賢入洞內。

欽陽一看，十分緊張道：「這人是率領那八匹蒙古寶馬的人。」

「正是，他便是英武侯府派出來找蒙古馬的人，他便是巫賢。」

巫賢望着欽陽，表情看來，並不認識欽陽，也似乎從未見過欽陽。

吳生財道：「巫賢，你見過她嗎？」

巫賢搖了搖頭。

於是，吳生財把見到了那些寶石鑲嵌而成的寶馬，和發現巫賢的經過，細說了一遍。

巫賢似乎對他所說，並不感到興趣，不知不覺，竟然在石洞一邊睡了。

欽陽聽了吳生財所說，道：「這人既是巫賢，也證實我們的說法，他被我們追的時候，確來到這河谷，狂風刮起之後，他們沒有選擇之下，祇好走入了這個地下迷宮，因此，在我們看來，他們在狂風之後，連人帶馬完全消失了。」

吳生財道：「可惜，他們來到這裏，擺脫了你們，却發現這大寶藏，因而導致互相爭奪寶馬而陷入一番惡鬥，巫賢殺死了他們，他自己也不好過，被人一掌擊中頭部，變成了痴呆。」

欽陽道：「他並不是完全痴呆，如果有些東西可以刺激他，也許，他可以記得更清楚。」

吳生財道：「我想到了一個問題，我們是困於一處地下迷宮，不過，這迷宮是可以出去的。」

「爲甚麼你這樣說？」

「你記得，他們是連人帶馬，一起入了這迷宮？」

「對！」

「人在迷宮，因爭奪寶馬而相互殘殺，但你忘記了一個問題，那些蒙古寶馬呢？」

「對，牠們走了出去。」

「換句話說，馬可以走出去，我們也可以。」

欽陽聽了這話，臉上也露出了喜色。

吳生財道：「如果巫賢回復了理智，那麼，他大概可以提供一些消息，讓我們齊出生天。」

欽陽道：「對，大有這個可能，不過，你說了這麼多話，仍未能把他恢復記憶，還有甚麼辦法？」

吳生財想了很久，仍然沒有想到答案。

巫賢睡了又醒，醒了又睡，有時是非常精神，有時却是非常憔悴。

在這段時間內，欽陽的腿傷好了一些，可以起來行動一下。

大鼠在這一段時間內，對他們也有很大的幫助，牠不時往外面叼了很多羊皮袋回來，裏面有清水，

也有一些是乳酪，暫時解決了他們食物的問題。

吳生財想了又想，總沒有想到一個辦法來刺激巫賢，欽陽見他苦惱，也好言加以安慰。

吳生財道：「他說沒有見過你。」

「他應該見過我。」

「也許，你追他的時候，大家離開太遠，看不清楚臉孔，因此，他並不認得你。」

欽陽忽然醒悟道：「不，他見我時，我並不是這個模樣。」

「甚麼模樣？」

「你忘記我的外號？」

「雌雄盜？對，爲甚麼我想不起，你追他的時候，是作男人打扮的，而今你回復了女裝，你叫他如何認得？」吳生財道。

「那麼，如果我回復男裝？」

「那應該是大有可能，把他失去的記憶召喚回來。」

「那麼，你快回復男裝。」

欽陽笑了一笑，雙手把髮一束，再捲了幾下，把一頭長髮變成了男人模樣。

她再把自己身上的衣裳反穿，居然成爲了一套男裝。

「原來你改扮男裝，這麼容易。」

「改扮女裝也一樣容易。」

「怪不得人們稱妳爲『雌雄盜』，而且還以爲你們是男女二人的雌雄大盜，那知祇是一人。」

這時，巫賢又一臉惺忪的醒了過來。

吳生財道：「巫賢，你覺得怎樣？」

巫賢坐了起來，他看了吳生財一眼，又看了扮了男裝的欽陽。

這一看，巫賢整個人似乎完全清醒過來，他霍的站了起來，叫道：「是你？」

欽陽道：「是我又如何？」

「你追我，竟然追到來這裏？」

吳生財插口道：「巫賢，你記得了，記得了甚麼？」

「記得！」巫賢話未說完，便已撲起，直向欽陽而來，並且雙手如戟，直插欽陽。

欽陽立時一個翻身，避開了來勢。

巫賢這一擊，用了本身功力之八九，因此，去勢極猛，如果欽陽反應稍差，也會被他插入胸膛，不過，欽陽也非弱者，一閃而避開。

巫賢這一擊，去勢極猛，插不着欽陽，却插在地板之上，竟然嵌入了半小段指頭。

吳生財道：「巫賢，打甚麼，有話好說。」

巫賢那裏聽吳生財說話，把手指拉了出來，又再一個大車身，橫腿而掃，要叫欽陽避無可避。

欽陽又再退，退至洞壁，暫時避開巫賢。

巫賢並不放鬆，他仿似跟欽陽有非常仇恨，又再雙掌挺出。

欽陽知道，絕不能硬接這一掌，她一矮身在地上滾開。

那知這一掌實在厲害，「霹靂」一聲，整爿石牆頓時裂開。

一時石屑紛飛，而隨着石屑而來的，竟是噴射而出的水。

開始之時，祇是一條小水柱，一轉瞬間，水便從各處裂縫湧入。

三人想走，那知道，這爿牆一碎裂，門口那爿牆似乎失去了一些支持，也塌了下來，把整個洞口立時也堵塞了，他們想走，已是無路可走。

三人都不知如何是好，在這一猶豫之間，水勢更大，大至他們無法想像。

當他們再想說話，已無從開口，因爲水已掩蓋了他們，一開口便喝下了一大口水。

幸好這些水是淡水，他們久旱逢甘露，多喝幾口也沒有問題。

不過，再喝下去，他們已無法呼吸，便要溺斃。

吳生財在水中亂扒亂划。

巫賢比較好一些，他懂游泳，游近了那躺在地上的金馬。

他用力把金馬推動。

欽陽也跟着游過去，她見巫賢用手推動金馬，也跟着他這樣做。

金馬本來極重，當金馬壓着欽陽之時，吳生財一個人也無法移動它一分，不過，而今在水中，情形却完全不同，他們兩人，居然可以推動金馬。

吳生財本來被水淹得七葷八素，不過，他可以看到二人推動金馬，他也拚了命划近。

原來巫賢非常機警，知道祇要推起金馬，露出水面，他們才可以找到暫時可免被溺斃的地方。

三人在水中，合力把金馬推了起來。

幾經辛苦，金馬已站了起來，三人各自佔據了金馬，欽陽在馬頭，巫賢上了馬屁股處，吳生財坐在中間馬鞍處，暫時隔開了二人。

他們喘定了氣，看着滿室洪水，幸好水升至馬鞍之處，再沒有升起，否則他們眞不知道如何是好。

巫賢坐定之後，見欽陽坐在馬頭上，又想躍過去。

吳生財一手攔住他，道：「如果你在這時還動手，你就算打死了她，我們不一定可以活命。」

巫賢道：「我要打死這傢伙。」

吳生財道：「他搶你馬匹，也罪不至死。」

「你不知道，這人陰險毒辣，在追我們途中，不知用了多少陰毒手法。」

「唉！也不怪得他！」吳生財道。

「當時他是賊，你是苦主，他當然會用盡方法來坑你馬匹，殺你伙伴。」

「那麼，如今我有機報仇，我還會放過他？」

「而今情形不同了，我們三人同在金馬之上，你推了他下去，他在下面把金馬推倒，這樣，結果是三人同溺斃在這石室洪水之內。」

欽陽道：「對，你殺死我，你也要死。」

巫賢怒道：「我與你同歸於盡。」

吳生財站了起來，分隔兩人，道：「兩位，千萬不要動手，你們想死，我却不想！」

兩人知道，再打下去，也是無益，祇好暫時安靜下來，各坐一端。

吳生財小心的坐了下來，忽然，他發覺巫賢似乎在水中浸了這一會，整個人清醒了。

他開聲插科打諢道：「恭喜，恭喜，巫兄！」

「恭喜我甚麼？」巫賢沒好氣地道。

「恭喜你痊癒了。」

「痊癒？甚麼痊癒？」

「你怎樣來這地方，記得嗎？」

「我……我被他追入這裏，我帶了八匹馬，見有地洞，不理生死跑進來了。」

「進來之後……」

「我們發現黃金馬，對，就是這黃金馬。」巫賢道，並撫摸那馬尾。

欽陽道：「這黃金馬是我發現，是我的。」

巫賢道：「怎會是你的？這裏有六匹寶馬，完全是我的。」

欽陽道：「是我的。」

兩人又再站了起來，似乎又要格鬥。

「是你們的又如何？」吳生財大叫道。

兩人靜了下來。

「你們可以把這些寶馬帶出去嗎，不要說寶馬，你們還有命出去嗎？」

兩人聽了，更無言以對。

「連命也可能沒有了，還爭甚麼？」他頓了一頓，道：「你們放心，這些寶馬，永遠是你們的。」

兩人聽了，異口同聲問道：「爲甚麼？」

「因爲你們兩人永遠在這裏，甚至老死在這裏，有六匹寶馬與你們同葬。」

「不，我們不能永遠留在這裏。」巫賢道。

欽陽也道：「我們是否有出去的辦法？」

「對，你們這樣想才對，巫賢，你記得，入了這個地下迷城之後……」

巫賢道：「我們在迷城下四處走，發現了六匹寶馬，不過，你爭我奪。」

「你殺死了他們？」

「是的，我殺死了他們，不過，以後……我似乎記不清了。」

「你在殺最後一人之時，你被那個人重重的擊中了頭部，因此，你變得痴呆了。」

「你發現了我？」

「是的，我帶你來這裏。」

巫賢道：「那你算是我救命恩人。」

「不要說這些，其實，他也是你的恩人。」

「怎會？」巫賢望了欽陽一眼，還是要吃他下肚子的模樣。

「我叫她扮回男人，你受了刺激，記起了一些事物，沒有他，你怎會清醒過來？」

「他？你的意思，她是個女人？」

欽陽把頭髮一拉，立時長髮披肩，又反穿衣服，立即變成了一個嫵媚的姑娘。

巫賢十分奇怪。

吳生財約略的解釋了一下，又道：「巫賢，他也算是你的救命恩人，對嗎？」

巫賢沒有回答。

吳生財又向欽陽道：「他與你合力把金馬推起，救了我們三人，因此，巫賢也算救了你。」

「沒有我，他也沒有力推起金馬。」欽陽不憤地道。

巫賢似又要發作。

吳生財立即道：「而今我有恩於你，你有恩於她，她又有恩於你，因此，我們再不對立。」

「那又如何？」

「那麼，我們要三人互相合作，俗語謂，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

「諸葛亮？」巫賢祇覺吳生財這人太過天眞了。

吳生財道：「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我們要好好想個辦法，走出去。」

欽陽道：「你早說過，這是個地下迷城，既是迷城，怎能走出去？」

吳生財道：「巫賢，你們是連人帶馬，入了這個地下石洞？」

巫賢點了點頭。

「入了石洞之後，你們祇顧爭寶馬？」

「對！」

「那麼，那些蒙古寶馬呢？」

「沒有人理會了。」

「不過，幾個月之前，有人在

邊塞的馬匹拍賣場拍賣蒙古馬。」

「那表示甚麼?」

「那些蒙古馬並不是那麼容易找到，而且是八匹，與你們選的八匹數目相同。」

「換句話說，是我們的馬匹。」

「啊!是我們的，那些馬趁你們在打鬥之時，找到了地方出去了。」

「對，馬可以出去，我們爲甚麼不能出去?」

三人立時振奮起來。

忽然，水中有些東西潛近，原來是大鼠，大鼠懂游泳，還咬着了一些東西來。

「大鼠，你眞乖!」

吳生財接過了那個羊皮袋，裏面有一些乳酪，他分了給二人，各吃了一些，暫時不會餓死。

三人在馬上，各據了一方，不知不覺間睡着了，但吳生財在中間，馬鞍之處，非常光滑，一睡着了，身體稍爲鬆弛，便滑了下去，弄得滿身濕透了。

他跌了下水，吵醒二人，兩人見他落湯鷄模樣，十分好笑。

不過，當他跌下去的時候，他大叫了一聲，渾身瘀痛，原來在這時，水已經在不知不覺之間退了。

吳生財雖然跌得很痛，却也十分興奮，叫道:「沒水了，沒水了。」

巫賢與欽陽二人驚醒，祇見石室之內，水已盡退，他們都跳了下來，十分高興。

巫賢道:「好了，我們可以找出路。」

欽陽道:「怎樣找?」

「既然馬匹可以走出去，這一定是一條相當闊大的甬道，我們先選一些較闊的甬道走。」

兩人竟然沒有了敵意，吳生財也暫時心安。

他們兩人出了石洞，吳生財臨出石洞之時，見到黃金馬馬肚下之處，馬鞍上有個牌子，他用力一扭，居然把那金牌扭了下來，他把金牌拿了入懷，自言自語道:「金馬是拿不出去的了，祇能拿個紀念品。」

他跟着出去，二人走遠，他拚命追。

忽然，他記起大鼠，便發出了「吱吱」的聲音，不一會，大鼠也來了，跑上了他的肩膊。

巫賢與欽陽二人，小心研究那些通道，其實，這個地下迷宮通道雖多，但並非全無規律可言。

不過，入了這迷宮的人，一定會覺得這些通道十分複雜，因爲他們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那些寶馬身上，那些寶馬令人財迷心竅，利令智昏甚麼也覺得不清不楚。

漸漸，巫賢與欽陽二人，似乎非常投契。

兩人談話，也不讓吳生財聽到，但吳生財並不以爲意，祇要他們找到出路，他也不會計較。

忽然，大鼠吱吱叫拉了他往別處走。

吳生財還以爲牠發現甚麼特別的地方，那知道，大鼠又拉回他到最初進來的通道。

通道之上，尤有那些英武侯府人的屍體。

大鼠咬開了其中一個屍首上的衣物，祇見他胸懷之內，似有一包東西。

他拾起來一看，發覺裏面有些香花，吳生財嗅了幾下，覺得味道很好，但大鼠却並不喜歡。

雖然，大鼠並不喜歡那些香花，却又像在嗅，原來牠是既害怕又嗅那些香花，吳生財覺得十分奇怪。

不過，他還是把那些香花，納入懷中。

吳生財突然聽到了巫賢的呼喚。

「吳生財，吳生財!」

吳生財立時循着聲音而去，祇見巫賢十分興奮，道:「吳生財，我們找到了出路!」

「欽陽呢?」

「她正在那裏!」

巫賢一把拉着吳生財，快步來到一條通道，通道之上，滿是馬蹄的痕跡。

吳生財道:「馬是從這兒逃出去的?」

「對!」

可是，當他們來到盡頭，却見另一個大石洞，他們進內，這地洞極高，上面有光透入。

欽陽正在上面那個透光的洞口處，這洞口離地面有十多丈高，欽陽輕功高强，自然可以用爬牆的武功，爬了上去。

巫賢道:「我也上去過!」

「可以走嗎?」

巫賢點點了頭道:「可以，我們這裏邊，其實是一個山的內部，經過人工雕空的。」

「那我們走吧……」吳生財道。

「不，馬匹沒有飛天本領，牠們怎樣走?」

吳生財也大惑不解。

「你看那邊!」巫賢指向另一邊。

那邊石壁，似用大塊石頭所砌。

巫賢解釋道:「這裏其實是一個門口!」

「門口?怎會被封閉!」

「依我看地上有馬蹄的痕跡，那應該是馬匹逃走的地方，不過，馬匹過後，這門口便被大石所封閉!」

「怎會如此?」

「我看是建這地下迷宮之人所做的，普通人走出去，震盪的力量不大，石塊可以不塌下來，不過，馬匹奔跑走過，而且是八匹，那力量很大!」

「因此把石頭震了下來，封了門口!」

「對，不過，設計者爲甚麼有這個設計?」

「因爲，他們不想有人把黃金馬、紅寶石馬……搬出去，因爲那些寶馬，十分沉重，一搬出去，無論用甚麼工具，也會發生大震盪!」

「那是一個非常聰明的防盜措施!」

「對，不過，這却使我們免了搬這些寶馬出去之時，發生震盪，震了大石下來!」巫賢得意地道。

「甚麼?我沒有聽錯?」吳生財問。

「聽錯甚麼?」

「你說要搬出去，搬黃金馬?」

「不單黃金馬，還有紅寶石馬、黃晶石馬、綠寶石馬，還有……」

「不要再說了，你又再癡迷了?」

「沒有，絕對正常!」

「怎樣搬出去?」

巫賢並沒有答他，反而向上叫道:「欽陽，你下來，我們開始動工!」

欽陽從上面躍了下來，滿臉喜色。

「怎樣?」

「撞破這堆大石之後，有一條大路，可以直往邊塞，或者轉路往中原!」

「好極，祇要上了大路，我們要找多少馬匹，或者要僱用多少人，也沒問題!」

「問題是怎樣推開這一大堆石塊!」吳生財道。

「你眞聰明!」他頓了一頓，道:「我比你更聰明，因爲我連推開這大石塊的方法也想到了!」

「怎樣?」吳生財問道。

「你跟我來!」

吳生財與欽陽跟着，石洞旁邊又引向另一條通道，通道又引入另外一間石洞之內。

這石洞裏面有很多一段一段的杉樹樹幹，這些樹幹，長短一樣，非常齊整。

「要這些樹幹作甚麼?」吳生財問。

「搬寶馬!」巫賢得意地道。

「怎樣搬?」吳生財問。

巫賢並沒有立刻回答，他把三段杉樹樹幹放在地上，橫排着，然後又把兩段放在其上，然後推動上面兩段，下面的那幾段，便起了輪子般的作用。

吳生財道:「我們把這些樹幹舖在通道之上，然後把寶馬擺上來，寶馬可以靠這些樹幹滑行!」

「聰明，聰明!」

欽陽也道:「巫賢這個方法眞行!我們祇有三個人，如果沒有這些樹幹，移動一下那些寶馬也不可能，巫賢，你眞是聰明!」

巫賢聽了，十分高興。

不過，他隨即板起了臉孔，道:「而今方法已想出來了，可是，先小人後君子!」

「怎樣?」欽陽問。

「這裏有紅、藍、綠、黃、黑共五色寶馬，加上黃金寶馬，一共六匹，它們價值無可估計，但仍然有分別。」

「那一匹最貴?」

「如果以實質重量，黃金馬自然最貴!」吳生財道。

「不，黃金馬不能拿出去!」

「爲甚麼?」

巫賢故作神秘道:「你不用理會，不過，我先告訴你，這六匹寶馬，祇可以一人運一匹出去，而當中，我認爲紅寶石馬最貴，我決定要了!」

欽陽道:「你要紅寶石馬，那我要藍寶石馬!」

「最後由你選擇!」

吳生財不置可否，道:「隨便那一匹都可以!」

「爲甚麼你不選擇?」欽陽問道。

「你對我們的方法沒有信心?」

吳生財沒有表示，不過，他心裏想:「祇要逃出這鬼地方，撿回條命，要不要也沒有關係!」

巫賢道:「我們先搬黃金馬!」

「爲甚麼你說過，我們不能拿黃金馬，現在又要搬它幹麼?」

「你照我的話去做!」

吳生財無奈，欽陽似乎十分信任巫賢。

黃金馬非常重，他們利用樹幹，一直把黃金馬推到那個大石洞口。

然後，兩人先協助巫賢，把紅寶石馬，推到石洞，再由巫賢與吳生財，幫欽陽推那藍寶石馬到石洞。

最後，他們兩人協助吳生財，推了那綠寶石馬出去。

巫賢道:「將來，我們三個成爲天下三個最富有的富豪了，我是第一個!」

欽陽道:「我是第二個!」

吳生財並沒有接口。

「爲甚麼你不說?你不想成爲天下第三個富豪?這 名稱也不差!」欽陽道。

吳生財道:「我不敢想像!」

「爲甚麼?」

「因爲我的名字叫吳生財，怎會成爲天下第三富豪？」他說了出來，連自己也笑了起來。

兩人也笑道：「出去後你就去改個名字吧！」

巫賢道：「我們開始工作了——生財，我剛才說過，黃金馬不可以運出去，因爲黃金馬重量最大，我要利用它的重量，推開那些石頭！」

果然是個巧妙的想法，而且非常實用。

「黃金馬撞開石頭之後，本身也會損壞，看來已不甚美觀，因此，我們不運回去，或者，當我們回去之後，再僱人來搬，那時也不遲！」

欽陽道：「撞爛了的黃金馬仍然值錢！」

吳生財道：「好了，我們怎樣撞開石塊？我們三人齊推？」

「不用……」

巫賢早已在通向那堆石塊處，掘了一條斜路，他把黃金馬置於其上，整條通向石塊處，已鋪上了樹幹。

巫賢道：「我們一推黃金馬，黃金馬便會沿這些樹幹一直下滑，這下衝的力量，非常巨大！」

欽陽其實早已知悉他的計劃，因此，她已準備了一切，道：「一切準備好了！」

「好極！」

巫賢把一塊擺着的木塊抽起，黃金馬便立即滾動，一直滾向那些大石處。

「轟隆轟隆」之聲不絕，然後是塵垢土沙四飛。

果然，黃金馬已撞開了那石牆，三人走了出外，外面正是陽光普照！

「好了，好了，我們第一步成功了！」

他們又再進內。

巫賢道：「先運紅寶石馬出去。」

這一次，他們不用滑，而是用推的方法，一步一步推出去，這樣可免紅寶石馬受損。

巫賢一邊撫摸着紅寶石馬，一邊讚嘆道：「這寶馬全身通紅，才是眞正的血汗寶馬！」

忽然，那紅寶石馬往下滑去，巫賢立即一躍向前，想把紅寶石馬頂住。

不過，這紅寶石馬雖沒有黃金馬那麼重，但下衝的力量却也非常迅速！

他忘記了本身的危險，一心祇想那匹紅寶石馬免受撞損，竟用自己的身體頂着。

血肉之軀，怎能頂得這下衝的力量？

就在這時，本來幫助巫賢的欽陽，發覺自己那匹藍寶石馬，也因地上樹幹的震動，同時也向下滑。

她不再理會巫賢，一躍而到了藍寶石馬匹之前，雙手頂着藍寶石馬下滑之勢！

可是，那裏可以頂得住這下衝之力？

「隆隆」一聲，紅寶石馬首先壓着巫賢，撞向了那大堆石塊之上。

接着，「隆隆」之聲又起，藍寶石馬也帶着欽陽而下，在石塊之前撞碎了一部份。

吳生財看着這突然發生的變故，他實在無能爲力，整個人呆呆的望着。

大鼠在他身上爬上爬下，但吳生財却變得像石像一般，一動也不動。

最後，他嗅到一陣氣味，一陣十分難聞的氣味，才醒了過來。

他跑上前去，叫道：「巫賢！巫賢！」

巫賢已被他的紅寶石馬壓着，整個胸口爆裂，血如泉湧，他的血與紅寶石馬混成了一體。

欽陽的頭顱被那匹藍寶石馬壓着，壓得她雙目突了出來，死狀十分可怖，而她的臉色，一片瘀藍，與她所選的那匹藍寶石馬的顏色，十分合襯！

吳生財又再叫：「欽陽，欽陽！」

兩人已齊赴黃泉之路，可是這兩匹寶馬，却不能再送他們一程！

吳生財又再嗅到一股臭味，大鼠在他身前亂跳，跳得十分煩躁。

他突然想起懷中有一袋香花，他不想再嗅那些臭氣，把香花按在鼻子之上。

他急忙離開那洞口。

當他離開那山洞，忽然，看見幾隻大禿鷹，跌了下來，並不是飛下來！

原來，那一陣臭氣，是劇毒無比的氣體，而那袋香花，正是五行蠍子一直想追回的「百毒香花」，假如沒有了這一袋香花，吳生財也逃不過這一些毒氣而遭毒斃。

看來，設計這個地下迷宮的人，不單設有塌石下來的防盜措施，還設有因撞破石牆，而透出的毒氣，這是另一個防盜措施！

吳生財幸運，一連避過這兩關。

他知道自己並不是一個發財之人，因此頭也不回，離開這山洞，可好，他不留戀那些黃金、紅寶石、藍寶石馬！當他離開不久，整座空心的山洞已塌了下去！

不過，以後他會否再入迷城？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人性畢竟是貪婪的。

（全文完）

論劍風雲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麥荊雷・文　可飛・圖

金頂比武　陰謀稱霸

峨嵋是佛家的名山，但也可以說是道家的名山，古代有一劍派，號稱峨嵋派，此派專以練氣成形，口吐白光一道，萬里之外，取人首級，如探囊取物，相傳此派却屬道家支脈。

峨嵋之較高處名金頂，頂端一片平坦，上建一佛寺，叫金頂寺，屋瓦樑柱，大半用生鐵鑄成。因此雖然浮雲飛捲，天風浩蕩，但此寺仍能屹立不動。

這一次的論劍，就是由金頂寺住持大師禪空和尚所發起。

禪空和尚本是武林中人，早年曾仗着一枝月魄劍，走遍了五湖四海、五嶽三山，無人敢捋其鬚，中年因情場失意，憤然出家，三十年後，却當上了住持，却又不甘寂寞，柬邀天下羣雄，來一次峨嵋論劍。因此散佈在大江南北的各劍派名家，紛紛湧向峨嵋，準備在天下英雄面前，一顯身手。

除去各劍派名家而外，尚有些江湖奇士，草莽異人，及一些終身浪跡的武術之士，也紛紛湧上峨嵋，這可算是開武林百年來從未有過的一場盛會。

會場當然就是在峨嵋金頂。

會期是八月十五日。

一輪圓圓的月亮，慢慢的向天頂上爬，皎潔的月光，再從天空灑射下來，灑罩了整個峨嵋山，更灑照了金頂。

天上沒有雲，更沒有風，皎潔寧靜的夜，却平地起了一陣風雲，金頂的四週，已坐滿了各式各樣的人物。

這些人，當然都是武林人物，但不一定都是用劍的，照樣有很多掛刀插鞭，提鎚握鐧的人，這些人並不是爲了來參加論劍，而大半都是想來見識一下近百年來難得一見的盛會。

禪空和尚已屆六十開外，中等身材，國字臉，頭戴黑色平頂佛冠，燦白如銀的鬍鬚，直垂了前胸。

他立身在金頂寺的階級之上，朗唸了聲：「阿彌陀佛」，道：「貧僧早年亦出身武林，雖然中途看破世情，遁入空門，但對武功而言，始終未能放下，佛法本不離世間法，況且武功乃强身强國之本，如能打破門戶之見，相互參討研究，必可使它更爲發揚光大，因此柬請天下英雄，本强身强國之旨，互爲參研，俾使人人皆登壽域，個個確保平安。」

四週响起了一陣掌聲。

禪空和尚又道：「當今劍術，以整體而言，莫如峨嵋、青城、崑崙、崆峒四大劍派，而這四大劍派，皆派了高手前來助趣，以個人而言，貧僧亦請得八位各霸一方的人物。」

停了一下，他隨着唸道：

河朔大豪風雲劍客郭長青。

江南秀士青萍劍紀鳴燕。

魯東大俠霹靂劍吳猛。

塞北仙姬浮雲劍白霜娥。

嶺南女俠飄花劍黃瑛。

湘西一奇奇門劍皇甫朔。

中州大豪龍形劍歐陽春。

吳門劍士伏魔劍鍾童。

禪空和尚唸完了名字，稍為停頓一下又道：「貧僧適才所唸的，乃是以劍術成名江湖的一些知名人士，當然還有更多的無名英雄，等一下論劍之時，就在石坪中間的空地上舉行，各憑眞本領硬功夫，當仁不讓，看看到底誰是天下第一劍。」

語音剛了，四週又傳出一陣掌聲。

這時東北方站起個鳩衣百結的老化子振聲道：「我老化子有一事未明，想請教大師。」

禪空和尚道：「閣下諒是丐幫中人了，有事請說。」

老化子道：「此次峨嵋論劍，不知是各派公決呢？還是大師個人私意。」

禪空和尚一楞，旋即道：「雖然是貧僧之意，但却得到各大門派的贊助。」

老化子道：「是祇限於用劍呢？還是各種兵刃都可以參加？」

禪空和尚道：「祇是限於用劍，如果各位同道有興下場，必須將兵刃換上一換。」

老化子道：「我們來得匆忙，我想大都未能帶得劍來。」

禪空和尚道：「這個不勞各位同道費心，貧道早已準備下了。」

他停了一下，隨即一聲沉喝：「抬劍！」

立時有兩個小和尚抬出一捆劍來，約有數十柄之多。

禪空和尚又道：「凡是用劍的人，都希望能得到一柄好劍，而不用劍的人却不會注重這些，貧僧恐怕那位同道隨時有人臨興改換兵刃參加論劍，如果隨便找上一柄劍，品質決抵不上用劍人的劍好，如果因兵刃的低劣而遭敗北，這是很寃枉的事情，因此貧僧有鑒於此，特事前派人去龍泉縣定製了二十四柄龍泉名劍回來，這些劍雖不能上比往古的干將、莫邪、湛盧、昆吾、魚腸、太阿、紫電、青霜，但也是削鐵如泥，吹毛立斷的上好兵刃，凡是願意改換兵刃參加論劍的，貧僧願暫借一柄使用，事後還我即可。」

老化子長笑一聲道：「大師準備得好週到。」

禪空和尚道：「這次論劍大會是由老衲發起，如果準備得不週到的話，豈不是讓天下人罵我麼。」

老化子朗聲一笑，坐了下去。

禪空和尚又道：「現在皓月當頭，清空一碧，正是論劍的上好時光，不知那一位願意先下場接受挑戰？」

人羣中有人應了一聲：「在下有僭了。」

一條人影如天馬行空般的飛入當場，此人三十上下的年紀，長長的頭髮，披向兩肩，着一領深藍色長衫，右手握劍。

他身形一停便說：「在下湘西奇門劍皇甫朔，本着拋磚引玉之旨，先下場來領益各位的高招。」

神氣勃發，不可一世。

此際人羣中又走出個青年文士，頭戴文生巾，足踏平底靴，步履安閒的走入當場，雙手抱劍一恭說：「末學江南秀士青萍劍紀鳴燕向閣下請益。」

皇甫朔道：「不敢當，紀兄請先發招。」

紀鳴燕右臂貼劍，微微前引，動作極為緩慢，皇甫朔祇是凜然而立，目注對方。

敵不動，我不動，敵一動，我先動，這本是上乘劍法，在場的人，多半是劍道中的行家，不禁對皇甫朔起了一種敬仰之心。

紀鳴燕雖然在動，但却很遲緩，雖然欲出手，但仍然看不出他用的是甚麼招式。

因此他雖然在動，但動得使人印象很模糊，使敵人對他有些莫測高深的感覺。

場中數百個劍中高手，都隨着他的手臂在動，弄不清楚他這一招是在取敵人的上盤、中盤還是下盤。

場中的氣氛也隨着他的手臂緊張起來。

紀鳴燕手肘動到一半突然停頓了，變成仙人指路的姿勢，雙目也灼灼的瞪着對方。

皇甫朔朗笑一聲道：「紀兄怎麼不動了？」

紀鳴燕道：「你知道我這一招叫甚麼名堂麼？」

皇甫朔道：「天下劍派繁多，各派有各派不同的用法名稱，閣下屬於青萍劍派，據在下所知，青萍劍法共分六套，以象六合，每套百餘式，連演起來，身似行雲流水，劍如長江大河，連綿不絕。」

紀鳴燕道：「不錯。」

皇甫朔道：「但閣下目前這一招，在下搜索枯腸，遍歷了青萍劍

六套七百多式，想不起這一招叫甚麼。」

紀鳴燕微微一笑道：「用劍之道，以心法而言，應沉、穩、定、明，以身法而言，應快、靈、巧、滑，以劍而言，應在熟能生巧，巧中求變，因此在下這一招不是本招，而是變招。」

皇甫朔道：「各門劍術，雖然名稱招式各異，但求其心身劍三者的方略，並無不同之處，所謂萬水朝宗，萬法歸一，這一點在下清楚得很，祇是閣下這一招，在下雖然道不出名字來，但却有一個感覺。」

紀鳴燕道：「閣下有何感覺？」

皇甫朔道：「所謂心隨身走，身隨劍走，進而達到心劍合一之境，既然講求心劍合一，心理上當然不能毫無感應，因此在下對閣下這一招，雖然叫不出名堂來，但却知道此招的含意。」

紀鳴燕道：「請道其詳。」

皇甫朔道：「閣下這招方向未定，皂白不分，攻守難料，因此在下勉强給它加上個名字，叫莫測高深。」

他們這那裏是在比劍，而是眞的在論劍了。

此際東北角上有人大叫道：「好一個莫測高深，你們比劍難道是用嘴巴比的麼？」

紀鳴燕微微一笑道：「皇甫兄小心，在下要出手了。」

皇甫朔左手持劍，貼肘而立，不言不動。

紀鳴燕目泛神光，臉孔上帶着一種湛然之色，手肘微微一晃，一道驚虹，如閃電般的瀉將出去，旋見到兩團模糊的人影在場中旋轉，祇見劍氣迴旋，不聞有撞擊之聲，這樣足足維持了一盞茶時光，倏地人影一分，兩人已按原來方位，在場中持劍而立，臉不紅，氣不喘，氣閒神定，一派名家風範，令人肅然起敬。

紀鳴燕瀟脫的一笑道：「兄台的奇門劍法，若非明眼人，差點認不出它本來面目，足見吾兄求變的心情，已超越在下，不但變得奇妙，而且也變得凌厲，那一招『橫越江河』，要不是在下滾得快，差一點伏屍劍下。」

皇甫朔道：「那是兄台過獎，兄台剛出手那一招『飛雨流光』，不也差一點傷了在下麼？」

他們雙方都是在氣閒神逸中含蓄着一股磅礴之氣，談笑論死生，對於週圍的數百武林同道，好像沒有看到的一般。

西北角上的老化子高聲讚道：「好氣度、好風采，眞不愧是一代劍術名家。」

皇甫朔微微一笑道：「紀兄知道說話的人是誰嗎？」

紀鳴燕道：「丐幫護法常瘋子。」

皇甫朔道：「不錯！此人雖然瘋言瘋語，瘋瘋癲癲，但却生性耿直，嫉惡如仇，在下一向很欽佩他。」

紀鳴燕道：「正邪之分，無非一念之間，毫釐之差，雲泥之別，在下看法，與兄台一樣。」

此際忽聽得金頂寺住持大師禪空和尚唸了聲阿彌陀佛道：「秋月湛然，盛會難再，兩位同道勝負未分，怎麼反倒先論起家常來了！」

皇甫朔笑道：「大師此次柬邀，本是峨嵋論劍，既是論劍，我們論上一論，又有何妨？」

人羣中有人罵道：「放你娘的臭狗屁，要論劍一邊論去，別把場子佔了使別人上不了台。」

紀鳴燕道：「大會場所，龍蛇混雜，在下實在已沒有興趣再比下去，如果兄台有興，咱倆不妨眞的退到一邊去論天下大事。」

皇甫朔哈哈一笑道：「紀兄眞是快人快語，如以我倆之功力，眞的要比下去，恐非千招以上，不能分出勝負，何況名利之爭，在下已無多大興趣，咱們這就走吧。」

兩人把臂走出場中，這倒眞應了一句老話，不打不相識。

禪空和尚眉頭一皺道：「適才兩位已自動放棄爭取天下第一劍之權，尚有那一位願意繼續接受挑戰？」

此際祇見一人大步走入場中。

此人生得虎背熊腰，身着青色短裝，插一柄紫鞘黑柄的長劍，眉目之間，微帶凶厲之色。

此人是河朔大豪，風雷劍客郭長青。

郭長青抱拳道：「在下郭長青，願意接受各位同道賜教。」

語聲剛了，已有一黑衣人竄入當場，陰陰一笑道：「能得風雷劍客賜教，雖死何憾。」話聲未了，長劍亦已出手，他倒是說打就打，而且招式詭異之極。

郭長青沉喝一聲：「報上名來。」身形一閃已飄了開去。

黑衣人一笑說：「追魂燕子周青。」第二劍又已出手。

郭長青怒哼一聲，振劍出手，劍光撩起一圈銀弧，耳際聽到一陣鏗鏘的交鳴之聲，不到十招，一聲慘叫，那位自稱追魂燕子的人，已經濺血五步。

此際郭長青濃眉一揚：「還有那一位願意下場賜教？」

立時又有一個黃衣人，自稱是追雲燕子的師父，但走不到百招，仍然橫屍劍下。

郭長青連勝兩場，豪氣大發，振聲道：「郭某人不願多殺無辜，

各位下場之時，請先衡量一下，兵刃之下非死即傷，這可不是鬧着玩的。」

他這幾句講得夠冠冕堂皇，但骨子裏却是傲氣凌人。

這時有人一聲冷哼說：「皇甫兄，你看今夜論劍，是不是有點奇怪？」講話的人是紀鳴燕。

皇甫朔道：「是有點奇怪，按理說，既是論劍，應以點到爲止，目下郭長青連殺兩人，在場的人，竟然毫無反應，焉不怪事！」

紀鳴燕道：「尤其主持大會的禪空和尚，他是佛門子弟，總該有點慈悲之心，如今血濺會場，他竟無動於衷，焉不更怪？」

此二人雖退出當場，又並未走遠，因此對場中情形，看得清清楚楚。

驀地一條人影，如閃電般飛入當場，話未出口，劍已出手，一連攻出三招，這三招迅疾凌厲無匹。

郭長青連閃了三次說：「來人通報姓名！」

那人冷哼一聲：「快劍張合。」出手又是八招，他的確夠資格稱爲快劍，出劍之快，眞令人驚心膽顫。

皇甫朔道：「快劍張合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氣，他全部口訣祇有一個快字，祇是以他的功力想與郭長青抗衡，仍是不自量力。」

紀鳴燕道：「以你看張合在郭長青手下能走多少招？」

皇甫朔道：「五十招！」

紀鳴燕道：「他既稱爲快，這五十招眨眼之間就過去了，他的壽命何其之短！」

皇甫朔道：「既是身入武林，性命二字，晝夜提在手中，隨時都有取死的可能。」

紀鳴燕道：「兄台說得不錯，就拿這一次峨嵋論劍來說，尚不知有多少人要埋骨此處。」

正說間，忽聽張合一聲慘叫，長劍已脫手飛上半空，胸口鮮血直噴，身形晃了兩晃，已倒了下去。

郭長青連殺三人，豪氣大發，朗笑道：「武林中不乏劍術名家，怎地出來的全是二三流角色，難道我郭某人的劍術，眞的不登大雅之堂麼？」

此際有人冷笑一聲道：「郭先生言重了，閣下的風雷劍法，一經展開，便勢若風雷，在下本來久有領教之心，祇是閣下下手太辣，弄不好立時血濺五步，在下因此就有些躊躇不前了。」

郭長青冷哼一聲道：「兵刄之下，非死即傷，閣下既沒有這種豪氣，何必來參加峨嵋論劍？」

對方哈哈一笑道：「人生自古誰無死，但死也要死得有價值，如果僅爲了爭一點虛名，弄得劍下亡魂，那就太不值得了。」

郭長青道：「閣下自以爲是超逸之士，又何必作逐臭之舉？」

那人道：「閣下這不是捧我，而是在損我了，我祇是好心好意勸勸閣下，雙方既無深仇大恨，理應點到爲止，又何必一定要伏屍見紅不可？」

郭長青冷笑一聲道：「在下早已說過，兵刄之下，非死即傷，何況是雙方自願的，如果閣下有本領能使我伏屍劍下，在下決無怨言。」

那人冷哼道：「這話可是你說的？」

郭長青道：「不錯！在下候教啦。」

一條灰影，飛快的飛入場中，却是百半以上的老者，黑黑的鬍鬚配襯出一臉正氣。

皇甫朔在一邊悄聲道：「紀兄可認識此人麼？」

紀鳴燕道：「素未謀面，不過看他那衣着排場，好像是中州大豪龍形劍歐陽春。」

皇甫朔道：「兄弟也疑心是他，這兩個大豪對了面，恐怕不是一兩招可以分出勝負的了。」

正說之間，忽聽一聲龍吟，場中兩人亦已交上了手，這兩個人，一個號稱河朔大豪，一個號稱中州大豪，而雙方劍術，皆有其獨到之處，但聽劍風呼呼，銀光閃爍。

紀鳴燕道：「皇甫兄對他兩人的劍術看法如何？」

皇甫朔道：「龍形劍歐陽春沉穩有餘，快速不足，而風雷劍客郭長青却快速有餘，沉穩不足，兄弟陋見如此，不知兄台以爲如何？」

紀鳴燕道：「兄弟看法與兄台相同，雙方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唯一能夠致勝的主因，恐怕祇有靠內力了。」

皇甫朔道：「不錯，誰的內力强，支持得久，誰就有致勝的希望。」

紀鳴燕點點頭，場中此際已鬪了數十招，雙方都在平平穩穩中過去，會場中數百對眼睛，齊注視着兩人的身形。

此際在金頂寺的後院牆外，現出一個小巧的人影，嬌軀輕輕地一縮，已翻入牆內，立即向左首一排僧舍潛去。

所謂僧舍就是和尚住宿的地方，僧舍的盡頭，有一座較大的房子，四五間房屋形成一個小院落，那條嬌小的人影，竟然翻入那座院落之中。

說起來也奇怪得很，偌大的金頂寺，此時寺中竟然連一個僧人也沒有，寺中一片漆黑。

那人影翻入小院落之後，旋即亮起了一火摺，循着微弱的火花，

直竄左角的一個房間。

房中桌椅床榻被褥俱全，佈置也極爲講究，可能是住持的禪房，那人影在房中梭巡一週，帶走了原來放在桌上的一封信箋。

看那身影，這人明明是個女子，而且年紀不會太大，深更半夜，一個年輕女子跑到和尚房中去做甚麼？的確有些令人費解，但當黑影拿到那封信箋以後，又迅速的退出寺外。

這時月亮已臨頭頂，一匝清光，灑照在金頂的石坪之上，雖不如白晝之亮，但對場中一切事物，看得仍是異常清晰。

河朔大豪風雷劍客郭長青與中州大豪龍形劍歐陽春，已劇鬪到二百招以上，仍是平分秋色，所不同的郭長青愈鬪愈怒，而歐陽春愈鬪反愈沉穩，由此可見歐陽春的內功定力，比郭長青要强得多。

皇甫朔道：「看來不出一百招，那郭長青必定落敗。」

紀鳴燕道：「不錯，心浮則氣躁，氣躁則功散，那郭長青不出一百招非死即傷。」

此際身後有人一聲嬌笑道：「二位的論調，小妹也頗表贊同，大凡窮凶極惡、心狠手辣之輩，他的定力內力，必定也會隨着自己的心性打一個折扣。」

二人轉身看去，見講話的人，是一個二十上下的女子，看她一身紅色緊身衣，星目閃閃，柳眉斜飛入鬢，右肩上斜插着一支黃鞘黑柄的長劍。

皇甫朔一笑說：「這位姑娘面生得很。」

那紅衣女一笑說：「小妹黃瑛。」

紀鳴燕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嶺南女俠飄花劍黃瑛，難怪論調如此高潔，失敬！失敬！」

黃瑛嫣然一笑說：「好說！久聞兩位品性超然，心儀已久，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皇甫朔道：「那是江湖上的朋友抬愛，算不得甚麼，姑娘何必介意。」

黃瑛道：「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能值得江湖朋友抬愛的人並不多，二位何必自謙。」

紀鳴燕正待答話，黃瑛又道：「二位對今日的峨嵋論劍，可有甚麼感想？」

皇甫朔道：「在下祇是感覺到這種論劍的場面，似乎太慘酷了一點。」

飄花劍黃瑛正色道：「說實在的，兩位是不是感到這種論劍的場面，有些出乎常規？」

紀鳴燕點頭道：「不錯！在下的確有此種感覺。」

黃瑛突然悄聲道：「因此小妹認爲此中可能有甚麼陰謀潛在着。」

兩人同時一愕，皇甫朔道：「姑娘莫非已找到甚麼蛛絲馬跡，何妨說出來大家研討研討。」

黃瑛向四週瞧了一眼才悄聲道：「兩位跟我來，我給兩位看一樣東西。」

嬌軀一起，向左面的僻靜處飄去。

兩人隨後跟上，那地方有一座小小的尖峯，約五六丈高下，剛好將會場隔了開來，三人轉到尖峯的背面，這是數百個武林英雄視線都看不到的地方。

飄花劍黃瑛道：「說句老實話，自風雷劍郭長青一上場，小妹就起了疑心。」

紀鳴燕道：「却是爲何？」

黃瑛道：「據小妹所知，風雷劍客郭長青與禪空和尚私交很好，據聞禪空和尚未出家以前，與郭長青同師學藝。」

皇甫朔道：「他們是師兄弟？」

黃瑛道：「不錯，除他們兩人之外，另外還有一個人。」

紀鳴燕道：「誰？」

黃瑛道：「魔劍徐坤。」

兩人同時倒抽了一口冷氣說：「是他？那他們的師父又是誰呢？」

黃瑛道：「終南一劍霍桐青。」

皇甫朔道：「霍桐青武功劍術，已達絕頂，難怪能調教出這三個寶貝徒弟來，祇是黃姑娘何以會知道得如此清楚？」

黃瑛嫣然一笑道：「這就是我所以要給兩位看一樣東西之因了。」邊講間，探手入懷，取出一信箋。

白色的信封，白色的信箋，完全是用上好杭萱製成。

皇甫朔抽出信箋，見上面寫着：

從龍師兄賜鑒，自終南藝成別後，江山萬里，各奔前程，致音訊久疏。當今世道衰微，人心大亂，正是英雄立業之時，弟久鑒於此，曾組天地會，以期達成領袖武林之志，唯許多自命正道之士，從中阻撓，雖有長青師兄側面相助，亦難成大事，吾兄足智多謀，希能爲弟設一謀計，除去荊棘，以策坦途，則感激不盡矣。

弟坤上　某月某日

皇甫朔道：「從龍是誰？」

黃瑛道：「這從龍是禪空大師的俗家名字，他俗家姓唐，早年因追求一個武林絕色女子，情場失意，才遁入空門，並非是眞的看破世情才出家的。」

紀鳴燕道：「難道說這次峨嵋論劍，就是他信中所說的除去荊棘，以策坦途的計劃麼？」

黃瑛道：「我想是的，你不見郭長青出手犀利，連殺了三個武林英雄麼？」

皇甫朔道：「不錯！他這樣做不但可以排除異己，更可立威，這眞是一舉兩得的事情。」

黃瑛道：「如果眞的讓他們志願得逞！這個武林也就不像武林了，小妹人單勢孤，知兩位皆正義之士，因此才來找兩位商量商量。」

紀鳴燕道：「姑娘的想法是對的，我們身在武林，就不能讓武林被人搞得烏煙瘴氣，我們先到前面看看去。」

三人又一起轉到尖峯的正面，此時郭長青與歐陽春仍在狠拚不休，所奇怪的是郭長青愈戰愈勇，而歐陽春却有些不支之象。

皇甫朔微微一愣，向紀鳴燕道：「紀兄，這件事情我看有些反常。」

紀鳴燕道：「不錯，方才我們明明看到郭長青已經心浮氣躁，不過五十招，便會落敗，如今怎會愈戰愈勇，難道……」

難道甚麼？他一時也說不上來，總之他知道其中一定有鬼，不但他，任何一個明眼人，也會看得到，但毛病究竟出在甚麼地方呢？誰知道？

嶺南女俠飄花劍黃瑛，正在皺眉苦思，似乎想解決這一個疑難的問題。

皇甫朔道：「龍形劍歐陽春，不但劍術高明，人也正派，如果讓他傷在當場，我們將失去一個很好的幫手。」

紀鳴燕道：「不錯，因此我們要救他出來。」

皇甫朔皺皺眉說：「但是我們用甚麼方法才能救他出來呢？」

紀鳴燕道：「要想救他出來，必先要找出其中毛病。」

皇甫朔搖頭道：「難！難！難！今天峨嵋論劍，既沒有酒菜招待，更沒有茶水解渴，甚至兵刃都是大家自己帶來的，他們的手脚從何做起？」

紀鳴燕道：「不錯，如果吃他們的茶飯，他們尚可在茶飯中下了毒，但這一次論劍，大家都是自備茶水乾糧，跟他們連邊也沾不上，這個毛病到底出在甚麼地方？」

黃瑛突然的道：「小妹到場中去看看，也許可以找出一些蛛絲馬跡來。」她嬌軀兒連閃，已滑向場中。

黃瑛就在進入場中的一刹那間，已嬌聲道：「歐陽大俠，你的劍法本不是郭長青的對手，難道一定要伏屍劍下麼？」

歐陽春怒哼一聲道：「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老夫向看不慣這斷的心狠手辣，今兒非跟他分個眞章不可。」

黃瑛又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就是想死，也要死得其所啊！」

龍形劍歐陽春猛然一驚，這女娃娃說得不錯，死有泰山鴻毛之別，怎可隨便輕生，驟然虛晃一劍，已退出圈外。

郭長青怒罵一聲：「臭丫頭，妳倒是很會管閒事的！」

黃瑛柳眉一豎道：「姑奶奶管了，你又能怎麼樣？」

郭長青道：「有種妳就下場來比劃比劃。」

黃瑛道：「姑奶奶難道還怕你不成。」

長劍一揮，躍入當場，冷哼一聲道：「姑奶奶不想佔你的便宜，你先發劍。」

郭長青看準了方位，出手就是三劍，這三劍連成一氣，快得驚人，但都被黃瑛輕飄飄的躲了開去。

郭長青怒道：「臭丫頭，妳不還手？」

黃瑛道：「如果姑奶奶還手的話，恐怕你已沒有機會再出劍了。」

郭長青大喝一聲：「臭丫頭，欺人太甚！」長劍連揮，一連劃出了五招，招招狠絕，着着毒辣，眞不愧劍術名家。

黃瑛東躲西避，始終不還一招一式。

郭長青道：「如果妳再不還手，老子就活劈了妳！」

飄花劍黃瑛突然哈哈嬌笑起來說：「連姑奶奶你都想劈了，你這忤逆不孝的東西！」

郭長青被氣得臉色發青，運足功力，抖手間又是八劍，但聽劍風虎虎，的確有風雷之勢。

黃瑛閃動嬌小的身形，硬是又一劍一劍給躲避了開去。

郭長青乃是一代劍豪，連攻出數十劍，對方始終不還一招一式，這個臉他就掛不下去了，暴喝一聲，身形凌空躍起約三丈左右，突然倒瀉下來，長劍分四方八面，一連又發出八劍，乍看之下，猶如一座劍山，當頭壓了下來。

黃瑛微微一笑，仍然照他發劍的先後，依次躲過，就在郭長青身形將落之時，突然揮劍反擊，她這一劍灑出去，竟散出了數十朵銀花，朵朵攻向郭長青全身穴脈。

這是名副其實的飄花劍法，這也是飄花劍法中最凌厲的一招「萬朵銀花誅修羅」。

郭長青臉色大變，顯然他未想到飄花劍法如此厲害，急得他身形連翻，堪堪躲了開去。身形跟着一長，又揮劍反攻。

黃瑛冷冷叱道：「本姑奶奶今天已經沒有興趣，改日再來取你狗命。」嬌軀破空飛出，連着兩個起躍，已落在皇甫朔與紀鳴燕的身邊。

郭長青見敵人一去，又開始叫陣。一個年輕人躍入當場，未及答話，長劍已飛舞起來。

郭長青揮劍反擊，一接手便含着風雷之勢。

皇甫朔道：「姑娘劍法奇妙絕倫，如果再打下去，那姓郭的勢被劈於劍下不可，何以半途撤了下來？」

黃瑛神情一肅道：「兩位適才都看到了，我發出十成功力，結果收效祇有七成，要不然光憑那一招，郭長青非死即傷。」

紀鳴燕道：「却是爲何？」

黃瑛道：「我出招之時，突感到手腕一軟，這是從未有的事，到現在爲止，我還想不通這是甚麼道理。」

皇甫朔道：「莫非那歐陽春落敗的毛病也出在這裏。」

紀鳴燕道：「我們不妨找歐陽春問上一問，必可查出此中毛病。」

他們尚沒有去找，歐陽春已經來了，他首先向黃瑛一抱拳說：「適才若非姑娘提醒，在下早已伏屍了。」

黃瑛道：「我本來不想多管閒事，祇是他們另有陰謀，不得不出手了。」

接着便將前後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龍形劍歐陽春微微一楞說：「難怪！我本意必可勝他，那知兩百招後，愈打愈沒有力氣，難道眞的有鬼？」

紀鳴燕道：「一定有鬼！」

「可是鬼在甚麼地方呢？」

黃瑛道：「祇要我們仔細查看，必可找出此中毛病。」正說間四人同時向場中看去，見那青年人聲勢凌人，劍勢凌厲，竟打得郭長青直向後退。

皇甫朔道：「照目前情形看來，這個年輕人必可勝他，如果再敗了，其中必有問題了。」

紀鳴燕點頭道：「不錯。」

那年輕人看來祇有十七八歲，一臉正氣，而且劍法也十分的犀利絕倫。

黃瑛道：「這個年輕人好像出道不久，不知他叫甚麼名字？」

皇甫朔道：「眼生得很，但以他的劍術功力，似猶在郭長青之上，這就難能可貴了。」

紀鳴燕道：「不知是那位武林前輩，調教出這麼個好徒弟來。」

此際身後有人發話道：「你們看不出麼，這是四大劍派中青城劍派下的弟子，祇是可惜得很。」

四人回頭一看，見是丐幫護法常瘋子，同時叫了聲：「前輩此話怎講？」

常瘋子一笑道：「郭長青雖是一代劍術大豪，但眞正論功力，黃姑娘與歐陽大俠都可以勝他，但二位爲何忽然中途退了下來？」

紀鳴燕道：「原來前輩也看出來了？」

常瘋子道：「講到追根究底，丐幫輸過誰來？」

黃瑛道：「這兒尚有一封信請前輩過目。」

常瘋子接過一笑道：「剛才潛到金頂寺的後院，就是爲了這封信麼？」

黃瑛道：「前輩好眼力。」

常瘋子道：「寺中是不是一個人都沒有？」

黃瑛道：「不錯，但晚輩很奇怪，這些人跑到那兒去了？」

常瘋子道：「全部埋伏在這石坪的四週。」

皇甫朔道：「這一來更證實了他們是有陰謀了。」

常瘋子道：「要不然我老化子還不會上了金頂，我想問問你們兩位，剛才與郭長青動手的時候，有甚麼感覺？」

兩人便將當時情形說了一遍。

老化子沉默不語，這的確是令人費解的一件事情。

紀鳴燕道：「如果要使一個人功力自動消失，唯一的辦法祇有下毒，除去下毒而外，似乎沒有別法可尋，但這毒又從何下起呢？」

老化子道：「問題的癥結就在這個地方，如果能打開了這一結，一切事情便可迎刃而解了。」

黃瑛突然一聲驚叫說：「你們看！」

四人一齊向場中看去，見那年輕的劍士，手足已微現遲緩，攻少守多，身形也逐漸的向後。

黃瑛道：「這年輕人功力不錯，人也很正派，我們必須設法救他下來。」

常瘋子道：「他是四大劍派中青城派的人，自有青城派的人來救他。」

黃瑛道：「前輩，大敵當前，何分彼此？」

常瘋子道：「不是分彼此，而是使禪空和尚的陰謀，讓多些人發覺，這樣我們對付起來，就容易得多了。」

黃瑛道：「何不把這封信讓多些人看過，不就行了？」

常瘋子道：「姑娘！你知道信可以假造，話可以撒謊，都不及他們自己發現來得眞實一點。」

皇甫朔道：「不錯！」

老化子道：「等他們自己發覺

了以後，自然會尋求解決的途徑，那時我們再一配合，這件事就會做得很圓滿了，否則那些自命名門大派的人，一向自視很高，表面上也許不怎麼樣，骨子裏對我們這些人根本不看在眼裏，俗語說人微言輕，這件事情就很難辦了。」

紀鳴燕道：「前輩說得是，祇要能解決問題，不在乎早一步晚一步。」

正說之間，已見那青年劍士，已陷於危境。

郭長青的劍氣，如排山倒海般的壓了下去，而那年輕人祇能揮劍阻擋，已無還手之力，看情形不過十招，那年輕人必得橫屍劍下。

禪空和尚始終不言不語，嘴角上永遠露着陰沉的微笑，似乎胸有成竹。

黃瑛臉色一變道：「前輩，再不救援，恐怕就來不及了。」

常瘋子一向瘋言瘋語，得了個瘋子雅號，但此次參加峨嵋論劍，自始至終，他未說過一句瘋話，他沉思一下道：「待我老化子下去試試。」

黃瑛道：「祇是前輩的打狗棒不能用了，必須換劍。」

常瘋子道：「他們的劍更不能用，姑娘的劍借給老化子用上一用。」

黃瑛正待將劍遞過，此際已聽得一聲嬌叱，一條嬌小的人影，已飛入當場。

這也是個女娃娃，黃色緊身短裝，黃巾包頭，妙目中隱隱閃爍着一股凌人的殺氣。

她一下場便飛起一劍，向郭長青刺去，也幸虧她這一劍，要不然郭長青適才那招「野火燒天」，必可將年輕人傷在劍下。

郭長青向那女子打量了一下說：「姑娘生得很美！」

那女子冷哼一聲：「好說！」

郭長青道：「姑娘若是想得天下第一之名，也得勝負分了之後，才可上場。」

那女子道：「你以為必待對方伏屍劍下，那才算是分出勝負麼？」

郭長青冷笑道：「姑娘言重了。」

那女子道：「峨嵋論劍，顧名思義，本意在彼此印證武功劍術，點到為止，你却毫無同道之情，心狠手辣，不知是何居心？」

郭長青道：「這個麼，在下老早聲明過，兵刃之下，非死即傷，怪不得郭某人，如果姑娘能使在下伏屍，在下亦毫無怨言。」

那女子道：「你以為姑娘殺不了你？」右腕一抖，泛起一片劍花，向郭長青攻去。

郭長青大喝一聲：「留名受死！」立時振劍反擊。

那女子冷笑道：「你姑奶奶號稱塞北仙姬浮雲劍白霜娥。」嬌軀一閃，一連又發出三招。

難怪這女子很美，原來她就是武林中第一美人，塞北仙姬白霜娥。

郭長青飄身讓劍，一聲長笑道：「人說塞北仙姬，美若天人，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白霜娥道：「你忘了一件事情了。」

郭長青道：「不知在下忘了甚麼事情？」

白霜娥道：「塞北仙姬雖然生得很美，但手底下也很辣。」揮手又刺出三劍。

白霜娥號稱浮雲劍，她的長劍出手，總是如虛若幻，使人難以捉摸。

郭長青不敢硬接，飄身又閃了開去。

白霜娥一聲冷笑道：「久聞郭先生的風雷劍法，勢若雷霆，如果一味躲閃，不怕有傷令譽麼？」

郭長青怒道：「臭丫頭，妳以為我眞的怕妳麼？」長劍一揮，使出了風雷二十四式，翻翻滾滾，向白霜娥逼去。

白霜娥劍法飄浮，閃爍不定，那嬌小的身形，也隨着長劍，東環西繞，將郭長青的凌厲劍勢，化得一乾二淨。

此際原先與郭長青比劍的那個年輕人，已緩緩退出場中，不時以感激的眼光，回首看着白霜娥。

皇甫朔悄聲道：「你們看這年輕人，怎地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了？」

紀鳴燕道：「如果對方眞的下毒的話，他可能中的毒最深了。」

黃瑛道：「我眞有些不明白，他這毒從何下起呢？」

歐陽春道：「我們都中了別人手脚，這是不會錯的，但始終找不出原因來。」

常瘋子一雙眼睛一直注視着當場，他似乎立定決心要在鬥場中找出一絲破綻來。

這時那年輕人已搖搖晃晃離開鬥場，紀鳴燕一個箭步穿了出去，將他扶住道：「小兄弟，你感覺到怎樣？」

那年輕人苦笑一下道：「四肢無力，好像生病一樣。」

紀鳴燕道：「你是不是與郭長青鬥了一百招以後，才有這種感覺？」

年輕人道：「不錯！」

紀鳴燕道：「你可能是中了毒了。」

年輕人一楞說：「不會吧，這毒從何中起？」

紀鳴燕道：「這情形目下我們還未弄清楚，且到一邊去談去。」

他將那年輕人扶到皇甫朔的身邊坐下。

老化子衝着他一笑說：「小兄弟是青城派的吧？」

年輕人道：「晚輩正是青城派，前輩是……」

老化子道：「丐幫常瘋子。」

年輕人趕緊一揖說：「原來是常老前輩，晚輩常聽家師提起你。」

常瘋子道：「令師是……」

年輕人道：「家師道號上黃下葉。」

常瘋子呵呵一笑道：「原來是黃葉道人，名師出高徒，難怪小兄弟的劍法如此犀利，要不是對方弄鬼，那郭長青決不是你的對手。」

年輕人道：「前輩也以為是對方弄了鬼？」

老化子道：「不錯，祇是毛病出在那裏，我們一時尚無法查出。」

黃瑛道：「晚輩倒有一個辦法。」

歐陽春道：「甚麼法子？」

黃瑛道：「如果眞的中了散功毒藥，晚輩身邊有現成解藥，一試便知。」

邊說間，她從身邊掏出個白玉瓷瓶，傾出一粒紅色藥丸給那年輕人道：「這位少俠，請你吃一粒試試看。」

那年輕人接過放入口中，旋即打坐，默運一週天，霍然起立道：「不錯，晚輩中的確是散功毒藥。」

黃瑛道：「少俠的功力全恢復了麼？」

年輕人道：「全恢復了，謝謝姑娘。」

黃瑛道：「既是如此，歐陽大俠及紀兄、皇甫兄以及小妹，都是中的這種毒物了。」旋又取出四粒，每人服了一粒，默運一週天，果然感到精力充沛。

老化子道：「小兄弟貴姓大名？」

年輕人道：「晚輩向開山。」

老化子道：「我有一事不明，小兄弟適才危急之時，何以未見貴派的人出來救援？」

向開山道：「家師認為峨嵋論劍，祇是互相切磋武功，沒想到其中另有陰謀，所以祇派晚輩一個人來。」

老化子濃眉一皺，向場中看去，見塞北仙姬白霜娥已與郭長青鬥了兩百招以上，白霜娥已呈不支之狀。

老化子突然哦了一聲。

黃瑛道：「前輩發覺了甚麼？」

老化子道：「今晚吹的是甚麼風？」

紀鳴燕道：「西南風。」

老化子道：「假如有人從西南角上將散功毒藥灑出，場中人豈不要中毒？」

皇甫朔道：「那樣一來，連郭長青也會中毒了。」

老化子道：「如果他們自己人事先服了解藥，也就無關緊要了。」

紀鳴燕道：「不錯，讓我到上風頭去看看。」

老化子道：「慢着！」

紀鳴燕道：「前輩尚有何指教？」

老化子道：「果眞如此，我們就將計就計，悄悄將放毒的人除去，而使敵人不會發覺，這樣郭長青以為仍有人在放毒，必定不肯退下，別人就有殺他的機會了。」

皇甫朔道：「我去。」

老化子道：「祇是這放毒之人，必非等閒之輩，你有把握在三招之內，取他性命麼？」

皇甫朔道：「這個……」

黃瑛道：「我去。」

老化子道：「姑娘要去，必須記住兩個原則。第一要先服下解藥，第二下手決不容情，如果老化子猜得不錯，這放毒之人，可能就是魔劍徐坤。」

黃瑛道：「何以見得？」

老化子道：「禪空和尚這次陰謀，既是為他發起，他本人必定會在當場，但老化子的眼睛搜遍了左右前後，沒有發現他的踪跡，因此斷定放毒之人，必定是他本人。」

紀鳴燕道：「有道理，如果眞是魔劍徐坤，黃姑娘在三招之內，恐怕難以奏效。」

老化子道：「所以我以為最好三人同去，每人使出本門劍法中最凌厲的一招，對方本領再高，也決難躲過。」

黃瑛道：「前輩說得是。」立時與皇甫朔、紀鳴燕三人同向西南角潛去。

大會會場的人本來很多，稍微有兩三個人走動，根本沒有人去注意。

此際白霜娥已陷入絕境，郭長青的一支長劍，始終不離她全身大穴。

老化子借黃瑛的劍已還給了她，轉借了龍形劍歐陽春的劍，躍入當場，他本來不會劍法，竟拿着劍當打狗棒使，刷刷刷就是三招。

白霜娥趁郭長青閃讓之間，已跳出場外。

郭長青冷哼一聲：「我當是誰，原來是丐幫護法常瘋子。」

老化子雙眼一瞪，道：「怎麼？你欺負我不會用劍是不是？」

郭長青道：「不管你會不會用劍，祇要你能持劍進場，在下照樣

接着。」

風雷劍起處，又帶起一片風雷之聲。

常瘋子身形連閃，隨手還出三招。

郭長青大笑道：「臭化子，你是用劍還是用棒？」

老化子冷哂道：「不管是用劍或是用棒，祇要能取你的狗命便行。」三招之後，又連出八招。

郭長青怒哼一聲，揮劍反擊。

如以內力而論，他本不是老化子對手，他仗着上風頭有人放毒，因此奮力抵抗，兩人接手間，如電光石火，已互遞了數十餘招。

此際黃瑛，紀鳴燕、皇甫朔三人，已經到了西南角上，果見巨石之後，有一人手持布袋，慢慢的在向下風處揮灑。

此人身着黑色長衫，背插長劍，頭髮已經有些花白，祇是雙目雖在淡月之下，仍是灼灼有神。

黃瑛向二人施了個眼色，三人分成三路，形成了個半弧形，慢慢向那人身後圍去。

那人似警覺，正待有所動作，黃瑛已使出飄花劍中最凌厲的一招，「萬朶銀花誅修羅」，滿天劍花，朶朶飛向劍魔徐坤各大要穴。

魔劍徐坤大吃一驚，振劍向上封去，左邊的皇甫朔已使出奇門劍中最凌厲的一招「幻影迷踪」，祇見一片劍影，如山如海，使人無法捉摸劍在那裏。

徐坤左右受敵，微一失神，右肩已被劃了一條血槽，他身形一矮，向後急退，正趕上紀鳴燕使出青萍劍中最凌厲的一招「追魂奪命」，一劍從徐坤的背心刺入，從胸口透出，手法之速，劍法之快，無與倫比，徐坤連慘叫都來不及，已一命嗚呼。

三人誅了徐坤，撿起黃布袋，又回來到原來的地點。

老化子與郭長青已狠拚了七十餘招，祇是他是個不慣用劍的人，一旦使用起來，總有些蹩手蹩脚的味道，好在他原來的目的，祇在援救塞北仙姬白霜娥脫險，如今目的已達，虛晃一劍叫道：「似你這等下三流的劍法，不值得老化子出手，恕不奉陪了。」身形向斜刺裏躍起，又回到原來的地方。

皇甫朔道：「事情已辦成了，贓物也在這裏。」

老化子接過黃布袋，打開一看，尚有半袋藥粉，未曾灑完，他又交給皇甫朔道：「好好收着，我老化子去佈置一下，待一會準備甕中捉鼈。」

老化子去了，衆人再向場中看去，郭長青已與另一人交上了手，顯然他不知道魔劍徐坤亦已伏誅。禪空和尚的嘴角始終噙着一抹冷笑。

此時白霜娥已步履艱難的走出當場，黃瑛飄身而出，扶住她道：「小妹黃瑛，白姐姐感到怎樣？」

白霜娥看了她一眼道：「妳就是嶺南女俠飄花劍黃瑛？」

黃瑛一笑道：「正是小妹，姐姐已中了散功之毒，快將這粒藥丸服下。」

白霜娥稍爲遲疑一下，終於吞了下去，黃瑛將她扶回原地，令她氣運週天，藥力散開之時，功力也恢復了。

向開山感謝她援手之德，忙道：「白姐姐好了些麼？」

白霜娥道：「現在全身疲勞已失，祇是我尚不明白，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向開山便將詳細情形，向她說了一遍。

此際場中劍風呼呼作響，與郭長青對劍的人，是一個中年漢子，劍法猛烈，與郭長青的劍法，同走剛强的路子。

紀鳴燕道：「此人是霹靂劍吳猛。」

皇甫朔道：「難怪他的劍勢如此剛烈。」

歐陽春道：「此人生性剛烈，嫉惡如仇，不愧爲一條漢子。」

白霜娥道：「小妹也久聞此人之名，他這魯東大俠之名，也得之不易。」

黃瑛道：「吳猛的劍術功力與郭長青不相上下，祇是郭長青酣鬥至今，體力大耗，因此決不是吳猛的對手。」

紀鳴燕一笑道：「那郭長青尚以爲上風頭仍有人替他施放散功毒藥，所以他不會退讓。」

歐陽春也笑道：「不錯！所以常瘋子這一招做得也實在夠絕了。」

皇甫朔道：「薑是老的辣，論江湖閱歷，常老前輩是首屈一指。」

黃瑛道：「他這一出去佈置，恐怕又是一個絕招，這一招，那禪空和尚與郭長青恐怕更招架不住了。」

五人相視而笑。

此際金頂四週的羣雄，已紛紛議論起來，他們不知道禪空和尚從中搗鬼，却以爲風雷劍客郭長青的劍法驚人。

本來禪空和尚這一招，做得可算是天衣無縫，却偏偏遇上了鬼靈精黃瑛，及江湖閱歷豐富的老叫化常瘋子，大概這就叫做人算不如天算，武林不讓遭浩劫，才有這種事情發生。

此時鬥場中的郭長青與吳猛二人，又纏鬥了一百多招，雙方竟然是勢均力敵。

禪空和尚似已覺察到甚麼，臉色微變。

黃瑛一皺眉道：「此中秘密如果給禪空和尚發覺得太早，殘局就不太好收拾了。」

白霜娥道：「郭長青酣鬥至今，仍能與吳猛吳大俠戰成平手，其本身功力，也的確驚人。」

皇甫朔道：「目前最好能找出功力較强的人，以迅雷的手法，先擊斃郭長青，那時禪空和尚孤木不成林，收拾起來，就比較容易多了。」

紀鳴燕道：「郭長青非泛泛之輩，要想一舉擊敗他，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皇甫朔道：「如果套用老法，三人聯手？」

黃瑛搖頭道：「那樣更不成，適才我們是以毒攻毒，祇是在暗中進行，如今會場中是在論劍，講究的是以一對一，假如三人聯手，必會激起衆怒，那時要想解釋就難了。」

皇甫朔道：「他們陰謀祇有我們幾個人知道，其他的人並不知道，是麼？」

白霜娥忽然哦了一聲道：「我知道了。」

紀鳴燕道：「姑娘知道了甚麼？」

白霜娥道：「上風頭雖然沒有人散毒了，但空氣中尚有殘餘的毒物，吳大俠一定是吃了這殘餘毒物的虧。」

向開山道：「不錯！要不然那郭長青酣鬥至今，神體皆疲，不可能會與吳大俠戰成平手。」

白霜娥道：「所以我們必須想辦法讓吳大俠下來，另外換一個人上去。」

皇甫朔道：「我們這幾個都是場上敗下來的，照規矩不可以再上場。」

紀鳴燕道：「我倒有一個辦法。」

向開山道：「甚麼法子？」

紀鳴燕道：「那禪空和尚在剛開始論劍時，曾宣佈請來八個劍術名家，我們佔了五個，場中兩個，另外應該還有一個。」

皇甫朔道：「這個人是誰？」

黃瑛道：「我知道。」

「誰？」

「吳門劍士，伏魔劍鍾童。」

皇甫朔道：「不知此人是邪是正，萬一和他們是一路的，這件事情就更難辦了。」

黃瑛道：「此人小妹亦是祇聞其名，未見一面，不知品性如何。」

老叫化常瘋子已急步而來，笑道：「伏魔劍鍾童乃是當年仙劍裴風的衣砵傳人，爲人也極正派，諸位但請放心。」

黃瑛道：「可是他人呢？」

常瘋子道：「一會就到。」

果然從右側飄過一條人影，眨眼已到身邊。

此人四十上下年紀，着一款青色長衫，背插長劍，雙手一拱說：「諸位……」

黃瑛道：「這位大概就是鍾大俠了。」

鍾童道：「不敢，正是在下。」

黃瑛道：「鍾大俠對於今天發生的事情，諒已知道了。」

鍾童道：「適才已承常前輩告之，效力來遲，尚請各位恕罪。」

紀鳴燕道：「好說！目下我們希望鍾大俠能替下吳大俠來。」

鍾童道：「場中勝負未分，在下不好插手。」

他這話說得沒錯，雙方勝負未分，如果他貿然上去，不但不合乎會場的規則，而且比劍的雙方都不會相讓。

常瘋子向場中看去，見雙方劍勢都緩了下來，一招一式，分得清清楚楚，吳猛顯然有不支之象，但郭長青的神色上，也露出精力疲累的現象。

黃瑛道：「目前我們倒希望那吳大俠早些落敗下來。」

皇甫朔道：「正是！」

正說之間，忽聽得霹靂劍吳猛一聲大喝，掌中劍旋迴三轉，抖起一片劍花，向郭長青頭上罩去。

這一片劍花，映着一匹冷月，寒氣森森，犀利之極。

紀鳴燕道：「吳大俠殺出眞火來了，他這一招乃是全部霹靂劍中的精萃，叫做『迅雷蓋頂』。」

皇甫朔道：「紀兄對吳大俠的劍招，竟也如此熟悉。」

紀鳴燕道：「小弟曾閱過一本霹靂劍譜，雖不知道詳細變化，但其中招式名稱却記得清清楚楚。」

正說間，忽聽得一聲龍吟，場中兩人各自退後了三步，身形搖搖欲倒。

顯然適才那一招，他們不但鬥了劍法，也拚了內力。

黃瑛搖頭道：「照這樣打下去，非弄得兩敗俱傷不可。」

向開山道：「必得想一個解決的方法，這樣下去，吳大俠非吃虧不可。」

常瘋子搖頭道：「這一着倒將我老化子難住了。」

白霜娥沉默不語，顯然她也在苦思解決問題的辦法。

龍形劍歐陽春道：「乾脆當衆揭破他們的陰謀，豈不一了百了？」

常瘋子道：「時機尚未成熟，勉强從事，反而會壞了計劃。」

黃瑛道：「依前輩的意思？」

常瘋子道：「我們且看下去再說。」

衆人又向場中看去，見郭長青與吳猛分而復合，雙方又鬥在一起。

這一接觸，已不如以前之猛烈，兩人皆穩住陣脚，不敢冒險從事。

禪空和尚的臉色倏變，雖是在淡月下，仍可看出他有些焦急不安的神色。

黃瑛道：「事在燃眉，如果不迅速想法解決，可能對方有變化。」

老叫化點頭道：「不錯！我正在謀求解決之道。」

耳際又是一聲龍吟，郭長青連退三步，吳猛却退了五步之多，而且肩頭上也流出了鮮血。

黃瑛精神一振說：「是時候了，鍾大俠可以上了。」

吳門劍士伏魔劍鍾童一個飛身躍入當場，說：「吳大俠，你敗了。」

吳猛牙齒一咬說：「在下有些敗得不服。」

鍾童道：「等下你就會知道其中原委，東南方正有幾位朋友在等着你。」

吳猛道：「誰？」

紀鳴燕已迎出來道：「吳兄，好久不見了，請到一邊談。」說畢拉着吳猛去到原來位置，替他裹了傷，並述詳細情形，黃瑛又取了一粒解藥給他。

吳猛服下解藥，運一週天，方嘆道：「想不到其中竟有陰謀。」

紀鳴燕道：「江湖詭詐，層出不窮，以禪空和尚的聲望，居然也會做出這等卑劣的事來，眞令人不敢相信。」

老化子道：「學佛的人不見得個個就是好人，不學佛的人，也不見得個個全是壞人。」

白霜娥道：「不錯，因此小妹一向討厭那些假面孔、假道學的人。」

皇甫朔突然驚哦了一聲說：「鍾大俠的劍勢畢竟不凡，看情形不出五十招，那郭長青必會橫屍劍下。」

衆人向場中看去，果見鍾童的凌厲劍勢，已將郭長青迫得連連後退。

伏魔劍法在劍術中自成一家，各門各派的劍招，都有雷同之處，唯獨伏魔劍法，招招精絕，着着奇妙。

一般用劍的高手，往往遇到了伏魔劍法，便不知從何招架。

郭長青一方面吃虧在久戰疲累，另方面就是吃虧在伏魔劍法的奇招絕式之下。

上乘劍道講求的是機先，一着失機，便處處受制，因此郭長青被迫得連連後退。

伏魔劍鍾童長笑一聲，放劍直追。

禪空和尚臉色連連變動，不時向西南角上觀看，顯然他已疑心到西南角上放毒之人已遭不測。

此時郭長青雖然連出三劍，皆被對方的奇異劍勢壓了回來，人已快退到場邊。

鍾童怕對方就此認敗服輸，萬一對方認敗服輸，自己就沒有理由再下辣手了，因此他突然一聲大喝，身形劃空而起，凌空打了個弧形，一道銀光從長空直瀉下來，雖然祇是一道銀光，但這道銀光如靈蛇一般曲折。

郭長青雖然是劍術名家，但也不知從何避起，臉色大變。

禪空和尚大喝一聲：「小心！」

他小心二字才出了口，郭長青的一顆六陽魁首已經飛上了半天，鮮血從他的頸腔中噴起好高。

鍾童殺了郭長青，立即收劍肅立，目注當場。

禪空和尚朗唸了聲：「阿彌陀佛！」人已走入當場，朗聲道：「郭大俠束手後退，顯然已經準備認輸，鍾施主仍然不肯放手，必要殺而後快，這種手段未免太毒辣了吧？」

鍾童冷哼一聲道：「郭長青初上場時，曾經連殺三人，每一個都是在毫無還手之力的情形之下，被他殺死，這話又怎麼說呢？」

禪空和尚聽得一愣道：「那三人也許有他的取死之道。」

鍾童道：「郭長青就沒有取死之道了麼？」

禪空和尚沉聲道：「貧僧實在看不出郭大俠有何取死之道。」

鍾童仰天大笑起來。

禪空和尚臉色一變道：「鍾施主有何好笑之處？」

鍾童故意運足內力，大聲道：「以我看不單郭長青有取死之道，就是大師也有取死之道！」

禪空和尚沉聲道：「胡說！」

鍾童道：「在下在江湖中也薄有微名，豈會胡言亂語，而自貶身價。」

禪空和尚道：「鍾施主，話出如山，你要再三考慮。」

鍾童道：「在下早已考慮好了。」

禪空和尚道：「那麼你說吧，貧僧中年出家，足跡未出峨嵋半步，晨昏頌經唸佛，打坐參禪，那裏有取死之道？」

鍾童道：「如論你後半輩子的作爲，確實沒有取死之道，但你目下却做錯了一件事情。」

「貧僧做錯了甚麼事情？」

「你應了你師弟『魔劍』徐坤之邀，在峨嵋金頂，設下了天羅地網，想將天下羣雄，一網打盡，以助你師弟徐坤，稱霸武林，此種用心，還不足取死麼？」

禪空和尚臉色又是一變道：「胡說！你這樣誣賴老衲，有何證據？」

鍾童道：「當然有證據！」

黃瑛飛入當場，取出一封信來，向四週的人道：「這封信就是『魔劍』徐坤寫給禪空和尚的，小妹在論劍剛開始之時，從他的臥室中偸來，讓我朗讀一遍，各位就知道他們之間的關係了。」

接着她眞的將信朗讀一遍，羣雄嘩然。

禪空和尚沉聲道：「這封信是你僞造的！」

黃瑛道：「小妹與大師無怨無仇，何必陷害於你？」

禪空和尚冷笑一聲道：「誰知道你們在弄甚麼玄虛？」

黃瑛道：「就算這封信是僞造的，那麼『魔劍』徐坤當論劍開始之時，在上風頭灑散功毒藥，這總不會假吧？」

禪空和尚又是一楞說：「你這話可有證據？」

紀鳴燕接叫道：「有！」

手中提着一個黃布袋，高高擧起道：「諸位同道見到麼？這黃布袋中裝的就是散功毒藥。」

禪空和尚怒道：「你這話誰能相信？」

常瘋子走入當場道：「各位同道如果不信，我們還有證據，當『魔劍』徐坤用毒之時，被我們發覺，派了三個高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他斃於劍下，諸位不信，在上風頭的西南角上一塊大石後面，尚有『魔劍』徐坤的屍體。」

立時有人向西南角上奔去，瞬息又退回來道：「不錯，那兒的確有『魔劍』徐坤的屍體。」

禪空和尚道：「如果徐坤在上風頭放毒，郭長青也應該中毒才是，爲甚麼他沒有？可見你們是胡說八道。」

黃瑛冷冷的道：「你們事先服了解藥，當然是沒有關係了。」

禪空和尚一怔，半晌才道：「就算是有這回事情，你們又能將老衲怎樣？」

人羣中有人怒哼一聲道：「老東西的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

常瘋子道：「你承認就好，這件事情，你得向天下英雄交代一下。」

立時有很多人大叫：「斃了他！」

禪空和尚突然仰首哈哈大笑起來。

他自恃武功高强，仍是一副滿不在乎的神色，半晌才道：「老衲這就向你們交代了，你們誰也別想離開這峨嵋金頂。」

常瘋子冷笑道：「難道你還有花招？」

禪空和尚道：「在這金頂四週，埋伏有數百個武林高手，各位不信，可以試上一試。」

常瘋子大笑道：「你所謂埋伏的武林高手，早已作了階下之囚啦。」

禪空和尚嘿嘿一笑道：「老衲就不相信你老化子有通天本領，能將數百個武林高手一擧成擒。」

常瘋子道：「你不相信是麼？讓我帶你去看看。」他邊說間，臨空拍了三掌，發出三聲清脆的響聲，立時從金頂四週的暗處，踴出上千人來，其中有數百人皆是中年和尚，全被痲繩五花大綁，由數百個叫化子看管着。

禪空和尚看得目瞪口呆，半晌才道：「你是怎麼捉住他們的？」

常瘋子道：「用毒！」

禪空和尚冷哂道：「想不到一向以正義自居，大名鼎鼎的丐幫，居然也會用起毒來。」

常瘋子一笑道：「這正如一個人被毒蛇咬了非吃雄黃明礬一樣，這叫做以毒攻毒。」

禪空和尚嘆道：「丐幫人物，果然非同凡響，老衲計劃得這樣週密的事情，竟然也會被你們破壞。」

此際有人大叫：「老禿驢，你現在尚有甚麼話說？」

禪空和尚向常瘋子看了一眼道：「只是老衲尚有一事未明。」

「甚麼事？」

「你一時從那兒調集這樣多的人手？」

「早有準備。」

「這樣說你事先已經知道了。」

「知道一點點，但這也是你時運不濟，被我們無意發現了你用毒的方式。」

禪空和尚嘆道：「如此說來，是天亡我了？」

常瘋子道：「套用你們佛家一句老話，種善因得善果，惡因得惡果，這是你自找的。」

「不錯！」

「現在你如何向天下英雄交代，那是你自己的事了。」

禪空和尚道：「人生自古誰無死，但却死不甘心。」

常瘋子道：「這是甚麼意思？」

「老衲的計劃大部份毀在你的手中，老衲必須與你狠拚一場，才能消却胸中之氣。」

「大和尚，回頭是岸。」

「太晚了，你準備吧！」

老化子一頓手中青竹杖，當場而立。

此際有人大叫道：「常老前

輩，此種人還跟他比甚麼武，乾脆大家一起上，千刀萬剮算了。」

常瘋子道：「各位別急，反正他是跑不了的，他既敢作這種違反天理的事情，當然也有幾下子，老化子正想伸量伸量他。」

竹杖一起，旋空盤打。

丐幫的打狗棒法，從不輕展，一經展開，那凌人的威勢，不在一般兵刃之下。

禪空和尚取劍相迎，他雖然出了家，用的仍是劍。

此際那場邊一排站了十數人，其中有：江南秀士「青萍劍」紀鳴燕、魯東大俠「霹靂劍」吳猛、塞北仙姬「浮雲劍」白霜娥、嶺南女俠「飄花劍」黃瑛、湘西一奇「奇門劍」皇甫朔、中州大豪「龍形劍」歐陽春、吳門劍士「伏魔劍」鍾童、青城弟子向開山。

尚有四大劍派的弟子，全目注場中，他們是防禪空和尚再次弄鬼。

向開山與白霜娥站在一起，兩人談得甚是融洽。

黃瑛與紀鳴燕站在一起，由於峨嵋論劍，促成了他們這兩對姻緣，英雄俠女，相得益彰。

禪空和尚長劍連閃，一連遞出了十七八招，皆被老化子的青竹杖撥打開去。

禪空和尚冷哼道：「臭化子，你不還手那是自己找死了。」

常瘋子道：「老化子要你死得心服口服。」

禪空和尚一連又劃出三劍，劍氣映月泛出冷光，鋒芒犀利。

老化子的打狗棒東撥西打，始終不還一招一式。

禪空和尚更急，劍光再起，又捲起一片凌厲的攻勢。

常瘋子正待還招，忽聽有人大喝一聲：「住手！」

從峯下飛上一人，黑色長袍，年逾古稀，臉上神威凜凜。

禪空和尚叫了一聲：「師父！」當先棄劍拜了下去。

原來來人竟是終南一劍霍桐青。

霍桐青怒喝一聲：「孽障！既已遁入佛門，因何不知悔改，如今容不得你了。」單掌一立，劈了下去，紅光崩現，禪空和尚那一顆腦袋，竟被打得不成人形。

霍桐青轉身叫道：「孽徒犯罪，不知悔改，已按門規處置，所幸老夫早來一步，否則各位都要挫骨揚灰了。」

常瘋子道：「你說甚麼？」

霍桐青道：「孽徒在金頂四週，埋下炸藥，萬一舉事不成，準備與各位同歸於盡，因此才有與常護法比武之事，旨在拖延時間，讓炸藥爆炸。」

眾人倒抽了一口涼氣。

霍桐青又道：「所幸老夫早來一步，將信管毀去，如今可以平安無事了，對於孽徒之事，老夫向各位同道，致十二萬分的歉意，此間事了，老夫已無掛牽，今後將老死深山，再不出世。」

語聲一了，人已如飛向金頂下飄去。

眾人此時才還過魂來。

峨嵋論劍，一場風雲，可為學武者之戒。

（完）

記者奇遇記／麥美倫・文
可飛・圖

巴黎鐵塔

舞蹈鞋蹤　秘藏文件

尖銳的警號聲劃空而過，途人都停下來，警車駛過市區中最繁盛的街道，停在一幢摩天大厦之前，這時，正是黃昏時分，所有商行都放工了，街上擠滿了等待回家的人。

當兩輛警車停在大厦門前之後，途人爭相詢問道：「發生甚麼事？」

有的指着大厦道：「看，有人要跳樓了。」

於是，所有在大厦附近的人都抬起頭來，附近的大厦窗口中，也都伸出了人頭來，不知有多少人都注視着那幢大厦。

原來那大厦十五樓的一個窗口旁，一個男人，正背貼着大厦的牆，站在一道不過半呎寬的石牆上，他隨時都可以跌下來。

而那是一百五十呎的高空，那男人如果跌下來的話，肯定沒命。所有的人，都在想着這一點。

那情況實在是夠緊張的，所以當警員下了警車，勸開圍在大厦附近人羣散開時，並沒有收到甚麼效果，看熱鬧的人仍然繼續圍攏着，但在大厦前面倒空出了一大片空地來。

交通也阻塞了，所有汽車都排着隊，好幾個警員指揮着車輛另走別的道路。

不到兩分鐘，消防車也趕到了，救傷車也來了，消防官和警官在會商着，如何才能將那人救了下來，消防車的雲梯，迅速的向上升起。

但是，這雲梯並沒有那麼高，雲梯升到了近端，離那人仍然有三十呎，那是無補於事的。

而那時，兩位警官進入大厦，衝進了那家商行，那間商行掛着「巴黎貿易公司」的招牌。

像那樣的貿易公司，在商業活動繁忙的大都市中，至少有幾千家之多，那兩位警官撞開了門，進入那間公司的時候，呆了一呆。

那間公司一個人也沒有，而且，凌亂不堪，幾乎所有的抽屜都已打開着，從打開窗子中捲進來的風，吹得一大堆紙在屋中四下飄揚，那完全是一副緊急撤退的景象。

這種景象出現在一家商行之中，實在是太不正常了，那兩位警官互望了一眼，但他們都不去理這一點，他們來到了窗口。

他們從窗口中探出頭去，已可以清楚地看到站在窗口外那個人

了。

那是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他身上的衣着相當名貴，在暮色中看來，他的臉色蒼白得可怕，但最刺目的，還是他反抓在牆邊的雙手。

他那時的姿勢，雙手平伸，就像是耶蘇釘十字架時候一樣，他的身子，祇是全靠雙手抓住了磚頭，才不致跌下去的。所以，他的指節骨已經發青，他的身子也在不斷地發着抖。

他緊閉雙目，顯然不知有兩個警官已經來到了窗口，那兩個警官又互望了一眼，一個警官盡量將聲音放得柔和，道：「朋友，有甚麼想不開的事情，我們可以幫你呢？」

那人一聽到那警官的聲音，陡然睜開了雙目，在他睜開眼來時，他的身子突然震動了一下，幾乎就此跌了下去，在街上和四週大厦窗口的人，看到那種情形的，不約而同的發出了一下驚呼之聲音來。

上萬個人，雖然每個人發出驚呼聲並不高，但聲音滙在一起，却也是十分驚人的「轟」的一聲。

那兩個警官皺眉，一個已攀上了窗口，另一個緊拉着他的手，那攀上窗口的警官將自己的手伸了出來，伸向那人。

天色已迅速黑了下來，那警官的心情十分緊張，他勉力將手向外伸出去，直到他幾乎可以碰到那人的手了，他才道：「你慢慢來，拉住我的手，我會將你拉進來的，來，握住我的手！」

可是，那個人却搖搖頭，他用帶着哭音的聲調說道：「你們可以……可以保證他們不殺我？」

那兩個警官呆了一呆，他們立即想到，那人出現在窗外這件事，絕不是一個人想跳樓自殺那麼簡單，但目下，最重要的是將那人救回來。

這時，有更多的警務人員進了那家貿易公司，王小鳳也在，王小鳳來到了窗口，她也聽到了那人說的這句話，她道：「當然可以，不論發生了甚麼事，警方救了你，你都在警方的保護下。」

那人的聲音聽來更像哭了，他道：「可是……可是我搞亂了他們整個的計劃，我……我……」

那人說着，竟嗚嗚地哭了起來。

這時候，那兩位警官和王小鳳心中都不耐煩而焦急，但是爲了救人，爲了使那人神經不致過份緊張，是以他們還不得不安慰他。

王小鳳的聲音聽來很柔和動聽，她說道：「不要緊的，警方有力量對付任何人。」

那人望着王小鳳，他似乎在王小鳳的話中獲得了力量，他慢慢地向窗口移來，距離往那警官的手已越來越近了。

他一面向窗口移近，一面喘着氣，像是急不及待地說道：「警官先生，這間公司是一個販毒機關，他們做的是非法勾當！」

那警官安慰他道：「這些事，可以等一下再說，現在，你要小心，小心握緊我的手。」

那人的情緒顯然是在極度激動的情形之下，他可能根本沒有聽到那警官在說甚麼，祇是自顧自道：「這販毒黨掩蔽得十分好，但是我已知道了他們全部秘密，那個『鐵塔』……」

他講到這裏，那警官可以碰到他冰冷的手指了。

那實在是最緊張的一刹那間，那警官立時張開五指準備緊攫住那人的手腕。

祇要他能攫住那人的手腕的話，他就可以將那人硬拖回了窗子來了。

可是就在這時候，在那座大厦更高的幾層樓中，不知是那一層，突然落下了一個烟灰盅來。

那是一隻銅質的烟灰盅，很沉重，而且，不偏不倚，落在那人的頭上，那人的話立時被打斷，他的身子，也向前陡地一傾。

那警官連忙向他的手腕抓去，可是，祇差了半寸，未曾抓到。

在上萬人親眼目睹之下，那人的身子離開了大厦的牆壁，他發出了一下驚人之極的慘叫聲，向下跌了下去，看到這種情形的人，又再度發出驚呼聲，早在下面等候的消防人員立刻張開了救生網。

如果那人落在救生網之中，他或者不致於死去，但是，當他墮到七樓時，却撞在一根旗桿上，身子彈了開來，接着便跌在大厦門口的地上。

在大厦門口的警員，在一刹那間，也不禁閉上了眼睛，一個人從一百五十呎的高空跌了下來，跌在堅硬的水泥地上，那種樣子實在太難看太可怕了。

救傷人員立時奔過來，他們祇俯身看了一看，便在那人的身上蓋了一塊白布。

在十五樓的窗口，那警員仍然伸着手，他五指緊緊地緊着拳，他道：「我祇差一點，就可以將他抓住，祇差那麼一點點……」

王小鳳難過地道：「那不是你的錯，你已經奮不顧身，盡力而爲了。」

那人才一跌下去之際，早有警員向上面幾層樓去調查，是誰抛下那個烟灰盅。

可是，那幢大厦一共高二十四層，而且，大厦的天台上也全是看熱鬧的人，要調查那個烟灰盅是由

哪一層，或者是甚麼人抛下來的，簡直沒有可能。

王小鳳轉過身來，攀出窗外的那個警官也回到窗內去，王小鳳道：「詳細調查這個商行，將一切有字的紙張都帶回去，立即調查這間公司的負責人，和平時與他們來往有關的人。」

七八個警員都忙碌了起來，他們在紙灰中檢獲了還未曾燒毀的，小心翼翼地將之集中起來，新聞記者也全來了。但是，因爲案情嚴重，這間商行可能是全市最大的販毒機構，在案情沒有明朗化之前，警方不予準備發表太多的資料。

所以，新聞記者都集中在走廊中，王小鳳在門口，耐心和他們解釋這情形。

王小鳳一面解釋着，一面聽到人叢中，李斯正揚聲叫她：「小鳳，小鳳。」

王小鳳聽到了李斯的叫聲，不禁皺了皺眉，她和李斯雖然是好朋友，但是，她却是一位高級警官，當她正在執行高級警官的任務之際，李斯那樣子叫她，這多少有點使她尷尬。

所以，她祇當沒有聽見，仍然請求記者合作，李斯却擠了進來，直奔到王小鳳的面前，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王小鳳瞪了他一眼，冷冷地道：「李先生，這和你沒有關係！」

李斯舉起手中的相機道：「怎麼沒有關係？我是攝影記者。」

王小鳳又瞪了他一眼，轉身走了進去，將門關上，半小時後，所有警方人員，除了兩個警官留守之外，全都撤退，記者跟到警局，但是連李斯在內，所得到的答覆祇是：「警方正在調查中。」

的確，警方正在緊張地調查研究這件事情及案子。

研究這件案子的有好幾個高級警官，從已發現的文件中，已可以毫無疑問地證明，那貿易公司是一個大毒販的機構。

但是，困難的是：這公司所有的人都事先逃走了，一點線索都沒有留下，唯一的線索，就是那人臨死前所說那句話：「我已知道了他們全部秘密，那個『鐵塔』……」

而那墮樓身亡的人的身份也被查出，他也不是個好東西，他叫何求，有過三次入獄的紀錄，兩次是偷竊，一次是藏有毒品，而且，很明顯地，死者是一個吸毒者，像死者那樣的一個人，可以說是大都市的渣滓，任何大都市中，都有這一類型的人，吸毒者，幹着非法的勾當，路劫、鼠摸，像這樣的人，照說是絕不會和大毒販組織發生直接的聯繫的，但是何以他會在大公司的窗外要跳樓呢？這是耐人尋味的問題。

而這一個問題，也沒有甚麼線索可循，祇好推測，王小鳳推理的結論，獲得了大家的通過，她的推測是，何求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得知了巴黎貿易公司的秘密，他以爲掌握了這個秘密，可以敲詐那些大毒販頭子，得到一筆金錢，或者，可以藉此打進了販毒組織裏，成爲那個組織中的一員，這就是他會出現在巴黎貿易公司的原因。

因爲何求顯然太天眞了，他不知道，現代的犯罪組織，其組織的嚴密，尤甚於軍隊，何求當然得不到甚麼好處，而且，販毒組織的人一定要殺害他，而他在情急之下，便鑽出了窗口。

一看到何求鑽出了窗口，那些販毒頭子一時之間無法對付他，又知道必然會吸引許多途人，警方人員亦會立時趕來，所以，他們就進行緊急撤退，焚毀文件，而其中的一個和幾個人，還躲在大厦之中，在警方人員可以拉住何求的時候，從上面抛下物件來，使何求終於甚麼也未曾說出來時，就墮樓死亡。

王小鳳的分析，雖很具說服力，可是，對於追查這個販毒組織却一點用處也沒有。

因爲，何求並沒有說出他所知道的秘密來，他祇說了半句：「那個鐵塔……」其餘的秘密，就隨着他的墮樓，而不爲人所知了。

那麼，出自何求臨死之前的那句話，又是甚麼意思了，這間公司叫「巴黎貿易公司」，巴黎有一座世界聞名的鐵塔，那是衆所皆知的，然而，公司却沒有鐵塔，也沒有鐵塔的模型，沒有鐵塔的照片，沒有任何有關鐵塔的資料。於是，何求的話，也成了毫無意義的話。

在何求死後，一連四天，市面的毒品供應奇缺，弄得癮君子叫苦連天，於是，警方更可肯定，那間掛着「巴黎貿易公司」招牌的販毒機構，是全市毒品的最大供應者，偵緝工作也因此更加加緊，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有人研究這件案子，但是仍然一點頭緒也沒有。

* * *

初冬的陽光很明媚，李斯望着窗外，不禁嘆了一聲。

那麼好的天氣，而他這幾天，又恰好稱得上清閒，但是，打了一百次電話去，王小鳳一百次回答，都是說「沒有空。」

李斯也知道王小鳳爲甚麼在忙，因爲報紙上對何求墮樓的事件，記載得很詳細，李斯也知道警方無意中找到了一個販毒組織的大本營，那麼，這幾天，王小鳳一定是爲這件事在忙碌了。

李斯一面嘆着氣，一面望着街上來來往往的行人，但又拿起了電

話來，但是在撥號碼之前，他却改變了主意，他打的並不是王小鳳的電話，而是他一個新主顧，一位舞蹈家的電話。

那位舞蹈家請李斯替她造型，李斯已替她拍了好多張照片，如主顧認爲滿意的話，再加修飾放大。

這種事，本來祇要隨便請一個職員將拍攝的照片送去就可以了，但李斯一來沒有事，二來天氣這麼好，他不想悶在辦公室中，三來那位舞蹈家十分美麗動人，別以爲李斯是甚麼狂蜂浪蝶，但是能和一位美麗的姑娘講上幾句話，消磨一些時間，總是令人愉快的事。

李斯和她通了電話之後，將所有照片放在一個大牛皮紙袋中，二十分鐘之後，他已到了極其高貴的夜總會的門口。

那位舞蹈家在夜總會中表演，夜總會最近的號召是「來自世界各國的舞蹈。」那位舞蹈家需要練舞，所以，她吩咐李斯將照片送到夜總會來。

李斯走進夜總會的時候，所有的燈光都集中在舞台上，那位美麗的舞蹈家正在排練一種動作十分輕柔的日本舞蹈，李斯倚着一條柱子站着。

夜總會中，零零落落地有不少人，李斯也沒有去注意他們，他祇是站了片刻，然後舉起手中的牛皮紙袋來，向那位舞蹈家揚了幾下。

可是，光線集中在台上，夜總會的其他角落很陰暗，在台上的人，根本無法看到台下的情形，李斯揚了幾下紙袋，並沒有得到反應，他祇好耐着心等候那舞蹈家跳完了舞再說。

李斯站着，漸漸地，他被優美的舞蹈所吸引，細心地欣賞了起來，大約過了三五分鐘，舞蹈到了高潮，李斯也更全神貫注。

而也就在這時，突然，他的手中緊了一緊，當他低下頭去看時，他手中的那隻牛皮紙袋已被從柱後伸過來的一隻手搶走了。

李斯陡地一呆，立時大聲叫了起來，道：「喂，你……」

他才叫了一聲，好幾個人一面發出噓噓之聲，一面向他怒目而視，李斯連忙繞過柱子，看到一個身形瘦小的人，拿着他的牛皮紙袋，迅速地推開一扇門，閃身而入，李斯連忙追了上去。當他也推開那扇門時，那是一條走廊，那人却不在走廊中。

李斯立時看到，走廊的盡頭也是一扇門，但是那門却鎖住了。

那表示那人不可能從走廊的另一端逃出去，那麼，這人一定走進了走廊兩邊，總共六間房的其中一間。

李斯的心中不禁感到十分滑稽，那牛皮紙袋中，祇是大約兩百張明信片大小的照片，居然也會給人搶走，那實在是太滑稽了。

他連忙推開左邊第一扇門，兩個大溪地的少女，正在圍上草裙，向他投以驚異的一瞥，他忙又將門關上，看了看門上的字。

直到這時，他才注意到大門房間，全是演員的化裝室，李斯略停了一下才敲門，等到門內有了反應，他才推門進去，問道：「看到一個瘦小的人，拿着一隻牛皮紙袋走進來麼？」

這個問題他問了幾次，得到相同的回答，沒有。祇不過回答他的人是不同的，那是兩個大溪地的少女，一個法國女人，兩個穿着緊身褲、花邊襯衣和高跟鞋的西班牙人，一對白俄夫婦，七名泰國少女，她們的手指都套着長長的金指套，和一個畫着花面，戴着可怕的假髮日本男人。

那瘦小的人，像是忽然消失了。

但是，李斯可以肯定，那六間房之中一定有間房間中的人是在說謊，那突然取走他的牛皮紙袋的人，一定匿藏在其中一間房，如果他去搜查，一定可以將人查出來。

但是，李斯却沒有這麼做，他祇是聳聳了肩，他並沒有損失甚麼貴重東西，那祇不過是兩百多張照片，片底依然在他的辦公室，有甚麼大不了，也不值得小題大做。

而且，在刹那間，他已想到了一件事，他甚至有點感謝那個人搶走了他的牛皮紙袋，因爲他有了藉口，又可以和王小鳳通一個電話了。

可不是麼，他是市民，被人搶走了東西，王小鳳是警務人員，自然要接受他的投訴。

李斯反倒高興起來，他雙手插在褲袋中，輕鬆地走出了那走廊，走進電話亭，撥了王小鳳的電話，他等了相當之久，才聽到王小鳳的聲音，之後，就說道：「李斯，我告訴你多少次了，你別來煩我好不好。」

「不，這次來煩你的，並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一個遭到了意外的市民，我！」李斯理直氣壯地回答道。

王小鳳道：「如果你的意思是要報案，那麼請將你的電話，接駁到報案室去好！」

李斯呆了一呆，他急忙道：「小鳳，那是十分奇怪的一件事，而且，十分神秘，離奇！」

爲了要和王小鳳繼續講下去，李斯先加了一連串的形容詞，想吸引王小鳳的在意。

可是，王小鳳却嘆了一口氣，道：「行了，別來這一套，你還

是……」

就在那時候，電話間的玻璃門突然破裂了，發出「乒乓」響聲，再接着，幾乎同時，李斯的肩頭覺得一陣火辣辣的疼痛，他低頭一看，血像變魔法一樣，從他的肩頭上湧了出來。

這一切實在來得太意外了，那分明是有人用一支裝上滅聲器的手槍在向他射擊，如果他不是急得拚命在想形容詞，是以身體搖搖擺擺之下的話，那一槍可不會射中他的肩膊，而射中他的心胸。

王小鳳在電話連聲問道：「怎麼了，發生了甚麼事？甚麼聲音。」

李斯呻吟了起來，道：「有人向我射擊，我受傷了，我在甜心夜總會！」

一個侍者恰好這時經過電話間，看到了李斯受了傷，驚叫了起來。

* * *

李斯躺在床上，王小鳳站在床前，李斯已動過了手術，在他的肩頭上取出了子彈來，李斯望着了王小鳳道：「找一個女警官做朋友眞沒趣，你要受了傷，她才會在你身邊。」

王小鳳瞪着李斯一下，李斯又嘆了一聲，道：「而且，當她望着你的時候，你就會有犯罪的感覺。」

王小鳳無可奈何的笑着道：「李斯，我實在忙啊，自從那件毒案發生了之後，我們特別小組中的成員，日以繼夜的追尋着破案的線索！」

「到現時爲止，還沒有結果？」

「沒有。」王小鳳皺着眉：「一點也沒有！」

李斯握住了王小鳳的手，道：「無論如何，妳該休息一下。」

王小鳳可以立即感到李斯這一句極其普通的話中的柔情蜜意，她低嘆了一聲，道：「我請了三天的假，暫時不參加特別小組的工作，可是這是怎麼一回事？爲甚麼忽然會有人向你射擊的呢？」

李斯道：「我也莫名其妙，不過我倒很感謝那個向我開槍的人，如果不是他，我可不能見到妳！」

「感謝他，祇差少許，那子彈就可以令你致命！」王小鳳皺着眉頭說：「不過這件事也很奇怪，究竟是爲了甚麼，才會那樣？」

李斯的手在床沿拍了一下，道：「我想，我一定被誤認爲另一個人了。」

王小鳳望着李斯道：「你爲甚麼那樣想？」

李斯道：「首先，我拿的牛皮紙袋中，祇是一大叠各種不同姿勢的照片，是一點價值也沒有的，可是却被人搶去了，如果不是搶紙袋的人誤認那袋中有甚麼值錢或其他珍貴的東西，怎會是如此？」

王小鳳的秀眉緊鎖着點點頭。

李斯的傷口雖然還在隱隱作痛，但是有王小鳳在他身邊，他的精神却十分好，他又道：「而且，那人被我一追進門去，就不見了，如果他不是早就想好了隱藏的地方，是不會那樣快的消失了，我當時就想到了，那幾個化裝室中，一定有一些人在撒謊，祇不過我失去了的不是甚麼重要東西所以才未曾搜查而已。」

王小鳳的眼光很明澈道：「你說得很對。」

王小鳳很少對李斯的分析作那樣的讚許，是以李斯高興得臉都紅了。

他繼續道：「那麼，那搶東西的人，可能誤會我是另外一個人，將重要的東西，放在牛皮紙袋中，要交給他，他奪走了之後，發覺裏面不過是一些照片，知道弄錯了，所以又想來殺我！」

王小鳳問道：「這就有點不能接受了，他發現自己弄錯了，就應該將那些照片拋棄才是，何必再來殺你，不是小題大做了麼？」

李斯瞪大了眼，王小鳳這一問，問得李斯登時啞口無言，是以他又忙道：「那麼……那實際上不是小題大做，一定是一件重要的事，極大的秘密，絲毫不能洩露風聲的，所以，對方才一定要殺我！」

李斯祇是急急的說着，等他說完了之後，連他自己也覺得自己所說的，多少有點强詞奪理，是以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道：「小鳳，我畢竟祇是一個攝影師啊！」

王小鳳却是像未曾聽到李斯最後這句話一樣，她站了起來，在病床前來回踱着方步，雙眉緊鎖着。

李斯看到她這樣的神情，知道她是在沉思，但是却又不知道她在想些甚麼。

李斯祇好怔怔地望着王小鳳，過了約莫五分鐘之久，王小鳳才停了下來，她忽然向李斯問了一個十分古怪的問題。

她問道：「李斯，你說，一大叠明信片大小的相片，塞在牛皮紙袋中，從外面看來，像甚麼？」

李斯愕然的反問道：「像甚麼？」

王小鳳揮着手，道：「動動你的腦筋，你說，那最像是甚麼？」

李斯略想了一想，便笑了起來，說道：「我想到了，最像是一紙袋直版的新鈔票。」

他祇當自己那麼一說，王小鳳一定會狠狠的瞪上他一眼了，却不料王小鳳突然笑了起來，道：「我

想到的也是那樣，我們兩個人都那麼想法，由此可知，第三者也有可能那樣想法！」

這時，李斯反倒不明白了！

他道：「這麼說，那人是以爲我拿了一袋鈔票才下手，並不是早有計劃的。」

「自然是早有計劃的，你想，甚麼人會在白天拿着一袋鈔票，到還沒營業的夜總會去。」

李斯道：「當然不會有那樣的人，除非……」

他的話還未曾講完，王小鳳已接上了口道：「除非有一個人，帶走了一筆巨款，正準備到了夜總會去，進行某種交易。」

李斯身子一挺，他想從床中直跳起來，可是，在那一刹間，他太興奮了，忘了自己是一個受了傷的人，在他的身子突然一挺之際，他祇感到一陣的劇痛，立時冒出冷汗來。

王小鳳忙趕過來，扶住他，命他躺好，又替他抹去頭上的冷汗，問道：「你可是想到了甚麼重要的事情，是以跳起來告訴我？」

李斯緩過了一口氣來，才說道：「是的，我想到那搶走紙袋的人，可能以爲那是一袋鈔票，而那種秘密交易的手法，很像是……黑社會的交款手法，例如毒品的買賣，也經常是用這種手法來交款，取貨的！」

王小鳳雙眉又緊鎖，她徐徐地道：「你這樣的設想，很有道理，當他們發現袋中並不是鈔票，就有可能要殺你，另一個可能，則是他們感到認錯了人，你會疑心爲甚麼有人會搶這一袋照片，使他們的秘密行動可能暴露，所以，他們才要下手殺你……」

「我想後一個可能性較高。」李斯立即說：「毒販對於經常來聯絡的人，祇能在光綫黑暗的情況下交易，一時錯誤，而絕不會繼續錯認下去的。」

王小鳳又來回走了兩步，她的雙手突然按在一張桌上，看她的神情就知道她是刹那之間想到了甚麼，她立刻轉身向門外走去。

李斯連忙問道：「小鳳，妳到底那裏去？」

「我回警局去。」王小鳳已拉開了門出去。

李斯發起急來，焦急的說道：「小鳳，妳，妳不是請了三天假麼？爲甚麼又要走。」

「我非立刻走不可，因爲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來！」

李斯叫得更大聲，很不高興道：「那太不公平，妳一定從我遇到的事情想起甚麼，妳一想到，就不再陪我了！」

王小鳳道：「李斯，別孩子氣了，我想到的事，可能對破獲本市最大規模的販毒案有幫助！」

李斯還想說甚麼，但見王小鳳已經像一陣風似的走出了病房，「砰」地一聲關上了房門，李斯用手敲敲自己的額頭，唉聲嘆氣，自言自語道：「千萬不要找女警做朋友！」

李斯也無法知道王小鳳想到了甚麼，因爲王小鳳是急急離去的，他祇好自個唉聲嘆氣了。

王小鳳趕到了警局，推開了爲這件案子臨時成立的特別工作小組的辦公室的門，幾個高級警官都奇怪地望着她，因爲他們都知道，她爲了李斯受傷，請了三天假，但想不到只過了兩小時，她又回來了。

不等那幾位警官問她爲甚麼回來，王小鳳已先道：「我記得，那死者曾在一間夜總會中當過一個時期的侍者，是哪家夜總會？」

一個警官連忙翻開着一疊文件查閱，然後抬起頭來，說出那家夜總會的名稱來。

王小鳳徐徐吸了一口氣，那正是李斯被槍擊的那一家夜總會。

幾個警官同聲問道：「王警官，妳有了甚麼發現？」

王小鳳也不坐下來，祇是手按在桌上，將李斯在夜總會中所發生的事，說了一遍，然後又道：「各位想想，這說明了甚麼？」

那幾個警官都不出聲，王小鳳又道：「李斯被誤認爲是送毒款的人，這祇是一個假定，本來是沒有甚麼支持的理由，但是，那死者却曾在這間夜總會做過事，這種假設，至少已有了根據了。」

幾個警官道：「唔，對了，很對。」

另一個警官道：「可是，我們曾派人到那家夜總會去調查過死者工作時的情形，去的全是精明的探員，可是，都沒有甚麼發現。」

王小鳳道：「我進一步的設想是，那夜總會決不會是販毒機構，但是在夜總會中的某一個人，一定是販毒機構的重要成員，死者就是在夜總會工作時，發現這個秘密的，各位以爲有可能麼？

「本來，交易決不致在夜總會中進行，因爲那貿易公司被破獲了，是以才變成在夜總會中進行小額交易。」

當王小鳳說到這裏的時候，所有的警官一起站了起來，道：「去搜查那間夜總會。」

八分鐘之後，當大隊警員湧進夜總會的時候，在排練舞蹈的人一起停了下來。

夜總會的經理迎了上來，說道：「甚麼事？剛才有人受傷，已經有人來調查過了。」

「我們要調查這裏每一寸的地

方。」一個警官說，遞了一份文件給經理。「這是搜查令。」

經理苦着臉，說道：「那要多少時間？」

「說不定，或許搜到明天，天亮時。」

「那不行啊！」那經理叫着，說道：「那會影響我們的營業，我們的座位已經早訂了出去了。」

「我看，如果我們的搜查沒有完畢的話，那你們今晚的營業，就祇好暫時停止了！」那警官不再和夜總會的經理多說甚麼，轉過頭來，吩咐道：「把守所有的門口，窗口，不經過特別準許，誰也不准離開。」

在那警官身後的警員們，立時散了開去。

那個經理不斷嘰哩咕嚕，表示不滿，但是，當那警官請他亮着夜總會所有的燈光時，他却十分合作，吩咐着侍者，不到兩分鐘，整個夜總會便大放光明，所有的職員和侍應生也集中在一起。

而在排練的舞蹈家，則被客客氣氣地請他們留在台上，通往化裝室的門也打開了，警員走了進去，在每一扇門旁，站了兩名警員。

化裝室中，各國的舞蹈家都打開了門來，但是都得到警員有禮貌的解釋，請他們呆在休息室中，而負責檢查的人員也迅速走入了每一個休息間。

這是一場眞正的徹底檢查，幾乎在這間夜總會之中每一吋的地方，都沒有漏過去，每一瓶酒，都被搖晃着，照向亮處，看看酒瓶中是不是藏有東西，每一件桌上用品，也同樣受到檢查。

儘管音樂師大聲抗議，但是手風琴還是被拆了開來，兩個人專心地查看那具大鋼琴，地毡全被掀起，每一條柱子都由專家用小鎚仔細的敲着，看看柱中是不是空心的，可以隱藏着甚麼東西。

夜總會的經理開始時急得團團轉，但是到了後來，他却祇是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雙手扶着頭，看來他已認命了。

然而，他却沒能再在那張椅子上坐多久，因爲那張椅子也要經過詳細的檢查。

夜總會的經理唉聲嘆氣，檢查進行了幾小時，第一批客人來了，經過警官有禮貌的解釋，客人不得其門而入，自然是退了開去。

當李斯在醫院中，接到了王小鳳的第一個電話時，天色已完全黑了下來。

李斯一聽到王小鳳裏的聲音，便興奮的道：「怎麼樣，找到了甚麼線索？」

可是，他却先聽到了王小鳳的一下苦笑聲，那一下苦笑聲，已經使李斯的心涼了大半截，果然，王小鳳道：「沒有，甚麼也沒有發現，但是，我們在繼續進行檢查，一有結果，我就告訴你。」

「妳別忙着掛上電話。」李斯說：「我想，不必集中力量搜查夜總會的本身，以我研究的結果，不是可能有人利用了這夜總會，來作非法活動了，夜總會的本身可能沒有問題，注意外來的人。」

王小鳳呆了一呆的道：「你的意思是，那些由外地來的舞蹈家？」

「是的，但是那祇是我的意見。」

王小鳳又呆了片刻，才道：「你的意思或者很有道理，我們不妨試試。」

李斯放下了電話之後，躺在床上，設想着大批警員搜查夜總會的情形。

他閉上了眼睛，想着他在受槍擊之前，進入那條通道中發生的事，他曾打開過每一間休息室的門，見到了那幾個不同國籍的舞蹈家，而他也向那些舞蹈家問過相同的問題。

他當時問的是：請問有沒有見過一個拿着牛皮紙袋瘦小的人，匆匆走進來呢？

而得到的答案，却祇是一個：「沒有。」

李斯可以肯定，他們之間一定有人在說謊，可是那麼多人，說謊的是那一個呢？

當時李斯認爲那祇不過是一件小事，是以並沒有加深一層去想，但是現在，經過他和王小鳳兩人的分析，可以證明，那個說謊的人，可能就是操縱全市毒品市場的大毒販頭子。

這就值得深一層去想了。

李斯盡量憑藉記憶，去回憶當時那些人的神情，但是，他和那些人，根本祇見過一面。

要憑見過一面的印象，來判斷誰是說謊者，那實在不可能的事，李斯嘆了一聲，心想：「如果我也在夜總會中，參加搜查，那麼辨認誰是說謊的機會就大得多了，可是，他却又受了傷，就算他可以行動，醫院也不准他出去。」

李斯躺在病床上，空自焦急，他焦急了半小時，王小鳳的第二次電話又打來了。

李斯一抓起電話，就問道：「怎麼樣？」

「還是沒有結果。」王小鳳回答：「我們快要收隊了！」

「不，別收隊！」李斯忙說。

「不收隊的話，看情形也查不出甚麼結果來，我相信那是絕對徹底的搜索了。」王小鳳嘆了一聲，又說道：「李斯，我現在感到，我

們的判斷可能有錯誤之處。」

「錯在甚麼地方？」李斯有點不服氣道。

王小鳳頓了一頓，才道：「我們忽略了一個最主要的線索。」

「甚麼主要的線索？」李斯語氣中不服氣成份在迅速地增加。

但是王小鳳的語氣，聽來仍然是那麼心平氣和，她道：「我們的主要線索，是那墮樓的死者，臨死之前那句話，他說，那鐵塔，而現在我們的行動，和那句話是一點聯繫也沒有的。」

李斯立即道：「可是，我却有我的遭遇作根據，那傢伙也許是臨死之前的胡言亂語！」

王小鳳嘆了一聲，道：「我們的設想也祇是揣測，並沒有甚麼眞確的事實根據。」

「哼！」李斯說：「那傢伙的話有甚麼意義，甚麼叫做『鐵塔』，事實上並沒有『鐵塔』……」

李斯說到這裏，突然頓了一頓，叫道：「等一等，妳等一等……」

「發生了甚麼事？」王小鳳問道。

「不是發生了甚麼事。」李斯用力地抓着頭皮。「而是我想到了甚麼，我應該想到了甚麼，唉，妳等一等，我已捕捉到了一個模糊的印象，我應該想到了，那一定是極重要的！」

王小鳳耐心地等着，可是時間慢慢的過去，李斯仍然不斷地道：「我是應該可以見到甚麼的了，爲甚麼我想不起來，唉！爲甚麼？」

王小鳳苦笑着，道：「李斯，我看還是算了吧，我也很難過，但我們必需收隊了！」

「不。」李斯急叫了起來：「我們缺少的祇是一個直接的印象，讓我到夜總會來，派警車來接我，我到了夜總會，一定會找到那直接的印象，從而使我模糊的概念變爲清晰的事實的，快！」

王小鳳吸了一口氣，她在低聲的說話，顯然是和她身邊的警官在商量。

然後，她才答道：「好的，我們派警車來。」

李斯放下了電話，在病房中來回踱步，二十分鐘之後，李斯在一個警員扶持之下，走進了夜總會來。

他一進門，便也不得不承認那是一場眞正徹底的搜索。

他沿着化裝室的門，然後打開了第一扇的門，探頭進去。

在李斯身後跟着大批警官和警員，王小鳳就在李斯身邊，李斯打開了一扇門，探頭看了一看，立刻又去打開了第二扇門。

當第二次打開了一扇門，探頭進去時，他看到的是一個瘦長西班牙舞蹈家，他的臉上立時現出一份興奮的神采來了。

他指着那人叫道：「搜查他的房間，搜查他的一切。」

王小鳳驚訝的望着李斯，還不知道李斯是憑甚麼指住那人的，但是，那人却已跳了起來，撲向窗口，他的行動，已證明了他是一個犯罪者了！

那傢伙沒法逃出去，立時被制服，十分鐘後，在他的舞蹈鞋踭中，首先搜出了幾卷濃縮的軟片，全是縮印的文件。那批文件，證實他是一個世界性販毒組織派到遠東區域來的最高首領。

一時之間，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到李斯身上來。

李斯舉着那隻舞蹈鞋道：「這種鞋子的鞋跟很高，是專在跳舞時，踏在舞台上發出的聲響的，墮樓死者先前已發現了他的秘密，所以才說出這四個字，由於那家公司，叫做巴黎貿易公司，而巴黎又有一座著名的鐵塔，所以聽到的人，便自然以爲他說的是『鐵塔』，可是事實上……」

王小鳳立時接下去，道：「事實上，他的話如果可以講完，那個踢躂舞啊！」

王小鳳望着李斯笑，她的那種讚許的眼光，使得到李斯感到有點飄飄然了！

（完）

上文提要：毛更統領手下百餘人，在巴閉的屋前，以他作餌引誘顧影來救援。顧影對巴閉似親兄弟，一心要救出巴閉，但毛更早有週密計劃，顧影寡不敵衆，又遭胡成才暗算，身已重傷仍不屈不撓要救巴閉，毛更施用飛降術，顧影祇見一片紅光閃過眼前，便出現怪異景物，神智頓時迷亂，終被逮住……

六人幫故事之三／溫瑞安・文　可飛・圖

紅電

邪不勝正法難施　降術魔法均不濟

「禮是帶來了。」那人道。

「你拿得來我也祇有回禮了。」

「那好，那我就爲你來個見面禮了。」

「我接禮也不是第一次了，這次又是甚麼禮？」顧步道。

「月餅。」

那三尖八角的月亮忽然自天空向他打了下來！

顧步在回答準備「接禮」時，臉色異常凝重——就連前夜駱鈴等人在闖神廟後出語瀆及神明時，他的臉容都不曾那末肅穆過。

那「月亮」向他當頭照面的打下來之際，他突然往下一蹲，手上的鼓槌往地上一敲，地上的「影子」竟脫離他也離地而起，飛竄而上，竟似一個穿一身緊身黑衣的夜行人一般，張手接住了那「月餅」！

那「月亮」當然是虛幻的，它就像火山熔岩噴出來的灰燼，帶着一種慘淡的瀝青，然後像給後羿拔箭射着了太陽一般的疾落下來。

那「影子」當然也是虛假的，影子本來就是實物的假象，但現在它已完全脫離了人，而且比原來的「主人」還狡捷地一竄而上，一手抱住了「月亮」，還發出了一種像罩在銅器裏的蟬聲。

「影子」和「月亮」抱在一起，竟起了一種「化學作用」：

炸起了一道紅光。

奪目如電。

一下子，整個院子都紅了一紅。

然後又回復了：

黑暗。

* * *

這祇不過是「一紅之間」，却把顧家其他的人都驚動了，狗吠不絕，家裏的親人、傭人，都跑出來探首看看發生了甚麼事，並且都紛紛開亮了院子裏的燈看。

祇見顧步仍在院子裏，他瘦削、精悍，但背已微駝，從背影望去，帶點斑白的雙鬢令人有淒涼的感覺。

他對面却有一個人。

這個人滿頭白髮如銀、鼻如鷹鈎，身裁肌肉架完全不脗合他年紀的豪壯。

顧影正面對着這個人。

這時，「月亮」和「影子」，當然都已不見。

自從揮起那一道「紅電」之後。

* * *

家裏的人都探頭出來看箇究竟，顧步祇淡淡的揮手：「沒事，回去睡覺。」

大家都不敢逆他之意。

不敢拂逆他的便祇有聽命。

這些人都深知顧步的脾性：

他應付得來（就算應付不來他也會強撐，不用人相幫）。

除非是他的兒子顧影及時回來，否則，別看他已是七十餘歲的人了，他一定一樣撐到底，決不甘休，也絕不認輸。

* * *

但，剛才那一拚，到底是誰輸了？誰贏？或者不分輸贏？

祇不過，那「電光」一炸之後，影子和月亮，都不再存在於這八月初四的子夜裡。

那白髮老人說：「咱們好久沒比拚了。」

顧步喟嘆：「也有三年了。」

「咱們還有幾個三年，應該多比鬥一下了。」

「既然已沒幾個三年，何必還要苦苦相鬥？」

「咱們生下來就是敵人，若不對抗，反而雄心壯志都沒了着落。」

「我們的敵對是源自誤會，已四十年了，沒有解不了的仇，咱們又何必冤冤相報下去？」

「就算是誤會，經過四十年，也不和解、沒得解、不想解了。」

「你剛才用的是『紅電』？功力果有大進！」

「繆承賞謝。可惜你才是『紅神』，我祇不過是『白鬼』，我發的紅電，還是給你一舉手就化解了。」

「你的攻勢很强，化解不易。你沒看見我的『活影兒』也給你的『三角月』炸得形消影滅了嗎？」

「但我也失去了『三角月』。」

「既然我們各有所失，就算打和可好？還是進去喝一杯茶吧，我也要請教你一件事。」

「慢着，你要問我事，我心裏也猜想得到是甚麼。但我今晚來，總共有三個你沒見過的新鮮玩意，現已毀了一個，還有兩道，還要請你賞面。」

「咱們不鬥行不行？」顧步嘆了一口氣。

「不行。」「白鬼」鄒昇回答得斬釘截鐵：「當年，我要你不追美蓉，你可有聽我的了？」

顧步慘笑，同時長長的吁出了一口氣：「原來你至今仍記恨着這件事。」

「豈止這事！」白鬼恨恨的說：「在毛風當政的時候，有你在他身邊作怪，我連頓飯也沒得好吃。」

「那麼要任由你去助毛蜂做盡傷天害理的事了？那教我怎能再讓你胡搞！」

「甚麼叫傷天害理？天和理一向都是對人愛理不理的，難道要委屈自己、傷害自己才算對得起天、有了理嗎？一個人連自己都活不好，天大的道理都是假的，祇有强人的道理才有理，不成功，便沒理。」

「好，好，你唯利是圖，以勢論事，我不跟你辯駁下去，可是，到後來，我不是退出毛氏企業，不跟你爭了嗎？」

「呸！那是你失寵於毛風，這時候，毛風已完全受毛蜂的操縱控制了。」

「可是，毛風之所以神智不清，是因爲你施術控制了他的神智。」

「所以你不是讓我，而是給我迫退的。」

「也許你說得對。」顧步慘笑說：「我那時或者該抗爭到底，管他兩兄弟反目，也要爭箇是非曲直來。這一退，反而枉送了毛風的性命，使你們更加無法無天，任意妄行，以及造成了許多無辜者受累受害。」

「你後悔了吧？但悔之晚矣！」

「我要問你——近日這兒附近一帶害人嚇人的把戲：黑火，是不是你搞的鬼？」

「我告訴你，要我回答你，再接受我所練的兩個玩意兒再說吧！」

* * *

「白鬼」鄒昇忽然雙手結成「大手印」，嘴裏唸着「九飛星訣法」：

「一坎六煞文曲水，二坤禍害祿存土，三震王氣貪狼木，四巽伏位輔弼木，五中宮無星，六乾延年武曲金，七兌絕命破軍金，八艮天乙巨門土，九離五鬼廉貞金。」

他一面急而快的唸着，一面以「一句訣步法」，脚踏七星直迫顧步。

顧步一看，眉心皺得打了結，道：「你這是來自日本『眞言宗』密法正訣，可惜却不學好。」

他一面說着，一面疾咬破左右中指指頭，在左右手心迅速畫了兩個太極圈。他以左指血畫右手心，右指血寫左手心。

「白鬼」一言不發，一張口，却蓬地噴出一口水酒。

帶點魚的腥味。

顧步竟忙於專注去留意太極，那一口水酒，竟未能及時避得開去，淋了一身。

顧步祇及時閉起了眼睛，亦同時把左右太極圈畫成。

就在這一刹，鄒昇的左手手心，「得」的一聲亮着了一點青火。

那綠色的火焰很小，甚至可以把它視作鄒昇手上有一個袖珍燈籠、但天然氣體並不十分充足的打火機所點着的小火焰，也無不可。

可是這綠火一亮，立即火舌一亮，像給甚麼吸引了似的，往顧步身上「吐噬」而去。

而鄒昇與此同時，右手一扳，已多添了一部像一個熱水瓶似的事

物，把在手裡，蓄勢待發。

這時候，火舌已急噬及顧步身上，然後「蓬」地一聲，顧步整個人，竟着火焚燒起來，變成了一粒火球！

這等變化，若是在鬼怪、科幻、劍仙電影裏的鏡頭才出現，並不足爲奇。

因爲那都是假的，至少，在電影映像裏所見的種種，是幻想出來然後加以「炮製」的。

可是這兒，今晚，此際發生的事，却都是眞的。

那「三尖八角的月亮」和那個「有生命的影子」，許或還可以說是以虛鬥虛，以幻制幻，以假弄假，以强破强，以本來無一物，來反証何處惹塵埃。是以一記劃空的紅色閃電，便把一切幻覺釐清，影子消失了，月亮也不復現，蒼穹裏祇剩寒星數點。

但接下來的比拚就不一樣了。

鄒昇是發出了他的「五昧眞火」。

顧步却不閃不躲。

那火團猛然轉熾，纏燃住他全身，活像要把他燒成炭灰，方才甘休。

顧步這時却突然做了一件事。

他把拇指屈入掌心，掌心反外，横遮住雙眼。

然後他居然盤膝趺坐，並任由那叢火在他身上狂燒，嘴裡祇在唸：唵嘛呢叭咪吽，尤其在唸到「嘛」字時，喉頭腹間還發出「啖、啖」之聲！

這時候，眞正吃驚的，不是顧步，也不是顧步的門徒親人，而是：「白鬼」鄒昇！

* * *

鄒昇吃驚是有理由的：

一、他先用障眼法迷住了對方的視線，在這黑夜裡，沾上他所噴出的「水酒」，火已成了黑色，根本躲不開去，分不開來。

二、他沒想到顧步根本看也不看，以太極圖先行遮去眼裏幻覺，然後趁此打坐修法口唸「大明六字眞言」，將異火當作佛火，他自身一尊活佛，任佛光焚燒淨化，把三千煩惱絲和眼耳鼻舌身意聲色香味濁汚一概燒盡，也把一切壞的、腐的、不好的東西燒盡成空，他的「黑火」根本就奈不了他何。

三、更令他吃驚的是，他竟看見在趺坐中的顧步身上，圍繞着「唵、嘛、呢、叭、咪、吽爲黑色，自成一個法輪，不住旋轉，而這六字中的每一字，外圈又有一圈大明六字眞言，如此類推，各式法輪，合一旋轉。

顧步竟是借他的「黑火」作爲修練，非但一無損傷，還倍增功力。

鄒昇的驚慌理由是：

一、他看到佛火，便形成一種自形猥陋，不敢面對的感覺，儘管他現在的金錢、地位、身份、權力都遠在「紅神」之上。

二、他已生起了一種特殊强烈的感覺：覺得自己這次祇怕又得輸給顧步了。他平生最不喜歡也最討厭的就是失敗的感覺。可是，他每次跟顧步交手，都吃敗仗——儘管，他在現實社會中所獲得的和受人羡慕的，一直都比他這個原是師兄但却是他的死敵遠勝許多。

三、他還有一種不祥的感覺：顧步雖然是佔了上風，但自己的絕門法寶仍未出動，他已經覺得：今晚，恐怕是最後一次與顧步比拚了。可是這種感覺，又不是自己瀕死將亡的預兆，而是另一種死亡的陰影，彷彿跟自己擦身而過，正偷偷的、悄悄的、無聲無息的像彗星一樣幽寂地掠過蒼穹的向他的對手侵蝕過去。

他也不知道自己爲何生起這種感覺？

所以對這種連他也未知或不知的感應，他深心的感到驚懼。

這時候，顧步忽喝了一聲，喝了之後，口並沒有闔起來。

而他身上的火，竟都直接全吞到嘴裏去了。

在暗夜裏，鄒昇乍見，顧步趺坐之處彷彿遽現了兩朵八瓣蓮花，一白一紅。

鄒昇知道這是幻覺。

但他已自嘆不如。

他施的「黑火」，已遭顧步的「法輪常轉，拙火成蓮」大法，把自身的煩惱、劫數、惡業、苦命一盡燒解。

顧步緩緩張開雙目。

徐徐吐氣。

狀甚安祥。

慈和。

黑火已盡滅。

顧步立起，隱透神光。

可是，却不知怎地，鄒昇心裏仍有一種不祥的感覺，殘留不去。

* * *

顧步横視着他，和善的問：「這就是『黑火』？」

鄒昇嘿聲反睨：「你要問我的，豈不就是這個。」

顧步瞄了瞄他手上的事物：「這『黑火』是障眼法加上我們『第九流』裡的心訣和靈力，用得法，是很有殺傷力，但你却沒把它用在好的地方！」

鄒昇冷哼：「你厲害，這都被你這麼輕易破去了！你號稱『紅神』，『黑火』本來正好攻你死門。」

「我覺得其實也不輕易，我只是早有心理準備。」顧步溫聲說：「你使『黑火』得先該對方視覺消失了功能，所見的火光就是黑色的，那

黑火才能肆兇。可是，我先以血指太極印上紅『嘛』字訣，所以，所見所視，反而無礙。你的『黑火』就像迫人在大黑夜戴上的墨鏡，所以連光線都不可辨；但我却如同在黑夜裏戴上紅外紫光鏡，就算在黑裏一切都無可遁形。至於引黑火代爲佛火，自焚惡業惡孽，那是我的修爲，在『第九流』裏，我原本就修『揭諦心法』，你是知道的。」

然後他寒聲問：「你爲甚麼要用這種歹毒手法去害人？你幫毛蜂做事，我不理你，你爲何要去幫他殺人害人，惡事作盡？師父教我們道法、心法，豈是拿來這般用法！」

鄒昇抹了一額的汗。

「我見你還手持這小型的滅火筒，想還心存善念，無意把我一把火燒死，我才這樣問箇清楚。」顧步愠道：「你教出來的富家子弟，持法行兇，無惡不作，你教他們的法力更助紂爲虐，火上加油，再這樣下去，咱們原來『第九流』的名譽都給你所作所爲所授所教的傢伙掃到地上去了！再這樣下去，別說我不顧同門之義，要出手替你教教你的好徒弟！」

鄒昇哼道：「『黑火』是我教的，但却不是我放的。」

「這有甚麼兩樣？你教會了徒弟，結果徒弟打死了人；你送兒子一枝槍，他開槍殺了人——那不都是一樣！沒有你的開始，就沒有這種結果！」

「我覺得我只是製造軍火的人——我怎麼知道他們拿這些槍械來自衞、幫人還是殺人、害人？我也不可能一一負責！」

「你這是推卸責任！如果是偶爾爲之，還可原諒。你幫毛蜂數十年，他做的是甚麼事你會不知？他黃、賭、毒那一樣沒沾上？你就算是賣的軍火，但長期賣給毒梟、劫匪、暗殺組織也與你無關了不成？」

「嘿，顧紅神，你仍然那麼吃古不化，腐迂不堪！我們人活在世上，只要快樂就好。快樂是怎麼得來的？那首先要成功，有錢有勢便可以享受無數和不斷的成功，你只要成功、快樂，就不白過這一輩子，反正又不是你親手下的孽，何況善長仁翁不也一樣遭橫死的結果，世上多報應不爽的事，你又何必事事那麼認眞嚴肅？樣樣求是非黑白，到頭來只不過是白費心機白活這一世！」

「不一定要求世上權和財，我活得也很快樂！我有很多好友，很多人支持我，年輕時做過許多該做的事，老來依然幫得了人，不用人幫我——這不是快樂是甚麼？我比你還快樂哪！」

「哪！你比我還快樂？論錢，你怎跟我比？我在怡保市有兩條街，三個姨太太，出入賓士代步，家裏傭人就有七、八個，不用替人醫跌打也不必幫人求神問卜，你還比我快樂？」

「我當然不比你有錢，但必比你快樂。快樂，恰恰就是花錢也買不着的事物之一。我不必像你戰戰兢兢，生怕討不好老闆的歡心；我不必似你卑顏屈膝，在服侍那幾個無禮又無良的太子爺。每晚我都睡得很好，我問心無愧，不像你，上街要帶多名保鏢，怕捱槍捱棍，要不然，就當人家的保鏢，替人擋子彈擋棍子！」

「我不快樂！」這兩個老人竟像小孩子似的，在黑夜的院子裏對答了起來，「我天天都睡得香香的，不知多快活！」

「你當然睡得着！」顧步也不甘示弱，「你連良心都沒有，當然可以高枕無憂了。一個人要是自欺欺人，他可以當自己是皇帝呢！」

「好，你就安心，你就安樂，你就沒做壞事，你就要安枕無憂！」鄒昇罵得滿頭白髮飄散，顯然是動了眞怒，「你就沒做過一件虧心事？」

「不敢！」顧步傲然說：「我也有做錯事的時候，有時也有私心，但大抵都沒對不起人，也沒害人、傷人、欺人，我自問可以做到不欺暗室。」

「不欺暗室！」鄒昇咬牙切齒，眼都藍了，「你告訴我：美蓉是怎麼瘋掉的？」

不提這個還好，一提這事，顧步也無名火起，「你還敢提她！她就是被逼瘋掉的！」

「我逼瘋的？」鄒昇也叫了起來，「當年，我追她，你也暗戀她，我們沒追上手，却是麥當怒那傢伙捷足先登！我只是要得到她的芳心，贏得她的歡心，又關你屁事！他媽的若你不插手，又怎會把她給弄瘋了！」

「你可要把話給說好！」顧步勃然大怒，也掙紅了臉，「你要說清楚！你爲了要得到她，就下了蠱！這算甚麼？勝之不武嘛！我就解了你下的蠱。後來你又再下，我只好又替她解蠱，因爲那便不公平了！我們學的本領，只可以用來對付一類惡人，而你却拿來迷姦一個弱女子，那太無耻了，何況，那是阿麥的未婚妻，他是我們的大師兄啊！我們的功夫，就像軍隊雖然有槍有炮，總統有權有勢，富豪有錢有人一樣，都得要自律，要自我節制才行！你這樣胡混，像甚麼話，你還要不要臉？」

「你就只要臉，別以爲我不知，你也在暗戀美蓉！嘿，嘿！別

以爲你沒動過心，你一樣有私心，就不準我玩她一玩？」鄒昇狠狠的扯破了臉皮，說：「好，我不向她下蠱，向那麥當怒下，總不關你的事了吧？誰知你又來打擾，這一鬧，把美蓉也驚動了，我一慌，心一亂，蠱又下在她身上了，這次因爲本是對麥當怒下的，用藥重了許多，你又解救不得法，所以……把她給弄瘋了！都是你多事，偏愛管閑事！要不然，頂多受害的是阿麥，美蓉不必弄得半人不是鬼的了！」

「我已經盡了力去解救了，」顧步陷在痛苦的回憶裡，「你用的藥重了，她是眞心愛阿麥的，你若弄死了他，她也活不了。鄒老三，愛情這回事，豈是可以勉强得來的！」

「不勉强！好哇！」鄒昇猶自氣咻咻的冷哂：「現在一拍兩散，麥當怒給嚇怕了，不知躲到那兒去了，我們的白衣仙子吳美蓉，現在變成了白衣瘋女，這都是你壞我的好事之故！我本是愛她的，你讓我得到她，說不定我會死心塌地的好好待她過一輩子，也就不一定會幫着毛蜂來跟你作對了！這些都是你惹起的火頭，怨不得我！」

「是你惹的！你若不用這等卑劣技倆，而是光明正大的求愛，我才不會插手於這些事！」顧步感慨地問了一句：「現在……她怎麼了？」

鄒昇也平靜了下來，半响才說：「還不是……老樣子，我也……好久沒見到她了。」

顧步歎了一聲，這才負手道：「像我們這些活了大半輩子的人，還不知能剩下幾日好過，難免都有些傷心史，還提來作甚麼？忘了它吧……反正，歷史本來就是用傷口串成的，記憶也是。」

兩人一時都沉默了下來。

一顆彗星飛過。

它的亮度當然不足以照亮地上任何人和物的面貌與眞相，但在「白鬼」與「紅神」的眼窗裏却同時亮了一亮。

顧步喟息道：「它過去了，它可能還會依照這軌道再回來，但那可能是百萬、千萬年之後，我們早就不在這世間了，我們還爭些甚麼呢！」

然後他問：「是啊，我們還計較那末多幹甚麼？放手吧，師弟，咱們『第九流』裏活着的就這麼幾個師兄弟，何苦斤斤計較，自相殘殺哪？」

鄒昇兀自笑了起來，笑容是苦澀的：「我已經踩進去了，出不來了，我肚子裡有一隻活的動物，我得天天餵飽牠。」

「動物？」顧步問：「是甚麼？」

「欲望。」

鄒昇回答。

「我們都老了。佛家說：勘破、放下、自在。你還勘不破？以你的功力、根基，要拔足而出，輕而易舉。」

「泥足深陷，抽身沒頂，豈容掙動？回頭是岸談何容易！」

「我可以幫你。」

「毛家是有勢力，也有實力的。」

「可是論功夫，誰及得上你？」

「他們是有槍的，」鄒昇遺憾地道：「我們可不是活在古代，他開一槍就可以把你幹掉。」

「這地方上痛恨他們爲非作歹大有人在，他們早已磨拳擦掌，咬牙切齒。」顧步走前一步，熱切的看着鄒昇：「他們敢開槍，很容易一槍就把千萬人打成一個人，也把一個人打成了千萬人，大家都和他拚，他有幾枝槍？一槍能發幾顆子彈？」

「話不是這樣說的。」鄒昇依然憂慮，「同樣是開槍鎭壓，羅馬尼亞打成了民主，蘇聯打成了散砂，中國則把大家打回家，甚麼也沒動搖過……何況，這數十年來，我作威作福、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要甚麼有甚麼，也成爲習慣了；跟毛家的人，也眞有點守望相助之情了。我倒可以拋棄前嫌，容讓你來加入我們的組織吧！」

顧步婉拒，搖頭：「老弟，你知道我的性子：那是不可能的，要我爲虎作倀，我寧可夭壽。今天，也是他遣你來做了我的吧？」

鄒昇尷尬地一笑：「我們也好久沒比拚過了。」

顧步不經意的說：「剛才已比過了，你的功力又大有進步，但畢竟是魔消道長，你還不是我的對手……」

鄒昇語音低沉：「我們只拚了『紅電』和『黑火』……」

顧步提醒他道：「對了，像這些絕門道法，你不該胡亂擾人，免得魔頭附身，反噬其主。我看毛家三兄弟都不是好的傳人……你把『黑火』之法教了給他們，枉死的人可就不計其數了……」

鄒昇咕嚕了幾句。

顧步沒聽清楚，便問：「甚麼？」

鄒昇又咕噥了一句：「我還有……藍牙……」

「甚麼？」

仍沒聽出是甚麼意思。

就在這時，鄒昇的眼突然綠了。

綠得像一萬棵嫩樹的精華，全給攝在他眼眶的水晶球裡。

顧步出奇不意，照了一面，怔了一怔，還未會過神來，突見鄒昇

突然張開了口。

血盆大口……

裏面伸出一條迅疾的紅蛇，直刺向自己的臉門！

顧步在這瞬眼之間，强斂神智，左足跺地，左手作「龍頭强渡印」，啪地彈在紅蛇頭(舌尖)上！「咻」的一聲，「蛇首」又疾地捲收了回去。

顧步這才稍定，却沒料「蛇首」剛去，却一陣腥風撲鼻，四隻尖齒，已向他鼻額咬了下來！

那是牙齒！

但却不是長在口腔齒齦上的牙齒！

這牙齒是藍色的。

像淬了毒般汪汪的藍！

＊　＊　＊

顧步大叫一聲，急念咒向地上一蹲，而手上的鼓槌已擲了出去，同時發出了「掌心雷」！

鄒昇也大吼一聲，撫心疾退，他嘴邊多了一行藍色的血珠，却把口緊緊的闔着，活像嘴裏咬住了一條活魚！

顧步粗重的喘息了起來。

他右手抓住了一件事物。

一隻藍色的牙。

可是他右肩、左頭頸，却多了兩隻牙印。

還正冒着藍色的血！

「你好卑鄙！」顧步臉色也有點變藍，痛心疾首的道：「你眞無可救藥了！」

「你才要藥救！」鄒昇嘴巴仍不張開，却用腹部說話：

「你要解藥，上『地久企業』來取，加入我們，就能保住老命；若跟我們作對，看你苟延殘喘到幾時？」

說完這句話，他突然扯開衣襟。

然後，就發出一道極其刺目的紅光。

紅光炸開之後，他就消失在原先站立之處，消逝於濃烈的夜色裏。

＊　＊　＊

沒想到四師弟練成了比「黑火」更歹毒的「藍牙」。

由於練「藍牙」需要吸魂魄未散、剛死屍首之「屍毒」，而且得常年吃腐物，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大——難怪剛才跟鄒昇對話之際祇聞一般「惡臭」，他初以爲對方祇是要施放「黑火」的前奏，沒想到倒是眞從他五臟六腑裏薰發出來的。

顧步不由得自忖：作出那麼大的犧牲，來對付自己，或在毛蜂面前討一個功，那又有甚麼快樂可言呢？人傳說鄒昇在毛氏企業裏的地位已漸給另一個本地巫師尤索夫取代，看來恐怕是有事實根據，要不然，鄒昇實在沒有必要去練這些害己害人的「藍牙」以求急攻：一旦「牙毒」反噬，習者首先身受其害，他又不是不知道的。

想回來鄒昇出手雖然鄙劣，但也不算沒事前「知會」。他曾說過有「三樣把戲」要自己過關，就算在那「三尖八角月」一擊之後，他也說明了還有「兩種玩意兒」，祇不過自己沒多加注意，而也沒料到他在跟自己交談難得這般投契之際驟下毒手！

自己着了道兒，吃了虧，也怨不得人，祇怪自己！

不過，鄒昇也討不了好。

他吃了一記「搠心搥」再加一下「掌心雷」。

所以鄒昇也祇有速退。

＊　＊　＊

顧步蹣跚着步伐，走到神壇那兒去。

他先上了香，點了燭，再用紙裱的旗、傘冠披身，在橱裏拿出酒、米、鹽、茶、菩提、臘肉陳列祭獻，然後枱前放了一根三叉樹枝，又取下了牆上的銹刀，用布帕將自己的臉蓋起，坐在矮竹櫈子上，前面放了一盆清水在地上，並且不住的顫抖雙脚，一面用刀拍打桌面，一面唱一首悠揚沙啞的歌。

唱完了之後，他就開始叫自己的名字。

大聲的叫。

叫了一聲又一聲。

之後，又赤脚拍打了一下水面。

水花四濺。

他叫一聲自己的名字，又唸自己出生的時辰八字，然後又用赤脚拍打了一下水面，銹刀在挑木桌上刴了一道刀紋。

住在顧家的人不是都沒聽見，而是早就習慣顧步作法時的種種異動，因此不以爲奇，是故充耳不聞。

其實，顧步這些「異學」，實在是在叫自己的魂。

招魂和驅鬼，本就是巫術和靈學的兩大重點。祇要有人相信人死而魂存者，才能代而爲鬼。雖然有魂，那麼在活着的時候，也一樣會有魂魄，甚至會偶一不謹，或因其他異常之故，而離開了活人的身軀。

失魂，就是受到驚嚇之故。夢遊不醒、撞邪遇鬼、陰魂附身、巫術受制，也會攝去魂魄，乃至打斗、摔交、撞傷頭部，也會遇上「失魂」的情形。

有「失魂」就有「招魂」。

顧步現在施的就是「招魂術」。

他給「藍牙」所噬，正如給殭屍所咬一樣，如果不及時搶救，去除尸毒，也會變成活殭屍，同樣要咬人吸血。

所以鄒昇才指明要他答應所開的條件以取解藥。解「藍牙」之毒就是要修練者的「牙粉」。

不過顧步不爲所脅。

他雖沒練過這等歹毒的妖術，但他畢竟是「第九流」的得意傳人，他自懂得破解之法。

他用的是「招魂之術」，先把自己的魂魄召回來。

給「藍牙」咬着之際，一魂一魄已經散失，祇剩下二魂六魄，他趁自己元氣尚在，先透過奇術異能，將自己失散的主魂主魄聚集一起，再用外敷內服的藥力來驅散牙毒。

他已及時敲！「白鬼」的一枚藍牙，徹底解毒的妙方已把握在手。

他自信還解得了這種毒。

在「第九流」裏，這一代傳下來的三人：麥當怒、鄒昇和自己，無論是蠱術、巫術還是異術，還是以自己爲最强，鄒昇就是因爲勝不過自己，才去投靠毛蜂，處處跟自己作對。

＊　＊　＊

他喊自己的名字。

一聲、一聲、又一聲。

時而溫和。

對而凄厲。

就在他慢慢感覺到那失去的魂和飄散了的魄已漸漸向他靠近時（那其實一點也不玄奇，就像你「沒精打采」的時候，祇要用一些方法：例如喝一杯奶茶、咖啡、或抽一根煙，洗一把臉，就會重新恢復精力和神采一般，召魂術其實不過是更「濃烈」的咖啡奶茶而已），他突然感覺：

另一樣「事物」也迫近了他。

那絕對不是魂！

也絕不是魄！

而是人！

敵人！

他陡掙開罩布，睜開了眼。

那人本來還想偷偷的再接近他一些，可是縱使這是顧步精力最渙散、神疲意倦之際，那人想摸近顧步身前，仍力有不逮。

那人一見顧步揭去頭布，瞪着自己，他也立時做了一件事。

拔槍。

＊　＊　＊

一把精巧的小手槍。

槍已對着顧步。

顧步掀開頭上罩蓋之時那人已拔槍。

顧步不驚不愠，祇說：「毛念行？」

來人也不卑不亢：「顧伯。」

「半夜三更的，來做甚麼？」

「來拜會前輩。」

「拿着手槍？」

「顧伯神功蓋世，沒有防身的，我這做世侄的還眞不敢親近你呢！」

「廢話少說，要做甚麼？」

「我們要擴大『地久企業』、『九柳玄壇』還有『救世搏擊堂』，除非你加入我們，否則，你們父子，都是我們的障碍。」

「那你想幹甚麼？」

毛念行這次沒答。

他祇是低頭看看自己的槍。

神態依然悠閒、拘謹、恭敬。

顧步冷哼：「你想殺我？」

「平時也許不可以，可是現在顧伯你正卸下一切護身功力，而且元氣大傷，就算有功，總不致於刀槍不入吧？若有，我倒想見識見識！」

「你知道我剛和『白鬼』比拚過？」

「這麼好看的戰役，不容錯過。」毛念行恭謹的說：「鄒師父夤夜找你，還是我出的主意。」

顧步的目光如兩盞寒星：「就憑你一人，也未免太冒險些了吧？」

「不止是人，」毛念行提醒他：「我還有槍。」

「有槍就可以逼人就範麼？」

「也許，再加一點錢便可以了。」

「若是有槍有錢就可以要人做甚麼都可以，」顧步嚴肅的說，「那就會發生一槍把一個人打成了千萬人的事。沒看過報章報導嗎？槍桿子一出，坦克軍車一逼近，那兒有上百萬人上了街，全世界各國都遊行抗議了。」

「您也別忘了，到頭來，」毛念行臉上掛了半個笑容，一樣有毛家特色，帶點詭異，「那些上街的人不是伏屍長街，就是關在牢裏，或乖乖的回到家裏、學校去了。」

「一槍雖能把一個人打成千萬人，」毛念行又近乎循循善誘的說，「但一槍至少可以打死一個人，就算有千萬人，有錢有權的也一樣有千萬顆子彈，再不行，換大號一些兒的槍，例如像坦克之類的武器，也一定能成事，何況……」

他又補充的說：「我這兒殺了你，大家都不知道是我們幹的，不利的證據顯示了：這該是這幾天這地頭上那幾個『外來人』做的好事。」

顧步厲目也厲色道：「你說的，警方就會信？」

「我們自會留下『罪證』，誰不信？要是你老活着，大家都聽你的。可是，如果您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嘛……我知道那陳老大其實便是你過去社團裏的子侄，你們會在一起，想大幹一番，是不？」

顧步嘿然：「既然是故人之子，他們更沒必要殺我。」

毛念行又笑了。

半個笑容。

頗爲詭然。

「他們也會邪術，想移師到此地大搞，得先把你的根基拔掉，這叫……商業上的利害冲突，你說警方會不會完全不信呢？」

顧步雙脚已徐徐的放了下來。

放到水盆裏。

水淹到脚背上。

「你們毛家的話，別說警方，就說政界，也是不敢質疑的。」

「那不就是嘍！」毛念行說，「所以你死了，祇會多拖累幾條人命而已，決不會有人替你報仇的。」

顧步冷哼：「本來你說的都對。」

「本來？」

毛念行淡眉一剔。

「可是我却有一個兒子，他當然了解我是給誰害的。」

毛念行哈哈大笑。

大笑不已。

顧步憤怒了：「你笑甚麼？」

「你兒子？」毛念行笑聲一歇，說，「假如你兒子又已先你而遇害了呢？」

顧步臉色一變，叱道：「你故意說這種話來亂我的心神是不是？」

毛念行却毫不動氣：「你說呢？」

顧步的語言就像是罩在鐵罐子點燃放鞭炮：「你敢動我兒子，我就殺了你！」

毛念行神色不變：「如果我已經動了呢？」

顧步眼色一寒：「毛念行，你不要逼我！」

毛念行却笑了起來。

陰陰的。

笑得很是詭然。

「你這種說話，倒像是有把槍在你手上，而不是我的手裏。」

他這句話也說得很「陰」。

陰險的「陰」。

毛念行忽然悠揚的說：「你的狗呢？你不是養了許多狗，替你看門口的嗎？」

毛念行這突如其來的一問，使顧步猛然一惕一悚：

悚的是：他是養了許多狗，怎麼敵人已攻進神龕來了，却連吠都沒吠一聲，這樣的情形，今晚已是第二次了。

惕的是：毛念行的用意甚爲明顯，他是要激怒自己，使自己分神分心，他一失神，對方便立即會開槍射殺自己。

饒是想到了這點，也明白了一旦光火的危險性，但他還是忍不住怒叱：「我們人的事，犯不着牽連到畜牲身上去，除非你也是畜牲，你把牠們怎樣了？」

「也沒怎麼，祇不過，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毛念行好整以暇的說：「可惜現在的狡兔有槍，而且還是滅了聲的槍，我也沒把牠們眞箇烹了，祇不過，留下來給你做個紀念，畢竟是個養了多年，跟你總會有點感情吧？」

他的話一說完，就有人立即把狗屍扔了進來。

一、二、三、四……一共七頭。

有的狗壳碎裂，眼珠爆了一顆開來，還塞在狗耳朵裡。

有的肚子給甚麼東西輾扁了，腸肚都「流」了出來。

有的給砍了七八刀，身子已像市場裡賣的肉，但頭部仍是好好的。

有的是給毒死的，眼睛、鼻子都淌出了血，舌頭却是黑色的。

有的……

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

顧步很孤獨，他獨愛狗。

愛狗的人基本上都有孤獨的傾向。

這些狗，對他而言，都是他生命裡的歷史，生命裏的記憶。

譬如「哈利」，有一次，在砍茅草的時候，及時咬住了一尾青竹蛇，否則，他的赤足就一定遭了殃。

例如「多利」，牠是一隻名種的狗，有次，和他奮勇退敵，敵人用刀削掉他的左前脚，祇剩下一層薄皮肉黏着，可是，牠依然咬住敵人的脚不放口。

又如「肥波」，牠是一頭很「好玩」的狗，以前天天早上，舐醒自己弄早餐給他吃，近年來，牠却改去鬧醒影兒了。

又如「旺財」，牠是頭可憐的狗，初拾牠回來的時候，牠冷得直打抖，毛都濕透了，又生着癩痢，誰知道，在他的細心調養下，牠現在毛髮平順光滑，還在去年狗賽之中拿了個大奬哩！

如……

每一隻狗，都有一些共同的生活與記憶。

每一隻狗都有一段往事和紀念。

然而，這些人，却二話不說，一上來，就把他心愛的狗盡皆殺了。

可恨。

毛念行却還在那兒好整以暇的說：「唉，這年頭，做人難，做狗更難，做好狗就更加難了，你看，萬一跟錯了主人，這可是狗命難保，不得好死哪！」

顧步大吼一聲：「這算甚麼？我跟你有仇，也犯不着拿我的狗來殺盡！」

（未完・三）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霸王刀



上文提要：「括蒼老人」蕭不邪乃龍一飛之舅父，從他口中阮不悔得知「霸王刀」之來歷，以及二年前四明和尚挾走二老養子，逼他們爲他冶煉一把像「霸王刀」的寶刀。二老苦苦冶煉未成，正爲此一籌莫展……渡口處阮不悔堵住了呂師爺的軟轎，巧取了他們的買命錢，一刀砍下了惡師爺的頭顱，完成了龍大叔交給的任務，又策馬直上四明廟找四明和尚討回公道……

娃兒嚐毒遭陷害　和尚挨刀掉指頭

阮不悔指着三個和尚臉皮一緊，冷冷道：「樂子也逗過了，言也應歸正傳了，我是來要人的。」

紅臉和尚指着廟內，道：「那些人都是四明廟的香火施主，他們有的已被你砍傷，且又被你敲詐銀子，你這位施主，殺人不過頭點地，你難道要趕盡殺絕呀！」

阮不悔緩緩的搖着頭，道：「非也，非也！」

「怎麼說？」

阮不悔道：「與來的人不相干，收了銀子當然不會再殺人，除非有人心不服，再對我出手。」

此刻，三個和尚相互望了一眼。

那紅臉和尚指着阮不悔道：「你施主絕非抱着菩薩心腸上山來，因爲你一身血腥，我佛不爽！」

他踏前一步，又道：「說，你找誰？」

阮不悔道：「四明和尚。」

紅臉和尚怒道：「要稱大師。」

阮不悔笑笑，道：「大師就大師吧！我找四明大師。」

四明和尚道：「找我師父？」

阮不悔道：「不錯，快叫他出來。」

紅臉和尚再叱道：「要說請出來。」

阮不悔道：「你的固執我很喜歡，四明大師乃是你們的師父，常言道得好，一日爲師終身爲父嘛！」他又冒出這一句，三個和尚齊搖頭。

紅臉和尚道：「胡言亂語的，師父就是師父，甚麼父不父的。」

另一和尚開口了：「你走吧，我師父下山去了。」

阮不悔一聽火氣上來了。

他雙目一厲，叱道：「嘮叨半天四明不在呀，可惡，反逗起我來了。」

紅臉和尚怒道：「我師父不在廟中，有事你改天再來。」

阮不悔道：「不在沒關係，我把人帶走就成了。」

紅臉和尚怒道：「你要把人帶走？」

另一和尚道：「就是剛那些人？」

阮不悔搖頭道：「誰帶那些海盜幹甚麼，我帶的是個十來歲的娃兒。」

紅臉和尚吼道：「我們廟裡沒娃兒。」

阮不悔冷冷道：「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

「你想怎樣？」

「拆了你們四明廟，也要帶走娃兒。」

紅臉和尚一聲洪笑，道：「娘的，就憑你呀？」

阮不悔道：「足夠擺平你們！」

有個和尚咬咬牙，道：「小子啊，四明廟前敢撒野，你也不打聽打聽咱們這是幹甚麼的？」

阮不悔道：「不就是明為出家老實人，暗地裡同海盜山賊扭一股。」

紅臉和尚大怒，他舉起戒刀大聲吼：「殺！」

其實早就應該出刀了，何必先嚕嗦一大堆。

紅臉和尚那鼓漲的灰色袈裟宛如一片灰雲，直往阮不悔當頭罩去，戒刀便在那片灰雲中宛如流電一現。

阮不悔雙肩擺動在三丈外，忍不住叫道：「厲害！」

「咻」，紅臉和尚一刀劈空，另外兩個和尚一左一右的堵住了阮不悔退路。

三個和尚變了樣，這時候豈是出家人？

三人齊聲大吼：「殺啊！」

阮不悔的「霸王刀」出鞘了，他的吼聲更大：「天雷斬！」

又見西極光焰，流電穿舞中，一股銳利的破空之聲像煞了來自九幽地獄中冤鬼的泣啜。

是的，霸王刀祇一出手便是天雷斬！

三把戒刀尚未切中阮不悔，已在中途被砍得直往半空中飛去。飛去的不祇是戒刀，而是帶着人肉鮮血的模糊一片，像極了砍肉下鍋的那一刻。

紅臉和尚托着右肘凄厲的叫，另外兩個和尚也發出一聲聲斷斷續續的呻吟。

阮不悔幾乎跌一跤。

因為他帶動刀風人氣過猛，等他用力站定，差一點跌落崖下面。

於是，搏殺驟然間靜下來了。

阮不悔握刀看着受傷的三個和尚，他冷冷的道：「把你家阮爺的話當成笑柄呀！操，吃到苦頭了吧！」

紅臉和尚大冒冷汗珠子，道：「你狠吧！你得意吧！等我們師父回來，你就知道今天你在此做的一切有多蠢，小子啊，你死定了。」

阮不悔忿怒的道：「我死定了？娘的，至少你三個看不到了，且先幹掉你三人！」

他舉刀就要殺人了。

阮不悔當然是裝腔作勢。

因為娃兒還未找到，他必須先問明白。

* * *

阮不悔的刀就要砍向紅臉大和尚的頭上了，紅臉大和尚急急大叫：「趕盡殺絕呀，你是人是魔？」

阮不悔道：「你我都是人，只不過你是壞人，我才是眞正的好人！」

和尚道：「好人是不會亂殺人的！」

阮不悔道：「我殺人是為了救人，那娃兒呢？娃兒在甚麼地方？」

紅臉和尚罵道：「娘的，你同煉刀蕭老頭甚麼關係，他們送你甚麼好處了？」

提到蕭不邪，阮不悔更火了。

他怒道：「快把娃兒交出來，我帶走娃兒不再難為你們，你們盡快回廟裡把傷治一治，否則……」

有個肩上挨刀的和尚大叫：「那娃兒早死了。」

阮不悔幾乎被人在心口窩搗了一拳似的，他一蹦三尺高，刀指那人，吼叱道：「你說甚麼？」

「娃兒死了一年了。」

阮不悔道：「四明和尚醫術高，娃兒難道他不救？」

那和尚道：「我不說！」

紅臉和尚道：「反正娃兒一年前就死了，你殺了我們也無濟於事了。」

阮不悔狠狠的刀背砸在那人的背上，砸得那人一聲怪叫：「噢！」

「說，娃兒眞的死了嗎？」

「眞的呀！」

「怎麼死的？」

紅臉和尚也搖頭，道：「死了是眞，何苦問怎麼死的，我是不會說的！」

阮不悔咬牙，道：「那就休怪我心狠手辣，你三個一起下地獄吧！」

「霸王刀」平推而出，直往紅臉和尚脖子上切去。

紅臉和尚搖頭晃腦未躲開，急得大叫：「我說，我說，娘的皮，算你狠！」

阮不悔怒叱道：「快說！」

紅臉和尚道：「我師父武功高。」

阮不悔道：「我早就知道了。」

紅臉和尚又道：「我師父的醫術江湖馳名。」

阮不悔出腿踢過去，吼道：「少為你師父四明和尚吹捧了，快說！」

紅臉和尚挨一腿，氣得雙目在冒火。

他大叫：「我這話與娃兒的死是有關係的呀！」

阮不悔道：「原來這樣，那就快快的告訴我。」

紅臉和尚道：「我師父調治一種劇毒藥，那天他採了一包怪味中滲有香味的毒草，師父試驗毒草的力道，也好往丹爐中調配。

「於是，他要先嚐一嚐，可是又怕自己會中毒，於是，師父便把鎖在柴房的娃兒弄到他丹爐邊。

「他取了一些塞入娃兒嘴巴裡，他要娃兒嚐，不料，年紀小無

法招架那劇毒攻心之苦，一瞪眼便死了。」

另一和尚接道：「我師父救他也來不及，晚了。」

阮不悔怔住了。

他也氣得全身直哆嗦，想蕭舅奶奶還在括蒼山下為這四明和尚煉刀吶，怎知他們的娃兒早死了。

阮不悔忍不住一聲狂吼：「不！」

只見他拔身就往四明廟中走，他走地有聲。

「咚」，他踢開山門走進去，便也發覺正面大殿上三座金佛寶像莊嚴，令人不由生起恭敬之心。

阮不悔越過正面大殿，一路奔入二道廟院，只見院子裡正停放着兩頂軟轎，抬轎的見阮不悔持刀奔進來，嚇得擠在牆邊不敢吭聲。

五個和尚拿着棒子走上來。

阮不悔大叫：「我找一個十來歲的娃兒，我不想殺你們。」

五個和尚一聽之下，立刻都往廟內跑。

他五人擔心三個和尚的安危才往外查看。

阮不悔踢開廂房門，嚄，廂房中的床上正躺着兩個人，那正是高天河與魏老八二人。

另外四個守在床前面不動了，惡狠狠的看着進來的阮不悔。

高天河忿怒的道：「你小子莫非還要殺爺們？」

魏老八更火。

他吼叫道：「來吧！你出刀，魏八爺如果皺眉頭，就是海裡烏龜生的。」

三個怒漢緊握刀，準備保命了。

不料阮不悔只在廂屋看一眼，便扭頭走出門。

他連正眼也不看，就走了。

阮不悔奔到另外五間房中仔細搜，那裡還有甚麼小孩子的蹤影，他氣急敗壞的又走四明廟，只見五個和尚正在替傷者包紮。

阮不悔冷冷的道：「今天便宜你們了。」

他這就要走了，忽聽紅臉和尚吼道：「留下你的狗名來，難道你怕我們師父？」

阮不悔回頭冷冷笑，道：「我是要留下名字來，我不但留下名字，而且還要把我落脚地方說出來。」

他頓了一下，忿怒的又道：「我的名字阮不悔，阮不悔就是我，我會等在蕭老夫婦的家，三天不去我再來殺，娘的，且看誰夠狠！」

他說完了回頭便往山下走，匆匆的找到他的馬匹，一路奔回去了。

阮不悔當然是奔回蕭不邪的兩間茅屋了。

* * *

天下事有許多是荒謬的，便是荒謬吧，怎會又是那麼的巧合。

巧合也許就荒謬，江湖上每每都發生些不該巧合而又巧合的事。

現在就有巧合的事發生了。

當阮不悔轉個山彎就看到蕭不邪那兩間茅屋時候，忽聽得好長一聲凄號，彷彿有人一下子掉落深淵時候那種撕破喉管的叫喊聲。

這叫聲令阮不悔大吃一驚，不由得自馬背上往前騰奔，他嫌馬比他慢，幾個箭步到屋前，只一會，他的火已冒起十丈那麼高。

蕭不邪被綁在柱子上，袒着胸，胸口已被火燒焦一大片，那地上躺着舅奶奶，舅奶奶的口角在溢血，那胸口一鼓又一鼓猛出氣，光景身上也受了傷。

有個藍巾包頭大漢，一手戒刀，另一手自火爐中，取出烙鐵在手上，光景是在消遣蕭不邪了。

阮不悔站在門外面，他咬牙切齒的猛一吼：「住手，個混帳王八操的！」

那是個四十上下的紅臉光下巴的壯漢，一身的綢緞藍大衫，足套薄底快靴，靴面還是繡花的。

這人很氣派，聽吼聲猛回頭。

於是，他冷笑了。

抛去手上的烙鐵，這怒漢齜牙咧嘴一聲洪笑，道：「個臭小子，莫非活得不耐煩到，敢管老子的事！」

提着單刀跨出門，他比個頭還比阮不悔高出大半個腦袋，腰也粗似大水桶。

這怒漢剛站定，茅屋裡幾乎被烙得昏過去的蕭不邪開口就吼叫：「小心吶，不悔乖孫……他……啊！」

蕭不邪直喘氣，但他的話已送入阮不悔的耳朵裡了。

忽又聞得蕭不邪呼叫：「老伴，老……伴……」

阮不悔猛吃一驚，他以為舅奶奶死了吶，正在忿怒，門下面爬出個白髮稀疏的女人頭。

舅奶奶這是把頭伸出來看門外，她看清了阮不悔之後，可就尖聲吐血大叫：「乖孫呀，果然是你回來了。」

阮不悔一見放心不少。

他對門下舅奶奶道：「舅奶奶，妳別出來，快把傷弄好。」

阮不悔話甫落，舅奶奶接着再吼叫：「他……他就是四明廟的惡和尚，乖孫可要小心了！」

嚄，她此言一出，阮不悔猛的一瞪眼，道：「娘的老皮，你他狗操的，原來四明和尚是你呀！」

「哈……」

好一聲狂笑直入雲霄，大漢以戒刀指向阮不悔，道：「怕了嗎？

哈……沒嚇破你小子的膽吧……哈……」

得意之色溢於吼叫，阮不悔可火了。

他戟指對面大漢，叱道：「娘的，我正在找你吶！」

「找我？」

「不錯！」

「你……那裡來的？找我？」

「老子山中來，帶着滿肚子氣，殺傷你廟裡人，就差未放火燒了四明廟。」

「甚麼？你小子膽敢找上四明廟呀！」

阮不悔反手腰上拔出他的「霸王刀」，他慢慢的抽刀，一片藍芒灑出來，幾乎涵蓋去大片日光。

「好刀，好刀，喔……像是當年的霸王刀，你……說，是不是你得到了霸王刀？」

阮不悔怒道：「賊禿，你這身打扮我清楚，你必是在外做案去了，對不數？」

大漢咬牙，道：「回答我的話，這刀……」

阮不悔道：「刀是霸王刀，江湖上是刀尊，跳樑小醜最寒心，禿驢，你不問問我去四明廟幹甚麼？」

「你去我廟裡幹甚麼？」

阮不悔厲吼道：「找我舅奶奶的小兒子，你個王八操的，想要打造一把寶刀，你擄走了小孩子，而你……你娘的，一年前你為試驗山中採的毒草，却要小娃兒服下去，你活活把小娃害死，如今你還逼着我舅奶奶他們為你這賊子打造寶刀，你……」

忽聽屋內一聲大吼：「可惡啊，我的小寶呀！」

老婦人往外衝一半，一跤又跌在門前面……她傷得太重了，想出來也困難。

蕭不邪厲叫：「惡和尚呀，我同你拚了！」

「哈……」

四明和尚忽的一瞪牛蛋眼，厲聲道：「好小子，你果然去了四明廟，也好，姓蕭的既然打造不出一刀寶刀，小子啊，霸王刀可是洒家的了！」

阮不悔冷冷一哂，道：「你不配！」

「拿過來！」

好凌厲的一招「蒼鷹搏雞」，那是鷹爪功中的殺招，五指半屈宛如利爪，中途還有三個變化，變抓、變切、變拿，端的令人難防。

阮不悔擺動雙肩向後閃，霸王刀平在面前不出手。

四明和尚利指有銳風，看着似已往阮不悔的握刀腕門扣上了，便在這時，阮不悔大吼一聲：「天雷斬！」

嘖，一片光華猝現，四明和尚幾乎是抓入一片刀光之中，就不知有多少利刀切上他的那隻手上。四明和尚一聲慘叫，地上發出沉悶的「叮噹」響，祇見三根指頭掉下來。

那當然是四明和尚的指頭。

四明和尚挨刀掉指頭。

他厲叫着側旋疾退四丈外，閃出一片光華來。

阮不悔不用去追殺，因為他還不想要四明和尚死得早，他要問一問，他與呂文彬是甚麼交情。

四明和尚閃得急又快，頭上的藍巾也掉下來了，他露出個大光頭，光頭之上汗珠子一顆顆的往下流。

他幾乎是顫抖的急急忙忙取出一包傷藥，就那麼一下子把斷手插入那包藥粉中了，立刻一聲大喘氣。

阮不悔冷冷的道：「就說嘛，你怎麼配拿霸王刀？你差遠了！」

忽然一聲大吼，四明和尚道：「你與那『括蒼刀霸』龍一飛甚麼關係？」

阮不悔吃吃一笑，道：「娘的，事到如今你才想起我龍大叔呀！」

「龍一飛是你大叔！姓龍的不是死了七八年了？難道他又活了？」

阮不悔道：「你很想知道我龍大叔的死活？」

四明和尚道：「快說呀！小子！」

阮不悔道：「我是要叫你這禿驢吃一驚，祇不過我想知道你同溫州師爺呂文彬又是甚麼關係？」

四明和尚猛一楞，道：「你……小子問這事，甚麼目的？」

阮不悔道：「你不想告訴我？和尚，由得了你嗎？」

四明和尚道：「和尚與呂施主有交情，怎麼樣？」

他頓了一下，又道：「和尚就是得知呂施主受了重傷，前來我四明廟求醫，這才連夜趕回來，小子啊！這與你又有甚麼關係？」

阮不悔冷冷一笑，道：「與我當然沒關係，但與我大叔可有關係！」

四明和尚道：「難道龍一飛眞的沒死？」

阮不悔道：「不錯，我大叔活得好端端的，而且能吃能睡，活蹦亂跳……」

「放屁，你休得亂蓋，娘的，缺了一條腿的人，他還能活蹦亂跳呀！」

阮不悔心中一緊，他還眞想知道這惡僧怎麼會知道大叔斷腿之事。

冷冷一笑，阮不悔道：「娘的，不用說，我知道，是你這惡和

尚砍斷我大叔一條腿的了！」

四明和尚道：「如果當時是我，我那一刀必砍在龍一飛的脖子上，可惜啊……却以為他死了！」

最後一句話是他忍不住的脫口而出。

阮不悔立刻明白，龍大叔是被羣殺而殘的。

他心中一沉，立刻怒吼道：「王八蛋，你去同呂文彬那狗頭師爺做伴吧！」

他握刀往四明和尚逼去，光景要砍人了。

四明和尚大叫：「你已殺了呂師爺？你是不是已殺了呂文彬呀……唉……啨，龍一飛這殺胚果然未死呀！」

阮不悔也心中犯疑，為甚麼大叔定要他先殺了溫州師爺呂文彬？而且是迫不及待？

於是，他收刀了。

阮不悔收刀站在四明和尚面前兩丈遠，咬着牙道：「和尚，你說說，我大叔要我出刀殺呂文彬，就能證明我大叔未死，這其中甚麼道理？」

四明和尚的斷手投在藥包中，果然不再流血了，他正在用布巾包紮……連着藥包包紮。

他不但武功高，藥理上也高明，尤其是刀傷藥，要不然呂文彬他們也不會急急的趕來了。

四明和尚吸口涼氣，他心中那股子憤怒就別提了。

聽得阮不悔的話，不由咬咬牙道：「操他娘的，你何不去問龍一飛？」

阮不悔很想問，但大叔不許他問。

人吶，誰都有好奇心，阮不悔此刻佔上風，他打主意要問個明白。

然而，他却不知道，江湖之上坑人的事天天有，想一想就知道，誰會把自己坑人的事抖露出來呀！

阮不悔不管這些，他沉聲道：「和尚，你如果不把事情說出來，看我今天怎麼收拾你！」

忽聽門內傳來舅奶奶聲音，原來她老人家剛才一股力量用盡昏過去了。

這時又醒來，醒來就大叫：「殺了他呀不悔孫，殺了他為我小寶報仇呀！」

阮不悔一聽心一痛，老人家傷透心了！

阮不悔刀指四明和尚，道：「聽聽，出家人盡做缺德事，誰還敢上山去上香，造孽呀！惡和尚！」

就在這時候，四明和尚突然一大把毒粉抛灑出來，那是他早已衡量了風向。

四明和尚就站在上風頭，一把毒粉灑向阮不悔。

阮不悔曾走道保過鏢，江湖上的甚麼邪門歪道技倆，他聽得見得多了。

如今見這四明和尚突然撒出這麼一大把毒粉迎着他撲罩過來，嘖，阮不悔連想也不多想，扭頭便往前奔去。

再看那一把粉狀毒物，幾乎就快沾上他的衣形了。

阮不悔邊跑邊咬牙，他有一些不敢回頭看，雖然身後傳來「嘰嘰喳喳」聲，他就是不回頭。

阮不悔至少狂奔五十丈外那麼遠，這功夫完全是他苦練出來的。

阮不悔替紹興府城「快活居」送鮮魚，便已練就了腿上功夫。

直到五十丈外，他才回過頭來，早已不見那片毒粉了，再看地上面，嘖，眞嚇人。

為甚麼嚇人？那當然是毒粉落在地上，所有沾上毒粉的草樹苗，全部立變枯黑。

阮不悔就發現這大片枯黑地上也死了不少小蟲。

眞叫危險，他若跑得慢，毒粉沾上身，說不定他已化為膿血而亡了。

* * *

阮不悔奔回茅屋前，早已不見四明和尚。

四明和尚就是借着這一把毒粉立刻拔腿就逃，而且是往山林中逃走了。

四明和尚如果不是斷了三根手指，他也許會趁此機會先殺了蕭不邪老夫妻二人。

阮不悔直叫可惜。

因為他並未問出大叔為甚麼叫他先殺了呂文彬。

對於這件事，四明和尚必然知道，可惜他逃了。

* * *

木然的走回茅屋，阮不悔急忙為蕭不邪鬆了綁，再把舅奶奶扶起來。

舅奶奶抓緊阮不悔，道：「殺了他，殺了他！」

阮不悔安慰舅奶奶，道：「舅奶奶，我會的，常言道得好，跑了和尚跑不了廟，我饒不了他的！」

舅奶奶趕緊問道：「你沒殺了他呀？」

阮不悔道：「殺他，那是早晚的事！」

他指指外面地上，又道：「我砍了他三個指頭，這罪也夠他受的！」

蕭不邪喘過氣來了。

他有些懊惱的道：「可憐吶，小寶被這惡和尚害死，他才多大呀！他招誰惹誰了？」

舅奶奶尖聲哭道：「我的小寶喲……」

阮不悔心中酸酸的，可憐吶！

* * *

蕭不邪兩老夫妻不再煉刀了，他們的養子小寶已經死了一年，他們至今才知道。

小寶既然已死，二老指望不再，就算四明和尚再找來，他們也認了，要寶刀，那就找別人去煉。

阮不悔却爲二老擔了心事，因爲如果四明和尚不除，二老的日子不好過，四明廟的人就會來找痲煩。

這一夜，阮不悔就睡在蕭不邪的家中，蕭不邪原是要問問阮不悔，他的外甥龍一飛的情況，却因這二老被折騰得十分凄慘，身上傷處痛得直咬牙，甚麼話也懶得多說，倒令阮不悔心中不好受。

* * *

天亮了，阮不悔急忙爬起來。

他發現蕭不邪老夫妻二人好像虛脫在床上。

阮不悔祇好動手做吃的，他一邊做一邊想，何不叫這二老去紹興，人住城裏就安全多了。

阮不悔一想及此，便不由得摸口袋，他現在可是個最有錢的人了。

阮不悔自呂文彬身上弄了不少銀子，銀票就是一大把，當他把飯端到二老床前的時候，他才有機會把銀票取出來當着二老的面數起來。

阮不悔一邊數銀票，一邊哈哈笑，道：「哇，眞的不少也！」

蕭不邪二老早把眼睛也睁大了。

舅奶奶凹着大嘴道：「你那裏弄來這麼多的銀子？銀票都是大張的。」

阮不悔一笑，道：「舅奶奶也識字呀！」

舅奶奶吃吃一笑道：「別的字不知道，錢上數字我認識，元寶銀錠我最清楚。」

阮不悔隨手取了兩張銀票攤開來，道：「舅奶奶呀！妳看這兩張銀票有多少？」

舅奶奶哈哈一笑，道：「好小子，你這就要考考我呀！這兩張皆是五百兩，加在一起是一千兩，對不對？」

阮不悔道：「對，對，對極了！」

「砰！」他把銀票兩張重重的放在床沿上，又道：「二位老人家，這兩張銀票是你二老的了！」

舅奶奶吃一驚，道：「甚麼？你再說一遍！」

那蕭不邪也楞了，他張大嘴巴未出聲。

阮不悔一笑，心平氣順的道：「二位老人家，我龍大叔這些年避仇家他躲得遠，他過着苦日子在小船上，山高路遠少問候，沒想到叫二老在此受苦難，做小輩的我，一時間也沒好去處，往後還得爲我龍大叔去報仇，所以啦，這一千兩銀子就算小子代我大叔孝敬二老吧！」

舅奶奶忍不住叫起來：「眞大方！」

蕭不邪更是大喘氣的忍住傷處的疼痛，道：「天爺開眼了，咱們這是否極泰來了！」

阮不悔道：「二老拿了銀子快離開這裏，我建議二老鎖上門，暫時去紹興住！」

蕭不邪道：「爲甚麼住紹興？」

阮不悔道：「祇因爲紹興地方我比較熟，二老住紹興，也許有一天我同大叔會找去！」

舅奶奶道：「就住紹興府，這兒不能再住了！」

阮不悔道：「二老稍作收拾，我這就送二老一程。」

蕭不邪道：「說走就走呀！」

舅奶奶道：「走就走，去了紹興買新的。」

她哈哈一笑，精神可大了。

爲甚麼她精神大了？因爲她手上拿了兩張大銀票。

銀票就是能叫人快樂，不少人平日沒精神，一旦有幾個，看吧！他的精神就來了。

祇聽舅奶奶接道：「不邪呀！我知道你許久未過酒癮了，紹興府的酒最地道，咱們去紹興，先叫你喝個夠！」

蕭不邪苦兮兮的道：「也得先把我身上的傷先治好才能夠喝幾斤！」

提到喝酒，阮不悔就想到段家酒坊。

段家的金字招牌是「紹興東湖大酒坊」，算得是紹興第一大酒坊，單祇段家後院的大酒缸就有上百口。

* * *

阮不悔扶着蕭不邪坐上他的那匹馬，舅奶奶緊跟在馬後面，三人順着海邊走了二十里，這才往西北方向轉，祇要繞過鎭海縣，往正西便是去紹興的大路。

蕭不邪在馬上直對阮不悔誇獎着。

「眞是好心腸的孩子，一飛收你傳武功，也算他一飛有眼睛，如果找個沒良心的，才不會管我二老的了。」

舅奶奶接着誇道：「天底下還有這麼孝順的？便親生兒孫也沒有把上千銀子送人的，我老人家太感動了，唉，等有一天見了一飛外甥，我老人家要對他說，要他把一身的本事全部傳給他！」

這個「他」便是阮不悔。

阮不悔哈哈笑道：「你二老休放心上，錢算毛鳥，花了再找，至於我龍大叔，他不但傳我刀法，還把內功渡我，我以爲他至少渡我二十年的功力，令我感動得很呀！唉，我是無以爲報，祇有盡力爲大叔討回公道！」

蕭不邪道：「聽聽，多有良心呀！孩子，人都應該有良心的，對不對？」

阮不悔道：「當然對了，舅老爺呀！我就常說，一日爲師，終身爲父這句話。」

蕭不邪道：「對，對極了！」

阮不悔嘆口氣道：「可是我大叔就嫌我囉嗦，他不愛聽這句話！」

蕭不邪道：「他是口裡不愛聽，心中可樂着吶！」

阮不悔就快拉馬到大道上了。

他們由山道過來的，大道直通紹興府。

便在這時候，忽的前面走來一個人，仔細看，那是個大姑娘，姑娘走路眞快，兩條腿盤得也好看。

阮不悔不注意來的女子，他準備轉回頭了，他忘不了去找四明和尚。

阮不悔送了五十里才到大路上，他把馬攏住了。

「舅奶奶，舅老爺，我送二位到此地，你們沿着大道，天不黑就到紹興府了。」

蕭不邪二老還未回話，遠處的姑娘開口了。

「喂，阮不悔呀！是你呀！嘻……」

那姑娘嘻嘻哈哈的奔過來了，她的手上有把刀，小包袱掛在左肘上。

阮不悔吃一驚，道：「是妳，段姑娘！」

不錯，段金花來了。

段金花貼着阮不悔站定，她自上到下看一遍，笑道：「喲，還是一個樣，沒變多少嘛！」

她幾乎想伸手去摸阮不悔的臉……如果不是有兩個老人家，她就摸上去了。

她指指馬上馬下二老，問阮不悔道：「他們是你的甚麼人？」

阮不悔道：「他二老可不是外人，我龍大叔的親舅舅，親舅媽。」

「眞的呀！」

「不是蒸的是煮的！」

蕭不邪看着段金花道：「可知我外甥龍一飛？」

段金花道：「這一個月我跟龍大叔學了不少功夫，祇不過越學越發覺不對勁，有時候大叔掉眼淚，唉，問他又不說！」

阮不悔道：「妳惹大叔生了氣？」

段金花道：「我每天送好吃的孝敬他老人家，我怎麼會惹他老人家生氣呀！」

阮不悔道：「那又是爲甚麼？」

段金花道：「前夜我問大叔，他才抹着眼淚道：『金花呀！我白折騰了』。

「我再問他，他才對我說，原來你去了這麼多天不回來，大叔以爲你完了，你完了大叔便一輩子沒指望了，所以大叔悲哀呀！」

阮不悔道：「是我不好，幾次叫姓呂的逃過，害得我花了許多寃枉時間。」

段金花道：「你完成了大叔交代的任務？」

阮不悔道：「幸沒辱命也！」

段金花笑得眞開心，她拉住阮不悔道：「那好，咱們可以回去見大叔了，大叔一定會高興死了。」

他二人這麼一對話，倒把蕭不邪夫婦二人忘一邊了。

忽聽阮不悔道：「我還不能回去。」

段金花聽了阮不悔的話，不由吃一驚，她拉住阮不悔道：「你不能回去？」

阮不悔道：「段姑娘，我去四明山之後就回去見大叔，拜託妳暫時把這二老帶回紹興府，我以爲……」

他看看蕭不邪老夫婦，又道：「我以爲最好帶二位暫住你們酒坊！」

段金花道：「爲甚麼不帶去見大叔？」

阮不悔道：「那得先告知大叔一聲，唉，如今我才知道，大叔有許多仇家，也都是厲害的人物吶！」

段金花道：「難怪大叔不進城，住在那條不惹人眼的小船上過日子！」

他頓了一下，又道：「自你離開之後，前十天大叔臉上有笑意，再十天，大叔不開口了，也不笑了，便祇喝稀飯了，唉，後十天呀，他總是在抹淚。」

阮不悔聽得心酸酸，道：「都是我不好，惹大叔痛苦過日子。」

段金花道：「所以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回去，一切聽大叔的安排。」

阮不悔道：「有件事情妳不知道，四明和尚爲了一把刀，他逼舅奶奶夫妻二人黑夜白天爲他煉刀，兩年前擄去他二老唯一的兒子小寶當人質，想要小寶就拿寶刀換，妳猜猜，四明和尚有多可惡呀！」

「擄人勒索是可惡！」

「何止是擄人勒索呀！」

段金花怔了一下，道：「還怎樣？」

阮不悔道：「那四明和尚不但武功高，更善歧黃之術，他找來許多毒草，爲了配藥，他叫小寶先嚐

嚐，活生生的把個娃兒毒死，人死他不說，瞞着二老他要寶刀，我說這話妳不信，呶，二老就在妳身邊，你問二老！」

蕭不邪老夫妻二人抹淚了。

段金花一聽也火了。

「這是甚麼世界呀！太可惡了！」

阮不悔道：「不祇這些吶！」

段金花道：「還有甚麼呀？」

阮不悔道：「那四明和尚是大盜，在廟裡他阿彌陀佛，出廟外他殺人。」

「眞的呀！」

阮不悔道：「四明和尚如果下山去當大盜，他就會巧改扮，和尚變成俗家人。」

段金花忿忿的道：「果然可惡至極！」

阮不悔道：「段姑娘，我就把二老由妳擔待了，大叔那裡說一句，我已殺了呂文彬，我去四明山找四明和尚去，我決心宰活人！」

段金花道：「我好像無法勸你回去了，祇不過阮兄弟呀！你可要處處小心吶，要知道大叔的希望全在你一人的身上了，當然……當然……還有……」

她說不下去了，阮不悔直了眼，道：「還有甚麼？」

段金花咬咬俏嘴唇，斜了阮不悔一瞥，道：「還有我呀！我也爲你擔心死了！」

她含情默默地低下頭來。

阮不悔傻楞楞的吃了一笑，道：「段姑娘，妳的表現眞像一個人。」

段金花抬頭問道：「像誰？」

阮不悔就以爲他說溜了嘴，他糊塗蛋。

段金花再問：「像誰嘛！」

阮不悔也不得不說出口來了。

他心中要說的是馬家寨的馬小倩，而他又不善於欺騙人，想了一下還是說出口來了。

「妳呀！像極了馬家寨的馬小倩了。」

段金花一聽火升上來了。

她把一張俏臉猛一沉，道：「好哇，一個月未回來，原來你同人家馬家寨的女人在一起呀！」

「馬小倩同妳一樣的關心我！」

段金花眞是敢愛又敢恨，她推開阮不悔，吼道：「祇有我關心你，別人休想……你……你同姓馬的女人是不是有感情了？」

阮不悔一見段金花是個醋罈子，這種女人最可怕，惹火了她會翻臉不認人的。

但他話已出口，如何挽回呀！

阮不悔祇一稍思忖，便笑了。

他對發火的段金花道：「段姑娘，馬家的女人沒有妳漂亮呀！」

段金花道：「情人眼裡出西施，你們二人對上眼了，而你對我……」

她似乎欲落淚了。

阮不悔一驚之下，忙笑道：「段姑娘，妳想錯了也！」

段金花道：「怎麼說？」

阮不悔道：「馬家女人五十三，她的丈夫開金店，她的兒女七八個，我同她怎麼會對上眼？」

段金花一聽，噗嗤一聲笑了。

她出拳打在阮不悔的背上，叱道：「原來你還會逗人吶！打你！」

阮不悔哈哈一笑，道：「段姑娘，一切拜託，我心存感激！」

段金花道：「誰要你感激，心中有我就好了。」

她轉身便走，蕭不邪二老已走出很遠了。

＊　＊　＊

阮不悔已走出很遠了，他忽然又回頭，且大聲叫道：「段姑娘，妳等一等！」

段金花回過身，見阮不悔又轉回來，立刻迎向阮不悔，笑道：「你不再走了？」

阮不悔道：「段姑娘，妳代我把這些銀票送到我大叔手上去，妳對他老人家說，這些全是溫州師爺呂文彬的，我全部取來了。」

段金花楞然道：「這麼多呀！」

阮不悔道：「却全是黑心銀子，也是血腥錢，我一口氣全弄來了！」

段金花仔細數，一共二十七張之多，最大的銀票有三張，票面數字是一千兩。

阮不悔把銀票交在段金花之手，淡淡的一句話，道：「妳辛苦了！」

他說完回頭便走，倒把段金花楞在那兒了。

＊　＊　＊

來時騎着馬，馬是馬家寨的馬，如今由重傷的蕭不邪騎回紹興府了，阮不悔如今開步走，他開步直往四明山，他這是找四明和尚麻煩的。

找麻煩可不必急着趕路，阮不悔來時走了大段山路，此刻走大路，走大路風景好，一邊是海洋，另一邊便是高高的天台山，這條大路他走過，大路通到三門灣。

阮不悔走到鎮海的時候天快黑了，他正打算找一家客棧好生的睡一晚，忽見一條三桅大船往岸邊靠，船上面出現七八個莽漢，一個個腰上插着刀，這些人順序的跳上岸，突又見船上躍下一個身穿綢緞大衫的巨漢。

這巨漢到了岸上左右看，然後大手一揮，道：「四海酒店嗎？」

立刻有個漢子衝着這巨漢咧嘴一笑，道：「錯不了，二大爺，正是四海酒店。」

（未完・十）

上文提要：——小五子帶着沉重、敬仰的心情拜祭自己的親生父南英大俠。扁鴉大夫見小五子酷似南大俠，很想問個究竟，但碍於上官玫瑰在場，祇好等待機會再說。小五子送了一把金葉片給扁大夫，要他幫忙修葺南大俠之墳，他不知自己的生父已變成醜陋的矮小老人，而且困守兩狠山上，日夜在懷念着一對可愛的兒女……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五彩傳奇

百花廳內見谷主　空手迎戰孟天君

上官玫瑰道：「我怎麼會侮辱你？你是眞的不壞，你沒有撕破我的衣衫，你沒有對我眞的下手，如果換了別的男人，祇怕早就像一頭餓狼把我吃掉了。」

小五子道：「那不正是你喜歡的嗎？」

上官玫瑰大笑，道：「我挑逗你，我誘惑你，祇是在試探你到底是不是個惡人，如果你是個壞蛋，我祇要稍使手段，你就完了。」

小五子瞪着眼，道：「可是剛才你那種樣子，活像一頭餓昏了頭的老母狠，我幾乎就要……」

又是一聲笑，上官玫瑰道：「你應該想得到，百花谷蝴蝶門下七金釵，是隨便找男人充丈夫的？」

小五子心中暗自思忖：「這女人眞厲害，轉眼之間變了個人！」

他還不知道，女人最善變。

女人如果不善變，男人就不會發瘋。

這時候小五子就快要發瘋——氣得要發瘋。

剛才那種場面，還說是故意逗他的，自己如果不是心中有了小彩，豈不要上大當？

小五子道：「現在，你打算怎樣？我可沒有奪了你的貞操，你應該不會要我的命吧！」

上官玫瑰道：「不但不要你的命，還要帶你去百花谷。」

小五子道：「不是要去七里蕩的嗎？去百花谷幹甚麼？」

上官玫瑰道：「去七里蕩會合我大姐四姐，那是半個月之後的事，我們先去百花谷！」

小五子道：「去你家幹甚麼？」

上官玫瑰道：「去見我爹。」

小五子道：「上官堯？」

上官玫瑰道：「不錯！」

小五子道：「我去見你爹幹甚麼？」

上官玫瑰道：「去了你就會知道。」

小五子道：「你爹不是從不見外人嗎？」

上官玫瑰道：「但他老人家一定會見你！」

小五子心想：「去遊一遊百花谷也不錯，羅老大他們就沒去過百花谷！」

羅老大七惡之中，誰也沒去過百花谷，他們都不願意招惹上官堯。

白爾艷就曾經對小五子說過：「少去招惹麻蜂窩，百花谷就是個麻蜂窩。」

小五子決定去桶一桶這個麻蜂窩，他要在七惡面前顯一顯自己的本事。

你們七惡怕的人，小五子不怕。

於是，小五子對上官玫瑰道

:「上官姐姐，你誠意要我小五子去百花谷做客？」

上官玫瑰道：「因爲你是個坐懷不亂的眞君子，時下像你這種人太少了，簡直鳳毛麟角。」

小五子道：「好，我就去百花谷觀光一番！」

上官玫瑰笑了。

她這一回眞的笑了。

小五子這才發覺，上官玫瑰笑的模樣果然與以前不一樣，而且柔順多了。

因爲上官玫瑰的這種笑，就好像一朵玫瑰花開了一大半的樣子，充滿了令人溫馨與喜悅。

＊　＊　＊

快馬直馳終南山裏，因爲百花谷就在終南山西北方的萬壽嶺下。

一條碎石舖設的山道上，兩邊盡是蒼松翠柏，有些樹直插如雲，高不可仰，層巒叠嶂，氣勢磅礴，一條山溪發出銀鈴也似的潺潺聲，端的人間仙境。

小五子彷彿又回到了天山不老峯。

不老峯附近就好像這兒一樣。

一連馳過三道山嶺，前面一片草茵青翠，山坡上盡是各種奇花異卉。

小五子笑道：「到百花谷了！」

上官玫瑰一笑，道：「還早得很呢！」

小五子指着前面花海，道：「難道這兒不是百花谷？」

上官玫瑰道：「這裏祇是百花谷前站，眞正百花谷，還有七里半。」

小五子跟在上官玫瑰後面，便在這時候，忽然轉出四個綠衣大漢。

這四個人背插雙股叉，迎着上官玫瑰抱拳施禮。

其中一人肅然的道：「恭迎七小姐回谷！」

上官玫瑰翻身躍下馬來，她對小五子道：「下馬了，再往前去是不許人騎馬的。」

小五子未開口，他跟着下了馬。

四個大漢拉馬轉入一片花海中，刹時消失不見。

小五子就是不知道這些人躲在甚麼地方。

於是，小五子發覺，百花谷一定很神秘。

上官玫瑰領着小五子轉入花徑山路，左轉右彎的，很快便到一座高山下。

上官玫瑰對小五子笑笑，道：「小五子，我把你留下來，你一定走不出這片花海！」

小五子放眼看，笑道：「你說得很對，再回頭我是找不到出路！」

小五子心中在冷笑：「我爲甚麼走花徑？我爲甚麼不從花叢上面走？」

小五子早練就「拔陽回生氣功」，他自信一口氣足以在花枝上躍出二十丈，祇要牢記方向，他就會很容易的從花叢上面飛出這片花海。

上官玫瑰當先轉入一塊大岩石後面，他對小五子道：「跟着我，別走失了。」

小五子道：「祇要你不有意把我甩掉，我怎會走失？」

岩石後面是個山洞，上官玫瑰當先走入山洞中，小五子看這山洞，比之惡人洞稍小了些，但洞中擺放着各種名花，皆都是種在花盆裏。

就在這時候，突然一聲尖叫，道：「于海，你在那裏呀，嗚……」

小五子猛一驚！

這是個女人的喊叫聲。

已經走進洞中的上官玫瑰，忽然回轉身來。

他對小五子道：「你等我，可別亂走！」

小五子點點頭，上官玫瑰忽然奔出洞來，拔空而上了斷崖。

她身法之快，小五子幾乎沒看清楚。

如果小五子是個肯聽話的人，他當然不會離開半步！

小五子如果不離開，他就不會是七惡的傳人。

上官玫瑰就怕小五子跟來，所以她身法奇快！

她到了一處洞穴口，冷冷的逼視着洞中，叱道：「翠翠，你已經叫了十多年了，你也應該清醒了！」

洞中一聲尖叫，道：「七小姐，我忘不了于海，就好像你忘不了南英是一樣！」

上官玫瑰道：「忘了于海！」

洞中的女人又尖聲道：「你怎麼忘不了南英？」

上官玫瑰道：「我雖然忘不了南英，但我却十分理智，我不會像你一樣，時而語無倫次！」

洞中叫翠翠的女人尖吼，道：「所以你們把我關在這洞中？啊……如果于海還在，他絕不會叫你們關我！」

上官玫瑰道：「如果于海在，你也不會像個瘋子。」

翠翠叫道：「我瘋了嗎？哈……我是瘋了，我是瘋了！哈……我怎麼不瘋？我爲甚麼不瘋？」

上官玫瑰道：「所以我們祇有把你關起來！」

洞中的翠翠道：「可是我告訴你，我心中明白得很，于海是爲了你，他爲了你才出谷去的，七小

姐，我跟在身邊侍候你十年，你答應我嫁給于海的，可是你却把于海帶出谷，他爲你而死，我却變成了可憐人！」

上官玫瑰道：「所以你還能活着。」

翠翠道：「可是我寧願同于海一起死！」

上官玫瑰冷然的道：「你隨時都可以死，我不會攔住你去死，因爲死也是一項解脫，世上不是有人走這條路以求解脫的嗎？」

翠翠道：「你們想我自殺，我偏不死，七小姐，你不也是老處女嗎？哈……」

上官玫瑰臉色一寒，道：「不錯，我是老處女，但我要告訴你，我又找了個南英的替身，這人你想看看嗎？」

翠翠大笑，道：「騙人！你騙人！」

上官玫瑰淡淡的道：「這人不但武功高，而且年輕，當然，更重要的一項，你絕對猜不到！」

翠翠道：「是甚麼？」

上官玫瑰得意的道：「這人長得十分像南英，他簡直就是南英的化身。」

翠翠道：「人品如何？也像南大俠的作風？」

上官玫瑰道：「像，而且有過之無不及！」

想起那夜土洞穴內的一幕，上官玫瑰已對小五子有了肯定……小五子是個君子。

翠翠本來坐在洞穴中，這時忽然奔到鐵栅門口，雙手抓緊鐵栅門，尖聲道：「在那兒？這人在甚麼地方？」

上官玫瑰嘿嘿笑道：「如果你不再大吼大叫，我便帶他來叫你看看。」

翠翠忙點頭，道：「好，好，我不叫，我再也不大吼大叫了！」

上官玫瑰回轉身，她奔進洞口，祇見小五子果然還站在原地未動。

其實小五子早已看到剛才的一幕，就在上官玫瑰答應翠翠的時候，他立刻又回到原來地方。

上官玫瑰臉帶微笑的對小五子道：「隨我來！」

二人躍在那處高崖洞口，上官玫瑰對小五子道：「當年曾侍候過我的丫頭，她很想看看你。」

小五子望向洞穴，祇見深處一張石床，洞內堆了些衣被，一個長髮披肩的枯瘦女人，正自極目的看着自己。

這女人是清瘦了些，但還是有一股秀氣與慧質，隱隱然浮現在臉上，如果她小上十歲，如果稍加打扮，她仍然有吸引男人的本錢。

小五子就有這種想法。

這女人如果細裝扮，一定比白爾艷還漂亮。

「像……像極了……」翠翠低聲驚呼！

上官玫瑰道：「他叫小五子，怎麼樣？不賴吧？」

翠翠道：「這模樣，身段，唔，那一對眼神！」

小五子道：「我像誰？」

翠翠道：「你像當年南大俠，眞是太像了。」

翠翠忽然對上官玫瑰道：「七小姐，你終於達到目的了，當年你用計去賺南大俠，而且也把于海犧牲掉性命，可見老天還是眷顧你，而我……嗚……」

上官玫瑰道：「于海爲我死，我一直很抱歉，翠翠，如果你不再大叫，我會再把你接進谷中。」

翠翠哭道：「七小姐，你一直對我好，我怎麼會不知道，祇是我怕我一想到于海的時候，仍然止不住呼叫他的名字。」

上官玫瑰道：「我也知道你並未眞的變成瘋子，翠翠，如果你願意，我帶你出谷去！」

小五子心中在想：「上官玫瑰不知用甚麼計謀要賺南大俠？這件事應該弄明白。」

翠翠睜大眼睛未說話。

上官玫瑰又道：「出去江湖上走走，你也許會遇上比于海還好的男人！」

翠翠雙手摸着臉，道：「我已經這麼老……」

上官玫瑰道：「你不老，一個人如果心老了，這個人就算十八歲，他也算是個老人了。」

翠翠道：「可是百花谷的人不准離開百花谷的，七小姐，祇怕谷主不答應。」

上官玫瑰道：「那是我的事！」

小五子道：「上官姐姐，你們不應該把一個活生生的好人關在這洞穴中的，就算是不瘋，也被你們關瘋了！」

翠翠已臉帶感激的道：「果然是個好人！」

上官玫瑰道：「小五子，我們走！」她轉而對翠翠道：「你可不許再叫了……」

翠翠本就沒有瘋，她祇是想念她的情人于海！

一個人在想着心上人的時候，便不由得會喊，至少會在心中吶喊！

翠翠想于海，想了十幾年，她早已敞開大嘴喊叫了。

世上有多少被拆散的鴛鴦，勞燕分飛兩地叫！

但百花谷是寧靜之地，百花谷容不下翠翠的尖叫，於是她被關起來了。

這一關就是十幾年。

于海沒有給喚回來，却關掉了她的青春。

于海就是當年上官玫瑰命他巧扮柳柔柔表哥兼情人的宮大元。

于海被殺了，這對上官玫瑰而言，感到相當難過，因爲于海在百花谷中素以「巧手」爲上官堯器重，于海也知道翠翠對他的情最專，但他想不到中途會被「刀公子」南英追趕上，而且又死在南英刀下。

小五子當然不知道這段過去。他如果知道詳細情形，上官玫瑰一定會很慘。

現在，小五子就想在翠翠的口中得知些甚麼！

所以他也贊成翠翠一同出谷去。

此刻……

上官玫瑰領着小五子又進入洞中。

山洞並不深，大約三十丈處，忽聞陣陣花香，令人心曠神怡。

小五子見前面一片光亮中二十名大漢肅立在洞的兩邊，其中一位灰髯老者迎上來，道：「七姑娘，屬下在此恭候多時了！」

小五子這才發現，這些大漢的頭巾上均繡着一隻十分鮮艷的花蝴蝶。

上官玫瑰道：「我去看了一下翠翠。」

原來上官玫瑰進到百花谷前面的時候，消息便到了谷內，這些人便也立刻迎在這裏了！

灰髯老者道：「幾位姑爺全來了，正準備你們回來之後決定呢！」

上官玫瑰道：「花總管，他們在那裏？」

花總管道：「萬花廳上。」

上官玫瑰對小五子道：「小五子，等見了門主之後，我再帶領你各處走走。」

小五子一笑，道：「不急，不急，有的是時間。」

花總管面對小五子一楞，道：「七姑娘，這位是……」

上官玫瑰道：「他叫小五子，我的朋友。」

小五子笑對花總管道：「怎麼樣，歡迎嗎？」

花總管抱拳道：「七小姐的朋友，當然歡迎，少年人，百花谷蓬華生輝；你請！」

但小五子却聽出來花總管這幾句話，有一半言不由衷。

上官玫瑰與小五子二人一路往前走，這兒四面環山，四週斷崖峭壁，怪鳥就在頭上叫，這谷中唯一出口便是剛才那條山洞了！

這山谷可比惡人洞底的那個絕谷底大多了，放眼望過去，足有半里長，祇是這兒搭蓋着房舍，而惡人洞是住在洞穴中。

兩邊的斷崖下面，各建着小紅瓦房，谷底的大宅院氣勢恢宏，一進三道大院，便也建着一座大廳，這兒便是百花谷蝴蝶門總舵了。

這裏的花草都是井然有序，各種花木，皆有一定的格局，不論是甚麼的花，均呈現該種花形而栽種，十分好看，也十分誘人。

這裏沒有圍牆，花牆便是圍牆，大廳與大廳相隔十丈，大廳兩邊均有耳房。

小五子與上官玫瑰到了大廳前面，祇見大廳門上方一塊金匾：「萬花廳」。

上官玫瑰剛登上台階，大廳上已傳來哈哈笑聲。

上官玫瑰拉着小五子，笑道：「我們快進去。」

小五子撢了身上的灰土，伸頭看看大廳，立刻伸伸舌頭，低聲道：「好排場！」

上官玫瑰道：「進去呀！」

小五子是被上官玫瑰半拖進去的。

大廳上，四週擺設的並非甚麼古玩玉器，而是一些小五子從未見過的花兒，滿廳的花香傳來，叫人有些好像是掉進香水缸裏似的。

有一羣蝴蝶結隊在花朵間飛舞，大廳內的蝴蝶比外面的還要多，也大得多。

最令人奇怪的是這兒的蝴蝶不怕人，因爲百花谷是沒有人捉蝴蝶的。

正廳上兩排大桌椅，中間坐了個紅臉白髮老者，這老者的十指指甲特別長，還閃閃發着光，宛似鷹爪一般，老者穿一件繡滿各種花朵的錦袍，頭上還挽了個蝴蝶結，雙目烱烱發出逼人的冷芒。

老者兩邊，各坐了兩個中年大漢，小五子見這四個大漢穿戴得十分高雅體面，心想：「八成就是百花谷的幾位女婿。」

上官玫瑰又拉着小五子走近正中坐的紅臉老者，道：「爹，女兒與小五子給你老人家叩頭了！」

小五子也隨之跪下地叩了個頭。

老者正是百花谷蝴蝶門主上官堯。

上官堯已走下座來，雙手拉住小五子楞然的道：「你……你……很像一個人！」

小五子道：「我很像當年的南大俠！」

上官堯重重的點頭，道：「不錯，但你怎麼會知道？」

小五子笑道：「我若是不像南大俠，七小姐也不會拉我來百花谷見你了！」

上官堯面向上官玫瑰道：「人是長得像，祇可惜太年輕了，而且……」

他返回座位，又道：「他的武功，他的人品，以爹的眼光，他差南大俠遠了！」

小五子對上官玫瑰道：「看吧，我白來了！」

上官玫瑰道：「爹，女兒試過，他的人品不錯，否則我怎會把他領進百花谷來！」

上官堯似笑非笑的道：「我看他不怎麼樣，時下年輕人的實學沒有，裝腔作勢騙騙人的勾當，倒是很拿手，你別上了人家的當。」

小五子臉色一緊，道：「老糊塗，你說我騙了你女兒……豈有此理，我騙她甚麼！」

上官堯猛一瞪眼，叱道：「還未曾說你兩句，即刻露出狐狸尾巴來了。」

小五子雙眉一橫，道：「百花谷有甚麼了不起，我本來就不打算來，是你女兒拉我來！」

上官堯沉聲道：「小子，你今年多大了？」

小五子道：「差兩月十八天就滿十七歲了，老小子，你問這幹甚麼？」

上官堯冷笑道：「玫瑰大你十八年半，小子，你會娶一個大你一倍還多的女子當老婆？」

小五子一怔！

上官堯立刻又道：「這中間祇有一個理由，你想高攀百花谷，你甚至想陰謀我蝴蝶門！」

小五子一瞪眼，憤然的道：「你眞是個老掉牙的老蝴蝶蛋，我甚麼時候要娶你女兒當老婆了？你女兒也沒有說要嫁給我呀！」

上官堯道：「帶你進百花谷，就等於要招你做女婿，小子，有許多事情根本就不用言傳，你難道不懂得，甚麼叫做心照不宣？」

上官玫瑰立刻對小五子道：「小五子，對我爹說話要禮貌，否則……」

小五子道：「是他瞧不起我，我爲甚麼還要對他禮貌？我又不是靠他吃飯過日子！」

上官堯嘿嘿冷笑，道：「能進入百花谷，任何人都得聽老夫的，小子，你若想入我蝴蝶門，那得先露一手！」

小五子心中發火三丈高，冷冷道：「露甚麼一手？我根本就不打算加入蝴蝶門！」

上官玫瑰臉色泛紅，道：「小五子，你眞的不知道我對你的心意？」

小五子道：「你對我還不錯，所以我答應幫你們去找八邪，要知道，我是來幫你們的！」

上官堯立刻問道：「上次你們找上天山不老峯，是否就是這小子帶的路？」

上官堯站起身來，雙目烱然的逼視着小五子。

上官玫瑰道：「不錯。」

小五子道：「沒有我小五子，你們怎麼能找到七惡？」

上官堯沉聲道：「可也讓老夫失去一位佳婿，小五，你知道，劉言之死，老夫多麼傷心？」

小五子道：「那也怨不得別人，祇怪自己糊塗，技不如人，何必找去送死？」

上官堯憤怒的道：「你說甚麼！」

小五子道：「就在下所知，那是一場一對一的決鬥，當時七小姐也在場，過程你應該早知道了。」

不老峯下一戰，劉言死得很慘，但死得也很驕傲，他沒有叫上官玫瑰出手，就是要自己手刄仇人。

小五子當然更不會幫陶民與包藍二人，他躲在遠處看熱鬧。

便在這時候，上官堯右邊坐的短鬚壯漢緩緩站起身來，小五子看這人虎臂蜂腰，精神充沛，顯然武功不俗。

這人雙手衝着上官堯一抱拳，道：「岳父大人，這人年紀輕輕的，說話却十分傷人，且容小婿教訓他一番。」

上官堯看向上官玫瑰，道：「他可以嗎？」

上官堯的意思，是問上官玫瑰，小五子能接這大漢幾招？如果不行，還是少在這廳上出醜。

上官玫瑰尚未開口，小五子已咬牙，道：「他娘的，你是誰？」

壯漢冷然道：「飛虎莊孟天君就是我。」

是的，這人正是「虎拳」孟天君。

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孟天君搬出字號來，無非是要叫小五子知道厲害。

這也是先給人下馬威。

不料小五子却不吃這一套，他不但不賣孟天君的帳，甚至連「飛虎莊」也一齊罵：「沒聽說過你這號人物，祇知道天山有個老虎洞，我還騎過老虎滿山跑，就是不知道有個甚麼『飛虎莊』！」

孟天君大怒，虎吼一聲道：「好小子，你想打架！」

小五子道：「打就打，誰怕誰？」

上官堯忽然撫鬚笑道：「勇氣可佳，不知武功如何？」

小五子冷然道：「勇氣可佳，武功更可佳！」

上官堯道：「那得動過手之後才知道。」

孟天君已大步走向廳外，他邊走邊道：「來吧，小子，倒要看看你騎虎的本事！」

小五子對上官玫瑰笑笑，道

：「上官姐姐，妳喜歡我殺人嗎？」

上官玫瑰一楞，道：「你要殺誰？」

小五子道：「誰想殺我，我便殺誰！」

他語氣甚堅，神色厲然，一副玩命架式。

上官玫瑰道：「你最好別在百花谷殺人！」

她的意思是：小五子不能在百花谷同人拚命，因爲她把小五子帶來，原是喜事一件，豈料上官堯却認爲二人根本不適合成爲夫妻。

小五子淡淡的走向大廳外，他突然回過頭來，對上官堯道：「老小子，我想問你一件事。」

上官堯在自己家裡被一個後生晚輩稱「老小子」，心中惱怒，不可言喻，他氣得一咧嘴巴，道：「說！」

小五子道：「這場比武較量，你是充當後援呢，還是當個仲裁人？」

上官堯忽然嘿嘿一陣嚇人冷笑，道：「小伙子，就憑你一個乳臭未乾，胎毛仍在的小子？你眞是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小五子淡淡的道：「在我小五子的心裡，天既不高，地更不厚，凡事但憑實力。」

上官堯忽然狂笑，道：「小子，你說得很好，但憑實力，嗯，倒要看看你的能耐如何！」

他一頓，又道：「我問你，你願意老夫充當後援？還是做個仲裁人？」

小五子道：「隨你的高興！」

上官堯楞然的看了身邊幾個人。

上官玫瑰不敢開口，另外三個錦衣壯漢也沒有。

但幾個人的臉上都顯露出忿怒之色。

上官玫瑰心想：「小五子眞是不給自己面子。」

「虎拳」孟天君雙手叉腰站在石磚地上，臉上冷漠的看着小五子道：「我以一雙拳頭，小子，你取兵刃吧！」

小五子道：「你只用一雙拳頭？」

孟天君重重的道：「足夠了！」

小五子豎起大拇指讚嘆的道：「好，眞有你的，你竟然以一雙拳頭要對付拿兵刃的，可知你的拳頭一定是大得不得了，佩服！佩服！」

孟天君道：「這種客氣話，你剛才爲什麼不說呢？這時候已經遲了！」

小五子道：「不遲不遲，因爲我是個尊重有本事的人！」

孟天君冷笑道：「我說過，這時候拍馬屁已經晚了，你取兵刃吧！」

小五子反手拔出後背插的老籐棍，順手拋向上官玫瑰，道：「替我拿着！」

孟天君一怔，道：「你不用兵刃？」

小五子道：「你用一雙拳頭對我的兵刃，那多吃虧，只是我又不是個喜歡佔便宜的人，所以我不但不用兵刃，我還是把一隻手插在腰帶上，只以一隻手接你幾招！」

他說得輕鬆，右拳還在空中招手不已。

「虎拳」孟天君快五十歲的人，江湖上成名三十年，他的兒子也比小五子大。

百花谷的第一女婿，怎會在這時候佔一個小輩的便宜？太丟人了吧！

於是，孟天君冷哼一聲道：「好囂張的小輩，老夫豈是佔你便宜的人？」

他反手把左臂也插在後腰上。

這比小五子把右臂插在前面腰帶上更高一層境界！

要知反着一手臂，在閃展騰挪中更不容易。

小五子立刻吃吃笑道：「果然飛虎莊來的，脾氣眞像一頭老虎，値得我再禮讓，好，我雙手插在腰帶上，只以一雙腿對你的虎拳，老小子，來吧！」

小五子眞的把雙手插在腰帶上了。

他是動着雙肩緩緩的游走，誰也不知道他早已暗中運動氣功，「拔陽回生氣功」已運在足底板上了。

上官堯驚訝的沉聲道：「這小子不但狂，而且是個瘋子，別人對陣，盡量找便宜，他却就怕自己不吃虧！」

一旁一個身穿紫衫壯漢道：「岳父大人，這小子對孟哥先褒後貶，如今再以這種瞧不起人的模樣對陣，顯然也是個目無尊上的惡小子！」

上官玫瑰道：「我只知道他的武功不錯，但也不會强到那裡，他怎敢雙拳也不出？」

場子上，孟天君氣得臉泛黃，吼道：「小子，你沒有拳掌如何應敵？」

小五子道：「那是我的事，何用你操心？」

他吃吃笑又道：「你是否怕了？」

孟天君咬牙，道：「小子，你在撩撥我了！」

小五子道：「我鬥蟋蟀不鬥人。」

孟天君右拳平推而出，沉聲道：「可惡！」

拳未到，勁風已響，小五子竟然不退讓，忽然半側身，右足平伸迎上去。

「噗！」

孟天君的一拳實實的打在小五子的腳底板上。

小五子右膝猛收，孟天君隨之跟進，他的右拳幾乎被小五子的右足吸住，刹那間，孟天君橫身抽拳，却也抽引出小五子的一股眞氣自足底爆發出來。

「轟！」

孟天君的壯碩身子猶似斷綫風箏般往一片花叢裡撞跌過去。

孟天君的身子未落下，他一拳打在地上，碎了一片花木石頭，他却借力站在地上。

小五子嘻嘻笑道：「好傢伙，你這一拳足能打死一條老水牛！」

「却連你一根汗毛也沒傷到！」是上官堯的聲音。

聲音聽起來有如悶雷，小五子就有些吃驚！

他不是怕上官堯，只是覺得七十歲的老人，說出話來像獅吼。

孟天君的雙拳左右一分，一個縱躍便到了小五子面前，他齜牙咧嘴的道：「小子，你再接我幾招！」

小五子笑笑，道：「怎麼，你不用一隻手了？」

孟天君道：「少風涼，我們決一死戰！」

小五子搖搖頭道：「你要玩命？」

孟天君道：「你怕了？」

小五子道：「我怕誰？孤家寡人一個，可不像你拖家帶眷的，更何況我有兩個原因不能同你拚命！」

孟天君怒叱道：「什麼原因？」

小五子道：「第一、我是來幫忙你們去找八邪的，沒有必要在你們這裡拚命，我的目的是什麼？第二、百花谷蝴蝶門主已經死了個好女婿，我爲什麼要再傷上官門主的心？」

這話明着是好聽，實則就是說你孟天君在找死了。

在場的人誰也聽得懂。

孟天君更是聽得懂，他忿然的道：「小子，你罵人不帶髒字，挖苦人臉帶笑容，今天我們這一戰是打定了！」

小五子道：「我好像記得要有個仲裁人？」

他看向上官堯，只見上官堯的雙眉緊皺，好像在想什麼大事情。

小五子又看向上官玫瑰，但上官玫瑰似已沒了主意。

小五子忽然忿然的道：「好吧，上官姐姐，妳把我的棍子還我。」

上官玫瑰立刻把老籐棍拋向小五子。

小五子接過他的天山千年老籐棍，冷然的道：「上官門主，你既不做仲裁人，又不後援你的女婿，也罷，我就來個一次解決，你所有的四位女婿一齊上，打完了我拍屁股走人！」

上官堯仰天哈哈笑道：「好狂的口氣，只怕打不完你已經死在當場了！」

小五子道：「那是我的事！」

上官玫瑰道：「小五子，你還要帶我們去青衣江，你怎麼在這兒拚命？」

小五子道：「我本來還想厚起臉皮來當當幾天百花谷的小女婿，可是妳這混帳老爹看我不起，我還幫你們什麼忙！」

上官玫瑰急急的道：「這是你心裡話？」

小五子道：「王八蛋說假話！」

他心中在竊笑，王八蛋說假話，我小五子只說實話。

上官玫瑰神色更急的道：「剛才你在廳上爲什麼會說出那些不敬的話？」

小五子道：「我這個人喜歡人家拍我馬屁，妳老爹目中無人，我怎會吃他那一套？」

上官堯厲聲道：「這種女婿誰敢要？」

小五子道：「你當岳丈似虎狠！」

上官玫瑰道：「小五子，你怎麼這樣說我爹？」

小五子道：「妳若當了我老婆，若不聽話我還會揍妳的屁股！」

上官堯已嘿嘿冷笑起來。

＊　＊　＊

小五子見上官堯冷笑不已，便也回以冷笑，道：「上官門主，你的這種冷笑會令我全身不自在！」

上官堯道：「你怕了？」

小五子道：「誰怕誰了？我只是討厭你這種笑，皮笑肉不笑的人總是自以爲了不起，你若再這麼對我冷笑，乾脆，連你也一起動手！」

上官堯大吼，道：「放肆！」

小五子道：「只有放屁，那有放肆，不過我說的心裡話，你們五個人一齊出手，我全接了！」

上官玫瑰已失聲叱道：「小五子，你眞的瘋了？你敢同我爹動手過招？」

小五子道：「我爲什麼不敢？」

上官玫瑰道：「你不怕死？」

小五子道：「人活百年也是死，樹長千年劈柴燒，有什麼好怕的？」

上官堯忽然大笑，道：「小五子，老夫十分賞識你的膽識，不過，老夫倒要問一問，剛才你施展的足底功夫，是何門派秘學？老夫一直想不通。」

（未完・卅五）

上文提要：司馬不敗娶得張水柔回到滄州府，新娘子運用武小郎授予的一套所謂規矩與司馬不敗週旋，結果將司馬不敗耍弄得疲憊不堪，令他無法得償所願。而司馬不敗派往十字坡的四名大漢也成了武小郎的刀下鬼，司馬不敗久候多日，未見四大漢索回四大件聘禮，又派成管事前往野店探個究竟，也被武小郎識破行藏……



新派湖海俠士故事/霍 去 病・文
可 飛・圖

俠盗武小郎

烈女膽大入虎穴　不顧安危探眞相

武小郎道：「我不必否認，我只是在你們中間找機會弄些銀子花用，我要寶幹什麼？」

他忽然問成管事道：「這件血案是不是你們滄州落雁堡人幹的？」

成管事大怒，叱道：「放你娘的皮，你胡說些什麼？」

他抖着手中刀，又道：「寶塔呢？」武小郎却指着于氏兄弟二人，道：「老子也套用你的剛才那句話，放他們娘的屁。」

于小七大怒，叱道：「咱們兩次未找到，官家如今仍在找，好像快把王覺的凶宅摧毀掉，那當然是他們也未找到，而我兄弟却在……」

于小二接道：「王覺宅中的正屋脊上面有前後兩座塑在屋脊中央的琉璃塔，有一座已被砍開來，那中間是空的，剛巧可以把咱們欲找的寶塔放進裡面藏起來，如今琉璃塔中是空的，小子啊，不是你把寶弄走又是什麼人？」

于小七又道：「泰山城中人人不談王家事，他們離開遠遠的不去看，你小子却住在門房下，你說說，我們大伙聽一聽，你爲什麼要住那兒？」

武小郎不得不佩服于氏兄弟，果然被他兄弟猜到了。

猜到了又怎樣？武小郎當然不會承認寶塔就在院中水井壁內藏着。

他發出哈哈笑聲，道：「我以爲你兄弟的想像力高人一等，只不過充其量對我武小郎只是有嫌疑，要說是我盜走了寶，你們就會大失所望了……」

成管事怒道：「娘的，你是不到黃河不死心，不見棺材不掉淚，今天等成爺收拾你。」

于小七道：「成管事，我兄弟給你掠陣，你就快快把這小子拿下。」

于小二道：「只要拿下這小子，我兄弟就有本事叫他招出來。」

武小郎一聽火大了。

「他奶奶的熊，拿你家武爺當泥巴人呀，想捏什麼就捏成什麼呀，不就是弄刀子嗎？以我看，你們三人一齊上，咱們是大鐵鎚敲打繡花針，不帶叮噹就完事。」

成管事的刀剛舉起，店內走出三個人來了。

是的，盧小玉與小丁、小馬出來了，這三人手上拎着刀，盧小玉的手上刀還帶血，她也開始學剝人皮了。

此刻，盧小玉刀指于小七三人對武小郎道：「武哥，我聽小馬說來了扎手人物呀，別怕，你只管全身對付這黑漢，另外兩個是我

的。」

小馬也吼道：「還有我兄弟吶。」

成管事一聲冷笑，道：「好啊，原來你們這一幫男女都動刀子呀！」

于小二直視盧小玉，他半天才道：「這個女子是什麼地方冒出來的？」

于小七道：「哥，別管她什麼地方冒出來的，她如果想動刀，殺了她。」

成管事已向武小郎逼去，他沉聲道：「武小郎，你叫我大吃一驚呀。」

武小郎道：「你以爲陰溝裏翻了船？」

「老子就是這意思。」

他忽的抖手一刀刺，口中厲烈的吼：「殺！」

武小郎錯步只一半，就聽下盤嘶聲起，嚄呀，下盤的衣襬被尖刀刺下一大塊，不由吃驚成管事的刀法夠狠。

成管事也爲武小郎這神奇的閃躲而全身一震。

「娘的，你原來是個不簡單人物呀。」

「好說，好說。」

成管事雖如是說，但他的手底不慢，十一刀交叉抖出直罩武小郎全身，武小郎頓覺身處刀山之中，他忍不住的暴吼一聲，道：「天泣刃！」

又是他那一招絕活出手了，半空中宛如響起五月花炮似的爆出火花點點。成管事拔身凌空帶着鮮血往回翻，落地再起，他却又慢了半寸，原本右邊上身中了刀，如今胸前再挨一刀，他的氣焰消失了。

「吭吒」一聲，成管事跌在地上了，又聽「察」的一聲，他手中的尖刀插入那棵大槐樹的枝幹上了。

武小郎轉身穩住暴旋的身子，成管事已大吼：「于家兄弟，你們給我殺！」

「殺！」于小七舉刀向武小郎奔去，那于小二去招呼盧小玉。

盧小玉見武哥把黑大個兒砍成重傷，她笑了，見了于小二向自己殺來，她一邊應付一邊對守在一邊的小丁、小馬二人道：「去，把熱水燒一鍋，今天我來醃人肉。」

小丁、小馬一聲叫着：「得令啦！」

這二人立刻往後閃走，他們又見武小郎的功夫眞嚇人，刀子虛空旋中，敵人就躺下了。

* * *

于小七對付武小郎，兩個人各自有心思。

武小郎想知道于家兄弟怎麼又回去王宅找寶，而于小七則要知道武小郎到底什麼樣的人物，功夫一出手就把成管事殺成重傷。

想歸想，刀子還是舞得疾，于小七知道武小郎刀法之中有絕招，他出刀不急躁，每每點到爲止。

四個人在大槐樹下殺得凶，呼吼喝叱也不斷，武小郎用不到他的絕招，刀法平平的就把于小七侍候得不住的猴叫又跳躍。

盧小玉也是一樣的輕鬆，她只等屋內燒好熱水，就把受了傷的于小二擺平。

盧小玉眞的要切人肉了。

就在這時候，屋內走出小馬來。

小馬手中握了一根扁擔，扁擔不是用來挑東西，小馬要用扁擔活活打死那未死的黑大個子成管事。

只不過當他舉着扁擔走出門，大槐樹下已不見了那個流血掉肉的成管事，小馬吃一驚，大叫：「嗨，人呢？」

他衝到大樹另一邊，只見四個人殺得凶。

小馬急得叫：「不好了，重傷的人跑走了。」

武小郎第一個往外閃，他退到圈外，道：「誰跑了？那個成管事吧？」

小馬道：「成管事跑了。」

盧小玉也聽到了，她急急忙忙地退開來，於是，三人又奔到門口來，那于小七與于小二暗自打個招呼，立刻發瘋也似的往林中逃去了。

這兄弟二人最明白，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姓武的刀法太厲害，他在逗人不是鬥人，祇待屋中開水燒妥，他兄弟就會死在這十字坡。

十字坡是閻王坡，想活命就快逃。

武小郎剛到門口，已發現于氏兄弟逃走，他不由得憤憤地道：「娘的，痲煩大了。」

盧小玉還在尖聲叫：「喂，別跑呀，有種別跑！」

于氏兄弟根本不聽她呼叫，早不見了。

武小郎道：「可好，滑坡挑擔子……一頭脫一頭滑，娘的，全完了。」

小馬道：「武爺，追殺！」

武小郎道：「三人都逃了，追誰？咱們明敞着去殺人？多麼的惹眼呀，叫人說咱們十字坡是殺人窩呀！」

盧小玉道：「逃了三人不要緊，祇怕水柔姐的痲煩要大了。」

武小郎道：「這才是我擔心的地方。」

幾個人垂頭喪氣地走回店中，一時間武小郎也想不出個妥善的好主意。

盧小玉道：「武哥呀，快去把水柔姐接回來。」

武小郎道：「滄州是司馬亮的地盤上，我們的力量有多大呀！」

盧小玉道：「不能不管水柔姐呀！」

武小郎道：「他們如果坑了大妹子，娘的皮，看我不整垮落雁堡才叫怪！」

小丁、小馬齊聲道：「武爺，我們也同你在一起，要幹大伙一齊幹！」這二人眞忠心。

武小郎道：「我看吶，落雁堡的人不久就會找上門，咱們多加留意小心，我想去一趟滄州府。」

盧小玉道：「不妥。」

武小郎道：「妳說說怎麼不妥？」

盧小玉道：「你去，那是送羊入虎口呀。」

冷厲的一笑，武小郎道：「我不是羊，他們也不是虎，我是一頭花斑大豹，再碰上有得瞧！」

盧小玉道：「武哥你別急呀，你不是叫柴大官跟去了？柴大官會協助水柔姐的，何不等柴大官回來再決定，眞有必要，我也會去的。」

武小郎一聽，不開口了，是的，柴大官去了滄州，他是不會找、不到張大妹子的。

* * *

事從兩面容易懂，話分兩頭才分明，這時候滄州府也有事情正發生。

滄州府的府城外，東南面的那片大菜園邊三合院中，這一天夜裡眞清靜，因爲落雁堡派人來把二少堡主請回去了，有要事商議。

張水柔今天應是二五八練瑜珈的時候，那司馬不敗回落雁堡，她還練的甚麼瑜珈。

她找了個女人同她閒聊天。

那女人見張水柔客氣地對待她，樂得她口也閤不攏，笑道：「還是姑娘有辦法，哈哈哈……」

張水柔道：「我有甚麼辦法？」

那女人笑笑道：「咱們二公子呀，他呀，哈哈哈……」

她不說下去，說了一半三個哈……

張水柔心中火大了，若是在她的十字坡，她早就出手幾個大嘴巴，修理這個女人了。

這女人三十多歲，看樣子已近四十了，女人到了這年紀，話多嘴雜愛挑撥，無非是爲了叫別人多多留意她，也許這是天生的吧？

張水柔用軟功，她伸手拉過這女人，手指上的戒指取下來：「收，送給妳。」

這女人一見心歡喜，口中直叫「不可以。」

她叫着不可以，仍然把戒指套在手指上了，眞妙，她笑嘻嘻的要走了。

張水柔忙拉她的衣裳，道：「別走呀，我還有話要問妳的嘛！」

張水柔半帶嬌的又道：「告訴我一件事呀。」

那女人先是看門外，道：「甚麼事？」

張水柔道：「二公子有幾個女人呀？」

那女人一笑，道：「說他女人少嗎，是少，他祇有一個女人在古堡中。」

「古堡？」

「是呀，古堡就是落雁堡嘛。」

張水柔道：「二公子祇有一個女人在落雁堡？」

「是呀……」她再看看外面，又低聲道：「我告訴妳，妳可別叫二公子知道了，那個女人是二公子的正室，她是個潑辣的胡女呀！」

「韃子？」

「這可是妳說的，我沒說。」她又往外看看，然後再把手擧在眼前看着手上的戒指。

張水柔道：「唔，我明白了，二公子祇把他喜歡的女人養在外面，他滄州府城養了好幾個……有快十位了吧？」

「噗叱」一聲笑，中年女人上下看看張水柔，道：「嘖嘖嘖，妳呀，我不多嘴，二公子知道撕我的嘴。」

張水柔心中一動，忙又笑笑，道：「姑娘，妳是大好人，妳不是多嘴呀，我知道妳好人，心腸好，妳如果對我說出妳知道的，我還會送妳金子的。」

那女人一瞪眼，道：「不是我不說，我怕呀！」

「怕甚麼，我家住在十字坡，我家在十字坡開野店，甚麼樣的厲害人物我也見過。」

那女人早已呆住了，她張口半天才吃吃的道：「姑娘，老實說，我也會幾手拳脚功夫，可是我心中明白，我打不過落雁堡中的殺手們。」

張水柔不開口，她等這女人說下去。

那女人很注意外面動靜，看沒人在外面走動，才又道：「姑娘我問妳，妳說十字坡，是嗎？」

「是呀，我家五代在十字坡。」

那女人急問：「孫二娘孫前輩是妳甚麼人？」

張水柔一驚道：「孫二娘是我娘。」

女的再問：「有個菜園子張青，他又是妳甚麼人？」

張水柔道：「我爹呀，怎麼，你認識？」

那女人臉色一緊，道：「我是誰？」

張水柔忙問道：「姨娘妳是……誰？妳說說，我聽聽。」

那女人小聲道：「我姓扈，我叫扈五娘，當年梁山上有位扈三娘，她可是我道道地地的堂姐！」

張水柔一聽笑了：「原來我娘常提的一丈青乃是妳的堂姐呀。」

「我爹同她爹是親兄弟，二人在鄉下種田，鬧災荒沒吃的才被逼分了家。」

張水柔起身要施禮，扈五娘伸手忙拉住，道：「張姑娘，妳來這兒三五天，夜夜我留意，我以爲妳的主意是不錯，但時間久了不管用。」

張水柔道：「阿姨呀，咱們的前輩們多已赴義作了古，後代人不少又上了山，他們在橫山聚義，準備重新再轟轟烈烈地幹一場。」

扈五娘道：「那好哇，比做奴才强。」

張水柔道：「我們已與橫山有來往了。」

扈五娘道：「如果眞是妳說的，我就把知道的說給妳聽，妳聽了以後要沉住氣。」

張水柔忙點頭，道：「我不會亂來的。」

那女人起身到門口，她左看看右瞧瞧，見外面無人才回轉身來關上門。

「張姑娘，妳危險吶。」

張水柔道：「怎麼說？」

扈五娘道：「落雁堡同關外胡人們有來往，那司馬父子三人最陰毒，出賣咱們漢家人，二公子弄來好姑娘，他先同姑娘上了床，頭三天，他一夜整人有三回，往後每晚不放過，等到不出一個月，姑娘就失踪了。」

張水柔吃一驚，因爲她也會叫人失踪，十字坡她開黑店，殺人無數，人皮拌骨頭搗爛了拋山澗，人肉一塊塊的醃起來包成包子賣，如今聽了扈五娘的話，她也會頭皮麻頭髮炸，這年頭她活得眞快活，才不想死吶。

張水柔立刻又問道：「司馬父子還會用手段殺人呀，那些姑娘……」

扈五娘道：「那些姑娘沒有死。」

「沒死？人呢？怎麼失踪的？」

扈五娘道：「他們暗中把姑娘送出關外，胡人有兵營，姑娘們被推入胡人兵營中，那比酒女還要苦，而且姑娘個個長得美，司馬二公子就在這方面賺了不少外快。」

張水柔一聽之下火大了，她幾乎立刻想殺人。

「可惡啊，司馬家中人眞可惡，原來他們發的是這種沒有良心的財！」

扈五娘道：「何止這些呀，這又能賺多少錢？他們的地盤在滄州，水旱碼頭有油水，山貨水產有得賺，官家也瞪眼，知府太守不敢惹他，落雁堡成了黑市衙門了。」

張水柔道：「姨娘呀，眼前我該怎麼辦？」

扈五娘道：「聽說他們一心要把胡人當年宗廟的神物找回去，多年的打探，他們找到了是在泰山縣。」

張水柔心中一動，道：「可是那名叫翡翠玲瓏寶塔的是不是？」

扈五娘忙點頭，道：「是，是，就是甚麼寶塔的，聽說當年被漢營守將殺得慘，那寶物才被奪回關內的，胡人們心痛宗廟之物被奪走，多年來處心積慮到處打探，他們不久才知道這寶物就在泰山城！」

張水柔道：「我問你，妳知不知道泰山城中發生的血案呀。」

「甚麼血案？」

張水柔道：「滅門血案。」

扈五娘道：「這倒是沒有聽說過，祇不過……」

張水柔急問：「不過甚麼妳快說。」

扈五娘道：「一大早聽說又來了三個胡人進了落雁堡，好像爲了那件寶！」

張水柔一怔，道：「也許我能爲盧家妹子作些甚麼了，我要走。」

「走？妳走得了？」

張水柔一笑，道：「我有辦法，阿姨，我給妳個建議，妳看怎麼樣？」

扈五娘道：「甚麼樣的建議？」

張水柔道：「一個是走的建議，另一個是留下來的建議，兩個建議妳選一個。」

扈五娘一笑，道：「留下來的是甚麼建議？」

張水柔道：「妳若不想走，那就留下來，我故意把妳打昏在地，假裝昏死過去，等人來救妳。」

「好主意。」

張水柔又道：「妳若要離去，那就跟我走，先帶我去甚麼落雁堡，然後我們一同回去十字坡。」

扈五娘道：「知道妳是當年梁山後人，我就打算跟妳走了，這地方專幹缺德事，我早已火了，我不能有損我堂姐扈三娘的威名，幹坑人的事！」

張水柔一聽笑了。

「走，咱們此刻就溜出去，娘的，甚麼樣的司馬亮，今天老娘來給你改姓了。」

扈五娘道：「走，我今兒帶你去落雁堡。」

於是，這兩個女子便自這座大菜園邊的小小三合院中溜走了。

* * *

司馬不敗果然回落雁堡了，他原來打算今夜用手段，先把張水柔

迷倒，女子不動他也搞，反正就是那一套，先斬後奏之後再計較。

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落雁堡來了北方的客人。

北方當然是三個胡人來了，這三人之中有個和親王爺，他的近衞都是高手人物，一個叫呼圖中，另一個叫巴里格，那王爺也不好惹，聽說他學過一指功。

傳言這王爺的一指功運足了勁可以洞穿牛腹。

此刻，這三位貴客就在落雁堡中的大廳上。

＊　＊　＊

落雁堡的黑磚石城堡牆高三丈八，寬也有一丈五，大堡門宛似府城門一般威風凜凜的有氣派，天剛黑不多久，落雁堡中燈球高掛十多盞，屋面上白雪溶一半，那屋簷尚在滴滴嗒嗒的把雪水滴在地面上。

這時候落雁堡中每座屋門窗關得緊，因為那地方有句俗話，下雪不冷化雪冷，溶雪風一吹，嘎，還眞叫人縮脖子。

落雁堡的正廳上，當然也把門關上，厚布門簾子垂下來，外面再冷也不影響屋內的人。

祇見正廳上面對面坐着兩個紅臉大漢，其中一人頭戴金冠翻毛黑狐皮帽子，身穿一件鑲金大紫袍，他手中端着金杯慢吞吞的在飲着。

另一紅臉大漢略胖，雙目精芒似星光，手中正玩弄着一對大金蛋，一副冷煞之色。

還有三個人，乃是司馬亮的大兒子司馬不邪與兩個大漢坐一邊。

不多久，司馬不敗掀簾走進大廳上，他衝着兩位紅面怒漢忙施禮。

「王爺金安，小侄司馬不敗給王爺叩頭。」

那位略胖的大漢停住手中的金蛋，重重的看了司馬不敗一眼，道：「聽你老子說，你也失手了？」

他問的當然是泰山城中上了程百里當的那回事。

程百里與甘元設計，謊稱找到寶塔了，司馬不敗便率人出手去搶奪，他搶了個木頭又傷了兩人，還是拚了命才衝出泰山城。

如今讓這位看上去中年相的王爺問起來，司馬不敗便祇有憤憤地道：「我被那姓程的狗東西擺了一道。」

忽聽另一紅臉大漢叱道：「你就知道玩女人，除了女人你還會幹出甚麼事來！」

祇聽這口氣，便知此人必是司馬不敗的老子司馬亮。

天雷掌司馬亮戟指木立面前的兒子，又叱道：「四五天你同那女人瘋一起，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回去，把那女子派人送出關外去。」

司馬不敗不吭聲，又聽那位王爺道：「我就是奇怪，咱們派人血洗王覺的大宅子，沒有找到我們宗廟神物，這才請你司馬兄出個主意，你滿口擔保，可是至今不見一些踪影，那寶塔確實又在王覺家，怎麼一而再的落了空。」

司馬亮道：「我採納他們的建言，從涼山把兩個手脚不乾淨的神偷搬請來，想不到他們也是飯桶，令老夫大失所望。」

就在此時，忽地那王爺把手一揮，他雙目指向屋頂上，暴叱一聲：「甚麼人？」

這是屋頂上來了夜行人，大廳上，司馬亮冷冷地道：「朋友，怎不下來喝杯暖酒。」

屋頂上不見有響聲，倒令王爺眉頭一皺。

於是兩個高手呼圖中與巴里格忽的起身撲到大院中，他二人抬頭看，屋頂上不見有人踪，這二人點頭打招呼，一人左一人右，立刻撲躍到大廳兩邊屋簷上，就在一聲冷叱中，那巴里格已撲向堡牆去了。

巴里格追到堡牆上，發現堡外面兩條人影往附近的林子裡奔去，他仗着藝高人膽大，躍下城堡也追上去了。

巴里格的功力高，幾個起落已看清前面走的兩個人，那是兩個女人。

兩個甚麼樣女人？那可不是別人，乃張水柔與扈五娘是也。

扈五娘未進落雁堡，她躲在堡門附近不出面，張水柔一人進去了，也眞巧，她發覺落雁堡中人都躲在屋子裡，便大着膽子躍上房，她躍到大廳的屋頂上，巧的是大廳上幾人的話全被她聽到，這可嚇了她一大跳。

張水柔心中想，盧家娘子一心找仇人，原來殺她一家的人是胡人派出殺手幹下的。

這個消息太重要了，得趕快回十字坡，也因此，她聽了下面人在吼叱，便拔身疾奔而去，她是一心要逃走了。

堡外遇上焦急的扈五娘，她話也不說一句，招手叫扈五娘跟她跑。

兩個人就奔過林子了，忽的前面一個大漢堵住她二人的去路。

「媽巴子的，別跑了。」

「你是甚麼人，幹甚麼攔住我們呀！」

「我是甚麼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妳二人得跟我去落雁堡，有甚麼話回去再說。」

張水柔冷笑道：「如果我們不去呢？」

那大漢果然是巴里格，他嘿嘿一笑，道：「現在已由不得妳們了！」

忽的，扈五娘直欺而撲向巴里格，她的口中大叫：「張家大妹子快走，我堵他！」

眞夠義氣，扈五娘的行動令張水柔大為感動，這光景令她有些猶豫。

忽聽巴里格一聲冷笑，他的身子稍偏左，左手中還猛一圈，口中冷叱：「去吧！」

「叭」的一聲起處，扈五娘被他摔了個大觔斗。

「哎唷！」扈五娘尖聲叫，隨之又對張水柔咆哮：「妳還不快走！」

她二次忍痛又往上撲去了。

張水柔更不能走了，她拔刀直上，口中大聲叱喝着：「殺！」

這是動上傢伙了，巴里格一個旋身，好鋒利的一把彎刀舉在他的身前，只見他見招拆招，見式解式，生生把張水柔的一輪猛攻化解掉。

張水柔側身再殺，巴里格忽出一腿踢過去，他厲叱：「倒下！」

張水柔果然站立不穩的往地上摔去，她口中仍然尖聲大叫：「殺！」

看着她就要摔個大馬爬，迎面突然冒出個大漢來，正巧一把托住倒地的張水柔。

灰暗中，張水柔用目看來人，她笑了。

那人抓住張水柔道：「嫂子，妳苦了。」

張水柔道：「我一點苦也沒有吃，快，這是個胡人，他的功夫怪嚇人的，你可得小心了，柴兄弟。」

來人柴大官，他已來到滄州兩天半，他也找到了落雁堡，只因為他不知道張水柔到了甚麼地方，他才一直守在落雁堡附近。

今夜他正在走動，附近傳來尖叫聲，柴大官奔過來瞧，他吃驚地撲過去，也救了張水柔不被摔在地上。

＊　＊　＊

柴大官把張水柔扶上，又見一女走過來，他這才冷冷地迎上木然等在那兒的巴里格。

巴里格見來了柴大官，他沉聲冷笑道：「你們原來是一夥的呀！」

柴大官道：「別管咱們是不是一伙的，娘的皮，你可是番邦胡人吧，你跑進關內欺侮人呀！」

巴里格道：「不只是欺侮人，有些時候還殺人。」

柴大官冷笑道：「眞他娘的坦白得令人討厭，只不過今天遇上柴大爺，刀把就在柴大爺的手中了，韃子呀，你挨刀吧！」

巴里格氣咻咻的叱道：「你不知死活的傢伙，你有甚麼本事，膽敢口出狂言！」

柴大官道：「甚麼本事，你馬上就知道了。」

巴里格大怒，「小子啊，你還不放馬過來。」

柴大官冷笑道：「你又在等甚麼？娘的，你們與司馬亮有勾結，是不是在製造坑人的陰謀呀？」

巴里格道：「我說過，殺人也常幹。」

張水柔在附近叫道：「柴大官．韃子們派武士殺了王覺一家人。」

柴大官也想不到會如此，他怒叱道：「娘的，王覺一家惹你們甚麼了？你們殺了他全家？」

巴里格一聽怒道：「媽巴子，姓王的上一代不是東西，他們遠征北國大軍中有個將軍人物叫王招，他奪走我們女眞國宗廟之神物，幾十年來我們派人去打探，才知道姓王的一家住在泰山縣，為了咱們的宗廟神物，咱們不得不下手殺人奪回失物，這又有甚麼不對了？」

柴大官一聽嘿然，道：「難怪咱們查不出兇手是何方人物了，原來是你們韃子幹的呀！」

巴里格道：「你明白了，死也可以安心了！」

柴大官叱道：「誰死還言之過早，韃子，你給老子們聽清楚，今夜我柴某人陪你，這與她們無關連，先叫她們走，咱們再搏鬥。」

巴里格吃吃冷笑道：「憑你？你能支持我幾刀呢？而她們一個也走不了啦！」

柴大官道：「我會盡力的，我說過要她們走，你非放人不可。」

張水柔忽的走過來，便扈五娘也不走了。

張水柔道：「柴兄弟，這人的武功怪，上面刀下面腿一齊使出來，咱們想脫身，只有一個辦法。」

柴大官道：「嫂子，我必需保妳平安，妳快走，當我出刀的時候妳就走。」

張水柔笑笑，道：「我怎麼會丟下你一人回十字坡呀，我是不會走的，咱們聯手，上下挾攻，也許可以把這韃子弄倒也說不一定。」

扈五娘也尖聲道：「對，我也有一份，咱們三人齊出手。」

巴里格突的仰天大笑起來。

「哈……這樣最好不過了，也省得巴某人多費手脚。」

柴大官見這光景，他橫刀在身前，道：「也罷，我就不信這傢伙有通天本事。」

三個人拉開陣勢，品字形的把巴里格圍住了。

巴里格仰天一聲梟笑，忽的斜身直往柴大官殺過去，他心中已打算好了，先宰了這男的，兩個女的就逃不掉了，他也相信可以在三招之內殺了這男的，當然他也算計好了兩個女子出刀的方位。

巴里格算計得太正確了，然而江湖上講求的是恰到好處，不偏不躁，雙方各自刀在手，不能想怎樣就怎樣！

巴里格就是目空一切，他抖手疾殺三招，他相信，也以爲柴大官必暴閃而退，不料他却計算錯了。

柴大官見巴里格向自己暴斬過來，他不但不退而且直着上身往上衝，這就叫，人是活的，刀是死的，用之在妙存乎一心，那當然是操之在人。

柴大官一聲低罵：「操你娘的，咱們一齊上路吧！」

好一招縮地狂殺，柴大官在雙方即將刀刀相撞的刹那間，他忽的縮身彎腿再疾刺一刀指向巴里格小腹。

這眞是出乎巴里格意料之外的殺法，這怎麼可能呢，敵人會在他的利刃之下來一個大敞門，幾乎上身連背全暴露出來，光景是恁你挑肥撿瘦，可也得挨上一刀殺。

巴里格是不會在此時與敵同歸於盡的，柴大官可以採取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殺法，他柴大官可不幹，他們進關來爲的是奪回宗廟的寶塔，不是來同不相干的人玩命。

於是巴里格一聲尖叱：「找死不是？」

他的刀疾忙抽回下阻，身子已往空中躍起。

柴大官那一刀勢在必得，他雙手抱刀猛一推，但聽「沙」聲起處，柴大官頓覺肩頭一痛，而半空中却也見鮮血在滴，巴里格落地一聲尖嗥「啊」！

他不殺了，他拔身雖然不比第一次的高，但他一手按住大腿之間標血的刀口子，兩腿盤得快極了。

巴里格已逃往落雁堡方向，遠遠的還聽他罵聲不絕：「媽拉巴子，兔崽子這是甚麼殺法，噢……唷！」

柴大官直吸大氣，他也沒有完整，肩窩被扎了一刀正在流血，張水柔與扈五娘奔過來。

張水柔急得叫道：「柴兄弟，你的傷……」

柴大官再吸一口氣，道：「嫂子，沒關係，我還能挺得住！」

張水柔忙爲柴大官止血包紮，又道：「咱們不能再停下來，得連夜回去十字坡！」

扈五娘道：「我說張家姪女呀，他傷得不輕呀！」

張水柔道：「如果不走就來不及了。」

柴大官道：「沒問題，快走！」

他當先往道上奔去，肩頭上還在流鮮血。

* * *

巴里格狂奔到落雁堡，正遇上由另一面奔回來的呼圖中，呼圖中見巴里格在流血，就知道巴里格挨刀了。

「你怎麼了？」

「我遇上拚命三郎了，操他媽的。」

「你褲襠裡都是血，快，我背你進去治傷。」

巴里格道：「一時大意上了當，我饒不了那個王八蛋，我會找他的。」

呼圖中背起巴里格，兩個人到了堡門前。

「開門吶，媽巴子快開門呀！」

堡門上有人回罵：「甚麼人敢到落雁堡來撒野，開口罵人，老子揍你。」

「兔崽子，你們瞎了眼啦，快開門！」

堡門拉開了，開門的見是關外來的王爺武士，忙低頭哈腰道：「原來是爺們回來了，黑夜沒看見，眞是對不起。」

呼圖中已背着巴里格進入堡內去了。

* * *

柴大官跑得直冒汗，那不是熱汗是冷汗，他的刀口劇烈的痛，但他咬牙苦撐。

柴大官是不要張水柔爲他擔心的，他甚至還催促張水柔與扈五娘二人快跑了。

他們已跑了四五十里地方，看看天色，東方漸露曙光，便在這時候，後面忽的蹄聲大作，好淒慘，這一帶連個樹林山崖也不見，一片平坦黃土地，但地上種的小麥也還不過半尺那麼高。

柴大官這一回可急了，他左看看，右瞧瞧，忽的大聲對張水柔與扈五娘二人，道：「你們趕快走。」

張水柔道：「柴兄弟，你呢？你怎麼辦？」

柴大官道：「別多問，快往前跑。」

扈五娘道：「柴爺眞是義薄雲天的好漢，叫咱們逃走，你一個人攔住來人呀！」

張水柔道：「不，我絕不抛下柴兄弟一人留下來拚命，那會叫我一輩子不安寧的。」

柴大官急了，道：「嫂子，咱們全都死了，有誰把那麼重要的消息送給武哥與盧姑娘呀！」

張水柔心中一緊，他說的不差，害死王覺一家的兇手原來是關外胡人派的高手幹的，他們的目的是製造機會，然後司馬亮再暗中派人去找寶。

就在張水柔一怔間，後面一溜的衝來六騎快馬，不，是七匹快馬飛一般的來了。

柴大官與張水柔扈五娘一見這形勢，誰也不再多言了，誰也心中明白，今天只有拚命了。

柴大官道：「也罷，死在一起沒關係。」

張水柔道：「我連累了扈阿姨了。」

扈五娘反而吃吃笑道：「張家大妹子呀，妳這是甚麼話？我扈五娘不在乎死呀活的，但求有生之年做一件令我賞心又悅目的事，今天就是我最高興的時候，我呀，娘的，也算勉强稱得上求仁得仁吧！」

柴大官道：「這話令我感動。」

張水柔忙道：「她乃扈三娘的堂妹呀，柴兄弟。」

柴大官雙目一亮，道：「原來是扈三娘前輩的堂妹，難怪也有視死如歸的精神，令人感動。」

扈五娘忽的刀指來人，道：「準備拚命吧，看，他們快到了。」

張水柔抬頭看，大道轉彎處果然七匹怒馬奔來，馬背上的漢子們清一色的藍。

柴大官橫刀在大道正中央，他大吼：「來吧，柴大爺在此等候了。」

人到拚命時甚麼也不管了，便是身上流血，也忘了那是自己身上流出來的血，就算有肉掉下來，還以爲是他人身上的肉吶！

柴大官就是這模樣，乾脆的講，他不打算活了。

好一陣如雷響動掩過來，灰蒼蒼的晨曦裡，雙方看清了，只聽有個漢子在馬背上叫：「那不是我嫂嗎？」

張水柔也看到了，她忽的一聲長嘆，便往地上萎坐下去，她似乎要虛脫了。

人吶，在緊張過度以後突然的鬆弛下來，便有些像虛脫似的全身無力氣。

張水柔幾乎連手中刀也抓不牢了。

一溜的停下七匹怒馬，馬上的漢子們拉馬圍上來，柴大官已哈哈狂笑得眼淚流了滿滿一臉，那是興奮的笑，也是發自內心的厲笑。

只有扈五娘，當她發覺原來是自己人的時候，她反而淡淡的看着來的七人。

那呼叫大嫂的不是別人，他乃時九子是也。

時九子當先奔過去，他吃驚看向張水柔，道：「我嫂呀，妳受傷了？」

張水柔有氣無力得指着柴大官，道：「兄弟呀，快去看看柴兄的傷，我沒受傷，柴兄弟挨了刀。」

時九子一聽柴大官挨刀，忙再撲向柴大官，道：「柴兄，看你笑得淚流滿面，別激動，我瞧瞧你的傷。」

時九子說着，對圍上來的六人道：「哥兒們，你們那個身上有刀傷藥呀？」

有個大漢道：「我帶的有。」

這人把幾包刀傷藥送過來，他嘿嘿笑了。

這些來人不是別人，乃是曾經在泰山縣城辦糧食補給的朱才六人是也。

這六人分別是張千里、公孫浩、楊三郎、李杰、呂忠與朱才。

原來時九子受了武小郎的委託，把泰山城中王員外的親筆血書大衫送上橫山，這些天他人就在橫山等消息，又見橫山五百好漢各頭目皆是當年梁山後人或親戚，這時九子便也加入橫山響馬陣營之中。

橫山響馬首領李小龍與幾個頭目商定，先派幾位頭目下山支援武小郎，在選定何人前去的時候，曾經運糧的朱才六人便自告奮勇的站出來了。

李小龍便交代時九子七人，一旦查明何人血洗王覺一門，立刻回山上報告，橫山兄弟必會出馬爲王家報仇。

只是想不到會在這時候遇上了從滄州逃出來的張水柔，也算巧合了。

* * *

張水柔關心柴大官的傷勢，當時九子爲柴大官敷藥的時候，張水柔還一邊做指導。

大伙聽一聽，她說得多在行。

「肩胛骨下方兩寸地，那地方挨的是心肺呀，只要心肺未受傷就死不了。」

她又指指靠邊處，又道：「肩胛骨邊下有大筋，只要大筋未砍斷，人就殘廢不了的。」

大伙一聽吃一驚，朱才低聲道：「喲，武家嫂子還學過大夫呀，醫道必高明。」

那楊三郎道：「趕明兒我跟嫂子學醫生。」

張水柔一聽哈哈笑，道：「跟我學殺人差不多，我那兒學過醫生呀，我是殺人切肉做包子，殺得多了便也有了這方面的解剖經驗了，哈哈哈！」

她這裡三聲笑，大伙聽得頭皮發痲，這麼美的女子會是個殺人王呀，嚇死人了。

* * *

柴大官身上不再流血了，時九子扶着柴大官騎上他的馬背上，時九子是個又瘦又矮的人，他騎上馬照顧柴大官。

這時候張水柔才對大伙介紹道：「你們大家來見個禮，她是前輩扈三娘的堂妹，她叫扈五娘，這一回全靠她的幫忙才能逃出滄州來。」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徐元平心憂丁玲傷勢，停止搏鬥，宗濤不計嫌隙逼何行舟說出綠衣女人住處，徐元平聽後追尋到一處山谷，見鬼王谷「索魂羽士」丁炎山等數十名江湖有名人物，圍困一紫衣少女，欲從其身上奪取南海門奇書，徐元平出手擊退羣豪，護着此女進入竹石陣禦敵，才將丁玲傷勢告知丁炎山，帶領他到丁氏姊妹藏身之處……

玉釵盟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熱毒侵身待施救　匆忙出陣忘藥方

丁炎山伸手摸丁玲額角，只覺高熱發燙，細按手腕，脈息低沉，人已進入昏迷狀態，轉臉向丁鳳問道：「她是被何人所傷？快說！」

丁鳳遂將姐姐如何被那綠衣少婦所傷的經過情形訴說一遍，丁炎山越聽越火爆，大聲說道：「將妳姐姐抱起，隨着我來。」

丁鳳俯身將姐姐抱起，隨着丁炎山出了山洞。查玉一見丁炎山氣虎虎的走出山洞，趕忙趨前問道：「丁姑娘傷勢如何？老前輩見聞廣博，可否即予療治？」

丁炎山說道：「少堡主對這一帶路途似乎很熟悉，就煩請再借重指引一程如何。」

查玉心中一愕，故作鎮靜，答道：「晚輩亦是初履此地，老前輩吩咐，理應遵命，但不知老前輩打算往何處去？」

徐元平雙目怒睜，鼻孔翕張，厲聲說道：「此時不好去找宗老前輩，依在下愚見，如果丁姑娘之傷老前輩無法療治的話，還是盡力再繼續尋訪擊傷丁姑娘的那位婦人較爲上策。」

丁炎山一翻眼，稜芒畢露，淡淡道：「老夫之意，與你何干？請不必多言。」

徐元平個性倔强，如何能受此斥責，當下挺胸朗聲說道：「在下曾被宗老前輩所傷，潛至古廟養息療傷，多承二位姑娘尋蹤前來護助，盛情可感，如今丁姑娘身負重傷，在下怎可袖手不顧，好在老前輩已與令姪女相遇，在下於事已了，就此告辭！」說罷頭也不回，逕自大步而去。

查玉心中思忖道：查家堡與鬼王谷誼屬世交，而與徐某乃萍水偶遇，論理不應亦於此時抽身，但目前大局，又實不宜失却此人，一時心中猶豫，大感爲難之際，忽聽丁炎山高聲喊道：「少年人請回，老夫有言相告！」

此時徐元平心中惦念丁玲慘遭重傷，至感不忍遽去，但言已出口，只好忍痛前奔，一聽丁炎山呼喚，情不自禁又回身而返，挺胸卓立一塊岩石之上，說道：「老前輩尚有何言？」

索魂羽士丁炎山歷來對人不假詞色，稍不稱心，立置死地，而獨對徐元平之英姿俊發、風度翩翩遽生憐才之意，是以言辭溫和大異常性，一揚手中拂塵，沉聲說道：「老夫爲人，久爲江湖所知，諒你亦有所聞，但因見你一表人才，聰明雋智，絲毫未染江湖惡習，確實可造之才，老夫心有所感，故特一言相贈，聽與不聽，由你自擇，眼下一般江湖儇薄少年，不知蘊深積厚，徒知逞鋒炫能，目無法紀，罔顧綱常，自許豪雄，快意恩仇，頑强使氣，招惹是非，亡命江湖，禍患人世，無兼人之力而具凌人之心，乏經世之才而蓄蓋世之志，遠不足造福人間，近不能安身立命，大則殃民禍世，小則殺身殉命，此爲老夫所不能無言者，小兄台年輕有爲，望善爲自珍，語云：『禍福無門，惟人自招』。此中因果相連，望熟思之，老夫言盡於此，後會有期。」說罷返身步向丁氏姐妹方向而去。

徐元平答道：「如若此時老前輩尋仇前往，正所謂乘人之危，豈不有失光明公允？」

丁炎山忽地回身怒目說道：「老夫早已告你，此事勿勞干涉，難道你尚不知老夫爲人麼？」

徐元平冷哼一聲道：「當日在洛陽萬盛客棧，已然領教過了。」

丁炎山一聽「萬盛客棧」，雙目怒瞪：「少年人如不快些離此，莫怪老夫出手懲戒了。」

徐元平道：「上天下地，來去由人，老前輩如確有意，在下當然奉陪！」

丁炎山一時兇性暴起，移步欺身，忽聽丁鳳淒聲尖叫，衆人大吃一驚，趨前相視，只見丁玲躺在丁鳳懷中，全身痙攣，手脚抽搐，臉色蒼白，口角間汩汩流出腥血，濺洒丁鳳前胸，鮮紅一片。

丁玲本已昏迷，只因丁鳳抱出洞口之後，經那山中涼風吹拂，神志稍甦，聽到自己叔父與徐元平頓起衝突，一時急氣翻騰，瘀血上湧，人又昏了過去。

索魂羽士丁炎山已經蓄勢待發，聽得丁鳳的尖叫之聲，陡然收住待發掌勢，轉頭走近丁玲，左手伸縮間連點了丁玲「天突」、「缺盆」兩處要穴，冷然對丁鳳說道：「妳姐姐身受這種慘重之傷，妳還不把她送回鬼王谷去療治，到處跑來跑去的幹什麼？」

丁鳳平日對這位整日臉上不見笑容的叔父心裏本就存着幾分驚懼之感，現下瞧他怒目相視，心中更覺可怕，不自覺的向後退了兩步，說道：「我見姐姐傷勢慘重，只怕不能支撐到鬼王谷去……」

丁炎山冷冷的掃掠了查玉和徐元平一眼，接道：「所以你就聽了他們兩人之言，守着妳姐姐在這山洞之中等候……」

徐元平忽然縱身而上，擋在丁鳳身前說道：「在下既然答應了找那綠衣女人替丁玲姑娘療傷，不管如何，我總要做到，閣下大可不必對晚輩發威，如果眞的延誤了丁玲性命，在下以命相抵也就是了。」

丁炎山陰冷一笑，道：「大丈夫言出如山，屆時可是不能反悔。」

丁鳳看他相護之情這等深切，只覺鼻骨一酸，兩行清淚順腮而下，不知那裏的一股勇氣，一掃臉上驚怖之情，頓覺生死之事全已不在心上，挺胸說道：「三叔叔不必再生鳳兒的氣，要是姐姐眞的死了，鳳兒也決不獨活下去，自絕姐姐屍身之前。」

丁炎山聽得怔了一怔，道：「很好，很好。」轉身向前走去。

丁鳳只感此時心中空空洞洞的，此間一切事端，俱都不再與她有關，回眸望了徐元平一眼，茫然一笑，熱淚如泉奪眶而下，抱着姐姐，隨在丁炎山身後，向前走去。

徐元平轉頭望了查玉一眼，舉步隨在丁鳳身後走去……

查玉冷眼旁觀，見三人此刻都有點神智混亂，流目四顧，空山寂寂，暗自嘆息一聲，不自覺也隨後跟去。

丁炎山表面上雖然看不出激動之情，大步而行，其實心中却爲了丁玲生死之事激動難安，信步走去，不知不覺又到了竹石陣前，心中突然一動，又想起謀奪南海門奇書之事。

佇足望去，祇見那紫衣少女抱膝坐在山窪旁一塊大岩石山上，望着被困在竹石陣中的冷公霄和鐵扇銀劍于成，嘴角間泛出一絲冷峻的笑意。

徐元平仔細瞧了那竹石陣圖一眼，心中暗感奇怪，不知何以冷公霄和于成竟被困在陣中，不能出來。

原來陣外瞧去，祇見一片竹枝亂石，雜亂横陳，絲毫看不出異樣之處，以冷公霄和于成的武功而論，祇需兩個飛身縱躍，就可以越渡而過。

丁炎山瞧了一陣，回頭對查玉說道：「令尊以精通奇門易數，馳名江湖，想來你對此道定然也極有心得了？」

查玉微微一笑，道：「晚輩才智愚拙，祇不過略通皮毛而已。」

丁炎山道：「當今武林之世，有誰不知查家堡的奇門易數之學，就請仔細瞧瞧這竹石陣圖，是否有通達之路，如若你瞧出入陣之路，咱們立時就衝進陣去，逼她交書，眼下冷老二和于成都被困入陣中，餘下的一個秦安奇，諒他也無能攔得住我丁某人，其餘人數雖衆，但均是不堪一擊之輩，這等大好時機如若錯過，那可是件大大的遺憾之事。」

查玉仔細瞧了一陣，見那竹枝佈插之位，似是依着五行奇數佈成，祇是中間加了一些石塊，却難解是何用意。

丁炎山看查玉凝望竹陣，呆呆不言，心中暗道：久聞此人精明幹練，如若不許他一些甜頭，祇怕他

不肯答應，當下說道：「少堡主可瞧出了此陣秘奧之處麼？」

查玉搖搖頭，答道：「瞧是瞧出了一點門道，祇是此陣和一般五行陣圖有很多不同之處，一時之間，很難全盤瞭然……」

丁炎山冷然一笑，接道：「你如能找出入陣之路，老夫也不虧待於你，找出那奇書之後，咱們秋色平分，每人一半。」

查玉笑道：「老前輩這般瞧得起我，晚輩如何敢當。」

丁炎山道：「老夫一向不打誑語，出口之言，絕不反悔。」

查玉道：「鬼王谷、查家堡誼如唇齒，晚輩怎敢懷疑老前輩之言？」

丁炎山冷哼一聲，道：「年輕輕的，那來的這多話說，此刻寸陰如金，還不快些帶我入陣。」

查玉聽得微微一怔，暗道：「眼下我尚未能看出這竹石陣的奧妙，如若冒冒失失的衝入陣中，祇怕重蹈冷公霄、于成覆轍而被困陣中不能出來，但如據實相告，又怕他不肯相信，一時之間甚感為難，想不出適當之言回答。」

忽見丁炎山細長的身軀一晃，人已欺到查玉身邊，左手一伸，抓住查玉右腕笑道：「咱們攜手而入，也免得你再分心顧我。」

他怕查玉在帶他入陣之後，棄他不顧，故而伸手抓住查玉手腕。

查玉淡然一笑，道：「老前輩不肯信我之言，要是被困陣中，可不能責怪晚輩。」

查家堡堡主查子清以精通奇門神算之術名滿大江南北，查玉推說難解陣圖奧妙，丁炎山那裏肯信，一揮手中拂塵，笑道：「祇要你肯相陪於我，縱然被困陣中，也無妨碍。」拖着查玉大踏步向陣中走去。

查玉對奇門神算之學，雖然不及乃父，但他自幼在父親細心教導之下，苦苦鑽研，已然對此道有了相當的根基，他雖然瞧不出竹陣中石塊的用途，但已被他看出那竹枝插佈的位置，是依五行生尅之理，佈成五行陣圖，是以丁炎山強行拖他入陣之時，他心中並無驚慌之感。

丁炎山是何等老辣之人，一面拖着查玉向竹石陣中奔去，一面暗中留心看查玉神色，見他毫無驚慌之情，心中愈發安定，加快脚步向前奔去。

徐元平眼瞧着查玉手腕被丁炎山抓住拖向竹石陣中，本要出手搶救，但見查玉毫無掙脫之心，祇好袖手旁觀。

忽聽丁鳳長長嘆息一聲，緩步走到徐元平身側，說道：「我姐姐恐怕不行了。」

徐元平轉頭向她懷抱中的丁玲瞧去，祇見她原如朝霞的臉色，此刻却是一片蒼白，雙目緊閉，氣若游絲，不禁一皺眉頭。

丁鳳突然微微一笑，又道：「我姐姐要是死了，咱們兩個也都活不成啦。」

徐元平哦了一聲，道：「不錯，我已經答應過妳叔叔，她死了我要以命相償。」

丁鳳道：「我也說過，姐姐死了，我就不再獨活下去。」

徐元平正待答話，忽聽丁炎山大喝之聲，傳入耳際。

轉頭瞧去，祇見丁炎山拖着查玉雙雙躍入竹石陣中。

丁炎山入陣之前，氣焰萬丈，奔行極快，那知躍入那一片竹石陣中之後，陡然似變換了一個人般，立時靜立不動，但他左手却仍緊緊的握着查玉右腕。

兩人在陣中略一定神，查玉突然轉身向右移動三步。

丁炎山臉色一片肅穆，似是聚精會神看着查玉舉動，查玉脚步一動，他已緊隨移動，雙足行動之間，有如盲人一般，似是全憑靈敏聽覺而動。

徐元平瞧得大感奇怪，暗道：「區區幾根竹枝，幾塊山石，難道眞有這等奇奧的威力不成，倒要試他一試。」不自禁地也舉步向竹石陣陣中走去。

丁鳳眼瞧徐元平也向竹石陣中走去，心中暗生驚駭，大聲叫道：「徐相公，你要到那裏去？」

徐元平道：「妳守住丁玲在陣外等我，我進陣去瞧一下就出來。」

丁鳳道：「查家堡奇門神算之學，傳遍武林，我叔叔和查玉走在一起，自是無妨，你一個人如何可以進去。」

徐元平道：「我就不相信那幾根竹枝山石佈成陣圖，當眞能把人困住，何況我又不深入陣中，祇要進去幾步試試就出來。」

丁鳳道：「萬一你被困入陣中，不能出來，怎麼辦呢？」

徐元平道：「那有甚麼要緊，人家都不怕，我怕甚麼呢？」

這一段相處的時日中，丁鳳已知道了徐元平是個生性異常高傲之人，心頭一急，道：「你們都要到那竹石陣中，就不管我和姐姐了麼？」

徐元平聽得心中一動，祇見洞庭湖三十六寨總寨主混海神龍秦安奇帶着屬下高手，緩步向前走來，心中暗暗忖道：「如若我眞的被困入陣中，她一個女孩子家，如何能夠對付這多強悍的綠林人物，何況她還要照顧重傷垂危，奄奄一息的丁玲。」心念一轉，當即又退了回來。

抬頭看去，祇見查玉帶着丁炎山左轉右彎的向陣中盤折而入，已然進入了丈餘遠近。

那紫衣少女本來端坐在山窪旁一塊大山石上瞧着幾人，一見查玉竟然深諳五行生尅變化，立時爬下岩石，撿起一根竹枝，走入陣中。

查玉初入陣時，似是頗為清醒，左轉右折走得一點不錯，那知深入一丈左右之後，忽然迷惘起來，帶着丁炎山左衝右闖，走了一刻工夫之久，仍然在數尺方圓內打轉。

徐元平站在陣外，瞧得心中大感焦急，高聲叫道：「查兄，直往前走，就可以出陣了。」

他內功深厚，大喝之聲如擊洪鐘一般，祇震得滿山回音，那知查玉却似充耳不聞，仍然帶着丁炎山左奔右闖。

這時，那紫衣少女已然走到兩人身側數尺所在，手提竹枝，靜站一側，瞧着兩人。

查玉越奔越急，丁炎山也隨着他急如旋風般的身子而團團亂轉。

大約有一頓飯工夫之久，查玉已累得滿頭大汗，忽然一脚踏在一塊石上，身子一傾摔倒在地上。

這一摔，似乎把他摔得清醒了不少，挺身坐在地上，不再瞎奔胡闖。

那紫衣少女低頭沉思了一陣，緩緩向前走了兩步，把手中竹枝伸到查玉手中，低聲說道：「快些用力摔開那臭道士，我救你出陣。」

原來丁炎山在查玉摔倒地上同時，也被查玉的身子絆倒，但他左手仍然緊緊的抓住查玉右腕不放。

說也奇怪，徐元平大叫之聲如擊洪鐘，震得滿山回音，查玉却似未曾聞得，而那紫衣少女細微的聲音，他却聽得字字入耳。

他乃城府深沉之人，聽得那紫衣少女之言後，身軀靜止不動，暗中潛運功力，左手抓住那少女伸出竹枝，陡然一躍而起，右手用力一甩，掙脫了丁炎山的手掌。

丁炎山雖是老謀深算之人，但他萬沒想到，查玉在摔倒地上之後，竟然會突起掙扎，驟不及防，被查玉掙脫了被握右腕。但他畢竟是武功高強之人，反應特別靈敏，雖被查玉一甩掙脫右腕，但左手立時緊隨向前一探抓去，但聞察的一聲，查玉身着長衫被丁炎山撕下一尺多長。

丁炎山一抓未中，查玉已在紫衣少女導引之下，越過三塊山石，四根竹枝。

但覺眼前一亮，一切幻影盡消。

回頭瞧去，祇見丁炎山盤膝而坐，閉目調息，他老謀深算，自知難以衝出陣去，索性端坐地上養神調息，先使躁急的心情平復下來，再想出陣之法。

查玉雖然已重睹天日，但他已知厲害，抓住手中竹枝，牢牢不放，隨在那紫衣少女身後緩步而行，直待出了竹石陣，才鬆開手中竹枝。

紫衣少女接引查玉出陣之後，丟棄了手中竹枝，望也不望查玉一眼，緩步走到山崖下，倚壁而坐，閉上雙目。

查玉望着竹石陣對面的徐元平，相距不過四丈多遠，祇見他舉手揮動着，高聲說道：「恭喜查兄安然出陣，兄弟要和丁鳳姑娘去找那綠衣女人，替丁玲姑娘療傷去了，事情辦妥之後，兄弟再來這裏找你。」

紫衣少女忽然睜開雙目，瞧了查玉一眼，問道：「那姑娘可是受了傷麼？」

查玉本來心存迫她交書之念，但見她姿容如仙，耀眼生花，一和她目光接觸，惡念頓消，竟然不自覺的欠身答道：「不錯，那位姑娘被人用極歹毒內家氣功打傷。」

紫衣少女看他彬彬有禮，神態十分文雅，不禁嫣然一笑，問道：「你和那臭道士入陣之時，氣勢洶洶而來，幹嘛現在又對我這般和氣了？」一開口直截了當的說出查玉心中隱秘，竟若未卜先知一般。

查玉雖然是機智百出之人，不知何故在紫衣少女之前，竟然變得十分呆板，被人一語道破心事，不禁雙頰發熱，吶吶的說道：「這個，這個……」

紫衣少女笑道：「不要這個那個啦，你叫他把那受傷的姑娘抱進陣中來，給我瞧瞧，祇要沒有絕氣，我就能把她傷勢療好。」語氣肯定，大有天下醫道唯吾獨尊之概。

查玉略一猶豫，高聲叫道：「徐兄慢走，兄弟有話要說。」

徐元平已轉身帶丁鳳向前走去，聽得查玉呼叫之言，停下脚步，回頭答道：「丁玲姑娘傷勢極重，已經奄奄待斃，有話以後再說吧！」

查玉急道：「這位姑娘說她能醫得丁玲傷勢，要徐兄把丁姑娘送入陣中給她瞧瞧。」

徐元平側目望了丁玲一眼，祇見她玉容已微現青白之色，手足已呈僵硬，看樣子已難再撐時間，生死祇是片刻間事，心中暗道：「我尚不知這綠衣麗人所住之處，一時間想找到她，談何容易，此女舉動端莊，似非浮誇自大，倒不如先讓她瞧瞧再說。」

心念一轉，高聲答道：「既然那位姑娘自言能醫，那就試試

吧！」帶着丁鳳轉身向竹石陣中走去。

紫衣少女伏身撿起地上竹枝，又緩步走入陣中。

徐元平早已存下試試那竹石陣究竟有何奇奧之心，是以不願讓那紫衣少女接引，急步奔到陣邊，正想舉步入陣，丁鳳大叫道：「你不要急進陣中，好麼？」

那紫衣少女似已瞧出徐元平的存心，脚步更慢下來。

徐元平回頭瞧去，祇見丁鳳滿臉幽怨，流露出乞求之色，不禁心中一動，暗自忖道：我如强行入陣，祇怕她心中慌恐不安，我乃堂堂男子，豈能和一個女孩子家鬥氣。當下忍住好奇衝動之念，停步陣外。

丁鳳見他竟然肯聽自己之言，心中十分高興，一掃臉上幽怨之情，縱身一躍，飛落到徐元平身側，笑道：「我說你，你心裏可生氣麼？」

徐元平奇道：「我為甚麼要生氣……」忽然若有所悟，哦了一聲，接着：「沒有。」

丁鳳嫣然一笑道：「那就好啦！」

兩人談話之間，那紫衣少女已到竹陣邊緣，輕伸皓腕，把手中竹枝伸出陣外，說道：「你抓住竹枝，要那女孩子抓着你的衣服進陣來吧！」

徐元平依言抓住竹枝，丁鳳右手抱着姐姐，騰出左手來拉住徐元平的衣服，緩步入陣。

在那紫衣少女接引之下，竹石陣中竟然毫無變化，片刻之間過了竹陣。

丁鳳鬆開左手，抱着姐姐站在徐元平的身側，目光却投注在那紫衣少女臉上，她雖是女兒之身，却亦為那紫衣少女的絕世容色所吸引。

紫衣少女丟了手中竹枝，望着丁鳳懷中的丁玲，自言自語的說道：「她傷得實在很厲害。」

查玉站在那紫衣少女身旁，聽了她的話後，轉過身子接口問道：「這麼說來，是無法可救了。」

紫衣少女頭也不轉的微微一笑道：「我不是告訴過你麼？祇要她沒有絕氣，我就有辦法救得了她。」

徐元平道：「那就有勞玉駕，瞧瞧她的傷勢吧。」

紫衣少女微一點頭，道：「把她放到地上，我先看她脈搏再說。」

丁鳳緩緩的蹲下身子，把姐姐抱在懷中，徐元平站在丁鳳身後，兩道眼神盯在那紫衣少女的臉上。

紫衣少女微曲柳腰，抓起丁玲一隻手腕，纖纖玉指輕按丁玲脈門上，片刻工夫，鬆開丁玲手腕，笑道：「她被人用一種很歹毒內家氣功所傷……」

徐元平聽她開口說得一點不錯，點頭接道：「她是傷在三陽氣功之下。」

紫衣少女重複了一句：「三陽氣功……不錯，武學之中有這一門武功，不過，傷她之人的三陽氣功尚未到爐火純青之境，如是功力臻於絕頂之人，被傷之人必須在兩個時辰之內着手療治，過了兩個時辰，被對方掌力熱毒侵入內腑五臟，全身高燒，血脈爆裂，子不見午，十二個時辰內必死無疑。」

丁鳳芳心一震，急道：「我姐姐自中掌到此刻，恐已有四五個時辰了，那不是沒有救了麼？」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道：「不要緊，傷她之人火候不夠，縱然再延誤上幾個時辰，也是一樣有救的，不過……」

徐元平道：「姑娘可有甚麼碍難之處麼？」

紫衣少女道：「這等荒涼的山野之中，沒有藥物可用，祇有先用針灸之術，疏散她一些侵身熱毒，然後我寫個藥方，你們帶她離此，找個大的市鎮，照方用藥，清除她殘餘熱毒，休養三日，就可以完全復元了。」說完話，緩緩從懷中取出一根銀針，又道：「你們那個精熟人身穴道？」

徐元平暗想：此女既然精通醫術，不知何以竟不肯親自動手，我雖得慧空大師講述過人身各處穴道，但這用針救命之事，由不得毫釐之差，萬一用針偏錯了，誤了丁玲性命，豈不成終身大憾之事，一時之間左右為難，呆呆的開不出口。

查玉眼瞧徐元平猶豫不言，微微一笑，接道：「在下略通人身脈穴之理，不過，對於針灸之術，却是一無所知……」

紫衣少女一伸皓腕，把銀針送到查玉面前，接道：「別說啦，你祇要精熟脈穴，那就不會有錯。」

查玉接過銀針，蹲下身子，聚精會神的瞧着丁玲，暗自分認她身上穴道。

但聞那紫衣少女脆若銀鈴的聲音說道：「第一針扎她的任脈『玉堂』穴。」

查玉瞧準丁玲「玉堂」穴的部位，微一沉腕，三寸六分長的銀針刺入丁玲「玉堂」穴中一半。

紫衣少女輕輕一顰黛眉，又道：「針不及脈穴主道，如何迫出熱毒……」

查玉不待那紫衣少女說完，握針雙指微一用力，銀針盡刺丁玲的「玉堂」穴中。

紫衣少女嫣然一笑，讚道：「

你很聽明，第二針扎她的足少陰經『商曲』穴。」

查玉依言施針，又扎了丁玲的「商曲」穴。

紫衣少女連聲喊道：「第三針扎她少陽膽經『五樞』穴，第四針扎她足太陰脾經『腹結』穴，第五針扎她任脈『天突』穴。」

她一口氣連喊出三經二脈，查玉依言用針，竟然能分經認穴，毫無錯誤。

紫衣少女取回查玉手中銀針，笑道：「好啦，現在你們可用本身內功眞氣，助她行開凝結的血脈，迫出熱毒，她就可以清醒過來啦。」說完，轉身緩步而去，走到山窪旁側一塊岩石之上坐下。

查玉轉臉瞧了那紫衣少女的背影一眼，回頭對丁鳳說道：「丁二姑娘，請扶起令姐身體，好讓在下試行運氣迫散她體內熱毒。」

徐元平大踏一步，攔住查玉說道：「這個不敢再勞查兄出手，讓兄弟試試吧！」

查玉微微一笑，向後退了三步，轉眼向那紫衣少女望去，祇見她星目神凝，呆呆的望着陣外，不禁隨着她目光瞧去，一望之下，怒火大起，冷哼一聲罵道：「好辣的手段。」

徐元平已經盤膝端坐，暗自運氣，聽得查玉冷哼之聲，不覺睜眼向陣外瞧去。

祇見混海神龍秦安奇拳脚齊施，擋住了鐵扇銀劍于成手下之人，却命自己屬下折取了很多枯草乾枝，堆在竹石陣外。

徐元平等因精神全貫注在療治丁玲傷勢之上，竟然沒有發覺，現下瞧去，陣外已然堆積了不少枯枝乾草，而且還正在不斷地運集。

忽見那紫衣少女站起身說道：「我這竹石陣雖可擋人，但却無法擋火，現在還來得及，你們出陣逃命去吧！」

查玉聽得心中一動，暗自忖道：「妳陣中變化難測，一進入陣，無異投身天羅地網之中，不被火燒死才怪……」

那紫衣少女目光一掠查玉，似已瞧出他心中所思之事，冷笑一聲，又道：「聽我口中指示行動，決不會把你們困入陣中，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在這等情景之下，徐元平自是無法再運氣逼出丁玲體內熱毒，霍然起身，高聲說道：「姑娘這竹石陣既然難擋住火攻，為甚麼不和我們一起出陣。」

紫衣少女淡然一笑道：「我不要緊，你們快些走吧。」

徐元平還待勸說，那紫衣少女已緩步直走過來，接道：「入陣之後，先向左面橫跨三步，再向前走兩步，以後行動聽我口中指令，就不會被困入陣中了。」

此女說話神情十分冷傲，徐元平不覺心生怒意，轉臉對丁鳳說道：「咱們走啦。」大步向竹石陣中走去。

丁鳳躬身向那紫衣少女福了一禮，道：「多謝姑娘救我姐姐。」伏身抱起丁玲，隨在徐元平身後向陣中走去。

查玉略一沉忖，抱拳說道：「姑娘既有防禦火攻之能，在下就此告別。」

他幼受父蔭，成名江北道上，且以不喜美色自豪，現下雖為那紫衣少女的絕世容色傾倒，但要他說幾句頌讚傾慕之言，却又感難以出口，就此而別心又不甘，以他的過人機智，想了半天，才想起兩句含傾慕又不露骨的話，說完之後，也不敢回頭瞧那紫衣少女反應神情，霍的轉身隨在丁鳳身後而行。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高聲說道：「四位慢走一步……」

忽聞呼然一聲，竹石陣中飛起一片沙石塵土。

原來徐元平對這竹石陣困人之事，一直耿耿於懷，竟然不肯聽那少女之言，直向陣中衝去，那知入陣兩步，忽覺眼前一花，景物突然一變，放眼一片漫無邊際的竹林、巨岩，不禁心頭火起，暗暗想道：明明是一塊數丈方圓大小竹枝插成的陣圖，怎的會變成這樣一片一望無際的竹林，那紫衣少女定然會甚麼障眼之類邪術。」飛起一脚，向一塊巨岩上面踢去。

他因早知那幻化的巨岩，祇不過是一塊飯碗大小的山石，是以踢出的一脚用足了八成勁力，在他想來，祇要踢飛了一塊山石，就不難破除她的障眼之法，那知一脚踢出，眼前的巨岩突然消失不見，一脚踢空，身子不由自主向前一栽。

定神瞧去，眼前仍然是一片無際的竹林，不覺怒火更熾，忿念一動，靈智立閉，揚手一掌，向巨岩之上劈去。

他此時功力已極深厚，忿怒之下更是全力施為，一股强勁的劈空掌力撞擊地上，激起一片沙石塵土。

可是沙飛塵揚之後，景物依然如舊，眼前的竹林、巨岩，仍然屹立無恙。

他乃生性高傲，不肯服輸之人，眼看踢出的一脚劈出的一掌都未收效，心中更是惱怒，正待向前奔闖，忽覺衣袖被人抓住一扯，他怕衣袖被人扯破，立時隨那一扯之勢，向右跨了兩步。

但見艷陽當天，眼前的竹林、巨岩盡皆消失不見，丁鳳一手抱着丁玲，一手抓着他的衣袖。

祇聽查玉說道：「徐兄不可忿急，這五行、八卦、河洛等的神算之術，乃一種極爲深奧的術數之學，不論何等聰明之人，傾盡一生精力，也無法把它全盤瞭然，兄弟雖然略懂五行生尅變化，但因這竹陣中加上一些山石，兄弟就束手無策了……」

忽聞一個嬌脆的聲音飄入耳際道：「向前走五步，左轉三步。」

丁鳳害怕徐元平不肯聽話，用力抓住他衣袖，拖着他依言而行。

但聞那紫衣少女嬌若銀鈴般的聲音接續不斷傳來，道：「右行兩步，前進四步，左轉一步，再往前走……」

幾人在那紫衣少女指示之下，不過片刻工夫，已出了竹石陣。

徐元平等出了竹石陣時，秦安奇已帶着屬下高手，把鐵扇銀劍于成的人打傷了兩個，餘下之人不敢再戰，自行撤退，但因于成被困在竹石陣中，幾人也不敢走得過遠，守候在數丈之外，瞧着情勢變化。

秦安奇已下令屬下把枯枝乾草堆積在竹石陣外，準備放火。

徐元平當先出陣，縱身一躍直飛過去，遙空一掌，劈向那點火之人，慘叫之聲隨起，那點火大漢的雄壯身軀和一堆乾草枯枝同時飛向空中，摔出丈餘遠近，山風吹襲中，千百斷草飄蕩空中，洒落了數丈方圓大小。

徐元平一掌震飛那點火之人，雙脚落着實地，大踏步直向秦安奇走去。

秦安奇祇道他要動手，暗中運集功力，蓄勢相待，那知徐元平相距他四五尺時，陡然停下脚步，說道：「你乃一方霸主身份，豈可乘人之危，如若傳到武林之上，不知你還有何顏面見天下英雄。」

幾句話義正詞嚴，說得秦安奇大生羞愧，略一沉忖，道：「閣下說得不錯，不過這般人都是江湖上出了名的魔頭，兇殘成性，對付這般人，本不該有甚麼忠厚之心……」

徐元平冷笑一聲，接道：「在下生平之中最恨僞善行惡之人、暗算傷人之事。」

查玉躭心秦安奇一把火燒死那紫衣少女，插嘴接道：「江湖之上雖有黑、白兩道之分，但乘人之危，總非男子漢的行徑，何況這竹石陣又非你秦總寨主佈設，借人之力，以逞排除異己之能，祇怕要留爲江湖同道笑柄。」

秦安奇冷哼一聲，道：「查家堡蜂尾針，名列江湖上五大絕毒暗器之一，早已爲江湖同道唾棄，難道你就不怕爲人恥笑嗎？」

查玉笑道：「蜂尾針雖然絕毒，但却是憑藉眞實的本領打出，再說眞正本領高强之人，也必未害怕暗器。」

秦安奇道：「這麼說來查家堡的蜂尾毒針，算是正大光明的暗器……」

徐元平怒道：「那來的這麼多廢話，快叫你屬下把那堆積在陣外的乾枯枝搬開。」

秦安奇冷哼一聲，道：「我要不搬呢？」

徐元平道：「那你就也到竹石陣中去，試試甚麼味道。」

陡然縱身一躍，飛落到秦安奇的身後，呼的一聲，直劈過去。

秦安奇雙掌平胸推出，硬接了徐元平一掌。

兩股强勁的潛力一接，秦安奇突覺全身氣血一湧，不由自主向後退了三步。

徐元平大喝一聲，說道：「再接我一掌試試！」第二掌緊隨着劈擊出手。

秦安奇萬沒想到，對方一個年不及弱冠的少年，竟有這等驚人的深厚功力，接下了第一掌，心中大感驚駭，目睹徐元平第二掌來勢較第一掌尤爲兇猛，那裏還敢硬接，側身一閃，讓避開去。

徐元平心懸丁玲傷勢，存了速戰速決之念，一見秦安奇不再硬接自己掌勢，立時欺身而進，舉手一掌拂去。混海神龍秦安奇側身一讓，呼的一拳「直搗黃龍」當胸擊來。

徐元平自和神丐宗濤在荒廟之中經過一番搏擊之後，對敵經驗已然長進了不少，目睹秦安奇一拳擊到，故作閃避不及之狀，身子向後一仰，下盤完全暴露在敵人拳勢之下。秦安奇如何肯放過這傷敵的機會，倏的沉腕，拳勢下沉，由直擊變成下打，猛向徐元平的小腹之上劈下。

忽見徐元平身子一轉，右手疾如電閃般橫裏直抄過來，秦安奇祇覺擊出的右拳腕上一痲，脈門要穴已被徐元平扣制手中。

在場的洞庭湖總寨高手眼瞧總寨主在不到三合之間，已爲對方擒拿住脈門要穴，個個心生驚駭，臉上變色。

只見徐元平拖着秦安奇走到竹石陣邊，停下身子，扣制秦安奇脈門要穴的右手不放，左掌却頂在秦安奇後背之上，口中大喝一聲，左掌向前一推，把混海神龍秦安奇投入竹石陣中。

徐元平擒秦安奇的凜凜神威，震住全場之人，他雖然帶着洞庭湖總寨中八個高手隨行，但此刻却無一人出手來搶救。

直待徐元平轉過身來，八人才呼嘯一聲，蜂湧而上。

查玉大喝一聲：「站住！」橫跨三步，冷冷說道：「那一個想試試查家堡蜂尾毒針，就請上來。」

人人都是久走江湖之人，已久聞查家堡蜂尾毒針之名，聽得查玉一喝，果然無人敢搶先而行，一時之間全呆在當地，彼此相望，誰也不肯首試毒針。

查玉微微一笑，揚了揚控在手中的蜂尾毒針，道：「閃開！」

八人果然分讓開一條路來。

查玉回頭望了望徐元平道：「徐兄請走前面，這般鷄鳴狗盜之輩，讓兄弟來應付吧！」

徐元平讚道：「查兄盛名，果不虛傳，兄弟佩服至極。」大踏步當先由八人之間走過。

丁鳳抱着姐姐緊隨徐元平身後而行，查玉手控蜂尾毒針走在最後，八人震懾於查家堡蜂尾毒針的威名，眼看着三人昂首挺胸而過，不敢出手攔截。

三人走入了雜林之時，徐元平陡然停住脚步說道：「丁玲姑娘的傷勢不宜延誤時間太久，就在此處先替她療好傷勢再走吧！」

丁鳳望了徐元平一眼，緩緩坐下身子扶正丁玲嬌軀。

徐元平瞧着查玉說道：「查兄，此刻請替兄弟護法，我要給丁玲姑娘療傷。」

查玉笑道：「徐兄儘管放心吧。」

徐元平說畢，微微一笑，盤膝坐下，暗中運氣，直待丹田熱氣上升，才緩緩伸出右手，抵住丁玲後背的「命門穴」。他此時的內功已極精深，手掌一觸及丁玲背心，熱流立時滾滾循臂而出。

不到一頓飯工夫，忽聽丁玲嬌慵無力喊道：「熱死我啦！」慢慢的睜開雙目。

一陣山風吹來，飄起她那零亂秀髮。丁鳳若悲若喜的喊了聲「姐姐」，撲入丁玲懷中。

丁玲在重傷後清醒過來，全身酥軟無力，丁鳳這一撲之勢，叫她如何能承受得住，隨着丁鳳撲來的嬌軀，全身向後倒去。

徐元平剛剛收回抵住丁玲背上的右手，正準備站起身子，瞥眼見丁玲向後直摔過來，不自覺伸出手來一扶，姐妹兩人的嬌軀盡倒入徐元平的懷中。

丁鳳首先挺身躍起身子，伸手去抱丁玲之時，只見她閉目躺在徐元平的懷中，嬌喘吁吁，似是十分勞累，不禁微微一呆，蹲下身子，抓住了丁玲雙手，叫道：「姐姐，妳受了驚麼？我見姐姐清醒過來，一時樂而忘形，忘記了姐姐傷後無力，眞是該死。」

丁玲緩緩睜開眼睛，笑道：「不要怕，我不要緊。」

她仰臉望了徐元平一眼，又道：「妹妹，用力拉我起來。」

丁鳳手腕加勁拉起丁玲，扶住她站好身子，說道：「姐姐，三叔叔也來啦！」

丁玲微微一笑道：「他老人家在甚麼地方？」

丁鳳道：「三叔父被困在竹石陣中……」

丁玲吃了一驚接道：「甚麼？竹石陣能困住叔叔嗎？」

丁鳳答道：「對啦，就是那紫衣少女在斷崖上佈下的竹石陣圖。」

徐元平雙手一攤，大聲道：「糟糕，咱們還得回去找她。」

丁玲奇道：「找誰呀？」

徐元平道：「找那佈設竹石陣的紫衣少女啊！」

丁鳳目睹徐元平焦急之色，心內也不知如何是好，說不出心中有一股甚麼味道，衝口而出說道：「她把我們攆出陣來，還要找她幹甚麼？」

徐元平道：「她說開給妳姐姐藥方，咱們忘記問她要了。」

丁鳳微一忖思，點點頭道：「對啦，那趕緊去，你順便要她把三叔叔也送出來。」

徐元平臉現難色，沉吟不答。

丁玲雖然機智卓絕，但也沒法從兩人片段的談話之中聽出事情經過，忍不住插口問道：「妹妹，甚麼事，妳仔細的說給我聽聽。」

丁鳳這才很詳細的把入陣替她療傷的諸般經過說了一遍。

丁玲微一沉忖，才問道：「妹妹，妳再仔細的想想看，遺漏了甚麼沒有？」

丁鳳道：「沒有啊！」

丁玲笑道：「那就趕快回去吧！她不是攆你們出陣，是要你們出來幫她把放火之人打跑或是殺掉，你們把秦安奇投入竹石陣中，那是更合她的心意啦！」

查玉微感心頭一震，暗道：「不錯，江湖盛傳鬼王谷雲夢二嬌才智過人，看來是一點不錯了。」

徐元平道：「妳們兩姐妹在林中休息，我去討藥方去。」說完，轉身又向那竹石陣中走去。

丁玲想要見識那紫衣少女，手扶丁鳳香肩，强作精神，跟了過去。徐元平回頭瞧了兩人一眼，皺眉頭，但却不便出言喝止，只好放慢脚步而行。幾人到了竹石陣外時，那紫衣少女早已守在竹石陣旁邊等候。

丁玲手扶丁鳳左肩，欠身作禮，笑道：「謝謝姑娘救了我，此恩不知何時能報。」

那紫衣少女道：「不必啦，我已經從你們同伴身上取回報償了。」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令狐爽狩獵到的山豬烤得很香，去孝敬師父四邪聖宇文鳳等，宇文鳳高興之下教了一招「開膛破肚」功夫，令狐爽好受落。宇文鳳等人吃飽了山豬，才將剩餘的拿下山去慰勞已經瀉了一日夜肚子的花子們。花子頭西門風見令狐爽從深林中救回了自己女兒西門吹花，開心之餘也授了一招花子幫的絕招「打狗棒法」……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歪歪小爽哥

羣雄敗退老毒怪　又戰太守一夥人

西門吹花小聲道：「我的身上有味道，你不可以恥笑我呀！」

令狐爽道：「妳的身上好香啊！」

西門吹花道：「你口是而心非，我已很久未洗過身子了，還被野狼圍在大樹上，衣衫也沒換，我會香？你呀，你騙人！」

令狐爽是聞到一股子汗酸味，但他不能說，因爲他此刻抱得緊。

他不但不能說，而且還把鼻尖貼在西門吹花的脖子後，蹭了幾下又道：「妳眞的香吔！」

西門吹花一笑，挾馬往山道上衝去了。

兩人乘着一匹馬，轟的一聲到了半山上，西門吹花猛一看，山那面有白煙，大茅屋前有異狀！

「快看吶，令狐爽！」

「看甚麼？」

西門吹花道：「有人在用繩子拴人了，那些馬匹……好像我爹他們！」

令狐爽一聽，吃一驚的道：「快把馬兒藏起來！」

這二人可忙乎了。

西門吹花把馬猛往林子裏拉進去，令狐爽已往那大茅屋奔過去。

不旋踵間，西門吹花也追過來了。

二人潛到房子後，就聽屋內傳來一聲大笑，道：「快了，快了，已經倒下一半了。」

茅屋一共兩張桌子，圍了十四人，倒下一半，那是已倒下七個人。

四邪與四魔也有兩人漸漸往地上萎縮。

沒有一人再出聲，全副精神用在抗拒中的毒上面，如果仔細看，四邪四魔每個人早已全身被汗濕透了衣衫，只是身上的毒就是難以排出體外來。

房後面，令狐爽對西門吹花道：「你看看，你的老子好像快完蛋了，他在東搖西晃了。」

西門吹花道：「我救我爹去。」她打算往屋內衝，令狐爽急忙攔住她。

「不行，你我二人是打不過這兩個大人的。」

西門吹花道：「怎麼辦，我不能看着我爹死呀，他們這是中了毒，再不救就會毒發身亡的。」

令狐爽想了一下，道：「好，反正他們死了，你我二人也活不成，不如我挺身而出，把他們引了開去，然後你偷偷的進去救他們。」

他一頓，又道：「如果救不了啦，沒有活的希望了，你就快往山上跑，別管我了。」

西門吹花大爲感動，道：「令狐爽，你眞是個好人，了不起的好

人。」

令狐爽一笑道：「其實我只對你一個人好，如果沒有你，花子頭我是不會救他的。」

西門吹花並不生氣，道：「我很喜歡你的坦白。」

她猛的抱緊令狐爽的脖子，把小嘴親在令狐爽的嘴巴上，然後急忙把頭轉開，怯又羞的令那楞了的令狐爽也木然了。

令狐爽輕悄悄的溜到茅屋的前面，他撿起一根打狗棒，腰間拔出小刀來。

那個叫潘安的大漢已在屋前把倒下的花子幫六袋高手們拴了一大半了。

令狐爽在那人身後忽然一聲大叫。

「殺人了呀！」

突然的吼叫，嚇了潘安一大跳，便是屋中的沈覺也大步的出來了。

「什麼人？」

沈覺一看是個少年人，他冷冷的一哼，把手一揮，叱吒道：「滾，忘了你看到的一切。」

潘安却冷冷的往令狐爽走過來了。

「嗨，少年人呀，你怎麼也來湊熱鬧呀！」

令狐爽道：「你們把這麼多的人拴了，想幹什麼？你們不會是好人。」

潘安叱道：「少胡說，這些人才是可惡的人，我們是官府的。」

令狐爽道：「官府沒有你們這種人，你們在害人。」

忽聽門口的沈覺道：「這小子留他不得，潘副將，你做了他。」

潘安忽的拔刀，刀指向令狐爽便衝上去了。

令狐爽一見眼皮之下盡是銳芒，他嚇一跳，怎麼說要殺人就出刀。

令狐爽無可閃，又不想挨刀，他在急切之下，使出一招「一本萬利」來。

那是花子頭西門風爲了「閻王不欠小鬼債」，不欠令狐爽的恩情，才心痛不已的教了一招絕式，那也是西門風七十二路打狗棒法的精粹。

令狐爽用足尖把打狗棒往上挑，右手握住棒一端，斜肩一抖間，抖出一片杖影來，空中已響起辟啦叭啦響。

然後「叮」又「咚」，潘安的刀就是未砍中令狐爽，反倒是頭上挨了兩棒還眞不輕。

潘安哎呀一聲疾後閃，那門下的沈覺拔刀過來了。

沈覺口中厲叱：「奶奶的，這小子是花子幫的人，打狗棒用得還不賴，沈大爺來侍候你上路。」

姓沈的刀不往令狐爽的身上下，刀鋒用力砍竹杖，令狐爽被他連砍十一刀，彭的一聲打狗棒被刀砍飛了。

「哎呀！」

令狐爽的手掌有些痲，他往回逃。

他發覺挨了棒的大漢又往他攔過來，可也急了。

是的，潘安哈哈冷笑道：「小子啊，我看你往那兒跑？」

令狐爽一看路被堵，回頭又見沈覺殺過來，他憑什麼同這兩大高手幹？

他心中明白，自己的功夫還未開始學呀。

只不過他更明白，此刻便是跪地求饒也活不成了。

就在這急切間，就在沈覺一刀照準他的頭砍下來的刹那間，令狐爽的左手小刀交右手。

令狐爽心中發了狠，他在心中罵：「操他娘的，就算是石頭碰鷄蛋，也要碰你一身黃湯子。」

他一聲大吼：「殺呀！」

那眞的是神來的一招。

那也是他僅會的一招劍法，叫做「開腸破肚」。

這一招還是那位「何仙姑」宇文鳳在山林中高興上頭，傳給令狐爽的一招。

聽吧，沈覺拋刀直甩手，他甩了滿天的血雨，因爲手掌由手背刺透個血洞。

「啊……」聲音宛似狼嗥一般。

沈覺挨刀，也令那堵住令狐爽去路的潘安吃一驚。

姓潘的掄刀吼道：「小王八蛋，原來你深藏不露呀，你接招吧！」

不但潘安操刀上，挨刀的沈覺又在地上拾起刀來了。

姓沈的厲叫：「咱們今天碎了這小王八蛋。」

「殺！」

兩把刀砍來了，令狐爽可嚇壞了，他大叫一聲：「我完了呀！」

令狐爽抱頭左閃右躲的，刀鋒刮面就在他的四週呼嘯着，眼看被堵到一個斜坡下，除非他能飛。

「終南老人」司馬元會飛。

令狐爽就是佩服司馬元的輕功，可是此刻他慘了，他是飛不了一丈高的少年人。

眼看令狐爽要挨刀，忽聽一聲吼：「住手！」

這一聲叫得還眞是時候，沈覺與潘安齊回頭。

二人一看吃一驚，門口站的全是屋中快昏倒的人。

有個女子提劍走過來了。

這女子臉上泛灰青，她一邊走一邊還直哼哼。

令狐爽可樂了，他大叫一聲

：「師父！」

是的，西北道上女煞星，「何仙姑」宇文鳳仗劍大步走來了。

宇文鳳咬緊牙關還說話，話聲從她的牙縫擠出來的。

「你們這些該死的貪官走狗，今天老娘絕不饒你們。」

其實她只要與人交上手，很少會慈悲爲懷的放生，總是把人殺得很凄慘的死掉完事。

她現在就要幹掉這兩個人了。

沈覺的右手受了傷，他是左手持刀，潘安不知宇文鳳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星，發一聲吼就揮刀砍上去。

「砍了你這女强盜！」

宇文鳳抖出長劍猛一撥，左手打出柳葉飛刀，「錚」的一聲穿進潘安的左腮幫，還打斷兩顆大牙。

她這是一上來不打招呼就發暗器。

江湖上有個說詞，正義的俠士，在打暗器之前，總會示意對方「看鏢」，表示他發鏢光明磊落，若被打中，那只怪學藝不精。

可是黑道煞星就不會這一套，他們的目的是奪人命，管你死活呀！

潘安是個美男子，這不論男女一個樣，面頰破了立變醜，如今面頰被扎個洞，他也不管了，騰空就往林中奔，那沈覺早已不幹了，一個勁的往林中逃。

宇文鳳拔身仗劍追，她追了十幾步就拄劍站在那兒不動了。

她才剛醒過來，中了毒又用盡了內功去抵擋毒攻頭頂，早已累得不得了，如今怎能再追殺人。

申屠艮幾人也一樣，一個個有氣無力的直哼哼。

一個個看着沈覺與潘安二人往林中逃，他們只有心中大駡而已。

西門風在屋中由西門吹花侍候他。

西門風道：「你們二人爲什麼掉隊？多危險呀！」

一笑，西門吹花道：「我們不危險，反倒是爹呀，你們差一點完蛋。」

西門風道：「那個小子呀，我還是有點不太喜歡他，太猾頭了。」

西門吹花道：「那不叫滑頭，他又不做坑人的事。」

西門風道：「他坑人會告訴你？」

西門吹花道：「他很聰明。」

就在這時候，門外場上的花子們也被救醒過來了。

大伙見是令狐爽把大伙救下，立刻圍上令狐爽，又拍他頭又拍他肩，拍得令狐爽頓感自己是個人物，他立刻又爽起來了。

笑笑，令狐爽道：「別客氣，別客氣，大家都是自己人，我出手也是應該的。」

忽的，宇文鳳拉過令狐爽，低聲道：「你是怎麼同那兩個傢伙幹上的？你憑持什麼功夫？」

令狐爽一聽更爽。

「師父呀，我出小刀也是被他們逼的，我用的是師父教我的那招叫『開腸破肚』呀！」

宇文鳳一聽，不由哈哈笑了。

宇文鳳走近東方東，她對東方東道：「他們傷了你的臉，我也打穿他們的面頰，多少爲你出口氣。」

東方東臉孔腫得難開口，他的雙目嚇死人，那冷厲的眸芒如虎豹，一看便知道他要殺人。

西門風見令狐爽走進門，他招手道：「小子，你走過來。」

令狐爽見西門吹花衝着他笑，便也大方的走過去了。

「西門大伯，你叫我？」

西門風道：「我女兒見你使出一招打狗棒法，把那個白臉人頭上打得彭彭響，是嗎？」

令狐爽看看西門吹花道：「我也只會那一招。」

「哈……」

西門風笑道：「儒子可教也。」

忽的一團人影飛過來，司馬元一把抓牢令狐爽，叱道：「好小子，你也拜這叫花子爲師呀！」

他氣咻咻的又道：「你小子是見神叩頭，不論好神歹神，正神邪神呀，小王八蛋！」

令狐爽急忙解釋道：「司馬師父，我沒有拜花子大伯爲師呀，不信你問花子大伯。」

西門風已冷笑道：「誰會收他這種徒弟呀，我花子幫的幫規，收徒接衣鉢，也得這小子有這個命。」

他拍拍身邊的西門吹花，得意的又道：「傳我女兒也不傳他呀，操！」

司馬元嘿嘿笑了。

他拉了令狐爽對西門風道：「就你這點三脚貓功夫呀，逗小孩去吧！」

西門風雙目一厲道：「別吹牛，找機會同你這位冒牌張果老比劃比劃。」

司馬元道：「老夫等你。」

那面，宇文鳳已幫着東方東把臉孔的傷塗了藥，東方東恨透了沈覺，揚言非挖出沈覺的心肝吃不可。

申屠艮走過來了，他對花子頭西門風道：「西門幫主，咱們看上你這小姑娘了。」

西門風一聽火大了。

「放屁，我女兒今年十二歲，你們就想打她的歪主意呀，可惡！」

附近的四長老與六袋高手們也衝過來了。

方圓怒道：「混帳東西，別人怕你們四邪，咱們花子幫不怕，想佔咱們小公主便宜，那得問問爺們的手上這根打狗棒。」

田和也吼道：「他娘的，眞叫禍害遺千年。」

申屠艮却呵呵笑了。

「誤會了，誤會了。」

西門風怒道：「什麼誤會？」

申屠艮道：「我們四人吶，是想把你這寶貝女兒收在咱們的門下，傳她的武功，把她調教成天下無雙的武林高手，傳咱們的衣鉢呀！」

他哈哈一笑，又道：「你們把好人心當成驢肝肺了，眞是冤枉大好人。」

一怔，西門風道：「把我女兒帶往賀蘭山的清風谷，你們的那個八仙洞呀？」

申屠艮道：「怎麼了？清風谷好風光，山明水秀百花香，春夏鳥兒天下飛，秋冬還開山楂花吶，有冰池，有溫泉，天上人間好仙境，平常的人不敢進，那是個修練的好地方呀！」

西門風道：「可惜路途太遠了。」

申屠艮道：「我們不勉强，老花子，你多想想。」

他說完轉身去屋內，突然間，一羣花子奔來了。

那是只憑兩條腿跑路的幾百個花子，一轟到了茅屋前。

西門風十分自豪的哈哈笑：「兄弟們，你們來了呀，太好了。」

有人大叫：「可也餓壞了吔！」

西門風指着屋內道：「快進去，有酒有肉分着吃，千萬不能用碗筷。」

有人問：「爲什麼不能用碗筷？」

史明長老高聲道：「碗筷上面有毒呀！」

大伙一聽有毒，拿碗的人猛一摔，口中還駡：「你娘的，眞缺德！」

* * *

半個時辰之後，大伙又開步走了，四魔四邪與花子幫的人，論身份也拉馬騎上在前面走，花子羣緊緊跟隨在馬後面。

令狐爽與西門吹花二人各騎一匹馬，他二人跟在大隊人馬後面，二人有說有笑的。

西門風看得心頭不是味，他在想：「令狐爽這小子在對他的寶貝女兒下功夫了。」

西門風暗自下狠心，他絕不能叫女兒喜歡上這個令他看着不順眼的令狐爽。

西門風也黯然，想着當年的百花谷，吹花她娘就是百花谷的人。

想着當年的一段孽緣，有幾分就似眼前這景象。

當年他是個花子幫頭目，論輩份只有三袋身份，可是遇上了百花谷的鳳仙姑娘，兩個人忘了身份，忘了地位，不顧一切的混在一起，才生了吹花。

吹花之名還是鳳仙起的，爲的是「吹動百花之香，懷念谷中被囚的人。」

當年，西門風還剛到三十歲，自他遇上百花谷鳳仙姑娘之後，兩個人遠走天涯五年，鳳仙爲他生了女兒之後，還是被百花谷中四大高手押回百花谷，從此不見玉人來，他也是半頭華髮了。

西門風忽又覺得，令狐爽就有些像當年的自己，是不被那富有而武功神秘的百花谷谷主——長孫玫瑰看中的。

西門風頓覺自己有些自私，竟然也與百花谷主長孫玫瑰那妖女人一個樣的想法。

然而，叫他改變這種想法，一時之間他自以爲也是改不了的。

西門風回頭看過去，嚄，令狐爽與女兒二人在馬上有說有笑，氣死人了。

* * *

東方東一行快馬奔馳中，忽見前面來了兩個騎驢子的老人家，這二老一男一女，在這兵荒馬亂鬧流寇的年月裡，還能騎驢在山道上，那已經是高級享受了。

這二老應該有此享受，因爲他二老的銀子五千兩，有機會花個百二八十兩買兩頭毛驢騎着回家鄉，多麼的愉快，多麼的爽呀！

尤其是此去唐河五百里，走路多累人。

這二老不是別人，乃唐河毒王白無忌夫妻二人是也。

這二人再也想不到，中了他們二老的毒的人又活過來了．而且全活了。

這就叫做「煮熟的鴨子照樣會飛掉」。

雙方照上面，騎驢的白無忌夫妻二老吃一驚，兩個老人手忙脚亂的各自把雙手放進口袋裡。

「嘩」！幾匹快馬可把這二老圍上了。

東方東一看見白無忌二人，他仰天一聲嘿嘿笑。

申屠艮也跟着笑了，當然是冷笑。

公羊山道：「這報應眞快呀，才還不過兩個時辰吧，就在這兒兜上了。」

宇文鳳怒叱道：「老毒物，你們還有何話說？」

白無忌已嘆口氣，對他的女人道：「我說老伴呀，沈長明要完蛋

了，他用的人個個是草包，這麼一點點事情也辦砸了！」

那老太太道：「娘的，這就叫『一不做，二不休，打蛇不死反成仇』，咱們本來與他們無怨無仇的。」

西門風叱道：「唐河毒王只認銀子不認人。」

白無忌道：「這話不就結了。」

他看看四週圍的惡漢，並不太過驚嚇，又道：「就如同各位吧，你們如果出銀子，我二老一樣爲各位去賣命。」

東方東忿怒的道：「便是白爲爺們賣命，今天也不會放過你們。」

白無忌哈哈一笑，他忽然舉起雙手半空中，道：「老夫今年快七十，死了也算長壽人，你們之中不會有人過六十的了？大伙一起死，我二老有大賺。」

他此言無人不信。

老太太也一樣的舉起雙手，厲烈的接道：「這四把奪魂催命粉，只要一出手，立刻間方圓半里之內，人畜死絕，無藥可救。」

白無忌道：「而且死得極慘，全身肌肉潰爛如剝皮，血水由紅變青，入地草也會枯。」

那老太太又道：「你們出刀吧，殺呀，個一羣王八小子，爲什麼不殺我二老呀！」

忽聽東方東一聲大吼：「閃開，叫他們走，娘的，山不轉路轉，路不轉水連天，早晚再遇上，你二人還是要血濺五步死在爺們手上。」

白無忌淡淡的道：「那是以後的事。」

果然，他二老挾驢衝過去了。

而且拍着驢背急忙馳，不時的還回頭。

於是，西門風開罵了。

「我操他娘的，這兩個老毒物眞不是東西。」

忽聽令狐爽道：「你們好像上當了。」

他此語一出驚人，大伙的目光移過來。

宇文鳳道：「徒兒，你說說，師父們聽聽，大伙上了什麼當？」

令狐爽道：「我以爲那兩個老傢伙唬人的。」

宇文鳳道：「你的理由是什麼？」

西門風接道：「小小年紀，你知道個屁。」

「秦川老怪」申屠艮立馬看着遠去的白無忌二老，他急問：「快說，什麼地方不對勁？」

令狐爽道：「我聽那二老說得太玄了，他們手中是毒物，半里方圓毒死人，連地上草也會死掉，這就怪了。」

宇文鳳道：「他們本來是毒王毒婆子呀。」

令狐爽道：「那麼劇毒能抓在手掌中麼？他們至少應該帶上手套吧，要不然他們必先死掉才是。」

他在大伙驚訝中，又道：「如果是毒粉，那也只有人在下風頭才會中毒，是不是？」

東方東與申屠艮二人大吼一聲。

東方東吼道：「追殺這兩個老奸大猾頭。」

他二人就要拍馬追那白無忌與老太婆二人了，令狐爽急忙大叫道：「追不得呀！」

東方東叱道：「你又有什麼意見？」

令狐爽道：「我相信他二位老人家身懷劇毒，剛才是太突然了，他二位老人來不及把皮套套手上，如今他二人必已有備，再追去必死無異。」

東方東忿怒的揚手要打令狐爽：「個小王八，剛才你爲什麼不提醒大家，人走了，你放馬後砲。」

令狐爽把脖子一縮，道：「大人說話，小孩子不能插嘴的，東方師父……」

這句話也算有理，東方東的巴掌未落下。

西門風忿忿的道：「看這兩個老毒物自爺們眼皮下逃過，眞不甘心吶！」

宇文鳳大叫一聲道：「想那兩個老毒物已索回五千兩銀子了，可知那姓沈的貪官離此不遠了，我們還楞在這兒幹什麼呀！」

申屠艮道：「對，快追過去。」

再看後面，大羣花子跑得快，黑鴉鴉的過來了。

西門風把手一舉：「跑哇！」

他當先拍馬直往南邊狂馳而去。

果然，距離江邊不足半里處，一條小街沿着山道兩邊建起來，數一數人家，前後左右不過二三十戶人家，全是小小飯舖子。

從遠處，高坡看過去，當街停了大小車輛二十三台之多，官兵一百多，圍在大車四週，戒備得森嚴。

有女人，有娃兒，還在門前站，二十幾個大漢在街上走着，不知他們在幹什麼。

遠處山坡上的人們剛出現，立刻就被街上的人發現了，引起一陣騷動。

有人狂叫：「快報告大人知道，土匪花子們追上來了。」

隨之，就見二十多個手持刀大漢往山坡這面走來。

小街上，所有的人們狂奔呼叫起來了。

先是，十二員猛將護着一位身

着官服的紅臉大漢從一間大房中走到街中心，那紅臉大漢抬頭看，只見來了近四十快馬，他沉聲吼道：「攔住他們，休放他們進來。」

斜刺裡衝出五六十名官兵，吼叫着迎過去了。

「殺呀！」

那紅臉大漢正是長安太守沈長明。

姓沈的武將出身，一把大關刀也常衝鋒陷陣殺人，他把手一伸，道：「拿刀來！」

屋內走出兩個人，兩人抬着沈太守的大關刀送過來，恭敬的送到沈長明的手上。

沈長明對一批官兵吩咐：「防守大車，看好騾馬，保護內眷。」

「是！」

這一聲還眞有力量，有精神，沈長明又對十二員猛將道：「沈覺同潘安還是把事情弄砸了，反倒被那老毒物騙去五千兩銀子。」

有個家將道：「總管與潘副將至今未回來。」

沈長明氣忿的道：「死在外面算了。」

吼着，他當先往街頭奔殺過去了。

他身後十二員家將緊跟上，更有五十多名官兵一齊衝，果然把來人堵在街頭上了。

拍馬追上來的正是西門風與四邪四魔，還有那花子幫的長老與六袋高手。

西門風在馬上對身邊的夏侯金道：「鐵拐李，吷，你看那個雙手端着大關刀的傢伙，他就是長安棄職逃走的太守沈長明。」

夏侯金道：「又怎樣？」

西門風道：「你如果把他幹了，財寶就算一大半到手了，餘下的……」

夏侯金一聲狂吼：「殺呀！」

他棄馬騰空一個大空翻，落在地上就是七拐掄上去了，他也大吼：「打死你這貪官。」

「彭彭」之聲連響，大關刀對上了大鐵拐，沈長明舞刀狂攔中，大聲喝罵：「殺光你們這批亂賊。」

只不過三幾招過去，他已覺出有點不大對勁了。

他絕對想不到一條瘸腿之人，在閃躍中比個正常人還快幾分。

於是，沈長明又發覺一個事實，他的人遇上了高手。

宇文鳳殺出一條血路，她直往小街上殺去了。

東方東也一樣的往街上衝。

四魔聯手殺，司馬元好像從人頭上飛一般的奔向了大車，因爲這一回他相信，大車上必是寶物。

再看四邪，申屠艮四人被十二名沈長明的家將圍起來，雙方交叉狂砍中，「神目殺手」公治長厲吼如虎，道：「衝過去，砍殺姓沈的家眷們。」

只不過他叫了半天，就是沒人衝過十二人的圍堵狂殺，因爲這十二人也非泛泛之輩。

五十多名官兵把花子幫的二十幾人圍緊了。

花子幫的兄弟們手持打狗棒，以棒對刀吃了虧，有幾個還挨了刀。

打狗棒也打翻十多名官兵，只不過挨了棒子的人似乎不在乎，哎呀一聲又幹上了。

這時候，從街上傳來尖叫聲，聽了便知道是女子呼救，於是，從後街溜過去一個人。

令狐爽溜到一家大院後，他還眞的巧，後院中聚擠了二十多名婦女與娃兒。

令狐爽也發覺有官兵在保護，他笑了。

他與西門吹花躲得遠，但他此刻對西門吹花道：「西門姑娘，你不覺得這些女人小孩很可憐？」

西門吹花道：「他們不可憐，花子幫的人才可憐。」

令狐爽道：「等到我那幾個師父殺進來，他們就會被殺死了。」

西門吹花道：「他們也坑過許多人吶，這是天理循環報應。」

令狐爽道：「沈長明貪官怕死，與他們何干？」

西門吹花道：「你在虎牢關過日子，我是在江湖上流浪的人，我常見那些有財有勢的豪門子弟惡漢狐假虎威，欺壓好人，這姓沈的一家人吶，必也出了不少這樣可惡的子弟。」

令狐爽道：「我本想救他們的。」

他忽然一瞪眼道：「唷，你快看。」

西門吹花道：「看什麼？」

令狐爽道：「有個漢子要燒房子了。」

西門吹花也吃一驚，忙把頭貼過去，只見自後門匆匆的跑出二十多女人與小孩，有六個持刀大漢在斷後，兩個大漢在燒房子了。

西門吹花道：「他們想逃走了。」

「逃走爲什麼燒房子？」

「這叫斷後，叫前面街上的人無法追他們。」

二人正在說着，果然房子起火了。

天乾物燥火氣猛，劈哩叭啦的火苗子衝上了天。

就在這時候，遠處山坡那面就像螞蟻雄兵也似的衝來了一批人，數一數少說也有兩三百之衆。

西門吹花看得想笑。

令狐爽却爲這些平日裡吃香喝辣的一羣男女擔起憂來了，口不出

聲，但心中在叫：「快跑呀！」

忽的，西門吹花不笑了。

「天爺，那不是我們花子幫兄弟呀！」

令狐爽一聽，急忙抬頭看過去。

只見那些人灰蒼蒼的短衣靠，頭上紮着灰帶子，腰帶紮在肚皮上，一雙芒鞋露出五個脚趾頭，一個個擧刀哇啦哇啦叫，不要命的殺來了。

令狐爽忍不住的一聲叫：「流寇呀！」

他一家人就是被流寇們殺死的。

西門吹花的老嬤嬤也是被流寇追殺死在山林中。

這二人一見是流寇，那令狐爽一聲叫：「流寇來了呀，你們快逃呀！」

忽的自後門衝出四個怒漢來，四人不認識令狐爽，但令狐爽却認得他們四個人。

這四人之中有個半百老者叫席大，席大使的是鐵棍，他在山道上遇見了夏侯金，夏侯金的力氣比他大，一鐵拐掄得他拔腿逃。

還有個大漢叫吉方，一支花槍使的好極了。

另外兩人也是上一回遇見的，叫什麼？令狐爽就不記得他們了。

這四人在前面開道，見了令狐爽，那席大道：「你說什麼？這是一批花子呀！」

令狐爽道：「你快看，那面來的是流寇，我見過他們的模樣。」

那席大四人看過去立刻大叫起來了。

「果然是流寇們，他們的先頭部隊這麼快追來了。」

那面，有人大叫：「文昌大，伍作人，你們四人保護內眷們往江邊奔，叫的木船該到了，到了就上船。」

有個女人大叫起來。

「咱們的財寶啊，都在大車上，怎麼辦？」

另一女人道：「能逃命就不錯了，大姐呀，咱們保命要緊呀！」

另外幾個女人哭着往街後的野地逃去，席大對令狐爽道：「喂，你快逃呀，你不怕挨刀呀！」

令狐爽拔腿就跑，同那些女人們一同往江邊跑！

藏在牆角的西門吹花想喊叫，叫了一半不叫了。

她也跑去了。

「令狐爽等等我呀！」

令狐爽回頭道：「你別跑呀，我會回來的。」

西門吹花不聽他的，仍然跑過來了。

這批人跑到一片麥田裏，忽見幾十個流寇不往街上追，他們抄到這面來了。

這些都是殺人不眨眼的陝北土匪，他們揭竿而起，李自成原是小小鐵匠打鐵的，如今成了精，統率人馬幾百萬，一路殺到中原來了。

幾十個流寇斜刺裏追過來，令狐爽暗叫不好了。

忽見那叫席大的漢子擧起鐵棍一聲厲叱：「咱們幹掉這些人。」

「對，迎殺他們，娘的老皮，不走啦！」

至少有十人揮動手上刀槍迎上去了。

其中一人還大聲叫：「你們同夫人小姐少爺快走，往後邊走！」

令狐爽一見，急忙拉了西門吹花往野地裏跳着跑！

小街上忽然傳來連聲哈哈笑。

這時候殺得血肉橫飛，誰還能笑得出來呀！

這個笑的人不是瘋了，便是他勝了！

祇不過，想勝利，還言之過早。

小街上原是殺得兇殘，忽然來了這三四百流寇，初時西門風還以爲是自己的兄弟們殺來了，他忍不住的哈哈笑，祇是當他抖出二十一棒逼退了對手之後，才發現來的不是他的人，而是來了一批流寇！

東方東與宇文鳳八人也發現了。

這八人一聲大叫：「走！」

這個「走」字是司馬元叫出口的，於是四邪四魔當先躍在屋子上，還看着那面的熊熊大火燒得凶！

西門風也與十幾個六袋花子躍上屋，他們上屋低頭看，沈長明已殺紅了眼！

西門風在房上往下看，對着沈長明哈哈笑起來。

「沈大人吶，你本是守疆的大官員，流寇來了你先逃，如今流寇追來了，不也正是你報效朝廷的好時光？你可不能有虧職守呀！」

「哈……」四魔在房上也笑了。

下面，沈長明率領着官兵一百多，與這些流寇們混殺在小街上！

那西門風這些人，反而坐山觀虎鬥，坐在房上拍手笑，就是不下來。

* * *

幾十個流寇在一片麥田中追殺着，席大與另外十個沈府家將拚了命，他們一個殺五個！

雙方拚上命，這才叫令狐爽與西門吹花二人開了眼界，看到眞的殺人模樣來了。

那席大四人再也不逃了，他們這一回不是叫人上當，就好像大山道上的那一仗。

那一仗他們的大車上是空箱，箱內藏的是暗器，箱內也藏着吃了

叫人拉肚子的燒雞滷雞！

所以他們不拚命，照上面三兩下就逃走了！

這一回就不一樣了！

這一次如果不拚命，便是他們的家當也完了！

麥地裏殺得慘，血肉飛抛帶嗥叫。

席大的鐵棍上有鮮血，他一共把三個人的頭殼打成了爛西瓜！

那面，吉方槍頭上還掛着一段人肚腸，帶着肚腸又刺進另一人的肚皮上。

「小霸王」文昌大與「伍剝皮」伍作人二人合力幹，十幾個流寇被他二人砍死七八個！

還有個「催命鬼」崔明貴，他率了四人攔殺往江岸衝的二十幾個流寇，那是不要命的阻攔，當然也殺得更慘！

就在這時候，西門吹花把頭一抬，她吃一驚，附近奔來十幾個流寇，她以爲是來殺她二人的，長身一起又大叫：「快跑，殺我們的來了！」

她跑，令狐爽也跑，十幾個流寇原來是來支援那十幾個人的，忽見麥田中又跳出兩個少年男女，他發一聲喊：「殺！」

眞嚇人，十幾把刀擧得高，追來了！

人們到了那個時候，祇有一個「殺」字是天經地義的事，好像殺才能解決問題。

令狐爽跑在西門吹花身後面，他一邊跑一邊叫：「別追我們呀，街上車內有財寶，我們身上沒銀兩！」

他越叫，後面的人追得越凶，兩個人快奔到附近的山邊野林中了。

令狐爽又大叫：「西門吹花呀，你快到林中去躲藏，我把他們引開了。」

西門吹花好像沒聽見，令狐爽又大叫：「西門吹花呀，你聽見沒有？我叫你林中快躲藏，眞是的，你偏要跟在我身旁！」

他有些在抱怨西門吹花了！

他回頭，看淸追來的有十一個！

令狐爽的心中好緊張，他一共學了兩招功夫，一旦被追上，他也祇能對付一個！

已經快到山邊了，他也奇怪，爲甚麼他們非要把人殺死不可！就好像他們在虎牢關見人就殺的一樣！

令狐爽本在西門吹花身後面，忽然間，山林中飛出一個好漂亮的女人來。

這女人幾乎就像天上飄來的一朵雲，迎着西門吹花手一抬，便把西門吹花摟在懷中。

西門吹花吃一驚，想掙扎，又無力。

「快放我下來呀，流寇追來了！」

令狐爽也驚叫道：「喂！快逃呀，你不怕流寇呀？」

不料那女人手一揮，令狐爽身不由己的被一縷勁風撥到這女人的身後面了。

令狐爽不由自主的打了個旋轉，驚訝得以爲遇上了妖神，等他剛把身子站定，發現追來的流寇們擧刀往那女人的身上殺去！

西門吹花大叫：「快逃呀！」

令狐爽忍不住的一聲大叫：「放下吹花姑娘！」

就在這時候，祇見那中年女人抖然間右手疾揮，空中立刻出現一片極光，那可不是一般暗器，乃是一片片花瓣似的暗器！

「咻咻咻」之聲傳來，前面的五個賊子已尖嗥着往地上倒去，眞嚇人，每人的額頭上嵌了一枚！

隨之，這女人又是一個半旋身，曾曾之聲再起，餘下的六個賊子也倒下了。

令狐爽大吃一驚，這個女人眞厲害，打暗器比他的師父宇文鳳還高明。

他正要走上前，忽見那女人雙手托起吹花的臉龐，她左看看右看看，慢悠悠的點着頭，道：「孩子，你叫西門吹花嗎？」

西門吹花道：「我是叫西門吹花！」

「你爹叫西門風？」

「不錯，我爹是叫西門風！」

「花子幫的……」

「我爹是花子幫之主！」

「唔，他還是當上花子幫幫主之位了！」

西門吹花道：「放我下來，妳是誰？」

那女人臉色一暗，俏麗的臉上有一股懾人的眸芒，令西門吹花一慄！

那女人嘆口氣，道：「都已是幫主了，把自己女兒折磨成這樣子，非得像個小叫花子才合他的心意呀！」

西門吹花道：「我爹很疼我的！」

女人叱道：「妳看妳這一身破爛，花子幫有女人，應該派個女子侍候妳吧？」

西門吹花道：「我有一位嬤嬤，她被流寇殺了，也是爲了護我才被殺的！」

那女人冷冷道：「他這個幫主也窩囊！」

西門吹花道：「妳是甚麼人呀？」

那女人道：「跟我走，我自會告訴妳。」

西門吹花吃一驚，道：「我爹在同人打架，我怎麼能跟妳走？」

那女人道：「我不叫妳流浪江湖了！」

她指指遠處小街上又是殺又是火的，又道：「看看，如今兵荒馬亂處處殺人，妳爹是保護不了妳的！」

西門吹花道：「我怎麼能丟下我爹不管？」

西門吹花回頭看，令狐爽在翻白眼。

令狐爽就是不明白，這個女人爲甚麼要把西門吹花帶走，她是誰？

西門吹花叫了。

「令狐爽，我怎麼辦？」

令狐爽還未開口，那女人長袖一揮，令狐爽被他捲了個大觔斗。

令狐爽哎呀一聲叫出口，身邊勁風呼嘯中，那女人一手拉了西門吹花竟然揚長而去！

遠處傳來西門吹花的聲音。

「令狐爽呀，快找我爹呀！」

聲音越來越遠了。

令狐爽也傻眼了，他幾乎腿也抬不起來了。

他看看遠去的那女人，再看看地上死的十一個賊子，不由心中一笑。

心中笑，就是爽，他不必擔心花子頭找他算賬了。

西門吹花不見了，西門風必會找上令狐爽！

於是，令狐爽立刻動手，他把十一個死了的賊子頭上中的玫瑰花瓣鏢，一個個的拔出來。

令狐爽覺得這些鏢蠻好玩的！

他把這些鏢裝入袋中，正要往小街那面走去，猛古丁遠處一片喊殺聲！

令狐爽急忙抬頭仔細看，以爲又是大批流寇殺來了，嚇得他身子一斜就要往山林中逃，忽然他又笑了。

因爲他看清楚了，來的不是流寇的。

花子幫奔跑的近千人趕到了。

這時候，小街上流寇們同沈長明一批官兵家將們已殺紅了眼，舉刀幾乎是見人就砍，是活的就殺，小街上已是血流成河，屍體成堆。

沈長明身邊有十二名武功高强的家將，此刻沒有一個身上不流血的。

沈長明也浴血大戰，也不知是甚麼人，砍了拉車的馬，斷了馬車逃走的念頭。

房頂人有人拍手哈哈笑。

「殺的好，殺得妙，殺得呱呱叫！」

另有人在指着人堆中，叫道：「快回身呀，你身後有人要砍人！」

房上的人正是四邪四惡與花子幫的高手！

對街房子在燃燒，火光衝上了天！

地上人兒在蠻幹，一個個殺人紅了眼！

就在這時候，從小街北面奔來了花子幫的大隊人馬！

這批人一到，西門風更是笑歪了。

西門風一聲吼叫：「通知兄弟們，包圍流寇們，今天必殺光這批王八蛋！」

東方東大叫：「等等！」

西門風道：「還等個甚麼勁？」

東方東道：「等他們兩敗俱完蛋呀！」

西門風道：「我說呂眞人呀，他們已經差不多了呀！」

宇文鳳道：「花子頭，把你的人分兩頭，堵死這小街兩個出口，今天一個也別放走！」

西門風大笑：「也是我合計的！」

他大吼一聲：「方圓、田和二位長老，你二位往北口，率人把北口堵起來！」

房上的方圓與田和二人飛身便往街北邊奔去了！

西門風又叫道：「史明、池水二位長老，快去把二百兄弟帶到南街頭，有出來的祇管殺！」

那西門風發號又施令，嚴然一副大元帥的模樣，看得四魔四邪祇是冷笑着。

那東方東忽的指指下面，道：「快看！」

大伙往下看，祇見是曾在馬寡婦野店前交過手的四人出現了！

這四人潛藏在大車上，如今也跳出來拚命了。

宇文鳳冷哼一聲，道：「是他們，他們又趕回來了！」

申屠艮咬牙道：「非殺了他們不可！」

四魔四邪正欲往下躍，祇見下面的崔明仁一個合力衝到了沈長明身邊。

果然這四人是「神刀」車風：「崔一刀」崔明仁，「神鏢」勝英，「鐵頭」甘天和四人。

這四人也是護鏢的主力，與沈長明身邊的十二個家將均是沈太守的紅人！

這些人對沈長明是忠心的。

甘天和大聲叫起來。「大人快走，這兒不能再躭下去了。」

車風也急叫：「快走，又來了大批可惡的叫花子，他們有近千人，很難對付！」

沈長明一聲長嘆，道：「家眷們……」

「撤了，由席大他們護着往江邊退走的。」

沈長明道：「本官不甘心吶！」

「快走吧，屬下等拚死掩護，快往江邊衝殺！」

沈長明道：「多年積蓄，失於一旦！」

「大人，快走呀！」

沈長明一聲斷喝：「殺！」

他舞動大關刀，左砍右劈，前方又有甘天和與勝英二人開道，後面又有崔明仁與車風二人斷後，十二家將拚命殺，一邊殺一邊退，直往南邊衝去。

流寇們還有二百人，不料他們剛追殺到街頭上，花子幫的人馬衝進來了。

花子幫的人比之流寇們多得多了，雙方瞧上面便狠幹起來了。

宇文鳳與申屠艮要攔殺沈長明那批官家的人，西門風也同意他們去追殺，東方東攔住了。

「不用去了！」

東方東爲甚麼叫大伙別去追殺？

東方東指着十幾輛大車，道：「咱們這是幹甚麼來的？咱們不是爲殺人來的呀！」

他頓了一下，又道：「要殺人的話，甚麼地方也有人，何必跑了幾千里來到此地殺人？」

指着大車，他又道：「還不就是爲了那車上的寶物金子銀兩呀！」

他這麼一說，果然大家不去追沈長明了。

花子頭西門風心中在罵：「這東方東眞不是東西，爲甚麼不去追殺呀！」

其實他想過了，如果東方東八人去追沈長明他們近二十多名官家高手，那必然是一番轟轟烈烈的殊死之戰，雙方如果拚上命，死傷在所難免，當然，四魔四邪最好死光，因爲目前形勢，花子幫形勢大好。

* * *

雖然四邪四魔不追殺沈長明那批逃走的官家高手，却也不再猶豫的躍下房頂，奔殺向那已是驚弓之鳥的流寇們。

西門風見兄弟們一層層的把流寇們分別圍了七個地方，他向幾個身邊的六袋高手吩咐，叫他們分別去支援四長老，絕不放過一個賊子逃脫。

四魔聯手撲進去了，那是流賊中幾個身手不凡的頭目，這批人至少有四十幾個，正同上百名花子幫的人狠幹，突然衝入宇文鳳四人，頓時被砍殺得措手不及，死了一半還有餘。

有個頭目揮刀奔殺夏侯金，刀尚未揮出一半，夏侯金的鐵拐已把這人打得腰杆也斷了，癱死在地上。

夏侯金揮拐如秋風掃落葉，他拐勢之猛，使花子幫圍的兄弟們已疾忙往後躲，就怕夏侯金的鐵拐打到自己人。

司馬元十指如刀，身法巧妙，只見他閃過一人，這人的喉管就會被他手指捏斷，「咯」聲就在他的身後响起。

東方東總是與宇文鳳雙劍合一的殺。

於是，這批流寇們慘了。

另一批流寇七十多，也一樣被花子幫圍得緊，就在這時候，四邪撲過來了。

「秦川老怪」申屠艮，「神目殺手」公治長，二人出刀就見血，「無影刀」上官文，「塞上殺手」公羊山，更拿人當雞宰，這四人殺人還帶笑，笑聲聽得人起雞皮疙瘩。

流寇怎麼也想不到他們遇上了這些殺人魔，比他們殺人還厲害。

於是，流寇們也膽怯了。

這就叫看誰的手段毒，看誰的刀法狠，如果出刀的人知道會挨刀，這個人就會膽怯了。

江湖上許多殺人的人，很少想到自己會挨刀，更不會想到刀上身的那種生命滅絕的滋味。

江湖上只有千方百計把刀子往別人身上下的人。

如今流寇們奔殺千里到三江，想也未想到會在這將江邊被人宰。

天下之蒼生也，生之不易死得快！

這話是誰說的？當然這話誰也不反對，生養一個人不容易，要這人死，刀光一閃間……

才只不過一瞬間，小街上已不再看到流寇了。

流寇們未逃走一個，都死了，小街上盡是屍體。

這時候一邊的大火還在延燒着。

這時候也不見當地有人在走動，全逃走了。

西門風大聲叫起來了。

「清街，清街！」

爲何要清街？

只因爲花子幫是一批苦哈哈的要飯人，要飯的殺人呀，不像話，所以那得快些處理掉小街上死的人！

果然人多好辦事，花子們只要未受傷的全出動，把死的人不論是流寇、官兵自己人，一具具屍體抬去抛入熊熊的大火裡。

火更旺了，死的人也很快的處理乾淨，還有許多花子們提着水桶竹掃把，清理着街道上的血跡。

這時候西門風率領着花子幫六袋以上的高手，前後左右的分別把十幾輛大車圍上了。

十幾輛？

（未完・六）

上文提要：裴華被陸浩救了之後，除對黃玉的死表示負疚外，對有人狙擊之事隻字不提。女子論劍大會照常舉行，結果由唐靖之女唐蓉奪得「劍后」之冠，五個仲裁人之三却在經過一線天時被巨石砸死，分別是「才子棍」裴華、「擎天手」方無極、「逍遙羽士」宇文光，但也有人以爲死的不是宇文光，此次黃山論劍，仲裁人之死引起了陸浩的懷疑……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飛鷹



死後翻生有文章　沽名釣譽祇爲錢

泥鰍道：「你是說陸浩及萬全二人？」

譚珍道：「當然，凡是仲裁人，都要小心，陰謀者似乎非殺光這些人不可。」

陸浩暗暗點頭，不久出去一趟，見到了華山掌門人的師弟趙斌及長白派的張青，請他們暗暗保護萬全。

然後，又叫譚珍去保護黃玉的女傭。

＊　＊　＊

麥家大宅也在黃山山麓，宅大院深，十分壯觀。中央的花廳中燈光幽暗，使四周牆壁上掛的歷代男女主人畫像（遺像），顯得更加陰黯和醜陋。

而麥家的男女主人正在低聲爭執着。

女主人道：「大熟，麥家三代光榮偉大的傳統，不能毀在第四代手中，我對你的容忍已到極點。」

「夫人，傳統固然要遵守，但必須是好的傳統才行。」

由此可見，麥家男主人，是不十分支持這份傳統的。

「聽你的語氣，你要背叛麥家的列祖列宗！」

「這不是背叛，而是要麥家人摒棄自卑心理，重建信心。」

「在祖宗面前說這些話，你不感到內疚嗎？要知道，在那些不醜的人心目中，咱們是偶像，高高在上……」

「錯了！夫人，他們崇拜、羨慕咱們的祇是麥家雄厚的財產和獨到的武功，絕不是嚮往咱們麥家的外形和長相。」

夫人道：「我從不以爲麥家的人是醜的，就算醜，也和別人醜得不同，是使人樂於接受的醜。」

麥大熟瞇着眼道：「夫人，這論調就太怪了！我們的醜憑甚麼與衆不同？有甚麼値得自豪？實在說我們的確醜得很，祇是自己人朝夕相處看慣了，兒子是自己的好而已……」

「老婆是人家的好是不？」夫人憤然道：「當初由於我不能生育，特許你找個女人，也就生了麥奇，你一直未接回家，直到他長大了才接回家。」

「夫人，我也沒有對不起妳，另找一個女人，也是爲了麥家的香烟，你限定我找個醜的，我就找個醜的，這由麥奇的外形即可看出來。我們作長輩的不能固執成見，也要爲下一代想想，下一代肯不肯作這種無謂的犧牲，我眞沒有把握。」

「你沒有我有。」

「夫人，固執是沒有甚麼好處的……」

「放心！麥家的子孫後代，沒

有人敢離經叛道，把麥家的歷代遺囑拿出來看看，誰敢背叛麥家傳統，就是麥家的叛徒，遺囑上有明文規定，任何人背叛了上一代或配偶，即等於放棄繼承權，且要逐出麥家。」

這些話要是被別人聽到，從而產生聯想，一定會以爲離破案不會太遠了，但陸浩的看法則略有不同，他離開了麥家大宅，逕奔宇文光家。

這地方是小譚告訴他的。

至於小譚，他對這個不大安份的姑娘頗爲佩服，她不像一般姑娘愛穿戴打扮，羞羞嗒嗒猶抱琵琶半遮面，她爽朗、大方，甚至有男子作風。而她也十分機伶，能見人之所未見，知人之所不知，對事物的分析看法，和他的相近。

午夜，山風搖撼着宇文光家中的門「格吱」作響，這工夫一條黑影，有如一隻大鳥，自矮牆上鑽入林中。

這棵大柳樹是在宇文光家的外院，枝椏探出屋外。

陸浩十分慶幸，總算沒有白來。

不久，那黑影向院中飄落，這份輕功，在武林中是相當少見的，隱隱可見，此人手中挽了個小箱。

現在，中院明室內一燈如豆，宇文光的妻子何氏乍見死裏逃生的丈夫歸來，喜極而泣，道：「相公你沒有……」

「沒有死，不過，那和死了一次也差不多。」

「相公，到底是怎麼回事？甚麼人敢害相公？」

「嗨！一言難盡，夫人，我宇文光在武林中也算是個有頭有面的人物，沒想到這一次差點栽個大的……」

「我眞不明白，是不是女子論劍大會出了甚麼紕漏？」

「夫人，先不要談別的，咱們也該過好日子了！這些年來，我一直沒讓妳過舒服的日子。」

「相公拿了個甚麼箱子？」

「妳別問，反正咱們也該轉轉運了，辛苦半生，兩袖清風，得到的不過是虛名而已，這一次，咱們就找個山明水秀之處，享享清福。」

何氏似乎不大在乎過清苦的日子，道：「相公八成是發了財哩！不過，相公一向光明磊落，不義之財應不會打動相公的心吧？」

「夫人，俗語說：人無外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祇要賺的不是昧心錢就成了！」

「相公，那麼這是甚麼錢？」

「銀票二十萬！」答非所問。

何氏一驚，道：「相公，甚麼人如此大方？」

「夫人，這點錢在那人來說，可就是九牛一毛了……」自鐵箱的窄縫中以兩指一捏一拉，「刹」地一聲，抽出一片紙，上寫：今夜凌晨寅正，把此箱交給萬大俠，你會得到相當驚人的報酬。」

宇文光皺皺眉頭，他以爲，銀票就在此鐵箱中，原來還要把此箱交給萬大俠。

但看在「你會得到相當驚人的報酬」份上，他決定照辦。

祇是何氏心知有異，她的丈夫是個堂堂正正的人，今夜爲甚麼一臉曖昧之色，猜想必然得了不義之財。

就在這時，後窗外飛入一件黑黝黝的東西，祇聞「叭」地一聲，正中宇文光的後腦，而且人影一瀉而入，提起小鐵箱又自後窗中穿出。

這件事來得太快，何氏幾乎不知道發生了何事，祇看到丈夫向前一栽，仆在床上。

當夫人發現丈夫的後腦碎裂，鮮血流下床單上時，不由呼天搶地悲號起來。

在外邊的陸浩，已經盯上了這個約三十五六歲的人，此人的輕功不弱，似不在宇文光之下。

他射出的黑黝黝東西，是一塊「勾魂牌」。

似乎還沒有任何人能閃過這「勾魂牌」的襲擊的，當然，這「勾魂牌」也不是隨便去找任何人的。

陸浩想不通，爲甚麼宇文光在一線天處未死，却獲得一個小鐵箱。

既然箱中有一紙條，叫他把箱子交給萬大俠，爲甚麼又要弄死他？

莫非，紙條上叫他如何如何，且聲言可給他驚人的報酬，祇是要利誘他以便暗地施襲？

這萬大俠是不是就是萬家堡堡主萬全？

根據死者都是女子論劍大會的仲裁人，看來這萬大俠十之八九必是萬全了。

夜風很大，又是逆風，所以此人提着小鐵箱在前奔行，陸浩在後追踪，極不易被發現。

大約是在「寅正」時，到達了一地點。

這兒不是萬全的萬家堡，但是以萬全的身價，在此建個住宅並非沒有這份財力。

提箱人在門上輕敲五下，連續三次，却無人應門，立刻越牆而入。

此人相當機警，雖然他來此似是早有默契，但仍是十分小心，他進入大廳，步步爲營，四下打量點了燈，自小箱窄口處（約制錢那麼厚，長約寸半的口）捏出一張紙片。

這紙片上寫着：「請移開左邊壁邊的長几，牆上有一小暗門，內有一把鑰匙，用以打開鐵箱，取去你應得的一半，其餘留給萬大俠，謝謝！」

那漢子愕了一下，此刻陸浩才看出，此人竟是「才子棍」裴華，眞是大吃一驚。

由此推斷，在那一線天被砸死的三個仲裁人，也許一個也沒死，死的必是五大門派的門下，或者根本就不是五大門派的人。

這樣看來，這些以前風評頗佳，行爲光明磊落的武林俠士，似乎都因某種利害關係而變節了。

有所謂：聲妓晚景從良，一世煙死無碍；貞婦白頭失節，半生清苦俱非，蓋棺才能論定，古人用心良苦。

看來黃玉以死相諫，居然沒有改變這個鐵石心腸之人。她死得太不值了。

這工夫陸浩正自暗暗代裴華惋惜，更爲黃玉抱不平，裴華似乎心情頗爲愉快的取出鑰匙，把鑰匙丟向空中，以兩指指尖夾住。

然後，他把鑰匙插入孔中，發出「卡」地一聲，冒出了一股淡淡的白烟。

裴華的反應不謂不快，祇可惜他此刻心中想的是，箱中可能有金銀，珠寶，大票額的銀票，或者是稀世的珍奇玩藝等。

陸浩幾乎失聲大叫，但他畢竟沒有。

而裴華雖然疾退五步，却仍然吸入了少許白烟，身子搖搖晃晃一陣子，便原地倒下。

此藥之毒，可以概見。

就在這時，一陣低沉的陰笑來自天花板上。兩格天花板緩緩移開，飄下一個人來。

陸浩心頭一震，果然，此人正是萬家堡堡主萬全，此人予人的印象一向是好名，趨炎附勢，喜歡和一些武林名宿打交道，以提高自己的身價。

而一般人都知道，他的身手却很有限。

萬全此刻的表情十分陰沉，自袋內取出一枚鑰匙，伸入箱上孔中，並未打開小箱，窄縫中伸出一片紙條。

「請即把小箱交萬大俠，任務即告完成，謝謝！」

萬全得意的笑笑，提着小箱就出了此宅。

陸浩心想，此刻要是擒住萬全，即可揭開這個陰謀。

但這主謀人絕不是他，這麼作也就可能功虧一簣。

當然，萬一萬全的結局和裴華一樣，豈不是白忙一場？

最後他還是決定暗暗跟踪看個究竟。

他相信萬全總要把鐵箱交給方大俠的。

所謂「方大俠」，想必就是「擎天手」方無極了吧？

他之所以敢冒此險，主要是因爲五名仲裁人，除了他之外，祇剩下了萬、方二人，到了方無極處，即應停板。

他不相信這小鐵箱會再送給他自己。

萬全到達小鎮附近一處民房處，天已有曙色了。猜想方無極是住在小鎮附近，而五名仲裁人，除了陸浩，全住在黃山附近。

這一點也頗爲蹊蹺。

方無極的住宅不太大，也不很寒傖。當萬全越牆而入推開客廳虛掩的門時，「擎天手」方無極高大的身影已站在門內，道：「萬兄，歡迎……歡迎……」

萬全見了方無極似乎已放了心，立刻入廳道：「尚幸不辱使命，大功告成。」

方無極會心地笑笑道：「數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二人又得意地低笑起來。

跳躍的燈光映出二人臉上極詭譎的神色。

二人落座，鐵箱放在二人中間。

萬全道：「方兄，有一事我甚是不解，裴兄把鐵箱送交與我，而他竟死於箱中毒氣之下，不知這鐵箱是何人交給他的？」

「這箇……」方無極道：「你我都不須知道那麼多，我只能透露一點，死者都是先答應了主人合作，却又臨陣背叛，不能留下他們的活口，所以只剩下你我二人及陸浩，而姓陸又是外人，與我們無關，而他却永遠不會知道我們的秘密。」

「不錯，除了陸浩，所有的仲裁人中也只有咱們二人堅貞不移。」

「因此這箱中的寶物，你我得之無愧。」

「當然，當然。」

方無極取出一把鑰匙，道：「爲了公正避嫌，這小箱上兩道鎖，咱們各開一道，你是開第一道還是第二道？」

萬全道：「當然應由方兄先開，這是小弟的一份敬意。」

方無極知他的心意，必會推讓，方無極道：「好吧！我開第一道，壓軸留給你……」

鑰匙伸入，發出「卡」地一聲，掀開箱蓋，原來裡面還有個更小的箱子，且在這小箱的鑰匙孔中插有一把小鑰匙。

好像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只要捏住一扭這小鑰匙就成了。

萬全有點緊張，也說不出是喜是怕？因他親眼看到裴華被毒死的慘狀，却又怕方無極笑他膽小。

其實膽大膽小都不是壞事，只怕是膽子小的人而强作膽大的人，去作膽大的事。

「卡」地一聲，他掀開了箱蓋。

小箱是空的，却有一張紙條貼在箱底。

萬全不敢馬上接近，發現箱內沒有烟或其他危險物，這才靠近去看。

因爲箱底那紙是紅色的，在紅紙上寫黑字，比較不易看清。

而且字是先大後小，越往後越小。

上面是這樣寫着：「恭喜你們倆終於勇敢地完成了一項艱巨的任務，現在我來告訴你們，如何開啟暴富之門……

由於字是先大後小，越往下越小，而且還有點潦草，萬全不得不貼近去看。他身後的方無極噙着一抹陰笑，雙手交叉胸前，等待萬全即將到來的大限。

只見萬全的頭越來越靠近小鐵箱，終於抵在箱上不動了，方無極一脚把他踢開，道：「姓萬的，你是有點聰明，可惜仍然有限，這也是你好出鋒頭的下場。」

萬全的七竅滲出大量紫血，可見這箱中之毒之劇了。

方無極站得遠遠地，好一會，才把小箱中的紙條撕下，此刻劇毒已經消散，下面另有一張紙條，這樣寫着：你辦得太好了！沒有絲毫瑕疵，明天午夜，把此箱送給到白雲寺，交給白雲和尚，任務即全部完成，然後，你可以與本人分享豐碩的成果。」

陸浩在窗外自然看不到紙條上寫了些甚麼字，但方無極看完後却負手踱着，而且喃喃自語：「明夜交給白雲寺的白雲和尚……爲甚麼？是不是白雲和尚就是主人？不……不，絕對不是……這字蹟頗似女人的手筆……

因此，陸浩已知道內容了。

一夜之間連死三個仲裁人，如今又拉上了白雲和尚，聰明如陸浩者，也不免感到頭痛。

白雲和尚是何許人？

似乎方無極知道一點，却甚是想不通，據他所知，白雲和尚長得一表人才，明眸聳鼻，唇紅齒白，眞是美比潘安宋玉，稱爲世上不可多見的美男子，絕不過份。

但傳說這和尚不久前才來到此處，有一位善人獨資爲他建了一座廟，即白雲寺，規模不大也不太小。

經常有位女善人前去還願拜佛，她大概就是這位樂捐建廟的大善人了。可是沒聽說這個年約四十左右的白雲和尚武功如何。

唯一不平凡的是，白雲和尚善知過去未來，言必奇中，以致香火頗盛。

要想去找紫水晶需要大量的纏頭。

而大量的纏頭來源，在陸浩來說，當然要拚命抓賊才成，而且一般毛賊還不成，一定要抓懸賞奇高的江洋大盜才過癮。

而目前這個鎮上，正不乏此類黑道人物，他們來看女子論劍大會，尚未離去。

陸浩來到一家小客棧後門外，正自打量那後園中的一個客房時，忽見小街一端有個老人走了過來。

這老人步履緩慢，一看即知是個普通人。老人走近，笑笑道：「這位小哥可是陸大俠？」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老朽受人之託，捎個信給陸大俠……」

「誰？」

「那人老朽並不相識，是個三十來歲的鄉下人打扮……」說着掏出了一封信遞了過來。

陸浩並未去接，而且還站在上風頭，道：「老丈請唸給在下聽，在下目不識丁……」

老人頗感意外，這麼一位儀表不俗的年輕人居然不識字，却有人寫信給他，於是老人打開信唸道：「陸大俠賜鑒：敝人知你需款孔急，頗爲同情而願資助，只要大俠別插手五位仲裁人的事，敝人願送上紋銀萬兩，或黃金五百兩，絕不食言，只要在信上寫上『遵辦』二字，敝人即信得過陸大俠，可以立刻到旅店行李中找到黃金，如果不願罷手，非但無金，陸大俠可要小心了……」

老人唸完，沒有異狀，却是一臉惶惑之色。

這銀兩數字在這老人來說，即使再活兩輩子也得不到，但這姓陸的年輕人，祇要不插手某件事就，唾手可得了。

陸浩看看那信箋，字蹟普普通通，也不像是女人寫的，看看信封上寫着「親交陸大俠」字樣。

「老丈怎知在下在此？」

「就是那位交我信的人說的。」

「老丈把信退給他吧！」

「小哥答應了？小哥一下子就暴富哩！」

「我沒有答應。」

「沒有答應？小哥不願暴富？」

「不是不願暴富，而是不要這種錢……」說畢掉頭而去。

但他並未走遠，在附近等了一會後，仍回那小客棧的後院中，這最後一個客房是這後院中唯一的，也是較大的客房，十分清靜。

此刻亥時末，三間客房中沒有亮燈。

他記得在未遇捎信的老人之前，這三間小屋中是有燈光的。但他不以爲他和人家交談會被這兒的人聽到。

他在門外聽了一會，輕輕一推門，門緩緩敞開，隱隱看到一個人，坐在迎門的坐位上，正在抽旱烟，一點火星在黑暗中閃亮。此人道：「姓陸的，如果你沒轍了，等着米下鍋，何不打個招呼，爺們也好給你湊幾文錢，何必像隻瘋狗似的見人就咬？」

陸浩道：「『鐵鷂子』，你也不必故作清白，這幾年被你糟蹋的大姑娘，恐怕不在百十個以下吧？」

「陸浩，你用多少？」

「姓陸的用錢可以向官家伸手，絕不勞而獲，凡是我選上的人，絕對是惡貫滿盈之輩！」

褚冠英道：「姓陸的，你眞以爲就那麼容易，手到擒來？」

「正因爲並不是很容易，所以獲得的報酬便心安理得。」

「嘿……」褚冠英獰笑道：「今天晚上你是白忙，不信試試看……」「鐵鷂子」褚冠英彈起來，凌空就是五七脚，勁道之猛之快，就像是另有兩三隻脚似的。

陸浩閃開正要反擊時，這三間廂房中忽然出現一人，而且攻擊陸浩的側背，此人形同鬼魅，力大無比，較之褚冠英不知又高出多少。

陸浩暗吃一驚，這身手絕不在五大掌門之下。

「孽龍抖甲」，卸了來人一掌一腿，褚冠英又撲了上來。

如此輪番進撲，近兩年來，陸浩還未遭遇如此巨大的壓力，他全力應付，雖不會落敗，但要想生擒褚冠英，可能性就不大了。

就這樣折騰了三四十招，陸浩知道今夜要想帶着獵物去領獎金，已經希望不大了。

如此推想，紫水晶那兒，也只有讓那個小白臉暫時獨佔了？想到這兒，稍一懈怠，被那神秘人物掃了一掌，左肩衣裂了一道口子，但未傷及皮肉。

「你是甚麼人？」

「……」對方只哼了一聲而不回答。

「你可知道褚冠英是甚麼人？」

「……」對方還不出聲，但攻擊却絲毫未停。

「這淫賊專門使用薰香，糟蹋良家婦女，而且不是黃花閨女還不玩，你幫這種淫賊，你的身份就不問可知。」

「……」此人身材高大，這屋子雖然黑暗，但地方不大，近身相搏，隱隱可以嗅出此人是個女人。

想不出當今武林女性高手，誰有這等功力。

陸浩道：「身爲女子，應爲死難的姊妹們想想，她們橫遭玷污，沉冤未雪，妳反而幫他，居心何在？」

就在這時，褚冠英突然自後窗竄了出去。

這女人力砸五七掌也自前門竄出。

陸浩恨此女攪局，緊跟追出，但這女人非常狡猾，一出屋就鑽入花木之後，然後射出一蓬暗器，當他發現只是小石後再追時，已經遲了。

而他再回頭去追「鐵鷂子」褚冠英，當然連影子也沒有了，不由連連頓足，心想，此女必是褚冠英的同人，一個淫徒，會有個忠心的女人幫他嗎？

回到客棧已將近午夜，只見小譚一個一邊獨酌，一邊張望着，見他回來，十分高興道：「我相信你並未去百花塢……」

「別提了，吃肥走瘦，白折騰了半夜。」

「到底是怎麼回事兒？『泥鰍』說，你去找獵物，然後再去百花塢。」

「對。」

「扎手？」

他自嘲地笑笑，道：「也可以這麼說。」

「這倒是少見的事，獵物比獵人還難纏。」又要了一副杯筷，再叫兩個菜，爲他篩了酒道：「說說看如何？」

「說出來丟人。」

「反正是自己人嘛！再說我也許能給你出點主意。」

陸浩相信譚珍的鬼聰明，也就大致說了經過。

「陸浩，你有了個尅星。」

「怎麼說？」

「那個要脅你別插手論劍大會幾個死去的仲裁人的，絕對不是個簡單的人物。」

「我有說過他是個簡單的人物來嗎？」

「你以爲協助褚冠英逃走的那個女人，就是托人捎信給你的人嗎？」

「也許不是。」

「爲甚麼要這麼武斷？」

「我也說不出來，不過，我總以爲那個人應該不會輕易拋頭露面，親自出手的。」

「這想法倒是很有道理，但至少這個動手的女人，是那個捎信給你，勸你抽手的同路人。」

「可能。」

「由於你拒絕了那人的條件，那人立刻就給你點顏色看看，使你的狩獵行動不能順利進行，收入就自然減少了。當然，生活也就沒有那麼愜意囉！」

陸浩點點頭道：「和我想的完

全吻合。」

「你有沒有想到是甚麼人？」

他搖搖頭，道：「妳……」

「我也許太敏感了些，或者是想得太直覺了些，我隱隱覺得又和論劍大會有關。」

「何以見得？」

「不但和大會有關，而且還和選媳者有關。」

「猜測之詞，不要聲張……」

「你不以爲由以麥家選媳，才會有女子論劍大會嗎？自有武林以來，就沒聽說有過女子論劍大會。要不是有某大權勢人士的暗中鼓勵，其誰能信？」

「這想法太直覺，也太危險，如果我是麥家主人，就不這麼做，當然，有很多聰明的人，也往往會做出傻事來。」

「你以爲麥家主人不會這麼做？」

陸浩在麥家偷聽過麥氏夫婦爭執，男主人倡議娶個美的媳婦，女主人堅持要保持麥家的傳統，一定要醜的。

各有各的理由，當然也各爲各的利益着想，相信麥家第一代提議立那遺囑的人，必然是女主人。

所以想到這些，陸浩又不能完全推翻這種可能，麥家男主人也許能說服女主人。

「陸浩，你有甚麼特殊的想法？」

「我也沒有，祇是暗暗觀察，麥家男女主人都十分精明，應不會爲此事而交惡，或各走極端，爲了他們的財富和聲譽，他們不至於鬧翻。」

「你不是太武斷了？」

「不……」他說出了在麥家偷聽到的交談內容。

譚珍想了很久，但不出聲。

「妳聽了這些而不出聲，我更佩服妳的想法愼重，也和我略同。」

「那倒是過獎了，這麼一來，我反而不敢說那捎信給你的人是麥家的人了。」

「假定，請注意，這是假定。如果眞是麥家捎的信，你以爲是男主人或女主人，或者二人共同決定的？」

譚珍又想了很久，道：「根據你偷聽來的說法，是男主人希望改良麥家的形象，娶個美的媳婦，女主人堅持原則，繼續保留傳統對不？」

「對。」

「照這麼說，也就使人有這種想法了，那就是爲了娶個武功高而又貌美且家世又是三大家之一的媳婦，麥家的人收買了五位仲裁人之四，所以美的唐蓉登上了劍后寶座。」

「這種想法表面看來似乎很合理，但是……」

「你是說麥家男主人不可能獨斷獨行？」

「對，因爲這關係下一代的繼承權，如下一代違背傳統，一意孤行而討個美的媳婦，他就要冒被逐出家門，斷絕了繼承遺產權的危險。」

「年輕人易衝動，如果麥奇要美人而不要遺產呢？」

「這種可能也不能說沒有。」

「你雖這麼說，但你仍不以爲會如此？」

「對，我以爲這是一件大事，它不僅祇是不能繼承遺產的問題，還有倫理的問題。」

「但男主人如果支撐到底，他可以告訴兒子，堅持到底，非娶個美的媳婦不可，然後，他的財產可分一些給麥奇。」

「這妳就輕估了麥夫人，她很堅決，如果下一代背叛，她會阻止男主人把任何遺產留給下一代，因爲男主人分的那一份也是上一代的遺產，他這行爲已是背叛了上一代的遺囑。」

譚珍默然良久，道：「可是我們討論的祇是根據理性的發展，有些事是談不上理性的，尤其是這種事。」

現在陸浩也不出聲了，他們雖然都不出聲，但却以爲這種推斷較爲合理，也就是說，麥家的傳統根深蒂固，不易推翻。

譚珍笑笑，道：「這個神秘人物眞絕，這麼一來，就斷了你的財路，而且也斷了你到百花塢一親芳澤的機會了。」

陸浩祇有苦笑，就在這工夫，一個人扛了一具屍體走了進來，這人竟是「泥鰍」，他把屍體往陸浩桌邊地上一丟，「蓬」地一聲，自袋內取出一張字條，放在陸浩面前。

陸浩一楞，道：「這是幹甚麼？」

「陸浩，你可眞會裝聾賣傻呀！」

陸浩發現死者是「鐵鷂子」褚冠英，不由臉色一變，再看那張字條，上面寫着：殺淫賊褚冠英者，「九爪飛鷹」陸大俠是也。

下面還有一行小字：可立刻携往府衙領獎，今夜到百花塢雖已遲了些，明晚趁早，作爲一夜歡娛的纏頭，應該綽綽有餘了。

毫無疑問，必是那個捎信給他的唆使者幹的。他們明知陸浩不屑拾人的牙慧，携屍前去領獎，而且這檔子買賣，被別人搶先一步作了，而對方又不要代價。

這對陸浩來說當然是莫大的諷刺，也是惡意的作弄。

「這是搶生意，砸飯碗嘛！」譚

珍道：「這個傢伙可眞夠陰的了。」

「怎麼回事兒？」「泥鰍」道：「難道褚冠英不是你宰的？」

小譚道：「你是自甚麼地方看到這屍體的？」

「關廟門前。」

「你想想，要是陸浩殺的，會放在那兒，還寫個字紙在他身上？看你平常挺機伶的，怎麼今天腦子裡裝的全是漿糊？」

「泥鰍」攤攤手道：「娘的，風流話俺也會說，要是妳遇上了，會不會扛回來？我看哪，管它！有人開你的胃，咱們就帶到府衙去領賞。」

陸浩不出聲，小譚道：「要去你自己去吧，人家這樣做，就是要他賺不到這筆錢，斷他的財路，當然也有消遣他的意思。」

「泥鰍」道：「我說女諸葛，請妳下一道軍令，現在俺他娘的該怎麼辦？」

小譚道：「弄回去呀！一個死人擺在這兒，人家店東已經齜牙咧嘴了，你沒有看到？」

泥鰍嘆了口氣，祇好扛起屍體往外走，陸浩道：「譚珍，和他一道走。」

譚珍頗爲不願，却也不便袖手，祇好跟着走了。

小譚一走，門外跨進一個衣着華麗，俊逸瀟洒的年輕人，他顧盼自若，氣宇不凡，竟緩緩走近。

陸浩隱隱記得，這小子正是那個在百花塢後院八角亭上欣賞紫水晶撫琴，獨獲青睞的人。

他們雖是情敵，陸浩却不會那麼小氣，見對方兜頭一揖，他也站了起來，因爲這個俊逸的年輕人太美了。

站在情敵的立場，陸浩都有「我見猶憐」的感受，道：「這位同好，如不嫌棄，何不重添杯箸，共謀一醉。」

「小弟正有此意，不過，此處吵雜擾人，何不覓一雅靜之處。」

陸浩道：「不知可有幽靜之處？」

「小弟知道，兄台可願前去？」

陸浩留下話，叫店家轉告兩小回店休息，就付了帳和小文士出了門。不久來到此鎮北郊一處宅院，叫開門，一老蒼頭躬身道：「有貴客臨門，公子可要交代廚房？」

「正是，馬上叫廚房做五、六道可口的菜，選兩種名酒送到『怡齋』來。」

「是的，公子！」老蒼頭自去，小文士道：「陸兄，此處是友人的醉鄉，不知陸兄喜愛否？」

這工夫來到一水榭，小橋古樸，迴欄九曲，建於半畝荷池之中，四周垂柳如絲，花樹中點有燭光，映照池中蘆葉，別有一番情趣。

這工夫兩小婢端來茶點退出，小文士敬了茶。陸浩道：「尚未請教兄台貴姓大名？」

小文士道：「小弟蘇山。」

「蘇兄必是附近望族吧？」

「小弟原籍徐州，家境還過得去，祇是小弟生性疏懶，無意仕途，愛好遊歷，不甘寂寞。」

「蘇兄好福氣，風恬浪靜中，見人生之眞境。味淡聲稀處，誠心體之泰然，兄台眞是聰明人。」

「陸兄把小弟說得如此之高，眞叫小弟汗顏。」

「上次在百花塢後院八角亭中者，可是蘇兄？」

「正是小弟。」

「蘇兄好艷福。」

「祇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了。」

「人生本就是南柯一夢，能有個揚州綺夢，也差强人意了。」

「陸兄，據小弟所知，紫水晶愛的是英雄，而數武林英雄，陸兄當之無愧。」

陸浩答道：「蘇兄別爲在下緩頰，恐怕紫水晶眞正喜歡的還是蘇兄。」

「錯！錯了！陸兄，紫水晶眼界甚高，她不會中意像小弟這等無丈夫氣概的男子，祇是陸兄不會揣摩女人心理吧了。」

陸浩大笑道：「如此說來，小弟還要向兄台請教了！」這工夫酒菜已陸續端上。

「不敢，不敢，小弟祇是爲陸兄抱不平，老實說，如果小弟是紫水晶，捨陸兄絕不作第二人想。」

陸浩撫掌大笑，道：「不是愚兄戲謔，蘇老弟之秀逸丰采，紫水晶未必能及。」

「陸兄，你怎可拿小弟與女子相比。」說着，由於臉皮薄，還有些羞澀之態呢。

陸浩笑道：「愚兄祇是比喻罷了，蘇老弟莫怪，愚兄在外闖蕩這些年，還沒見過紫水晶這麼品貌才藝俱佳的女子。」

「陸兄如果對她眞有難以割捨之心，小弟可以設法撮合。」

「多謝老弟，想我『九爪飛鷹』乃是武林浪子，有時某些賊星合該敗露，被愚兄碰上，手到擒來，囊中黃白之物充實，一擲萬金。要是不太順手，往往窘態畢現，如果我是紫水晶，也絕不會選上這種無根的浪子。」

「陸兄，如你眞的喜歡此女，小弟決作一次牽線人，明夜此刻，小弟約她來此，陸兄可願來此一會？」

陸浩道：「蘇小弟，紫水晶架子奇大，你若眞能約她來此，可眞有點道行了。愚兄爲了一睹一代風

塵奇女子，當然要來，不過……」

蘇山揮揮手道：「陸兄不必躭心，如果手頭不方便，小弟可以代墊。好在紫水晶這女人，並非見錢眼開之流，她如果要弄錢，僅是侑酒，就能日進斗金，何愁不能暴富。」

陸浩道：「是啊！這愚兄就不懂，她身在青樓，而不趁機積攢些錢，又何必到那地方去？」

「這個小弟也不太清楚，祇隱隱聽說，她隱身百花塢另有苦衷。」

「蘇小弟，依愚兄猜想，你若告訴她明夜愚兄要在此見她，她未必肯來。」

「陸兄，她若不來，小弟敢賭點甚麼。」

「蘇小弟要賭點甚麼？」

「若是她不來，小弟願爲陸兄作一件事，祇要陸兄差遣，小弟無不從命，當然，也要小弟能力所及才成。」

「蘇小弟，咱們一言爲定。」

* * *

白雲寺佔地雖然不大，在這百里之內，仍算是規模最大的了。除了正偏殿及前院後院之外，還有個十分幽靜的側院，這是白雲和尚靜修之處。

爲了不受干擾，這偏院牆高三丈五六，重門深鎖。這兒是嚴禁外人進出的，即使寺中僧侶，入夜後也不得前往干擾。

陸浩和「泥鰍」潛進了白雲寺，也進入了這個偏院。

這兒沒有亭台閣榭，却是花木扶疏，花香處處，沁入心脾。

萬籟俱寂，頗有「空山松子落，幽人自來去」的情景，陸浩正要逼近禪房，突然視線中出現了奇象。

是眞是假？難以分辨，似夢如幻，更難界定，出現了一個約一歲左右，赤裸裸的嬰兒。

不，如其說是嬰兒，不如說是個具有嬰兒的身體，却有幅中年人面孔的小人兒，蹦蹦跳跳地，在花叢中穿來穿去。

要說他是一個一歲左右的嬰兒，不可能蹦蹦跳跳，一歲嬰兒能勉强搖晃着走路就不錯了，決不能如此硬朗的。

好像這嬰兒身子四周有一層薄霧，所以陸浩的視覺不太清晰。

有如鏡子上蒙有一層薄霧的那種感覺。

但是，這的確是個嬰兒，這兒是白雲和尚的清修之地，怎會有嬰兒呢？莫非白雲不守清規，有了孩子，才把牆立得如此之高。

但是，就算這嬰兒有兩歲吧，也不可能如此矯捷，蹦蹦跳跳，像五六歲的孩子那麼靈活。

陸浩大奇，下決心非捉住這嬰兒弄個清楚不可。況且他雖已二十七歲，但童心未泯，他向「泥鰍」示意，不要驚動這個奇特的嬰兒。

「泥鰍」也十分奇怪，這到底是人還是妖怪？

這兒太靜了，簡直不像人的世界。

陸浩施展上乘輕功，潛到嬰兒後側約一丈五六之地，那知這嬰兒十分機警，似已發現背後有人。

正因爲這嬰兒回頭看了一下，陸浩心頭一震，這嬰兒像個和尚，頭光禿禿地，臉孔上雖無皺紋，却看來頗似中年光景，而且長得十分英俊。

「奇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怪嬰有點焦慮，後路已被擋住，祇好繞路跳蹦奔馳，似想回到禪房中去。

但這嬰兒再靈活，比起輕功高絕的陸浩還是相差很多，陸浩疾撲，一把抱住。

但是，怪事出現了，明明被抱住了，但懷中却是空的，祇感覺有一股熱氣嗆了一口，且咳嗽起來。

「眞有妖怪？」陸浩這麼想，「泥鰍」也看到了剛才的情景，道：「陸浩，這是怎麼回事兒？娘的，這兒不大乾淨呀！」

而幾乎在陸浩一抱抱空的同時，禪房中發出一聲驚呼，就在這時，禪房中有人道：「是……是哪一位，請進來吧……」

這聲音像個纏綿床第久病之人。

此刻的陸浩咳嗽了一會，覺得胸部悶脹燥熱，大感意外，聽了禪房中的語音道：「請問屋內何人？」

「陸大俠到『寂廬』來是找誰來的？」

「想見見白雲大師。」

「貧僧正是白雲，陸施主請進……」

禪房門輕啟，陸浩向「泥鰍」點點頭，兩人先後進入禪房。這禪房祇有內外兩間，外間是個空室，窗明几淨，琴棋書畫無所不備。加之「苔痕上階，草色入簾」，這白雲和尚眞是個不俗的出家人。

一個儀表十分清秀的中年和尚，趺坐雲床上，氣色却十分蒼白，對手合什道：「陸大俠光臨，可惜貧僧不能親自招待……」

「大師不必客氣，陸某既非正大光明進入『寂廬』，就不能算是受歡迎的客人……」

「久仰陸大俠盛名，想不到竟是在這情況之下相見的。」

「大師是說在下來得不是時候？」

「嗨！在劫難逃，造化弄人……其實也不能怪陸大俠。」

「大師何出此言？」

「陸大俠誤我修證卅年……」

陸浩一愕道：「大師請明言，在下不懂。」

白雲和尚道：「請問陸大俠夤夜光臨敝廬，有何貴幹？」

陸浩道：「大師乃方外之人，對塵寰中的事，也許不怎麼了解，但近日發生的兇殺事件，大師或有耳聞……」

白雲道：「是不是武林女子論劍大會？」

「不錯，但大會仲裁人連續被殺……」

「貧僧也曾耳聞……」

「大師可知這連續殺人血案和貴寺……也可以說和大師扯上了關係？」

「陸大俠何出此言？貧僧一向不與武林人物往來，此番大會，不但貧僧未曾前往，連寺中弟子也嚴禁前往觀看。」

「可是事實俱在，大師，可有人送來一個小鐵箱？」

白雲和尚搖搖頭，道：「沒有。」

「也許還沒有送到。」

「陸施主，貧僧可否知道是個甚麼樣的小鐵箱？」

「就是一個不到一尺見方的鐵箱……」他不便把暗中看到的一切全告訴他。

白雲和尚苦笑道：「陸施主爲何知道有人要送鐵箱來？是何人送來？箱中又是甚麼東西？」

陸浩道：「在下敢說必然有人要送來那個鐵箱，但箱中是甚麼東西，在下也不知道……」

白雲道：「果眞如此，貧僧可否請陸大俠在此作個見證，看看箱中到底是甚麼東西？以便證實貧僧有否與謀殺案有任何關連？」

「大師光明正大，陸某欽折……有件事在下不明，尚請大師啟我茅塞……」

「施主請說。」

「剛才在下在院中看到一個怪嬰，看來不過一歲左右，但蹦蹦跳跳，却像三五歲的樣子，而在下一抱……」

「貧僧剛才說過，施主誤我修證三十年，意即在此。」

「莫非那是大師修習有素，道基已成的『出竅大才』中的元神？」

白雲微微點頭，道：「施主見聞廣博，果然盛名不虛。」

「莫非大師的元神成形出竅……正好被在下衝散了？」

白雲喟然點頭，道：「正是，元神又名元嬰，在修道者有了某種修證時所有的成就。」

「請問大師，所謂出竅，是不是到了某種火候，元神即出殼而去永不復回。」

「不，道家着重內身成佛，佛家重在涅槃。但貧僧修習的却是『身外有身』，本來調神出竅，有極多的忌諱，如達摩祖師說：「陽神調出旋入，風吹則顚，日侵則燥，在內在外，都以不見風、日爲要。大霧莫出門(竅)，大雨莫行路，時刻調理，不可稍有懈怠，慎防陽神一去不返，而陽神也須速出速回，怕見自己色身形殼，像堆糞土，不肯再進去……」

陸浩對這些可說是一知半解，不由大爲不安，道：「在下是爲了查那兇殺案而潛入『寂廬』之中，沒想到竟衝了大師的元神，眞是百身莫贖……」

「施主不必自責……這正是在劫難逃。」

「請問大師，那元神衝散，大師是否要從頭再來？」

「要是從頭再來還好辦，如本有元神被衝散，比初習道者由根本做起更加困難。」

「陸某眞是罪孽深重。」

「施主不必難過，好在貧僧在元神衝散的刹那，收回少許眞元，祇要再下定苦心修練，尚不至轉生六道，入於轉迴……施主，有人來了……」

陸浩傾耳一聽，萬籟俱寂，正自懷疑，不一會，果然院內有了聲音，聽其步履聲，此人的輕功頗高。

白雲和尚打個手勢，陸浩和「泥鰍」立刻閃入書架之後，又停了一會，花牎外邊有人輕敲了三下，

白雲道：「是甚麼人？」

外邊的人道：「奉夫人之命，送件東西給大師。」

「請進來吧！」

禪房門「吱喲」一聲被推開，走進來的正是「擎天手」方無極，此人高大魁梧，却十分機伶，不斷地打量四周，道：「大師，你的氣色……」

白雲和尚道：「方大俠有何貴幹？」

方無極道：「大師如能答應夫人的要求，一切好談。反之，近日一連串兇殺案皆由大師承擔，如果合作，這小箱中有件東西送給大師。」

「是甚麼東西？」

「大師，夫人送你的東西，必然十分珍奇寶貴，豈容在下置喙？」

「方大俠，請把東西帶回，貧僧乃方外之人，要這些東西已經無用。」

「大師不知箱中何物，怎知無用？」

「方大俠既然也不知箱中何物，又安知對貧僧有用？」

（未完・三）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